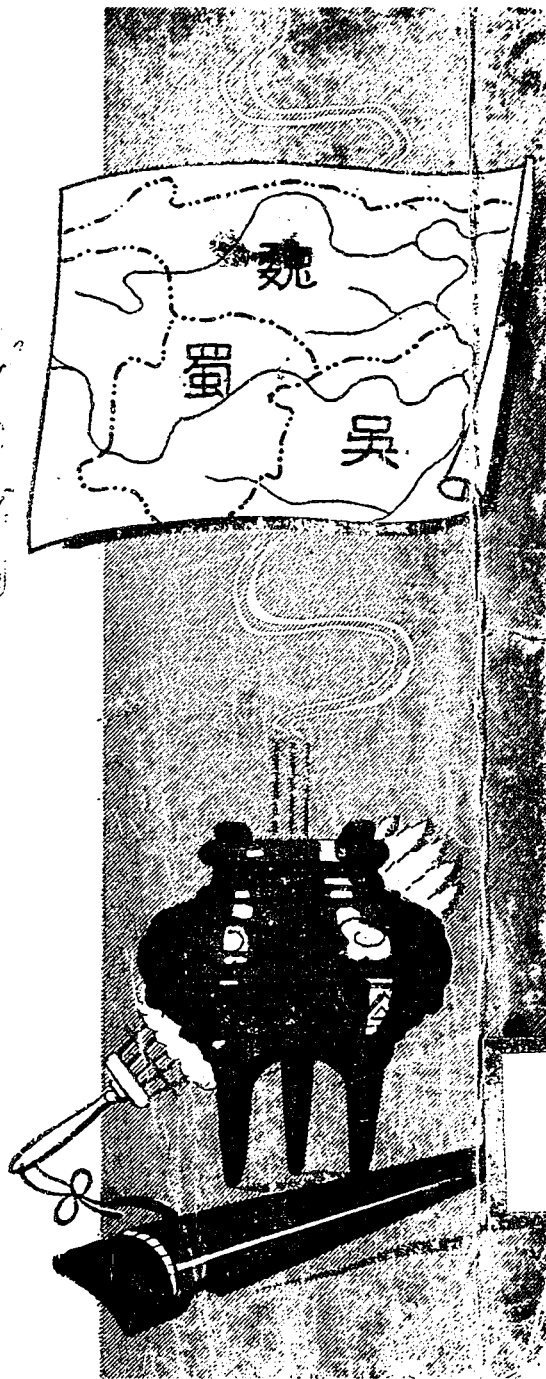


反三國志

反三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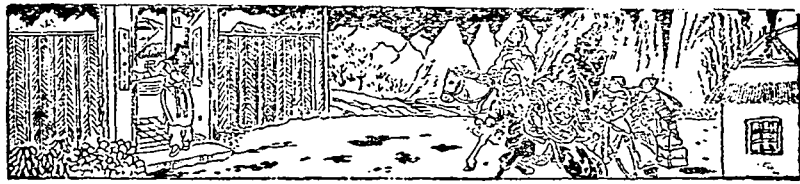
MG
I246.43
2/1

反
三
國
志

大
文
書
局
印
行



3 1770 2889 5



吳佩孚序

吾國戰術，肇於黃帝，作於春秋，感於三國，而烈於近代，以步戰，以車戰，以騎戰，以刀矛，以矢，進而爲火器戰，至血肉之軀，不堪一搏，而陸戰，而水戰，而航空戰，再進而鋼車鐵艦，潛水艇，綠氣砲等，而爲科學戰，則山川之險，莫守一夫，爭城爭地，爭長爭雄，始於國內者，迄而國外，將復進而爲國際戰，爲世界戰，則歐亞馳驅風雲變色，瞬息飛行萬里，國界以破，金湯盡失，天塹無功，迨至進而爲航空戰，爲科學戰，則龍戰於天，玄黃其血，戰之局日以新，戰之區日以擴，戰之具日以備，戰之禍亦日以深，而戰鬪之術，乃日以光，以大，居今之世，使執古人而問戰術，誠有孫吳所不得名，師尚所不得語者矣，洸洸宇宙，迥非必不得已而可去兵之秋，軍旅之事，早爲有國者必興之教，國防是亟，軍國民教育是重，固不值以國魂有託而宜然也，齒兵凶戰危之道，不知爲大同所必履之程，哀易子析骸之慘，不知爲天演中必開之例，文明之氣象，所莫遜者，野蠻之酷毒，專家之學術，所得同者，萬物之芻狗，謂人類之祖先野蠻可忘，而天地之生殺萬物爲不仁可乎，是故和平親善，無往不託諸空言，弭兵非戰，無國不爭於戰備，因之戰術日新，蓋猶未已，夫豈不曰萬惡皆歸於一戰者，而萬善亦皆歸於一戰也耶，吾國處於次殖民地也久矣，欲求轉弱爲強，終非不戰可得，是與其居於人後，爲自欺之非戰，無寧預於事先，爲思危之備戰，雖戰具非人人可得而備，然戰術固人人可相爲習，且以國魂所寄，而無待於外求者也，亦卽與備戰同功者也，國之人士，震於海陸空軍之名，負笈外游，學成而返，滿懷大欲，自擬天驕，投身



戰陣卒亦比，比而十年以來，旋起旋仆，勝負無常，或死或生，成敗靡定，幾若武力之不足恃，戰術之不足信者，於是或隱聞巷，或入山林，或去他邦，或游縵侶，人材戕賊，以內戰爲之一空，坐使營私自固，相習成風，游說之士，過江如鯽，國魂盡喪，而戰術爲之不揚，豈有他哉？殆未明於戰道耳。夫一國有一國之情，卽一國有一國之戰道，戰術有變，而道爲常，戰術可通，而道不易，飽異域之戰術，而反其國之道焉，斯縱橫捭闔之徒可得而乘，馳騁疆場之士從而必敗者也。時逢戰國，則蘇張之辯以生，書曰：陰符，則韜鈴之略以備，以詐相高，以詭相尚，循環不厭，而亂以不息，國情如是，戰道亦如是，國之戰術，亦鮮不如是而已。故執古人而問今世之戰術，洵瞠目結舌以無詞，而求自國之戰道於古人，必口誦心唯而有得，是亦算事重於地理，重於歷史之要義耳。周子大荒憤，令人之空言戰術而不明戰道也，痛今時之戕賊人材而盡喪國魂也，悲今世之妄談非戰而莫知備戰也，因取三國演義而盡反之，以明一代戰術之感，而見一國戰術之風，將以今之戰術求於古人，庶幾可合于戰道，而亦借古人之抱負以惜今人，卽以自抒其抱負也。於是發憤以成書，雖謂爲遊戲文章而自小之，吾知藏之名山，傳諸後世，將與大錄陰符共垂不朽焉。蜀山潯暑，開卷諷誦，益然有味，俯省藐躬，重有愧焉，故勉爲之序。

子玉吳佩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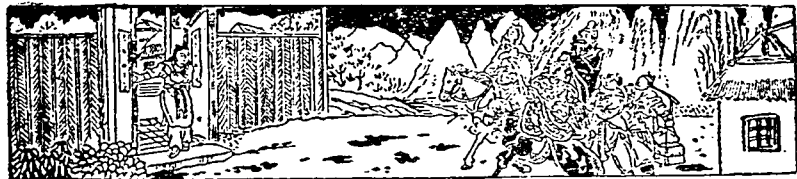


張堯卿序

民國四年首春，余新自日本還京師，識周君大荒於衡陽劉未龍寓中，縱酒高談，傾倒四座，時大荒方應知事試驗來京，顧馳騁於聲色，倦倦於女伶小月英，發爲文章，奇譎偉麗，又見其爲金玉蘭九錫文，儂青妃白，五千餘言，氣象雄偉，不可一世，心奇之而未深識也，又二年，余主辦正義報於天津，浼其編輯文苑，相處幾三月，粗識其爲人，旋因天津水災停刊，大荒亦應前甘肅督軍黃幼蟾之招，委以要職，未幾奉命還湘，進言譚浩明，以桂軍守岳州，以湘粵聯軍出公安石首，援荊襄以窺中原，言甚切至，譚貪總湘軍民政權，不用其言，石黎旣敗，岳長失守，譚狼狽走永州，大荒亦間關再上京師，余聞其策，深惜其言之不用也，參戰軍起，第一師參謀長渭源裴建準，與大荒同聽戲廣德樓，立談之間，相與定交，言於師長曲同豐，令典書記，八年四月，裴奉命出鎮河州，要與同行，大荒周歷四塞，盡悉其利害形勢，爲上書當道，凡數千言，時督甘者爲合肥張廣建，庸懦冗沓，心善之而不能用於裴公，千里相要，中道棄去，何以爲心，婉辭謝之，時河湟洮狄，徃來頻數，大荒感諸葛出兵天水之事，傷近代戰事之盲昧，慨然有述作之志，於是發憤撰此書，始成三回，以女弟天亡，老母憂思成疾，乞假南歸，未幾復來京師，余從問西邊形勢，大荒歷舉道途遠近，河山阨塞，民族強弱，賦稅多寡，軍隊布置以對，如數家珍，伏波聚米爲山比之昔賢，殆可無愧，余心折焉，始識向者以書生目之，固獨皮相也，十年六月，湘鄂戰起，大荒因故友劉琪



笙死於京師，爲之營葬，送其父還長沙，前師長李右文，夙知其才，言於總指揮宋鶴庚，以爲秘書，將發之先，李問以此行結果如何，大荒笑曰：鄂中主客軍，無慮七八萬，我以二師一旅，而云寇期至武漢，殆無此易事也，武漢重鎮，爲南北所必爭，洛吳之欲言不言者，欲我爲之驅王占元耳，我輩此行，不可謂援鄂，但可言爲蕭耀南效力也，李以軍事既定，不可復諒，相與喟然而已，一月而事敗，由岳州至漢皋，至上海，轉赴奉天，次年二月，由奉天返湖南，湘中將帥，皆知之矣，始令爲總部軍法官，繼改軍務司書記官，會湘西事起，大荒以摯友陳志壯爲蔡倚任，思爲排解，以弭戰禍，十二年五月，冒險至沅陵，蔡鉅猷一見傾心，盡以吳謝宋魯往來文電示之，大荒由沅陵致書李右文，極言宋魯吳謝之不穩，願以百口保蔡氏之兵，不出沅陵一步，書未並言長沙之憂，不在邊外，而在蕭壇，李得書，以去就爭，不得請，卒以母病辭職，大荒自沅陵歸，亦棄職去，語所親曰：始禍者湘西，而受禍者其湘南，湘東乎，後趙卒以朱耀華兵變，倉皇出走，而衡永長岳，皆爲戰場，大荒感故國之凋零，棲迹都門，時復太息，余然後始知其輕財而重俠，好謀而能斷，不僅博學而有文矣，十三年四月，余創辦民德報，仍以文苑相屬，大荒始出其反三國志舊稿，續以付刊，日成一回，回約數千言不等，三月而蒞事，余與共晨夕者數月，見其日事游衍，流戀歌場，率爾操觚，略不經意，而細繹之，則針線細密，結構謹嚴，回環照應，首尾完具，雖其才氣縱橫，學識英邁，亦其閱歷宏富，經驗良多，有以致之也，書中反復於師克在和之旨，爲三國諸將，雖於窮困艱難之時，猶以死力相救護，會無妬嫉棄置之心，又皆傾財以饗士，毀家以攻難，無一觀戰役以肥私囊者，則其有感於當世之軍人者深矣，至於兵凶戰危，兵不擾民



之意，再三申述，而不自己，是其親見烽火縱橫之中，人民流離之苦，其所印者深，故所言者彌重耳。曹孫旣滅，備若可王，乃以同爲禍首，胥歸於盡，善戰如孔明，而自怨自艾者，又復如彼，於戲，何其意之幽邃而綿邈耶！以馬超爲功首，而起之兵，不免於縱掠，則猶是僧格林沁鮑超之軍爾，於軍事上固有便利之所，而人民則已創鉅痛深矣。絃外之音，索解人正復不易也。至其設計，上窮歷史之軍謀，下撥近代之兵略，上下千古，成一家言，而言皆有物，類非空談。余本書生，廁身戎馬，金陵一役，親歷戰陣，攻守之艱難，嘗恨書生之誇動輒云統籌全局，不知軍事瞬息萬變，不可遙度，所畫太遠，中有蹉跌，則全功盡廢，會不如步步爲營，各個作戰，得寸進寸之爲愈也。此書不移遠，不侈談，大戰數十，而所部之兵無過十萬者，調度將士，層次井然，無有不重視後防者，是殆鑒於德國之敗於麵包，湘軍之敗於岳陽也。余嘗謂孔明令魏延出常山以攻幽州，不如從李自成由寧武出燕京之故道，大荒言曹彰已出屯柳城，若倉卒相逢，必全軍覆沒，則其小心謹慎，概可見矣。其獎勵節義，指示方略，後之覽者，將有所觀感焉。余讀其管寧蹈海之賦，諸葛游洛之詩，知作者非戰之心，固不忘於寤寐也。其所以痛斥張松者，愛國之忱躍然紙上，又烏可以其寓言而小之，間有疵漏，爲罅尙微，秋雨新涼，展卷雋誦，不知當擊碎幾許唾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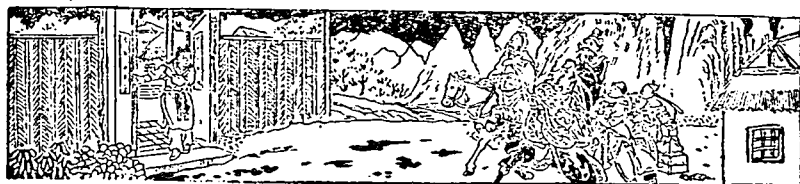
長沙張堯卿序於京師



樊序

昔予過蜀都，弔武侯遺蹟，輒悲歌慷慨，不能自己，嗟乎，以彼諸葛負王佐之才，抱忠貞之志，而又加之以勤慎，宜可削平南北，統一疆宇，乃卒以街亭一敗，奄忽不振，爲可悲也。雖然，古來成敗得失，論者每歸諸天命，按之人謀，要亦不無闕失，及予觀周子大荒所著反三國志，快意之談，一切與成局相反，運籌則出人意表，行軍則熟於險阻，戰無不克，謀無不臧，則又不禁破涕爲笑，然則周子所見，果出於武侯之上乎？曰：否，凡事躬親之難，常不敵旁觀之易，先時之闇，又不敵事後之明，身膺軍國之重，不能不審顧全局，又不如論古者之銳敏而輕脫也，或者不察，竟執一時快意之談，咎武侯長尊而僨事，則亦過矣，抑又聞之，儒者讀書論古，不平之事，何代蔑有，以屈平之懷沙，則欲誅令尹子蘭，以張巡死睢陽，則欲誅賀蘭進明，以岳飛風波亭冤獄，則欲誅秦檜，此固天地之正氣，不能伸於一時，留於異代人心而不死者也，然則此書之作，亦曷可少哉。

樊鍾秀謹序



題詞

韓國鈞

興亡漢魏盡成塵，信史而今半失真。身後是非誰管得，不妨花樣儘翻新。
 炎劉火德未全衰，吳魏終看鼎祚移。萬國衣冠朝幼主，士民爭睹漢官儀。
 髀肉復生先主志，鞠躬盡瘁老臣心。出師已捷身才死，不使英雄淚滿襟。
 三分天下吾其二，孤寄何須附建安。自帝自王何不可，可兒畢竟是曹暉。
 却乘時勢造英雄，攬轡澄清有女兒。桴鼓能爲夫壻助，蛾眉端不讓鬚眉。
 當年蹈海有田橫，漢末孤忠見管寧。天與遺民全勁節，爭如白帽傲公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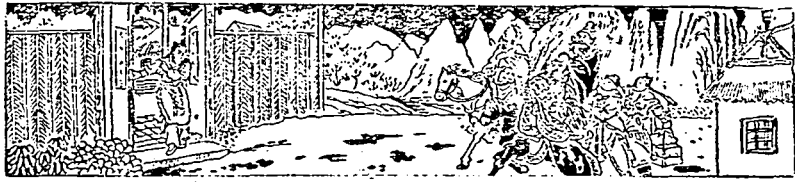


題詞一

葉德輝

晴窗走筆遣炎氛，入手新編廣異聞，笑對癡人會說夢，歌聯兒女共論文，女媧石煉天能補，梁父吟成日未曛，底事天心終佑漢，不教鼎峙有三分。
艷異搜神語已陳，更從鐵案又翻新，狐狸塚現衣冠古，傀儡場疑面目真，漢魏興亡空幻像，中原馳騁屬何人，生花筆作非非想，能使泉台土氣伸。

詞題



改正三國志目錄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迎徐母孔明遣趙雲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第三回	借刀殺人周郎設計	因虛作實曹相興兵
第四回	浪蕩忿張繡棄曹瞞	挫先聲甘肅射樂進
第五回	小周瑜水陸破曹兵	矮張松東西販蜀土
第六回	巡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
第七回	數抗命矯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閣迎呂範
第八回	戰合肥太史慈中箭	出潼關馬孟起報仇
第九回	曹孟德計阻臨潼縣	諸葛亮兵伐白水關
第十回	馬孟起間道入西川	管幼安捐軀蹈東海
第十一回	伏皇后策授傳國璽	喬國老痛哭小東牀
第十二回	賦歸甯孫夫人不歸	下密詔漢獻帝不密
第十三回	銅雀臺大宴論宮塗	金鳳橋愛子陳天命
第十四回	孫夫人雨泣葬江流	劉皇叔雪涕祭武侯
第十五回	吳蜀仇讐阿瞞稱帝	漢魏禪讓子建出亡



- | | | |
|-------|----------|----------|
| 第十六回 | 大復仇劉玄德興師 | 小得勝夏侯淵敗績 |
| 第十七回 | 魏文長偷度子午谷 | 馬孟起再入長安城 |
| 第十八回 | 侈親征魏武帝逞兵 | 雪憤憾馬孟起奮武 |
| 第十九回 | 徵舊部馬岱旋武威 | 襲故智魏延渡壺口 |
| 第二十回 | 急援兵賈詡明聯吳 | 扮舟商呂蒙暗襲蜀 |
| 第二十一回 | 趙子龍截江敗呂蒙 | 龐士元巡城識向寵 |
| 第二十二回 | 張翼德血戰奪方城 | 關雲長兵威震河北 |
| 第二十三回 | 議遷都曹操還許下 | 領新軍馬岱出關中 |
| 第二十四回 | 孫仲謀兩路攻荊州 | 趙子龍一軍奪江夏 |
| 第二十五回 | 劉玄德正位漢中王 | 諸葛亮誓師長安道 |
| 第二十六回 | 老黃忠奮威敗徐晃 | 勇姜維設計賺曹真 |
| 第二十七回 | 諸葛瞻越險奪龍門 | 司馬昭藏兵匿少室 |
| 第二十八回 | 張文遠反攻圍方城 | 龐士元智救襲郟鄏 |
| 第二十九回 | 劉玄德駐蹕荊州城 | 徐文嚮失機沔陽縣 |
| 第三十回 | 仙桃鎮徐趙大鏖兵 | 皂角市關張雙縱火 |
| 第三十一回 | 門三將許褚喪渾池 | 陷重圍徐晃棄函谷 |
| 第三十二回 | 偃師縣曹彰戰馬超 | 黑石關黃忠敗張郃 |
| 第三十三回 | 陸虎侯射殺滿伯寧 | 藉雉媒招降諸葛誕 |



- | | | |
|-------|----------|----------|
| 第三十四回 | 曹孟德許昌大會議 | 孫仲謀鄱陽小閱兵 |
| 第三十五回 | 犯桂陽虞翻夜撤師 | 收零陵蔣琬宵臨敵 |
| 第三十六回 | 大涼山孟獲備疑兵 | 三連海呂凱擒蠻帥 |
| 第三十七回 | 趙子龍麾兵九里關 | 馬孟起燒糧孟津驛 |
| 第三十八回 | 炸新安諸葛試地雷 | 拒洛水司馬掘天塹 |
| 第三十九回 | 洛陽城漢魏大交鋒 | 孟津縣許典雙敗陣 |
| 第四十回 | 游洛水諸葛亮賦詩 | 收合肥孫仲謀傳檄 |
| 第四十一回 | 徐文嚮盡節死新蔡 | 曹孟德臨命涸漳河 |
| 第四十二回 | 劉玄德略地駐南陽 | 趙子龍決水灌臨穎 |
| 第四十三回 | 敗李典趙雲入許都 | 灸華歆馬超掘疑冢 |
| 第四十四回 | 張文遠憑城殉葉縣 | 司馬懿拔隊退延津 |
| 第四十五回 | 出上黨馬超襲安陽 | 渡滎澤張飛戰原武 |
| 第四十六回 | 邢台縣孟起走曹彰 | 幽州城文長捉程昱 |
| 第四十七回 | 公孫淵獻俘幽州城 | 司馬懿坐困延津縣 |
| 第四十八回 | 劉阿斗遇刺江陵驛 | 呂子明分襲封邱城 |
| 第四十九回 | 濮陽城三國大交兵 | 章邱邑二將深入敵 |
| 第五十回 | 呂子明戰死濮陽城 | 司馬懿退屯東阿縣 |
| 第五十一回 | 救東阿曹仁雙中伏 | 破館陶于禁再被擒 |



- | | | |
|-------|----------|----------|
| 第五十二回 | 定山東諸葛亮歸天 | 失江北孫仲謀殞命 |
| 第五十三回 | 黃公覆殉節九江口 | 張翼德驅兵采石磯 |
| 第五十四回 | 白門鼓角將帥成功 | 黃海風濤君臣共命 |
| 第五十五回 | 趙子龍按甲定閩甌 | 蔣公琰督兵收交廣 |
| 第五十六回 | 樓桑村樹萎殞眞王 | 柳城塞秋高來敵騎 |
| 第五十七回 | 劉王孫正位繼中興 | 龐丞相序官復舊制 |
| 第五十八回 | 封功臣六王膺上賞 | 畫軍區四督鎮雄邊 |
| 第五十九回 | 馬孟起衣錦返西涼 | 曹子建悲歌行絕塞 |
| 第六十回 | 深杯浮白鐵案掀翻 | 古墓冬育石人惆悵 |



伏皇后

漢獻帝

董卓

張桓侯

昭烈帝

關壯繆





許
褚

曹
操

郭
嘉

周瑜

孫權

魯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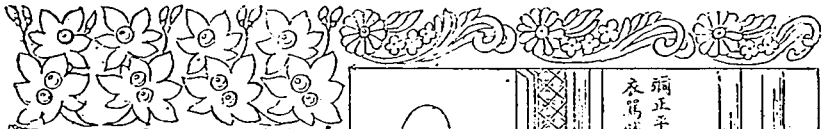


曹孟德
移駕幸許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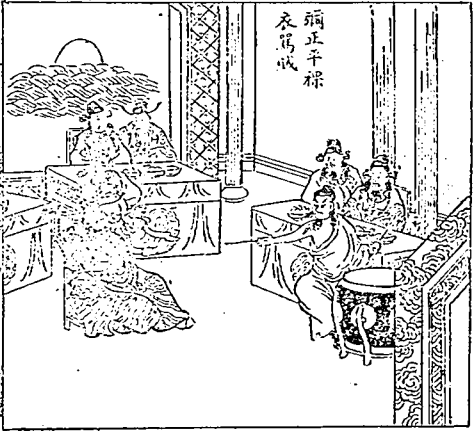
水滸師敗後孟曹

太史慈酣門小霸王

下邳城
曹兵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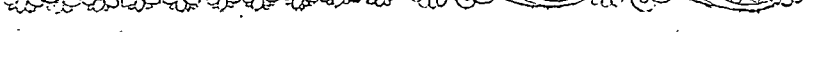
兩正平標
衣寫成



斬蔡陽兄弟釋疑



救白馬骨解重圍





王司徒
巧使
連環計

曹孟德大破呂布

董太史大
開鳳儀亭

楊奉
董承
雙救



破關兵
三英
戰呂布



吳國三傑
義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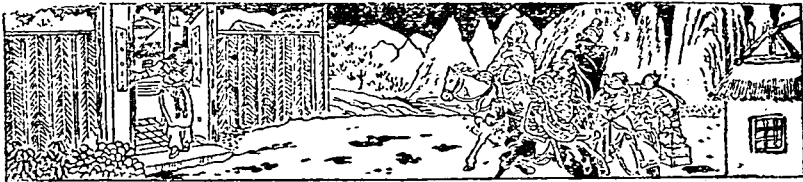


破黃巾英
雄首立功



袁術敗孫
公河經





改正三國志

楔子

雨夜談心傷今弔古 晴窗走筆遣將調兵

話說世有恆言，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此古往今來之定例，不如此難稱驚天動地之人材，垂及今日，昌言打倒，不知打倒之輩，即為有心開創，造成時勢之流，及其成功，新人物即新英雄，顛來倒去，身入其中，未嘗自覺，旁觀冷眼，擲筆而嘆，謂打倒者，特名詞耳，特名詞易位耳，萬古格言，長懸天半，一時人傑，去比恆沙，不但成例不見打倒，即英雄亦何能打倒也，中國一輩文人，最為利害，知英雄萬難打倒，而又無力挽回時勢，自逞英雄，瞻戀徘徊，焦思極慮，遂生一策，以無英雄，即無時勢，無時勢將無世界，世界不滅，英雄永生，如欲打倒英雄，非脫身時勢，遠離世界不可，於是幽棲巖谷，不問治亂，唾棄世界，不值一錢，使英雄聞風大駭，相顧失色，自喪所據，趣味毫無，皇皇然將無所之，必棄其鞭筆天下之具，折節來投，以求不獲一夫之教，而后安車蒲輪，儘我受用，嗚咽叱咤，聽我指揮，坐致英雄，藉其成敗，俾四海風雲，收來眼底，萬里河山，歸於掌握，他那笑傲到了極點，也就不再見他笑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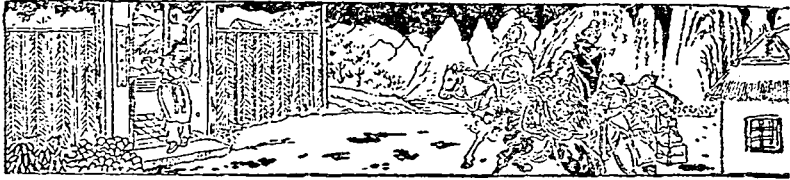
若是者，前半稱為高人，後半奉為國父，高人者，高人一籌，國父者，全國之父，高人一籌，則英雄盡皆打倒，全國之父，則英雄為我子孫，真是出處脚步，都已算穩，天下便宜，被他





佔盡，你看利害不利害呢，故打倒英雄，只此一法，有無本領收拾天下，却須再作計較，如對堯舜，更難說至德要道，便裝成洗耳，假認真作了巢由，遇湯武可以主張，革命征誅，即丟下耕釣，忙裏快作了伊呂，堯舜號稱聖賢，自是特等第一英雄，只被他一言不發，洗洗耳朵，且已進退失措，赫得走開不迭，湯武欲家天下，次了一等，便不怕不跑穿莘野，渭濱的巖壑，造出非熊非羆的夢話，御駕前來，裂土分贖，親行推轂，秦漢而後，更說不到了，商山四皓，略一露面，竟將漢高呂后二位男女英雄，制伏到不敢動彈，悄悄相告，羽翼已成，可謂胆都嚇破，到了三國，人材鼎盛，英雄自命者太多，頭一個便是曹操，第二個又有劉備，江東孫策，獬兒年少，算得真正英雄，可惜逐鹿丹徒，橫飛一矢，竟爾早死，孫權坐承其後，也要支撐勉強，接充英雄，其餘荊州劉表，益州劉焉，徐州呂布，冀州袁紹，壽春袁術，遼東公孫度，幽州公孫瓚，西涼馬騰，南陽張繡等，不充英雄，便充好漢的人物，更僕難數。

英雄有這許多，人民不得太平，逃命都來不及，還有人可以躬耕南畝，隆中高臥，口說不求聞達，却聲聲自比管樂，這位世所豔稱的諸葛先生，誰還能信他不是深思打倒英雄，想做國父的利害文人之流亞麼，但是三顧茅廬，躊躇滿志，一個天下惟使君的英雄，爲他征服了，自己也就容易，不一定要做英雄了，劉備梟雄，英雄只算半個，白帝託孤之語，說來何等可憐，心中實在害怕，如魚乞水，怕了半生，臨死哀鳴，以情窺意，不知打倒英雄的文人行事，是不爭空名，只求實際，這與曹操不肯踞於爐火，同一見解，高人一著，即在於此，什麼六出祁山，什麼鞠躬盡瘁，無非做足英雄之實，什麼奉帝遺意，報之陛下，什麼興復漢室，還於蒼都，無非深諱無謂之名，志不在此，其何能取，區區劉備，惟知善哭而已。



自古以來眞的姓算、姓由、假姓、先算伊呂並英雄名色亦不來爭方使天下英雄放心入彀，到了諸葛時勢推移，江河日下，曹劉爲煮酒英雄，不過如此，自覺材力不濟，乃比管樂，標明貨色，高掛市招，已是低了數等，而衣鉢相承，葫蘆不難依樣，綸巾羽扇，居於師父，願早足矣，後人不察，捧住出師表章，尙加細讀，不但不知諸葛之心，恐連劉備都會哭得笑了轉來。

說來說去，無非想做英雄，想造時勢，不知時勢既有否泰，英雄也分等第，本領遂生高下，再造時勢，便又不同，不問假用何種名色，都可來做英雄，眞是英雄，更毋須何種名色相假也，可嘆諸葛效法高人，做了國父，名色俱全，有荆益山川之險阻，而不能盡地利，有關張熊虎之上將，而不能盡人和，剩下天意佳兵，三分已定，等一派謗咎於天的話頭，聊供後人的掩飾，雖不必以成敗論人，要知英雄成敗，全屬有因，天心天數，論古之士不脛道也，諸葛自知甚明，隆中一對，已將曹吳稱爲不敵，只欺荊州劉表，益州劉璋，闇弱不能守之徒，始敢稱兵，而曰以資將軍欲定三分之局，片言怕硬，已見吹牛，一味阿諛，工於拍馬，這算何等人材，尙何與復漢室之有，曹吳不能自亡，天下始終不變，其無力統一金甌，盡於言外見之，管樂僅保燕齊，原非統一中興人物，以列英雄，實居劣等，孔門五尺之童，且羞稱之，竟以自況，是祇有偏安之材，並無一統之志，而乃追蹤伊呂，力盜虛聲，未免太苦，復曰，王業不偏安，又曰，願託以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罪，豈非不量其力乎。

如此說來，諸葛之爲諸葛，許以人材，僅亦方駕曹劉，爲生於三國之一輩平常英雄耳，曹操既死，司馬懿復作，周瑜方亡，呂蒙又起，陸遜繼之，天下有變，曹吳終不可爭鋒，白衣



渡江號亭撓，敗外喪關羽。內思法正，以致先主云殂，運移典午，秋風五丈除一死，外更無他途。使諸葛能統一中原，復興漢室，則大英雄生時，勢必爲一變不亡漢室，將無晉代，即無八王之亂，而匈奴羌氏，無隙可乘，或更無五胡之亂。何至中原塗炭，民不聊生，諸葛做盡張致，不得爲大造時勢之英雄，實可痛惜。而當時尊之爲師父，後世拜之如神明，三國演義一書，今又膾炙人口，幾於婦孺能知，抑又何故。

會憶光緒癸卯，湖南鄉試，頭場五論，第一試題，卽爲三國人材優劣論。場中士子，做出不少篇數，議論風生文字，却亦盡將孔明先生，奉坐頭把交椅，說來好似曠古無儔，仔細一思，此非童年先入，定卽習誦陳言，更有從來惡例，恐礙前程，恭敬先賢，不敢得罪，雖不無獨具隻眼的奇材，論古有識的舉子，也不敢抱打不平，公然推倒，只隱約詠嘆，龔定庵詩句，但願天公齊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之微義，略惜吳魏材多，西蜀材少，諸葛雖能一人而已，其何能敵的一類話頭，來替古人遮羞，真是一個個牢騷滿腹，冤屈塞喉，終不敢伸，亦不肯伸，世無知音，更不必多言多敗，空遭指摘，又不可伸，國人不重，真知灼見，專主附和盲從，大抵如此，直弄到人材寥落，一無眼光，寧不可嘆，然亦大半盡爲三國演義所誤，演義又誤於正史，一誤再誤，便人人來正統尊王，自非將諸葛孔明抬上雲天不可了，這却由後人自誤，並非孔明能欺當世，以欺後人，孔明尚無偌大材具，讀書得間，全在自己，盡信書不如無書，就可知三國志，三國演義，這類彼此相誤的書，是靠不住的，古人勘明就裏，識破機關，不以大人物許孔明的，只有詩人杜甫，他有二句，讚嘆得好，其詩曰：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這詩內英雄二字，不僅指後來英雄，暗亦點明諸葛，不過三國時英雄一流人物，究竟何等英雄，並不言明，可謂言中有骨，杜子之後千餘年，僅以平常英雄許孔明者，則有曹子問雪，曹子之前，善讀三國，不重孔明者，早有周子大荒，同時更有張子陶公，左子抱初，戴子叔平，都是四海論交，意氣縱橫的脚色，因陶公之介，曹周二子，獲以千里神傾，結成好友，聚首都門，時民國十三年夏也，雨夕風晨，縱談三國，大家意見相同，一位諸葛先生，便成體無完膚，無人欽仰，念其五月平蠻，掃除外患，不為無功，曹子因許以由今思古，總算英雄，周子道，大英雄造大時勢，小英雄造小時勢，算便算他英雄，惟諸葛所造，僅定三分，尚屬乘人弱昧，剪伐同宗，並非出已全力，造成鼎足，既徵倖成功三分之局，勉強算他英雄，也只能算統一全材三分之一的人物，是一個三分之一的英雄罷了，這方論人不苟，銖銖皆平，隨便恭維，却叫古人軒渠地下，是不可的，衆皆拊掌稱是，周子又道，人云亦云，隨聲附和，大抵出於成年，諧俗已慣，有此僞習，亦不盡為演義所誤，青年子弟，頭腦聰明者，懷疑正多，如弟即童而察焉者也，弟為湘人，所云癸卯鄉闈，弟時年纔十四，正隨叔父，家塾攻書，叔父渙舟先生，負有奇材，山林歸老，課讀子弟，優游自娛，每晚餘閑，羣兒輒翫，老人講說三國演義，陸續不輟，兄弟十二人，姊妹七人，圍來聽講，無不色舞眉飛，大家高興，聽至諸葛派遣關公攻打襄陽，後方不置援兵，登時全堂鼎沸，一妹年方十二，生性忼爽，恨恨言道，孔明有意傾陷關雲長，從此我再不恭維他了，羣兒和之，却有老人忠厚，安慰羣兒，因歷來皆譽孔明，至是仍不忍糟塌，詳說西川粗定，漢中新得，恐是無人可以援應，亦望雲長出兵馬到功成，豈料全軍覆沒如此迅速，這是天意如斯，三分早定，區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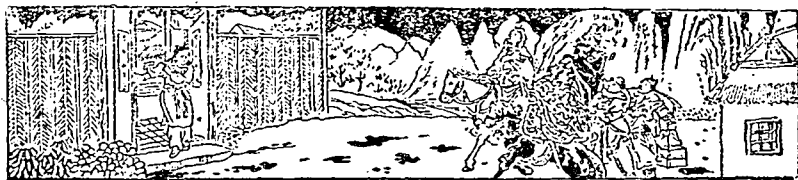


人力，何可挽回，冥冥之中，便不由不錯了，大家終不深信，囉囉哞哞，鬧至夜半，方搖頭喪氣，唉嘆而散，不意次晚續講，書一翻開，孔明的大小繡像，不知早被何兒將他撕掉，老人忽見羣兒如此胡鬧，生恐神經過敏，竟釀焚書坑儒之禍，於是掩書不說，專舉日後八陣圖，地雷火炮，木牛流馬，一類故事，枝葉橫添，天花亂墜的，大講起來，以爲兒童最愛熱鬧，不去掃興，可以解紛，豈知羣兒先入是主，愈不佩服，更說孔明無大將之材，單知使用玩物臨陣，衆口一詞，老人無術，惟付諸一笑而已，還有一弟，年纔八九歲，於三國人物，只喜馬超，說他纔可算得英雄，聽到馬超兵敗冀城，致憤懣廢食，龍兒指呼書默以笑之，及後馬超身死，每晚自去睡覺，更不再來聽講三國，可見兒童天真心理，大異成人，而小說感化兒童，力量亦屬不小，却不必爲書所誤，看來均自誤也。

張子道，雲長之禍，起於荊州，荊州之爭，孫劉皆妄，以喪赤壁之功，而使曹操坐大，漢卒以亡，豈但諸葛不是奇材，孫劉亦不夠人物也，故三國之中，真無十分英雄者，宋儒龍州李氏，於此貶之，那段文章，會記其略道。

赤壁戰勝，孫劉併力荊州，不肯越雷池一步，北向中原，今日借荊州，明日索荊州，今日奪荊州，明日分荊州，六七年間，以荊州之故，內自相攻，而中原國賊，乃置之度外，致使曹操坐大，挾天子而令諸侯，得宴然以移漢祚，孫權不足責，縱敵自私之罪，劉備亦不能辭。

張子復道，推原其故，盡誤於隆中一對，當劉備走依劉表，地亦荊州，乃知勸表乘操北征，引兵襲許，自得諸葛，深信不可與操爭鋒之言，復樂三分霸業之利，身有荊州，志反綏



矣，諸葛明知大勢，終不此謀，其不輕出一言，令向中原者，欲堅一許偏安之約，而信三分天下之策，眩材立智之人，罔不如此，此外皆非所願陳，亦所願問，要結主心，政期寧氏，至忘大計，非不知謀也，故曰，自誤誤人，莫過於隆中一對，所以襄陽之援，號亭之敗，諸葛置身事外，自匿不遑，袖手不迭，大抵師心自用耳，千古之下，至不可逃於孺子之口，公論可畏，如是如是。

周子道，豈惟孺雅之言，尙有女子之議，日者流宕京師，聽歌自遠，有名女伶李桂芬者，才地聰明，神清骨秀，余以偶傍粧臺，過從清話，一日，其師教習連營寨亂彈一曲，紅牙初罷，來問劇情，余因本演義，畫角描頭，說得活虎生龍，有聲有色，正在津津樂道，興味無窮，桂芬忽止余問道，這時諸葛何方去了，其往抽大烟也乎，一言而余語塞，輒亂之道，唯遍覓烟家，亦未尋得臥龍踪影，不知又向何方高臥去也，一陣捲簾，突梯而散，你看如此譏評，勿謂後世優伶女子之口，即不足畏，說到大儒，更多目光如炬，何只有宋方余及冠，又隨叔父船山書院，負笈游學，獲接王湘綺先生席，一日奉讀先生古風一首，其詩曰。

秦兵取蜀燒彝陵，吳人上峽燒蜀兵，鼙鼓連天動江水，臥龍空守八陣營，平生只解吟梁父，錯料關張比田古，……荆襄湘越勢首尾，誰令驕將開兵端，江湖咫尺不相顧，空復馳驅五丈原……

當時讀罷大喜，急錄寄以告家中弟妹道，當世經師，也同我輩夙昔一般見解，曷速快讀，弟妹傳誦，喜亦不勝，宋儒之論尙屬迂闊，似未入骨，英雄心事，不能服也，湘綺先生縱橫儒俠，爲世所稱，此詩足令諸葛不寒而慄，從而首肯，清初王船山先生，卽有似此論議，



無形流露，自亦英雄所見略同，惟船山但說雲長剛復自用，諸葛無術指揮，所謂不肯明斥古人，為諸葛少留餘地意耳，據余所見，就當日情形，細為推測，雲長與備同起患難之中，自家材武會不讓人，史言諸葛初臨，關張不悅，似於諸葛即能何等折節恭順，更處處受其節制，此為人情所難，何況英雄疎忽，可決其萬辦不到，孔明一介書生，南陽高臥，無人過問，還喜自比管樂，一日玄德百般推崇，奉迎備至，已是登泰山而小天下，目中一位威名蓋世的雲長，獨不甘居卑下，隨意酬對，心中自亦難於釋然，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這種纖芥微嫌，就不免日就月將，釀成日月之食了，後來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六出祁山，鞠躬盡瘁，看來不盡由於感恩先帝，或竟出於我負伯仁的一片衷腸，激發起來的，而到此地步，成敗利鈍，也就自知不可逆料了，故陳壽三國志，看清諸葛此點，不善將將，只說他一句，將略非其所長，這是古人不肯盡言的長處，只令後世從此六字着想，則當日情形，即能長思得之，而非非亦見了，以所謂之史筆，到了湘綺先生，身為儒俠，議盡縱橫，一己周歷兵間，往來湘蜀，失時不用，橫觸懷古，回颯搗鼓，擊碎唾壺，不覺一時感慨，無意中將兩千年底賬，衝口揭破，却亦言出無心，並非撥開了灰，還要尋孔明知算，故意與他搗亂，諸君子以為何如，周子言訖，大眾一齊鼓掌，讚服他這一大段崇闕透闢而又忠厚委婉的名論，此論一出，便壓了卷，於是相與太息諸葛不已。

左戴二子，出身軍校，軍事學問湛深，戰陣經歷更富，乃又從將略一語指其得失，果然諸葛確亦非其所長，其不能遂成一統宜也，二子之談未終，東方已白，時軍閥紛爭，海宇騷動，良夜長談，偶然方得，卒不可續，續亦匆匆而散，聞鼓聲而思將帥，愈覺統一材難對



秋風而誦猛士，愈懷時勢英雄不已，正不知今日時勢所造之英雄安在，而未來英雄所造時勢，又何如也，漸對諸意不敢多持苛論，以相厚非，人同此心，遂竟互約不談，四目相看，無不悒悒，皆至無法遣悶。

一夕，坐中忽添佳客，爲丹徒宋子小甫，才清體弱，善病工愁，小疾新痊，來成不速，同人羈旅他鄉，憐伊憔悴，羣思慰藉，欲整清談，周子忽道，日來擬編戰史，以紀民國英雄，衆因乘之，抵掌而談，屈指而數，首溯民元人物，代撰回目，以次而下，爲袁世凱頓兵信陽州，黎元洪夜走武昌府，黃興兵敗走江寧，孫文棄位讓總統，漸至李純兵進九江口，林虎大戰小孤山，蔡松坡雲南起義，陸榮廷廣西稱兵，又有呂超兵入成都府，葉荃暗襲天水縣，于右任兵困三原城，劉存厚敗走神宣驛，不過數了七八年，已無一日安寧，竟是四海波騰，萬家烟滅，民生凋敝，元氣摧殘，大家同聲浩嘆，誰也不願朝下數了，本來想助高興，轉成神消氣沮。

周子有識，不許談今，重來說古，以稗官爲限，乃及水滸，許爲盜經，吳用宋江，頗開舌戰，或舉其繪部，又及盪寇志，衆疲疵之，謂著者軍事學識，非常粗疎，筆墨語言，更無分寸，寫陳麗卿劉蕙娘，非如唐傳樊梨花，即似三下南唐劉金定，終不離一類卑陋舊神官彈詞惡習，不足言也，不如仍論三國演義，周子等意與飄舉，又竟一夜，遂道，民國偉人戰略，愈益無地恭維，戰史之作，曷即作罷，三國時勢，既造有若許不大不小英雄，何妨卽爲一千英雄，代造完成一統時局，以續演義，以正三國，以祝民國，以啓稗官，殆無不可，今戴子既爲馬超抱屈，便可首集同人，齊合心意，共將一部二千年舊案，快意推翻，來爲馬超趙雲



一時名將抱打不平，令其吐氣何如，然文章游戲，雖說紙上談兵，隨心所欲，而所有人物性情，軍事編制，作戰進退，機謀策略，一應事情，却須正當於理，相準於情，不違時代，不入新知，即採演義原來體裁，期以符合中間主旨，應極言兵凶戰危之道，嚴申黷武民受之戒，軍行所至，猶如飛蝗蔽天，草木皆盡，紀律之兵，民猶無可避禍，無紀之軍，曷喪偕亡，只在自焚遲早間，這宗古義，不憚反覆，開陳，以昭炯戒，是為本書立言第一要義，未可以小說荒唐，自小而自陋之也。

羣議既定，商由左子任編制調遣，戴子任考證輿圖，張子任參議計劃，曹子任後方支配，周子自任執筆，曹子從而副之，以助添毫，自此一日一日，演將起來，獨周子執筆之初，回首童心，平白地又重添無限感慨，正是。

青燈受讀，想當年牛角之時，絳帳生悲，憶故里嬉遊之日，欲知如何翻案，且聽下文分解。

異史氏曰，此一部三國史論也，有總論，有分論，有各論，有政治，軍事，倫理，文學，諸學問，有社會，男女，忠貞，善惡，諸界說，而無中生有，極空中樓閣，烟雲飄渺之奇，按之則虛而能實，畫虎嘯龍驤，風雲變色之態，轉令人攬古懷疑，有不信正史之慨，真才子生花筆也，乃文章浩瀚，洋洋數十萬言，鉅製之作，起因於兒童嬉弄，青燈受讀之時，以使豪傑英雄，於地下從而吐盡骯髒之氣，大懲巨惡，尚於千百年後，不免誅心褫魄，莫逃斧鉞之誅，不亦奇哉，是又何異孔子春秋之作也，然春秋之作，僅能使亂臣賊子懼而已，未嘗能使正人君子賢材英雄，色然以歡也，今為之造時勢造英雄，不徒使賢材英雄，一一歡顏，且



能使三國人材，一齊吐氣，必古人之缺憾彌，而后胸中之境壘消，夫豈曰弔古也哉，吾知古人地下有靈，必一讀一擊節，將藉是書自賞復以自弔也，能使古人死後，歡極而弔，弔極復歡，書中之人如此，讀此書者將復如何，將見書外書中，書中書外，人人皆弔，人人皆歡，以至於不弔不歡，條然兩忘，如是而此書不得不傳，不更奇哉，奇事奇文，眞所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安得不讀之而痛淨大白。

奇書之出，不過起因於三兩兒童，而奇書之作，又由於獲讀半章詩賦，於是放胆著筆，成此奇文，不惟古人因之色然以歡，慨然以嘆，卽當代經師，如湘綺先生者，亦將掀髯地下曰：後生可畏，不圖吾且因此而別有所傳也，不又奇哉，傳古人乎，傳今人乎，抑將以自傳乎，問之著者，果作何轉語以答我也，又何今之可傷歟，惟無可傳，乃始可傷，雖然，著者傳矣，湘綺傳矣，今之不足傳者，亦無庸多傷也，惟其無傳，更不必傷，如或可傳，則傷寧不多，事不不傷之傷，是謂大傷，故弔古無非傷今，而傷今固莫如弔古也，湘綺必曰：匪古可弔而今可傷，老夫之徒，必爲我傳，願傳湘綺者，每於周氏斯獨非咄咄怪事，可謂有緣之至乎，涉想成趣，爲之大噱者累日。

稗官之家，汗牛充棟，今之率爾操觚者，舍邯鄲學步無由也，自小說故分門類，爲偵探，爲言情，爲社會，爲武俠，一分再分，鄰於市估，於是小說益不可讀，不知小說卽文章也，千古文章妙手，無不自具爐錘，古之所傳如三國，如紅樓，如水滸，如聊齋，如儒林外史，如鏡花緣，凡膾炙人口者，殆無不各關蹊徑，不同於人，會有何門類可分，定於一範乎，其步後塵者曰續曰後曰再，乃皆不得並肩以傳，是故知文章無定法，非可有類以傳世也，世



之人獨喜以此號召，眞所謂不知文章爲何事，小說爲何物者，眩醜而已。鑿者之美，豈必病於捧心歟？因知捧心之不得爲美，而美亦不盡在捧心也。倘使捧心卽美，則美人雙腕造物必不使齊伸，婉妙時之美，抑又何如？曰：其美在病，然則病而卽美，死當更美，愈無是理矣。美自天成，文章亦天成，效鑿之不得爲美，盡猶文章之不得相同，而更可以類相從也，以類從同且不可，况而人云亦云，等於勦襲，是豈可以卒讀耶。

舊小說喜續，新小說喜復，皆不能自爲文章，亦不可列於文章，無非拾人牙慧，徒汚小說名稱而已。不續不復，則非別出心裁不可，吾於此書得之，何則？舊小說無不可續者，獨三國演義，根於歷史，不可續也，乃不續而續，續而不續，因古人之名，而變古人之迹焉。新小說，無不各如其類者，猶翻案一類，向所無有，是不復也，乃不脫歷史面目，而成歷史小說焉，則又不復而復，復而不復者矣。鑿空之談，向壁而造，無一處不大壓於人心，無一事不悉合於情理，此誠絕妙文章，絕大文章，麟經之筆法在實，此書之筆法在虛，以白描爲斷案，寓辯否於無形，謂非小說聖手可乎？且不得以小說視之，直太史公所應爲攔筆者也，故曰：此一大部史論也。



改正三國志卷一

第一回 省詐書水鏡留元直 脫徐母孔明遺趙雲

話說千古相傳，那來信史，人生在世，必重人倫，我國有五千年歷史，肇造民國，只十餘年，以前歲月，都爲君主一味專制自私，烏烟瘴氣，大家眼熱，自然皇帝鬧個不斷，此仆彼與，你爭我奪，真是改朝換代，殺人如麻，鑿火狐鳴，揮戈問鼎，一登大寶，新的稱天命，舊的誅一夫，新的附鳳攀龍，舊的除根斬草，誇說興朝，自稱盛德，沽名釣譽，便又來修前史，貓哭老鼠，本爲哄人，那裏信得，若問執筆之徒，不是前朝舊臣，便是新朝功狗，戰慄歸命之餘，匍匐天威之下，一個良心早喪，一個氣骨毫無，一般都是不識人間羞恥之夫，阿諛求容，摸稜固位，自保性命都來不及，那還顧得後世唾罵，敢不歌頌新朝，貶削前代，內諱外諱，以辱主知，不但十分避忌，且須百般附會，才能著成一部加官進爵錄，仍莫測天顏喜怒，要他去學董狐，真無這種胆量，自求獨有千秋，尤無這種心肝，如此一來，一代史書成功之日，便將前朝史蹟，遺存的一點蹤影，一併化作灰飛，送上雲端，所以古往今來，並無信史，除起枯骨而問之，或尙能言一二，此外覓遍人間，恐竟不能得到隻字的信史了，有心人痛心疾首，乃著野史，以償後人，讀書之士，好古敏求，因重野史，不厭多讀，曩英雄輩出，知正史欺人之力日微，復依正史，亦著野史而亂之，於是野史又不足信，其足信者，皆不同於正史者也，卽如三國演義一書，迷人最甚，其大體同於正史，而稱諸葛將才，非附鬼



神，卽同兒戲，安危大計皆失之，諸葛殆不如此，是此類也，蓋不足信云。

說到人倫，亦以帝王之故，後增爲五，古者朋友自抑，以君臣相謙，動曰主臣，帝王旣起，假名爲用，聖人垂君臣之義，比於朋友，不許人君妄自尊大，是君臣不過稱謂，倫常合於朋友，本無此倫，竟出諸上而冠於首，豈不大謬，卒以人生只有四倫，民主一作，不倒而倒，其餘四倫，人旣不能一日無家庭，復不能一日無朋友，自不可滅而必重之，苟違此義，無異自棄於社會，天地雖寬，何以自立，故忘恩負義，棄親賣友者，將必無地自容。

三國演義，稱徐庶懷才不遇，市上佯狂，殺人報仇，薦賢走馬，固豪傑也，而感劉知遇，致身圖報，忽將其母忘爲將護，生被程昱冒充手筆，誑人許都，致成不忠不孝之徒，而死老母，與王陵趙苞輩，一例抱恨終天，其擇交不慎，知母不明，謀人不忠，事賊不智，何至如是，雖說才人疎忽，策士縱橫，但抱各爲其主之心，都無推己及人之念，而徐庶旣亦人材，不當竟至如此不可收拾也，有謂古之謀臣，卽今之政客，類多豁刻尖酸，不留餘地，方以類聚，始及程昱，陰謀無後，鬼神所忌，宜蹈此報，此仍過信亂真野史之言，比游京師，於爛紙堆中，市得古本三國舊志一冊，所言三國戰爭，諸葛徐庶一切行動，均不同於相傳之演義，三國結局，且不同於正史，後有跋，跋謂三國史籍，亡於五胡亂華之秋，世傳正史，出於僞作，胡惡言漢，故以天下屬魏，魏者僞也，又以故老相傳中興，流在閭巷，不可盡掩，則於昭烈書正統以亂焉云云，是三國野史，其真者尙在人間，亟思以廣流傳，惜早佚失前半，其書自賺徐母入都始，亦不知何人所作，要自可信，爰參酌而錄傳之，更名改正三國志，以別演義。



書歸正傳，却說曹操聽從程昱之言，將徐庶母親誑入許都，教程昱好生侍奉，賺到手筆，假造徐母家書，不言曹操短長，只說年老多病，久不見子，倚閭深念，寥寥不過數語，加緘封固，差令在館待役，與庶同族的一名鄉人，教以語言，許之歸來重賞，此人名狗頭，心術素壞，貪金聲諾，去到新野，來賺徐庶，改事曹操，當下收書領命，辭過程昱，逕奔新野而來，一路夜宿曉行，不數日，已至新野，投書求見。

時玄德正因單福軍師說起，當世賢材，有琅琊諸葛亮，襄陽龐統，人稱伏龍鳳雛，皆具經天緯地之才，治國安民之略，均在此間襄陽山中高臥，極力推薦，玄德大喜，立備二分厚禮，命關羽往南陽臥龍岡，聘請諸葛孔明先生，張飛往襄陽龐德公處，聘請龐士元先生，並囑縣中預備迎接，關張領命，單福軍師又囑咐二人不少言詞，親自送出門外，候其登程去訖，回身進內，不到一刻，忽見縣役走來稟報，外有軍師鄉間人，說奉徐老夫人命，來見軍師，單福聞言吃驚，即引入相見，來人禮畢，呈上書信一封，單福忽覩封面，老母手筆，眼中淚落，玄德不知何事，慰之道，軍師勿憂，曷拆此書視之，單福將信拆開，上寫，聞汝近佐劉使君，十年遊蕩，幸可立身，老身為曹公迎至許昌，年老病深，恐難相見……以下字跡，頓然模糊不明，似老人手顫所書，不可復識，單福讀罷，揮淚痛哭不已，玄德對坐相感，亦歎歎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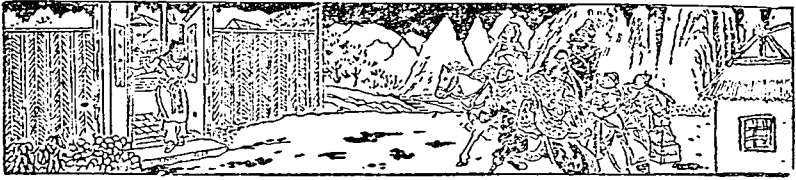
單福哭罷，問來人道，來時太夫人進膳如何，狗頭道，小人來時，太夫人思念軍師，日止一粥，福聞言，愈覺悲痛，對玄德曰，福不材，本欲佐將軍共圖大業，今老母被囚，方寸已亂，不能更在將軍側矣，敬啟將軍，僕實姓徐，名庶，字元直，潁州人氏，因殺人出走，變姓名為



單福，蒙將軍不棄，獲侍左右，將軍大仁大義，定不忍庶母以庶故，囚死許昌，倘令庶得見老母，德恩如山，沒世不忘，玄德慘然道：「軍師何出此言，備一時疎忽，未能奉迎太夫人，致高年而入許都，軍師又無兄弟，備何敢以一己遇合之私，妨軍師大倫天性之孝，只乞少留祖道，以申微戀。」軍師即可摒擋一切，早赴許昌，侍養承歡，同爲漢臣，何須介介。庶聞畢，甚感玄德光明懇至，十分仁義，不覺流涕下拜，玄德伏地相還不迭，便命左右治酒，與軍師餞行。

酒過三巡，人報趙雲巡防回城，進見玄德，玄德命雲入席相陪，並告所以。雲以前被金鎖障時，得知單福才高，大爲嘆服，忽聞將行，心中凜然，面含不捨，庶亦服雲，甚爲投契，相對更覺感愴，酒筵未畢，天上烏雲四合，忽然大雨傾盆，一連三日三夜，庶不得行，新野城中，水潦縱橫，城外更泥深沒膝，徐庶見母心急，不顧所以，天色稍晴，便辭玄德，帶一隨從，與狗頭上馬出城，玄德與趙雲、孫乾、簡雍及全縣僚屬人等，送至城外，猶自依依不捨，徐庶拭淚阻之，玄德見不能再送，一時悲從中來，不覺放聲大哭，一行人無不落淚，惟有下書狗頭，見徐庶果能中計，不難獲賞，心花怒發，面上獨呈喜色，却被趙雲看入眼內，忍住未言，逕同玄德等與徐庶灑淚而別，隨護玄德，一同還城，只心下狐疑不已，玄德回城後，仍命趙雲出巡屬地，雲領命，因一人愈想愈疑，覺得必有別因，惟恐徐庶在路，有何不測，且不去巡防地，連夜單人獨騎急急出城，竟暗地追蹤徐庶而來。

却說徐母應該五行有救，這下書人狗頭，原是個鄉下農夫，向未騎慣馬匹，又遇大雨新晴，泥濘路滑，深不見路，只隨徐庶馬後追趕，行至一處，路有大石，庶馬越過，狗頭慌張



駕馭，馬性忽劣，前蹄一起，馬如人立，前足方落，後股猛然朝上一掀，登時將這狗頭從馬上摔成勦斗，跌在石上，兩隻狗腿，頓時骨斷筋折，受傷甚重，徐庶在前聞聲，勒馬回視，救之不及，急於見母，顧他不得，忙令從人就近尋一人家，留給養傷費用，囑其在此安心將息，俟傷愈再行起程來許，加上一鞭，兩騎向前，如飛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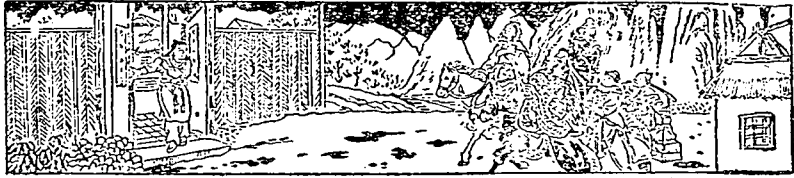
却說趙雲飛騎來趕，追了半夜一日，未能趕上，次晨早發，走了二十餘里，仍舊毫無影蹤，下馬向土人動問道：此地何名，可是赴許昌大道，土人道：此處地名長秋鎮，正是許昌大道，趙雲又問道：前有三騎，何時過去，會否見着，土人道：不會，忽中有喜發俏話者，從旁驢言道：我見馬有三匹，人却兩個，只恐不是，雲心異，細加盤問，那人道：有一人在此養傷，那二人已自去了，雲益驚道：軍師危矣，因乞指引人家，急往視之，則下書人也，胸懷復動，略不安慰畢，便央土人抬新野，來到營中，雲先入帳，喝左右將那人扶上，只見那人面色大變，雲威怒道：速將此賊，與我碎剛報來，那狗頭匍匐入帳，正心中忐忑，一聲令下，嚇得魄胆皆飛，大呼冤枉，左右一擁上前，便來細綁，雲又止之，怒問道：爾奉何人所差，敢來新野行事，尚有何冤，狗頭泣道：小我不敢有詐，將軍怒之，雲厲聲道：送別徐軍師時，而汝在旁喜形于色，何也，尚得敢言無詐，狗頭停泣，竊視雲，半晌不語，雲忽色驟，取案上令箭一折二段，示之道：爾將許都來此實情，從速直說，便看軍師分上，更當爲汝療傷，我若斬汝，有如此箭，再敢隱匿絲毫，便須行刑，狗頭捨地哭道：願將軍饒我，小人之來，固程公之命也，遂將假書來誑，前後情事，詳細供明，咬牙切齒，深恨程昱，又因創傷大作，呼痛不已，雲令左右牽下安頓，即馳馬縣衙來報玄德。



趙雲剛至衙前，只見張燈結綵，遍布衙內，略問門役，始知雲長已將伏龍聘到。懸綵迎接，現已在內，雲急步入二堂，遇恰雲長搶出門側，撞個滿懷，雲長道：子龍何事慌張？趙雲道：聞伏龍至，急欲入視其人何如，公亦如此慌張何也？雲長笑曰：前來告子知耳，相與大笑，雲遂將心疑，追獲到狗頭始末，及已供明行詐，一一語知，雲長深愛徐庶，聞雲言，尤為著急，忙攜雲手，回步入內，側首語雲曰：人言諸葛有神機妙算之才，胸多奇計，今已來此，曷即以此事試之？趙雲道：軍師之去已遠，如能將軍師追回，老母救出，破操詭計，我輩方可心服，雲長領首。

兩人挽臂，進入後堂，趙雲參見玄德，玄德引雲前謁伏龍，道：此諸葛先生也，吾新軍師，天下奇才，宜共師事之。孔明遜謝，雲禮罷，與雲長一旁就坐，孔明四顧，不見徐庶，說道：子龍將軍，四海交稱英雄，聞名已久，幸獲識荆，使君帳下文武賢材，皆已覲面，亮何幸焉！故友元直，獨安在也？玄德因以徐母來書，庶已還許告之，孔明聞而大愕，頓足長嘆，道：噫，元直母子將駢死矣！玄德甚驚，問道：先生何出此言？孔明道：元直母性剛強，深識大義，使君仁義，與曹操權奸，天下共見，賢如徐母，豈願招子事操？身在樊籠，來書有詐，元直急不加審，一至於此，徐母必怒其子，不知母復對其不明不智，輕於去就，怨艾交縈，益之以怒，徐母必自戕矣，元直孝母，何能獨生，故曰將駢死也。

雲長趙雲在旁聞言，不覺抬頭舉目，示意而笑，二人均暗暗心服，雲急將追趕元直，訊明狗頭，一切情由，陳說明白，玄德如夢方覺，一時情急，手足失措，急道：備無狀，不能辨偽，又未堅留元直數日，以待先生之來，致入奸計，是我負伯仁，備之罪也，今得先生料事如



神必有奇計，能解元直母子之厄，出備於罪，敬屈先生，即就軍師之位，設妙策而救之。言未竟，起身拜倒於地。孔明伏謝說道：亮與元直情逾手足，安敢袖手不救？願使君勿慮。惟元直行已幾日，玄德喟然道：三日餘矣，孔明道：去幸未遠，若元直於路，能繞道往別水鏡水鏡先生，必省偽書破綻，而留元直。此天幸也。所慮心亂不往，則失之而亦遠矣。當爲兩顧之計，此非二將軍親往不可。玄德即請上坐發令，孔明鞠躬入座，召雲長至前道：二將軍赤兔馬，日行千里，一日間便能追及元直，惟須先過水鏡先生莊上視之，如不在彼，再奔許昌大道追趕，必令同回。雲長領命，飛身上馬去訖。

孔明顧玄德道：前敗曹兵，所得曹仁李典營中令箭，及軍士衣甲何在？玄德即命人在庫中取出呈上。孔明就案修書一封，喚趙雲近前道：將軍持書，混入許昌，親投徐母。徐母自能依計脫身，當令雲長領兵前來接應。沿路小心將護徐母，一過葉縣，非君之責，不得有誤。並告以如此如此。趙雲大喜，領取曹兵衣甲數副，令箭一枝，接函遵命，改扮去訖。玄德至此，心下釋然，即請孔明後堂飲酒，爲軍師接風。孔明笑道：即日士元當至，須先煩其隨同翼德三將軍，暫駐襄陽，提防曹兵復仇，可囑緩來新野。玄德依言，又命孫乾送信去訖，乃一同入宴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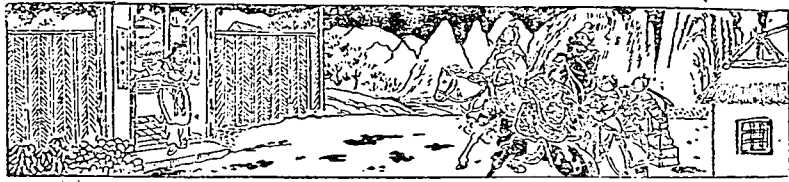
却說徐庶心亂如麻，領路的人，半途跌傷，失去嚮導，於路馬不停蹄，急急前進，漸至迷路，走入岔道，却誤向荊州方面而來。前途忽見一溪，來到溪邊，所有上下橋梁，乃被雨後大水盡行沖倒，一眼看去，却無渡船，乃下馬徘徊，不知已至何處，忙覓土人問之，以便求渡。土人道：此乃兒童能道之檀溪，最是有名，而先生不知何也。庶大駭道：爲何竟繞至此



間，因念狗頭不止，更不知傷勢何如，憾與從人皆不甚識路徑，如此何日得到許昌？知不可渡，策馬前行，心中悶損，人馬皆已疲乏，遠遠望見司馬德操莊院在前，因思入內作別，稍以歇足，更求覓一引路之人，免致再誤，進得門來，只見水鏡先生適與崔州平，正在草堂之上，相對奕棋，承彥一旁觀局，忽報徐庶來到，三人輟棋揖坐，童子獻茶畢，水鏡道：元直不居新野，以輔皇叔，來此何爲？庶告知一切，水鏡道：太夫人手書安在？庶自貼身取出，示之。

水鏡接書，略一閱看，展顏大笑，擲書於地道，元直生性聰明，乃被人撥弄至此，可發一笑，庶就地拾書，再加細視，仍不能明，瞠目而視，水鏡道：此偽書也，太夫人病中手書字跡，前文旣不得若是端整，後半又不能如此模糊，顯爲冒仿，售詐甚明，何竟不省耶？庶聞水鏡指出疑竇，十分有理，乃恍然大悟，更將手書筆跡細察，不但模糊之處，故意做作，容易看出破綻，卽其端整之字，亦有數處點畫，與徐母平生手蹟，大不相同，明係爲人模仿，更無可疑，不由自悔心粗，由慚生恨，遂謝水鏡道：非公指教，庶惟一意愛母，敢聽塞明，將永墮霧中，今幸半途察破偽書，然如此奸謀，是非欲致庶赴許不可也，不赴則奸計將更深，老母必更危，方寸今已更亂，庶意無論真假，以去爲是，乞公爲庶更展一籌，水鏡道：不可去也，去將再誤，庶曰：能緩老母，可順好心，庶至而操之謀息矣，何至再誤，但求老母得安，庶得一面，死且甘心，奈何不去，故今雖省偽書，必仍赴之，庶志決矣。

徐庶言訖，卽欲起行，水鏡巖聲道：元直豈真不知母者乎？何一趨至此，操謀能息，母不能全，王陵趙苞之事，益細思之，庶始如受棒喝，悚然退坐，不覺淚如雨下，重揖水鏡深謝之。



道，庶和罪矣，直幾再誤，使庶不陷於不孝，皆公之德，永不敢忘，水鏡復從容笑言，道：此本不難知，必操會求手書而見拒，始謀以偽書來誑，能拒則不危，未拒則不偽，吾於此書爲僞，而盡察之，元直心神大亂，盡失智計，故失察耳，要知萬不可赴，赴則母激怒而子陷，窮禍均不測，元直在外，吾料操斷不敢危太夫人，以自急其敵，使於君外更益一母，厚樹深仇，操不爲也，或更謬爲恭順，奉養有加，存恤周至，外沽名而內結恩，收買人心，舍此將無他策，故今不赴，母子終能相見，今赴則子固欲見母，母或不欲見其子，將如之何，自速其危，無法可救，事有不忍言者矣，既識其謀，必反其智，乃即使操代吾子職，令之大失其算，有何不可，操致人不得，反爲人致，從此老奸之魄褫已，言竟，哈哈大笑，又道：元直今可決其不去，而明高祖之得天下，始於杯羹，所謂反兵上智乎，徐庶收淚感佩，黃雀亦俱拜服，及聞水鏡此言，亦同聲來勸徐庶勿去，庶曰：先生推不墮之仁，明全孝之義，警其昏憤，教以智計，迷夢爲醒，茅塞大開，庶何敢去，獨老母不出虎口，人子之心，終慮其危，是以深思未答耳，言訖，趨水鏡前下拜說道：惟公憐而救之，水鏡急起道：元直不必如此，吾知元直母不得出，智不再生，亦將無以輔人，亦爲籌之熟矣，復坐，吾將語汝出母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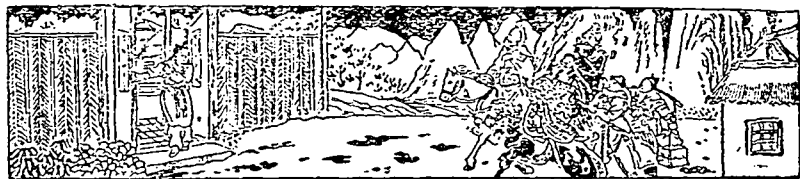
正言間，鸞鈴響處，童子飛奔而入，正欲啓告，水鏡聞聲，抬頭一看，道：來矣，忙起相迎，則雲長自外邁步而進，入門未及爲禮，一眼先見元直，鳳目大展，喜道：軍師果在此間，諸葛所料不差也，於是禮畢，水鏡急問道：二將軍奉有何命而來，雲長道：羽奉兄長與臥龍將令，來請元直軍師，遠回新野，原書有詐，不可赴許，羽尚奉有他令，即請偕行，不得耽擱，水鏡道：容更相問，孔明到已幾日，雲長道：兩日，水鏡即願徐庶道：元直速行，不出十日，太夫



人至新野矣，適所欲詔，不必再告，諸葛已代爲策之，更勝吾計，速去速去，可問二將軍盡知，雲長笑而不語，徐庶將信將疑，無精打彩，只得辭過水鏡及黃崔二公，同雲長一路上馬出院，雲長於路說道，軍師自違故道回行，羽不再陪，言訖，怒馳神馬，所投博望營中而去，徐庶目送雲長去遠，亦攜從人，重返新野，與劉備孔明相晤不提。

却說徐母自被曹操誑入許都，程昱不時至寓探問，不甚寂寞，這時程昱算計已定，自得手書筆跡後，十日已不前來，再獻懇勸，徐母門前，自是日加冷淡，一日黃昏，徐母騰後靜坐，忽報程大夫差有軍士送信，並衣物前來，有話面稟，徐母命進來，人齮折呈上書信一封，衣包一個，退立於旁，恭敬候命，徐母高坐堂上，早覩來人昂然入內，身材雄武，精爽非常，心羨程昱手下，竟有如此軍士，又見進退中節，十分知禮，不禁亦爲改容，略問大夫起居，然後拆信觀看，看畢，仍向來人打量一番，點頭稱嘆，徐徐言道，程大夫請我過府散悶，可有車轎在外，衣服現可不用，仍請帶回，軍士稟道，車轎備妥，現在門首伺候，即請太夫人發駕，徐母領之，略囑侍女小心門戶，並不開動衣包，正眼一視何物，即將原包，退還軍士，令其引路，出門登車，軍士隨跨車沿，加上一鞭，那馬拖着車已飛馳前進。

徐母在車，暗自提防，留心外視，却見此車兩三灣轉，避去熱鬧街市，逕向許城西門而來，徐母亦不作聲，車到城邊，見有把城兵丁，上前盤詰，軍士即于車內，摸出令箭一枝，僅向一揚，車已出了城門，上了大道，徐母以此車已然出了許昌，更須戒備一切，愈屏聲息，但看此車何往，初更時分，車已行至一處，前有大橋，橋邊停有貨車三輛，上裝布疋藥材，各有半車，在此歇足，車下橋頭，均有客商模樣之人，分開散坐於地，此車尙未走近，車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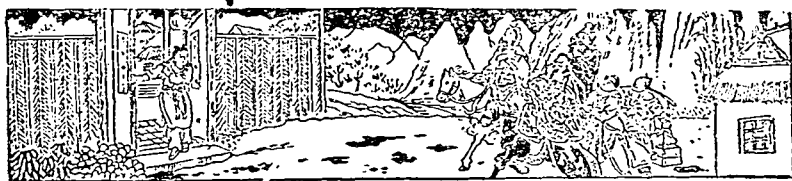
揚鞭三響，一聲胡哨，地上之人聞得，均行立起，飛步奔來車次，團團圍住，一齊聲諾道，恭迎將軍，軍士道，已否齊備，眾人車下答道，均已齊備，小卒們在此等候多時，此即八里橋也，言訖，車已到橋，停住，軍士跳下，單沿挑起重簾，躬身啓道，即請太夫人換車前行，望太夫人勿驚，啓畢，抬頭一視，車內並無徐母踪影，只見一鄉下老嫗，灣腰拱背，走下車來，向軍士。徐母道，子龍將軍勞苦，妾身就此拜謝，原來老嫗即是徐母，自在車內改換，軍士即趙雲也，雲見徐母，改換已妥，無人能識，不禁大喜，當下更不怠慢，即令兵士將貨物併作一車，自身軍服脫下，連同各車所雇曹兵，服色打成一網，繫以巨石，投沉橋下，二車一載徐母，仍由趙雲隨車親護，一載兵士，假扮客商，輪流入坐，晝夜兼程，急奔新野而來，時當中旬未半，皓月迎頭，如同白晝，只一夜一早，已過襄城而去。

却說程昱以徐母插翅難飛，未來十分在意，無心奉承，久亦不願枉顧，自喜騙到真跡，大功可成，一心一意，惟坐待徐庶入網，日盼其至，這日無事在家，忽又涉念，計算時日已久，往返程途，早應到許，何竟茫茫無消息，並去人亦不見回，深恐別有蹊蹺，或者新野有人識破此計，狗頭竟已被殺，不由心下着慌，便思以久未問安爲名，親到徐母寓所，窺探動靜，遂一人蹣跚而行，到門時，尙自低頭亂想，門公稟道，昨日軍士相迎過府，太夫人今猶未回，何大夫又來問訊，昱急道，何人遣迎，門公道，大夫也，昱駭道，怪哉怪哉，我今在此，並未相迎，奈何不來報我，門公道，大夫所迎，又何他報，今請遠回，必仍在府，昱怒極，情知此人不足與語，急詢來迎軍士，軍士韜服色，門公說畢，程昱不覺怨恨，填胸盈倒於地，門公急忙來扶，猝不能起，門公私語道，大夫似有心疾，今果病也，昱兩耳能聞，胸中愈憤，半日始



甦，直前批之，門公捫顛且却道：我扶大夫，大夫何尚批我頰，豈不顧而行？門公嗷嗷自言，自語道：人言爾背恩忘義，今始親見其辜，豈住足斥之曰：狗，爾何言，爾縱徐母，會更捕爾。門公大怒，見豈僅一人，殊不懼，公然操杖來逐，豈乃逃，門公力闔其扉入，退而大懼。亦立遁去，及坊官來捕，則已空無一人，豈扶病來報曹操，說知一切，操大震怒，急命上將曹洪、樂進二人，火速入府，令領飛騎八百，分途併力追趕徐母，及不知姓名軍士一名，毋令脫逃，如於中途捉獲，就地開刀，將首級回報。

曹洪、樂進二將領命，點兵如飛來追徐母，這時徐母早過襄城，二將算定徐母乘車，自己乘馬，雖隔一日一夜，不須半途，便可趕上，故在後亦不分日夜，督兵追趕，那趙雲假扮商民，護定了徐母，在前急急趨程，一路關津，均被朦過，這日將出葉縣地界，心中漸定，忽聞後面馬聲嘶動，因於車沿回首，只見遠遠塵頭四起，似有大隊人馬追風而來，雲料知必是追兵來臨，忙即亂鞭催車，車輪風動，滾滾而行，又數里，已出葉縣，再行回望，却見旌旂蔽空，千餘馬隊，翻動銀蹄，果係在後追趕，相去約只半里，霎時便可追及，自雖不來畏怯，惟慮徐母在車驚怕，不便廝殺，又值手無寸鐵，何以抵擋，心中大費躊躇，後面呼聲動地，曹軍已山崩川倒而至，雲只以身伏沿，死命加鞭，一心逃避，不知所計，轉過一個山坡，後面人喊馬嘶益近，大叫前車慢行，聲聲不要放走徐母，震山欲裂，山坡剛過，又轉過一樹林，忽有一彪人馬攔路，雲大駭，不得收車，竟然闖越過去，却聞馬上一人叫道：子龍來何遲也，雲拭汗回首急視之，却是關公，雲乃大喜，方欲答言，關公已躍馬橫刀，向前迎敵，曹兵去了。



却說那曹兵雷轟電掣，捲地而來，見三車馳飛前逃，知必徐母在內，趕了半日，看看趕上，轉過山坡，前車忽然不見，轉過樹林，猛抬頭，只見旌旗亂颺，殺氣迎人，五百名校刀手一字兒排開，前面一人，身騎赤兔追風馬，手執青龍偃月刀，不是別人，正是那漢壽亭侯關雲長，領兵在此擋住去路，關公駐馬橫刀，早見來將何人，馬背拱身大叫道：二位將軍，別來無恙，曹洪樂進二馬當先，見是關公，同時大吃一驚，塵鞭急止，三軍軍士早亦望見，一齊倒退，後隊潮湧而前，收馬不住，立時踐踏無數，曹仁樂進不敢回顧，急忙勒住馬足，先來答禮，關公微笑開言道：某家在此，等候多時，即請二位將軍收兵，止於此地，勿再窮追，回稟丞相，只說關某當日，丞相不忍令失兄弟之情，敢求今日對於徐庶，亦毋忍絕其母子之愛，言盡於此，後會有期，關某去也，說完，將刀身後一指，五百校刀手，登即回身，來趕趙雲前車，關公一人拍馬提刀，從容斷後，曹樂二將，明知不敵，眼睜睜望着關公後影，馬尾飄滿，前面士卒如雲，擁定徐母，一車居中，飛馳而去，四目相視，面上均各失色，只得長嘆一聲，重來檢點受傷人馬，收兵回報曹操，自去請罪不提，正是。

白羽初臨，便覺風雲變色，黃泉不俟，復為母子如初，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三國之不得一統，由於諸葛非一統之材，隆中坐對，僅許三分，卒亦祇定三分之局，其與孫劉，材智匹敵，自知頗明，劉備時當狼狽失據之秋，能分鼎足而立，已出非望，故三國之成，自以劉備得諸葛始，而諸葛得自徐庶走馬之薦，未薦諸葛以前，諸葛無由出，三分不可定，是即非三國史也，非三國之史而翻其案，是為冗筆，又三國之主，以曹操孫權劉備三人當之，其他不與也，三國演義前三十回中，皆為黃巾宦官內外交煽，以



致羣雄四起之史，其書主張由合而分之理，自不得不追溯大亂之源，而董卓孫堅袁紹袁術，以至孫策等，此仆彼興，下至張繡張魯李傕郭汜之變，擾攘無忌，餘如王允之忠，陶謙之讓，董承之義，爾衡之正，呂布之雄，陳宮之智，無非爲三國前驅，其事雖不無可傳，要均非三國史中主要人物，入三國史後，卽盡死滅無餘，不足敘也，非三國史之人物而翻其案，是閑筆也，冗筆閑筆，善文章者所不屑爲，著者以不相干三字而盡去之，下筆卽抓住正史翻案，此爲文章有法，不閑不冗，卽謹嚴義例，又豈能以不耽擱工夫，遂或可一一瀟雪之乎，是非不爲瀟雪，蓋不可瀟雪也，讀者勿爲著者從人生在世不可無家庭朋友等一段文字說起，故意引至做書人心腸，要從此地發展等一派巧言嚇過，始爲善讀本書者。

三國演義，僅言賈徐母家書者爲心腹人，自稱館下走卒，奉老夫人言語云云，此必言徐母鄉人，也是姓徐的一個壞蛋，是教人愈加痛恨，加一倍寫之筆法，後文跌斷狗腿，方更大快人心，亦見徐庶之誤信，不僅在筆墨假造間，是證人證物俱全之說也，卽由重加爵賞四字，露出喜色，惹動趙雲跟蹤，盤出根底，可謂不虛點墨，針縷細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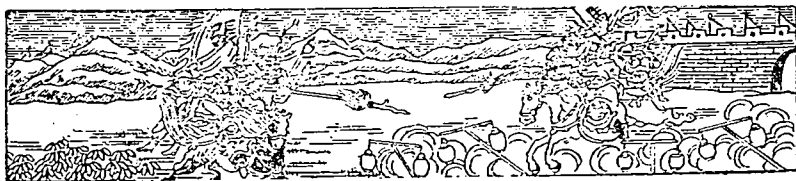
三分鼎足，西蜀劉禪，有四十二年正位，而單騎救主，生死繫於趙雲當陽之戰，故趙雲爲三國史中最重要人物，然劉禪庸主，卒至出降，子龍地下之恨，真無已時也，則與其救一無用之劉禪，曷若使救一有用之徐庶，又救人之子，不若救人之母也，三國中全人骨肉於生死患難之際者，惟一趙雲，故以之救徐母者，誠非趙雲不可也，三國中救阿斗，以延劉緒，繼帝統是子龍第一大功，本書救徐母以存徐庶，使薦兩賢，成一統，亦必令子龍



成第一大功，所謂非其人，不使而翻案之筆，始無一字無來由也。薦賢則由徐庶救，主則由趙雲，正統書劉，故第一回必將此二重要人物首舉出場，讀者幸勿草草讀過。

伏龍鳳雛，皆為元直之友，嘗讀三國演義，見其獨舉諸葛以荐，每竊怪之，其後赤壁鏖兵，授計以脫徐庶者，且為鳳雛，是何元直於友二人間，轉若有所厚薄也。若言偶忘，其時玄德且詢及鳳雛，元直因便，亦嘗雙舉，方稱無乖於友道，今以元直雙荐兩賢，可謂為古人彌平缺憾不少。

三國演義，於孔明之出，詳敘三顧之勤，孔明自比管樂，蓋有輔王安邦之志，非可以隱淪比也。夫隱則不仕，仕則不隱，以隱求仕，古俗使然，彼釣渭耕莘，未聞必須三顧也。奈何大搭架子，堅要三顧，孔明寧不相去古人甚遠，吾始終疑之，且堂上懸圖，胸中指掌，又似預備已久，雖曰出處之間，不可不慎，而喬模喬樣，終覺不甚光明，此無惑三國陣前，每逢詭計多端之罵也。演義中亦以微筆，每藉張飛嫵媚可愛之口，大叫出之，而世間婦孺不知，反藉藉稱道三顧茅廬不置，惟玄德、張飛、趙雲、關、張、備、厚、禮、躬、聘二人，而衙前張燈掛綵以迎，已如此，實非所以尊諸葛者也。本書僅命關、張、備、厚、禮、躬、聘二人，而衙前張燈掛綵以迎，已足備迎賢之典，可稱得體之至，至關、趙試探孔明，實為奇材，驚世羣臣未服中，不可少之文字，亦推波助瀾，始呈曲折之文筆也。情中生文，而后安排計策，始見孔明出奇之妙，隨手烘脫，而后曹兵、弓箭皆活，赤兔如飛，否則便成刻板文字，讀者將昏昏入睡矣。後再借重關公、勒馬橫刀，是真能畫出生龍活虎者，又儼然一齣華容道也，文心靈活，可愛殺人。



第二回 戰江夏孫氏雪前仇 讓荊州劉牧懲後患

話說關公拒却曹兵，趕上徐母趙雲車，簇擁着逕回新野，先遣人入城報信。玄德聞知大喜，忙傳令親出迎接。徐庶阻攔不住，乃飛騎向前出城，遙見關公匹馬奔至，以鞭回指道：「軍師速前，太夫人車來也。」徐庶慌欲下馬，近前執轡，那赤兔馬四蹄翻飛，一團紅火，已滾向城闔去了。焦急牽馬前行，約五里許，望見人車蜂湧，即俯伏道旁以俟。母子相見，不免抱頭痛哭一番，又回身拜過子龍，因請換馬，自來扶轡。於是趙雲縱轡前驅，徐庶步行策車而進，將至城邊，早見玄德居前，眾官列後，左有孔明，右有關公，俱恭候城門相迎。雲一馬先到，滾鞍而下，玄德舉酒勞雲道：「非子龍不足完軍師天倫，幾令操斷吾一臂去矣。」徐母車到，玄德躬身迎扶，徐母拜道：「使君以孝示天下，因人子而及其母，辱收賤妾，恩德如天，重錫遠迎，寵逾非分，妾不敢當，再三固辭，不肯先入。」玄德遂偕孔明等前行，又止衙前迎候。徐母入署，當廳重展拜謝訖，庶隨母後，復謝孔明關趙相救之惠，自有侍妾引導徐母，請入後堂，更與甘糜二夫人相見，玄德切囑用心侍奉，即讓東廂上房居之，大排筵宴，慶賀軍師母子團圓，人人心悅。

一連三日，宴畢，玄德出廳齊集諸將，共議大事，權拜孔明領軍師將軍，徐庶爲右軍師，龐統來時，爲左軍師，孔明徐庶遜謝，東西就座。玄德言道：「今曹操擁五州之衆，虎視荆襄，挾天子以令諸侯，孫權席父兄之業，坐據江淮，有獨霸一方之志，備忝居漢室宗親，會奉討賊之詔，而率不教之兵，偃屢敗之後，地不過襄樊，衆不過三萬，器械糧草，時虞缺乏，欲



求立足，免吞併，猶懼其難，何足當安劉之重任，幸二位軍師，大小將士，各抒高見，共拯危亡，孔明答道：主公勿憂，亮夜觀天象，吳楚分野，不日定有兵爭，近聞景升病重，荊州斷難久保，一旦有事，以義赴之，則可唾手而得，此地近交親，曹吳所不得爭鋒者也，俟得荊州，然後撫定零桂，西併梁益，南可出宛落，西可出秦川，北向以爭中原，主公討賊之志，必有一日大暴於天下，爲今之計，但當積儲糧食，內用自固，養精蓄銳，坐觀時變，天下固易爲也，可令雲長率馬步軍八千，元直輔之，往屯襄陽，翼德領馬步軍一萬二千，士元輔之，進扼南陽，亮與子龍，奉主公安駐此間，簡練士卒，用爲聲援，生聚教訓，與民休養，亮料曹兵新敗於襄樊，且夕尙難報復，孫氏積怨於黃祖，早晚必將尋仇，是二子不至遽爾見逼，且吳不能越長江，曹不敢自陷於絕地，庶幾目前之局可保，而未來之計可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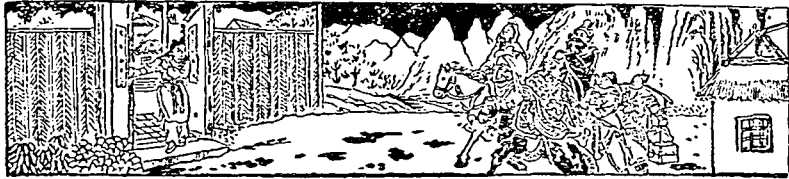
玄德聞言大悅，卽日命雲長領兵，前赴襄陽駐紮，以徐庶爲之謀主，調回張飛，改令南陽屯守，以龐統爲之謀主，進扼曹兵南下之路，兼護軍師將軍孔明家小，提防徐母覆轍，雲長元直受命，同領人馬，庶入內辭別徐母，立時二人馳向襄陽防地去訖。

不數日，人報三將軍張飛偕左軍師鳳雛先生龐統已至，玄德亦命闔城燈彩相迎，署中設醮接風，又是一番熱鬧，魚軍三日，飛性不耐，急催士元同拜新命，亦領兵趕赴南陽，前去鎮燭，專備曹兵，調撥已定，玄德自與孔明趙雲，率領偏裨文武一千將卒，屯兵新野，隨時兩地聲援，昕夕計議練兵儲糧各事，鞏固城郭，真個日日招軍買馬，朝朝積草屯糧，頓時間士飽馬騰，人心盡附，那孔明負有管仲樂毅的物望，玄德早聞大仁大義的名聲，荆襄九郡豪傑，一旦向風，誰不思棄暗投明，前驅效順，遂愈覺來歸恐後。



內中單表一位老英雄，長沙人氏，姓黃名忠，表字漢升，時年已六十有餘，身長八尺，猿臂熊腰，善使一副弓箭，有連珠貫鬚百步穿楊之能，慣用一把八十斤長柄大砍刀，刀法神奇，舞來風雨不透，黃巾賊起，中鎮守長沙三年，無人敢犯，董卓向之求賂未獲，不錄其功，卓死，曹操弄權，忠嘆道：「天下大亂，奸雄竊柄，不絕於朝，逐鹿之勢已成，吾將安歸？」終不得爲天子守一隅土也，因棄官掛印而去，耕於蕪蕩，及聞玄德卑禮迎賢，伏龍鳳雛，一時俱至，復私慶道：「漢室中興，定屬此公，彼高臥山中者，且推枕而出，吾其舍耒耜有日矣。」不覺回顧弓刀而笑，忽於隴畝間，村老相傳，孔明求將，乃大喜道：「不謂年逾六旬，得仍赴漢家之難，弓刀爾毋再鳴，馬革卒不我食。」於是囊弓挾刃，牽馬門外，伸腰舒臂，昂首四顧，仰見長空，正懸皓日，萬里無雲，倏一大鳥，衝天而過，忠從容抽矢射之，應弦而墜，影及於地，忠又舞刀就之，其鳥已貫矢而斃，忠攬鳥上馬，面有得色，拍馬掄刀，一路花雨繽紛，迴風如雪，路人但見一騎塵土飛揚，不知黃忠依劉去也。

又有一人，姓魏名延，表字文長，自幼人材出衆，武藝超羣，只因報仇行劫，被官府誣捕，畫圖緊急行拿，迫延反上巴陵，嘯聚羊樓峒裏，落草爲寇，每日擄掠行旅，自飽其衆，更多散金錢，廣招無賴，遠近歸之，聲勢頗大，峒外已無人敢行，黃忠不知繞路，恰從此地經過，早有伏路嚙囉望見，飛報魏延，說來人手有弓刀，雖老恐不能敵，未敢下手，延大異，即令手下黨羽，分布要道，親身飛騎，前來剪徑，誓非殺此大胆老賊不可，二馬相交，大戰數十餘合，未分勝負，忠佯敗走，延拍馬追來，忠吼聲如雷，回身一箭，正中魏延盔纓，跌落馬下，延心駭極，伏地認輸，忠亦下馬扶之，哈哈笑道：「聊相戲耳，非愛足下並頭，吾箭豈有目者？」



奈何埋沒於此，自取折纒之辱乎，因說使共投玄德，延悅服聽命，便領山寨部卒一千三百餘人，馬數百匹，登時放火燒山，搗所有細軟，隨同黃忠，齊來新野投効，玄德問知二將材武勝人，不在關張之下，又喜添無數人馬爲助，厚筵待之，立授黃忠爲後將軍，留於帳下聽用，授魏延爲偏將軍，又另撥給新野精練兵馬三千，合領原來馬步士卒，令赴樊城駐守，可就近聽雲長節制指揮，勿誤軍情，又以幕賓孫乾副之，助其謀略，魏延欣喜領命，同了孫乾，自去見過關公，小心防守不提，不出三月，玄德募集敢戰驍健步卒三萬餘人，延接新來勇武材能之士七十餘員，盡用爲偏裨牙將，有馬五千餘匹，軍糧數十萬石，一面選易守令，和輯軍民，勤求治理，以安百姓，諸葛信賞必罰，黃趙共苦分甘，一時刁斗維嚴，閭閻可樂，玄德尙不時親巡轄屬，漸覺四境又安，謳歌遍起，轉弄到人不知，兵夜不閉戶起來，早有細作報入荊州。

却說荊州劉表，素不願居漢室宗親，却以名士出身，沾沾自喜，擁有荊州，無力匡扶九鼎，獨於大義尙能明白，自玄德爲蔡瑁譖逼，越居新野，心中時常悲恨自悔，只以內得嬌妻，無從發洩，鬱悶日積，神經受傷，不久便由心悸怔忡，加患哮喘，荊州素乏名醫，蔡夫人又朝夕溺愛少子，不來相顧，坐是二豎日深，遂成怯弱內損，元氣大虧之症，咳嗽盜汗，日夜不寧，昏沈在牀，漸將不治，先時人尙清醒，數月中幾次探報到來，聞得玄德大敗曹兵，奪了襄樊，禮聘伏龍鳳雛，已到新野，新收黃忠魏延一千戰將，兵馬糧草，堆積如山，亦暗暗忻喜，不時嗟嘆，一日又報新野綏集流亡，荆民往歸如市，人心恐被動搖，劉表病在昏沉，聞此消息，心忽自動，深思南陽白水，原爲世祖光武發祥之地，目下漢室危亡，宗親零



落，劉虞既殞於幽州，劉璋在蜀，闇弱無能，自己本屬書生，兩兒豚犬，被操稱辱，切齒至今，難報，夫人尚偏愛不明，日搆鬪牆之釁，自召外禍，久後荆州必屬他人，漢室興亡，只落在玄德一人身上，今治新野如此，必懷大志，民心既然歸附，不如竟以荆州讓之，免斷送於兩兒之手，死亦可對列祖列宗於地下，輾轉尋思至此，心下似已輕鬆，病如減了一半，不由啓目四顧，房中無人，逕於病榻抬身，居然掙扎坐起，復凝神自喜道：天誘吾衷，以啓吾弟，必是天將與賢，不可違也，決不可以與子，吾獲瞑目矣。

劉表當下擇賢之心既定，便不欲告知夫人及謀於蒯越、蒯良、蔡瑁、張允等一班左右，苦撐下牀，扶牆就案，抽筆即去修書，往召玄德，只言病重，思弟一爲訣別，將有所托，望借諸葛子龍一同速來，寫到這裏，已覺筆有千鈞，兩腕亂顫，不能再寫，擲筆倚牀，塞書枕下，側臂向後而倒，驟忽瞑眩，又行暈去，蔡夫人趨來視疾，哭喚半日方甦，始知表疾已入膏肓，危在旦夕，因泣問道：主公若此，琮兒將如之何？表僅指口，雙目流淚不語，有頃始道：吾自有處，夫人勿憂，夫人見表時時昏迷，急召蒯越求計，蒯越道：吾當矯命如此如此，召大公子先回，人至或殺或留，盡操夫人手矣，蔡夫人悅，密令如計而行，再來看視劉表，表仍未醒，從事伊籍適入，即囑道：不知琮兒何往，妾將覓之，煩從事暫伴主公，醒時速來喚妾，籍敬諾，夫人足方出闕，表似乍醒，見籍甚喜，呼之近前，低聲說道：待子久矣，手摸枕下藏書授之道：煩君速往新野一行，更喘息道：家國重託，在君一身，慎勿稍洩，誤我大事，死且知感，伊籍受命，泣拜而去。

却說劉琦在江夏屯駐，日自悶處船中，近來時覺肉不顫而自驚，坐臥非常不寧，稍覺



漆可又忽奉急令移防荊州，不明就裏，惟以軍令父命，兩俱難違，只得告請黃祖，另撥水師速行接防夏口，祖令呂公引所部戰船百艘，前來相代，琦即領全部舟師，計戰船大小二千餘隻，開行上游，剛至巴陵，又接荊州急遞文書，內言父親病重，令將師船止駐半途，火速端歸，琦驚駭不已，捧頭大哭，遂一人遵陸，兼程飛騎而進。

不意劉琦水師一經移動，早有東吳細作探明，又將消息飛報江東，孫權聞之，大喜設朝，便思商議興兵，乘機報仇，去取江夏，時水軍都督周瑜，正偕魯肅，在鄱陽簡練水師，同不在側，文官僅有張昭、顧雍、虞翻、張溫，武將有程普、黃蓋、韓當、周泰、咸、丁奉、甘寧、陳武等，共守建業，餘均布在要隘，孫權當下會合文武衆官，道劉備見逐於蔡瑁，早離荊州，出屯新野，劉表又病重未卜生死，今據探報劉琦水師移入荊州，此必劉表將亡，二子爭立之故，江夏現在空虛，借公瑾子敬在外，急不能歸，孤欲親將三軍，將往雪恨，取江夏，讎黃祖，以報不共戴天之仇，諸君以爲何如？徐感諫道：「不可，先敬虜將軍，先討逆將軍，均以輕身，竊出致危，將軍欲報先將軍之仇，只宜坐鎮江南，未可輕動，感不村，願領一軍，直取江夏，斬黃祖之頭，以奉先將軍之靈，乞主公許之。」張昭說道：「徐文嚮之言是也。」願主公速定大計，毋更遲疑，可即從之。

權見文武同心，已操勝算，心中大喜，當下下令，授徐感爲前將軍，即拜江夏太守，但留程普、黃蓋二將，共守吳會，其餘五將，並偏裨將士，合領水師三萬，步軍一萬五千人，俱隨徐感出兵，徐感頓首受命，便領衆將出至大營升帳，先議進兵方略，說道：「此去江夏道路，計有三條，一由九江陸路，出金牛鎖，越威寧新市，可攻江夏之南，一由建業水路，達樊口，



登岸，經梅城白澗，可攻江夏之東；正面水師沂江湖流直上，可攻江夏之北；不知那位將軍，敢當一二兩路重任，韓當、周泰齊聲願往，威即令韓當取第一路，周泰取第二路，各與五千軍先行去訖，又命甘寧領船二十艘，爲前部先鋒，早半日起兵，寧領命，亦先去訖，威分丁奉、陳武爲左右翼，自領全部水師，督軍隨後，出正面援應甘寧，向前出征，時際涼秋九月，洞庭水漲，長江浪濤涵湧，西北風大作，各戰艦滿掛風帆，其疾如矢，只五六日間，哨船來報，前面已離夏口不遠。

且說甘寧領船爲前部先鋒，乘風直搶夏口，欹船側水，怒漿如飛，遠遠望見夏口岸邊，疎疎落落，約有戰船百十餘號，在彼駐守，甘寧早得探報，已知夏口守將正是黃祖部下愛將，當年射死孫堅的呂公，寧爭功名，便用言激厲水兵，一面催船火速向前，急來尋仇，此時呂公已瞧見下流有小船二三十隻，滿載軍士，乘風吶喊，飛掉搶來，明是吳兵來到，急忙準備迎敵，一脚躍出艙頭，親身擂鼓，各船聞警，爭先啓碇，紛紛掉頭開動時，東吳船已至切近，呂公舉旗一揮，心欺吳兵舟小人少，手下戰船，望知號令，便依次散開，成了個圈子，把吳船圍將起來，又衝風直上，四面向吳船撞去，一聲梆子響，箭如雨發，甘寧各船軍士，只有高舉籐牌，遮擋不住，頓時二十隻戰船，滿載亂箭，如同二十隻水刺蝟，在江中團團亂轉，却不顧命般往來衝突，江面風勢愈緊，不提防呂公坐船，反被外面江風，朝裏一逼，恰遇甘寧船隻，撞將出來，兩船正對了頭，相距不過丈許，甘寧眼快，急舉左手飛舞籐牌，護定頭面，右手帶緊所執鋼刀，迴腕向後一揚，將身退後半步，猛然抬腿，朝上一縱，早躍過呂公船上，只聽大喝一聲，手起刀落，已將呂公滾肩砍倒，順手割下首級，揮刀



亂殺，滿船兵士，無人敢敵，一半死於水中，東吳船隻，一齊得勢，奮勇過船，亂呼砍殺，夏口船隻，目見主將喪命，百餘隻戰艦，一律胆寒，不敢戀戰，登時四散解圍，一隻隻扯起風帆，皆忙向江夏逃命。

對江夏租，接得探報，聞得江中喊殺震天，已在城頭觀戰，一見如此情形，即遣大將張武蘇飛，帶領隔江戰船，來援夏口，當遇甘寧乘勝追逃，越江而來，兩方即在江心對陣，一方占着順風，一方占着順水，却把長江天險，恰恰各得平分，金鼓雷鳴，短兵相接，夏口敗回船隻，又轉身圍攔，前來助戰，蘇飛坐船較大，在後指揮，張武坐船在前，早接住甘寧單刀對戰，張武本非甘寧敵手，祇戰了十餘合，已只有招架之功，却因甘寧船少，被蘇飛四面合圍，困在當中，江夏兵多勢大，甘寧無心久戰，只思乘隙突圍，却反為張武絆住，失去一半酣戰之力，那江夏船上亂箭，又如飛蝗般逼來，看看不便廝殺，寡不敵衆，東吳兵正要敗北，忽聽下游江面，鼓角驚天，號炮震地，旌旗已蔽空而至，旂開處，艤艦戰艦，風帆飽滿，猶如百座連城，排山倒海，破浪飛來，當中一座大船，桅頂高懸一面帥字大旗，迎風招展，船頭一員大將，明盔亮甲，巍然獨坐，兩旁將士，夾侍如林，乃徐威也，寧見威親統大軍，救應已到，奮臂一呼，大軍到了，所部各小船上水兵聞之，猛勇頓增十倍，剎時舍死忘生，全力向外撲殺，外面丁奉領船從右殺來，陳武領船從左殺來，人人奮勇，個個爭先，真個兵乘風勢，風助兵威，但遇江夏的船，跳過就殺，這一江的好風，却遇着這一場的好殺，只殺得江夏水師，血染江流，尸橫水底，夏口助戰的船隻，又是望風而逃了，丁奉催動戰船，趕上蘇飛，便彎弓搭箭，將蘇飛一箭，射落水中，張武心慌，早被甘寧一刀逼近，結果



性命。

黃祖獨在城頭，看見風色不利，自家水師大敗，急叫手下關城，又有探馬報來，東南兩方城外，俱有東吳人馬，從陸路殺來，不知多少，即將攻城，一路是九江周泰旗號，一路是令支韓當旗號，黃祖聞報，不由意亂心慌，知城萬不能守，只得棄了城池，避入未經出戰的留守坐廳，慌令將帆桅扯滿，遠向鸚鵡洲開駛飛逃。

黃祖上得船時，東吳大隊戰船，已得徐盛號令，乘勝即攻江夏，萬眾傳呼，千軍鼓棹，便如弩箭離弦，江豬滾浪般，殺往江邊，先到的船上水兵，正烏亂紛紜搶着登岸，江心中猶在喊殺不絕，兀自餘戰未息，黃祖躲在船中，掩身艙畔，向外偷窺，心中十分害怕，私幸出城得快，這時江夏定已失了，船過江心，又不時提防有船追來，只不住的隔艙槌板，催着舟子乘亂火速搖船逃走，將至鸚鵡洲前，時近黃昏，風勢乍落，上流水勢汹涌，轉把黃祖的船倒衝下來，祖心慌急，自出艙來督篙，猛回頭，見水程不遠，有一小舟在後飛划而至，更聞舟中高叫，勿要走了黃祖，這舟舟兵聽得，皆棄祖赴水逃生，祖知不妙，便決計舍舟登陸，跳上岸去，不顧高低，舉足向前飛奔，後面小舟，亦來傍岸，一將當頭持劍躍上岸來，在後緊緊相追不捨，一個如閃電馳風的前奔，一個如流星逐月的後趕，直趕到一座大墳前面，黃祖見不得脫，便趨墓背躲藏，那將趕至墓側，忽然不見了黃祖，知必隱身墓後，更不怠慢，繞墓來搜，黃祖聞聲，又蛇行繞至墓前相避，乍覺眼前一亮，却覩墓門樹着一道石碑，題曰：漢處士爾衡之墓，不覺神魂俱喪，木立如痴，再聽身後，已有足步聲，似那將又將搜索過來，祖略一回顧，方看明來追之將，又是見面切齒的仇人，尋思無可逃生，



亦不再思躲避，只一手撫墓，仰天長望，一聲拔劍自刎，登時死於禰衡墓下。那將大喜，趨前割了黃祖首級，乃甘寧也。

原來甘寧自以在陣殺了呂公張武，奪得首功，又搶了夏口地方，功績已多，便思將攻取江夏功勞，略分他人，以睦吳將。正在江中一味截殺餘兵，奪掠船隻，往來肅清江面，忽有小卒報說，見一大船，乘亂揚帆，恐是黃祖，逃往上流去了。甘寧不信，自駕小舟追來，果認得是黃祖的坐轎，便不能舍而不追，直到鸚鵡洲前，方才趕上，無心中成此大功，後人有詩讚道。

鸚鵡洲前百草生，當年國士殺禰衡，墓門伏劍仇讎死，獨見甘寧博威名。

且說徐威大軍登岸，見城門大開，一擁而入，唾手得了江夏。陳武領軍在前，提刀奔上城頭，來殺黃祖，却已一人不見，便令樹起東吳旗幟，飛遣人報知徐威，迎接主帥入城，以安民心。徐威大喜，擊鼓鳴鈺，整隊而入。百姓伏道以迎，徐威入衙坐定，人報周泰、韓當兩枝人馬早到，威命即駐城外，與水師環城犄角，毋驚百姓。不日秦凱班師，不必入城，只嚴防陸路，免黃祖改裝脫逃要緊，仍令將功勞入簿，一面檢點人馬俘獲，諸將紛紛獻上功勞，齊來參賀，却單少了甘寧一人。威即令人到水陸營中查傳，亦只不見，直至二鼓，人報甘寧渡江而來，獻上三顆首級，威聞知呂公黃祖俱被甘寧一人手戮，建立奇功，不覺下帳相迎道：將軍英雄蓋世，為君侯雪大恥，復大仇，威不如也。待露章飛奏，以懋爵賞，威未敢輕議其功，寧拜謝，威始命擺酒慶賀。大犒三軍，連夜差人持黃呂等首級，賈報吳侯，權驚喜道：孤不喜得江夏，喜得與霸一人，獨成大功，為孤雪恨，二賊果有今日乎！乃親陳酒。



醴，告祭父兄，獻首於廟，歸朝受賀，畢，飛檄授甘寧領九江太守，以酬其勳，從行諸將，盡加封賞，此等驚人消息，自更如飛報與荊州。

却說劉琦飛馬慌忙入了荊州，不先入見蔡夫人，逕來急視其父之疾，劉表自遣伊籍行後，病似微有轉機，人亦常能清醒，劉琦衣不解帶，又晝夜不離父側，以故蔡夫人急切不能如計行事，已有三日，這日破曉，忽有流星探馬來報，江夏失守，黃祖身亡，劉表病中耳根甚靈，聞之大吃一驚，招劉琦近牀，一陣喘氣追問，何以來時軍備疎防至此，琦以爲父病重自忘，乃稟告移防一切始末，原來琦恐父病惡煩，多言傷氣，除侍病請疾外，未敢他涉，並不疑詐書伏計，又經蔡夫人時以少言外事叮囑，見父不問，卒亦不述，至是始言及之，劉表聽了前後詳情，不禁目瞪口呆，怒氣攻心而起，只見大叫一聲，人已昏厥死去，蔡夫人等聞聲奔至，放聲大哭，一時情急智生，不先急救劉表，却用手指定劉琦，謂其將生父氣死，喝令左右細綁府門，卽行斬首，喚門官急召蒯越，監視行刑，又令蔡瑁火速召兵，把守四門，不得放外來一人，進城入救，蔡瑁領命出府，後押公子劉琦，泣不成聲，五花大綁，細作一團，背插長標，上書逆倫弑父斬犯一名劉琦，塞跪大荆筐中，四人倒抬而出。甫出府門，遙見一彪精壯人馬，約有數百餘騎，風馳向府而來，前面三騎，飛奔近前，一同下馬，却是趙雲在前，伊籍在後，當中一馬，乃劉玄德也，蔡瑁一見，嚇得魂飛天外，勉強上前，施禮相迎，玄德看明後面所細者，乃是公子劉琦，不知何故，急令趙雲先行鬆綁，劉琦哭訴一切，瑁已轉身欲逃，玄德大怒，方欲喝阻，早爲趙雲從後面一把擒住衣領，不能得脫，玄德便令趙雲捉住蔡瑁，伊籍攜了劉琦，俱令隨同入府，共來視表死生，再行定奪。



這時劉表氣厥遠陽，竟已死而復蘇，舉目不見劉琦。惟有蔡夫人及次子劉琮率侍妾輩圍住哭泣，劉表道：「死生有命，夫人勿過哀。」琦兒何在？夫人道：「主公方獲稍蘇，何必苦念琦兒，有何吩咐？」表泣下，因嗚咽囑道：「我令伊籍往請玄德，來領荊州，今日何猶不至？夫人偏愛琮兒，百計思去琦兒，以求嗣位，萬不宜再存此心。今又不見琦兒，若有差錯，玄德一至，汝母子尚何面目見之？幸勿難為琦兒，多加慈愛，使我忍死須臾，生囑備叔以大事當重以汝母子，願託之也。」夫人不語。

表正氣息僅屬，喘作一團，玄德已領劉琦而入，伊籍隨之。趙雲執蔡瑁立於門外，表見玄德，心中一喜，精神為之稍振，即領首令玄德近前，執手流涕道：「漢家宗室，今僅三人，我死，弟可接領荊州，必以光復漢祚為志，語未畢，表泣，玄德亦泣，乃道：「兄宜保重，萬一不幸，還宜以姪嗣立。」表嘆道：「此何時耶？兒皆不肖，豈克自立，因以孤寡重累弟矣。」即召琦琮二子，拜於牀下，隨命琮取州印付於玄德，夫人不敢阻攔，玄德堅辭，表已囑劉琦道：「兒孝當不念母仇，宜體父心，善事之，弟幼無知，更須善教，以此相囑，勿忘。」再迴顧蔡夫人時，表舌木強，已不能言，須臾氣絕，劉琦哭倒於地，玄德大慟，蔡夫人等號泣舉哀，劉琮雖幼，亦伏地大哭不止。

人報軍師孔明至，隨來五千人馬，沿城屯駐，已保護定了城池，伊籍便請玄德出廳理事，玄德哭成淚人，即令孔明先行主持州事，自去料理劉表身後喪葬一切事宜，親為擇日舉喪，放了蔡瑁，令即速回汛地。

孔明俟劉表喪葬已畢，乃請玄德出廳受賀，玄德方命伊籍領巴陵太守，前赴巴陵，撫



慰劉琦水軍，收韓黃祖敗亡餘燼，劉琦領江夏太守，仍領水師，暫駐巴陵，俟恢復江夏，再行述職，又令馬良領零陵太守，馬謖領桂陽太守，雲長領襄陽太守，蔣琬領長沙太守，黃權領南郡太守，董允領鄖陽太守，黃忠就屯新野，趙雲代巡各境地方，其餘各仍職守，劉備自領荊州牧，拜表就任，又專人迎接徐母入署，却叫蔡夫人跟著同居，以便朝夕教導，俾易於無形中，改易性情，變化氣質，望其以後能明大義，荊州善後，無一事不辦得井井有條，大加整飭起來，但因此反招惹出兩處忌刻來了，正是。

鼎足三分，共逐中原之鹿，劍光一醉，又揮大澤之蛇，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隆中一對，開三分鼎足之基，此千古指陳得失興亡之重要文字也，亦僅此足傳諸葛之平生，是不可以刪棄而泯沒之，今易草堂為虎帳，即於初拜軍師座上而公言之，直較前席陳詞，為尤得體，只略加顛倒前後文詞，於是諸葛有志未達之南出宛洛，西出秦川二言，遂為通篇著意之主，而本書之要旨亦明，其原有曹操不可與爭鋒，孫權可與為援而不可圖等失志之語，則竟予刪去而改易之，以啓下文，更為妙絕，如是諸葛乃益顯矣。

新野一番整頓，便引起四方豪傑從風，順手入黃魏來歸，為英雄生色不少，不僅減去多少辱沒文字，如宿義之所云者，亦見棄暗投明，英雄向背，應有自能擇主之方也，豈可以降將軍三字，妄加於忠義之士若黃忠者乎？魏延人品低下，故其出身不可與黃忠同，素有反骨，即令其落草為寇，明有賊性也，然延固能敬忠者，不沒其善，即令其隨忠來歸，此中翻案，深寓褒貶之意，謂為遊戲文章，隨便可以落筆，又烏足以語此乎。



嘗讀三國演義，至蔡夫人議獻荊州，諸葛亮火燒新野，竊怪劉備之不取荊州於劉表屢讓之時，尤可說也。及劉琮僭立，父喪不赴，甚至舉上降操，此真天與之機，殆無不可取之理，而仍不取，誠不可說也。卒至燒新野，走樊城，敗當陽，奔夏口，攜民渡江，而民盡權於鋒刃，託孤寄命，而孤莫保其首領，不忍者以至大忍，不惟喪兄之士，且喪兄之民，不僅兄之家破，又見兄之妻若子偕亡也。若此者，曾有何面目復見兄表於九原之下乎？乃實心乎荊州，忽焉不捨，必授於人，始從而力奪。既使荊州為曹操所有之荊州，復再為孫權欲得之荊州，於是借荊州，索荊州，還荊州，自啓無數葛藤於後，以至於猗亭擄敗，念兵殞身，皆一荊州之故，此一著大錯，何莫非假仁假義以聚九州之鐵乎？而不仁不義，亦於其貽禍間見之矣。

時平之與世變，不可同日而語，守經之與達權，必求用得其宜，當是時守土存孤，以興漢室，豈異人任，劉表知其子不能承父業，臨死哀鳴，以州相讓，大義何等可風，君子義焉，本書全表之志，蓋備之失，直以讓書，遂使赤壁鏖兵，盡成虛話，筆底保全軍民性命，豈下百萬，而翻却舌戰羣儒，草船借箭，蔣幹偷書，南屏祭風等，一類兒戲文章，於不足齒，豈寓大議論於無形者也，吾知劉備讀之而捫心，劉表觀之而啜泣，孔明周瑜聞之，亦將瞠目結舌，掩耳而疾走也，嗚呼快哉。

劉琮之降操，成於王粲一言，此蔡中郎所謂異才，如是如是，惜本書未一借題罵之，而呂公必死於甘寧之手，黃祖必喪於禰衡墓側，甘寧投吳，則不書而諱之，所以重才子英雄者至矣，此即春秋之筆法，而佛氏之因果也，世人讀之，安得不稱快，更有蔡夫人之不



死令跟徐母同居，以便改變氣質，尤令人解頤者竟夕。

第三回 借刀殺人周郎設計 因虛作實曹相與兵

話說劉景升一死，劉玄德坐領荊襄八郡，招軍買馬，積草屯糧，猛士謀臣，雲萃霧集，那種日與月威的樣兒，自然就招得素相仇視的敵人疑忌了，就中以孫權一方面疑忌為最甚，要論道理說起來，曹孟德對於劉玄德，以為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於劉玄德方面，似乎比孫氏方面更加忌刻了，依在下看來，却是不然，曹操縱橫徐兗，挾天子以令諸侯，目空天下，旁若無人，難道還有涿州城裏一個打草鞋的人兒在他心眼兒裏面，在那青梅煮酒論英雄的時代，抹煞一切，都無有一個當意的人，沒奈何才請出這位大耳公前來作陪，表一表江東無我，卿當獨步的意思，明是對面阿諛，暗是當場取笑，偏偏這位大耳公，當真自命不凡起來，失張失智，把一雙挑涼粉的象牙筷子，輕輕被那晴天霹靂轟下凡塵，實行孔夫子有感饒迅雷烈風必變的老文章來了，這種事情，只好去騙三兩歲的小孩子，那裏騙得了百般機警的曹孟德，故而一笑置之，不加推究。

到了現在時代，劉玄德得了荊襄，他還在那裏笑他庸人厚福，早晚必當屬諸自己了，但是孫權那一方面，可就不然，當下劉玄德坐領荊襄那消息，不消三數日，已傳遍江東方面，本來長江一水，交通便利，江陵到武昌，輕舟順風，多不過五日，那仰承父兄餘業，坐霸江東，碧眼紫髯的孫仲謀，聞得此項消息，異常不安，登時召集一眾文武，商議此事，其時恰好周瑜魯肅，因在鄱陽湖訓練水師，事情完畢，趕回建業，參加會議，謁見過了，



極端贊美孫權調度有方，奪取江夏神速，孫權便將徐成功勞表白一番。周瑜大喜，攜着徐威的手說道：江夏爲荆襄重鎮，防備十分嚴密，將軍既能勸主公持重，又能披堅執銳，爲主公效力十日之內，爲主公復先代之重仇，得上流之重鎮，真當世之英雄，喻不如也。徐威答道：都督言之過甚，此番感所以微倖成功，上邀先破虜將軍先討逆將軍在天之感靈，又承主公福澤，都督英名，列位將軍，衝鋒陷陣，躬冒矢石，感不過效奔走之微勞，何足挂齒。周瑜說道：能知大體，又不居功，當年大樹將軍，不過如此，真社稷之臣也。孫權笑道：公瑾之言甚是，滿朝文武，皆以爲然，當下文武兩旁坐定，東班一列，是程普首坐，周瑜徐威黃蓋一班兒，西班一列，是張昭首坐，魯肅顧雍虞翻一班兒，向來的舊例，是文東武西，因爲當時天下紛紛，兵荒馬亂，只好權時重武輕文，要待天下太平，軍人退伍，那時文官便可恢復原狀，任所欲爲，又兼程普周瑜，都是秀才出身，文挂武帥，威權在手，勢位自然不議而尊，這且不表。

單說孫權對着衆文武說道：孤與荊州，有不共戴天之仇，賴先人威靈，文武協力，文嚮一出，爲孤大雪前恥，得了武昌，不可謂非江東之福，但因劉表昏庸，讒妻干政，號令不一，調遣乖方，故孤得以水陸夾攻，一鼓而下，頃據細作報稱，劉表已死，劉玄德自新野乘程就道，入據荊州，易置郡守，招致賢豪，南陽諸葛亮，襄陽龐統，穎上徐庶，江夏馬良，並入幕府，謀畫兵機，又新得黃忠、魏延一班戰將，再加荊州原有的水陸軍馬，至少也在十萬以上，孤想那劉玄德與先君同時起義，先君曾言其耳大垂肩，手長過膝，將來必能有一番事業，在初投劉表時，士卒不過二萬，軍師僅一徐庶，尙能敗曹仁李典十萬之兵，此時羽



翼豐滿，不北向爭中原，必東向爭江表。又彼命劉琦爲江夏太守，遙駐巴陵，蓄意窺伺，不可問可知。若待其威兵東下，爲計已晚，不如乘其未定，先事進兵，諸卿以爲如何。

周瑜起立道：主公所言甚是，但以瑜觀之，劉玄德顛沛半生，此次如天之福，得以坐領荆襄，已出非分。三數年內，瑜敢保其決不越巴陵一步。一由荊州水軍，多由蔡氏將帥率領，劉璋不得繼立，外氏皆有怨聲。玄德欲謀整頓水軍，非去蔡氏兄弟不可。蔡氏兄弟，在荊州根深蒂固，去之不易。整頓水軍，非且夕間可以猝辦。二由荊州八郡，悉易新人，風土民情，均非素悉，勞來安輯，動輒經年，出兵東下，良不易易。我不攻彼，彼決不能自啓兵端，以耗未充之兵力。甘興霸久憤江湖，坐領九江，徐文嚮統轄江夏，威名之盛，足資鎮懾。但利守而不利戰，主公欲乘戰勝之威，以珍方張之虜，旣不能傾國以爭上流，又懼合肥之進躡其後，不如蓄精養銳，坐觀時變。曹操素有虎視荆襄之心，又懷敗兵之恥，襄陽接近中原，關雲長與龐士元坐鎮此間，招納叛亡，深溝高壘，其志不在小。曹操目空天下，寧肯留此肘腋之患，戰爭之啓，就在目前，不如令張子綱前去許都，以貢獻天子爲名，曹操必向張大夫探詢荊州近事。張大夫便可乘機言荊州將大舉東下，以復江夏。曹操詭計百出，必乘荊州之後，進襲襄樊。是曹劉之兵，必鬪於白河之域。曹勝則我可以上溯巴陵，進取長沙桂陽諸郡，劉勝則我可以按兵觀釁，擇利而行。瑜之所見如此，未知主公尊意如何。

孫權大喜道：孤爲此事，日夜憂心，今得公瑾一言，如釋重負。公瑾可仍赴鄱陽，爲興霸聲援，再令太史慈去濡須，助呂蒙扼合肥兩下之路，分付備了江東土產，以作貢物。張大



夫准於明日起程入許便了，一宿無話，周瑜太史慈各自去了。

張紘早行夜宿，不一日，來至許都，先至丞相府報到，曹操正與程昱荀彧劉曄一班謀士，談論荊州近狀，忽聞東吳使者來到，操顧謂眾謀士道：「諸公亦知東吳來使之意乎？」劉曄答道：「東吳久不進貢，忽然遣使，必有所謂，荀彧微笑道：「不過因劉備新得荊州，欲來探詢丞相意旨耳。」操大笑道：「文若之言是也。」即召張紘入見，張紘行禮已畢，操自移座命坐，就相慰勞，然後問吳侯起居，張紘一一答應，操問荊州情形，現在如何，紘答道：「劉備聽關雲長之言，欲恢復江夏，現已移張飛守襄陽，命雲長與諸葛亮帥水陸三萬人去江夏，操又問，吳侯應付如何，紘答道：「現以徐盛守江夏，甘寧守淝口，周瑜督水軍出九江，程普督陸軍緣江岸西上，操故為驚喜之色，連聲讚嘆道：「布置周密，吳侯真人傑也。」張紘辭出，操命荀彧送出府門，次日見過天子，自回吳郡報告去了。

却說曹操送出張紘，便與眾謀士計議道：「張紘來此，必係周瑜詭計，威言劉備命雲長取江夏，暗中示我以襲襄樊之機，孤素知雲長之意，不在吳而在於孤，決不輕棄襄樊，去取江夏，然劉備取荊襄九郡之名，非得江夏不可，孫權欲鬪孤兵來襲樊之下，彼既可以緩爭，又可坐承其微，諸公有以發其覆而折其謀否？」

荀彧言道：「丞相高明，既知東吳之陰謀，以攸慮見，東吳既注重荊州，合肥方面，防務必疎，丞相明日便可拜表出師，令曹子廉假公旗幟，領兵三萬，會合葉申守將曹仁徐晃屯兵百數十里外，遙作攻取之勢，諸葛亮必知吳之所以誘我，與我之所以誘吳，必勅雲長按兵不動，是此路可無戰事，然後丞相自領重兵，徑出合肥，以窺吳會，同時出發，擊東擊



西丞相以爲如何，操大喜道：「卿吾之陳平也。」東吳雖有周郎，其如卿叔姪何？即召曹洪進府，授以機密。次日上朝，拜表出師，征討劉備。那建安皇帝自然是依卿所奏，發下白鹿黃鉞，御駕送行。即日起程，留司馬懿護丞相府事，操自率程昱等一班謀士，許褚等一班戰將，暗暗向合肥出發。曹洪却大張旗鼓，向襄陽一帶出發，正是：

虎皮蒙馬，極鉤心鬪角之奇；蛟角成龍，露舞爪張牙之態。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此一回爲全書過渡文章，凡蜀漢之委賢材，失大計，攸關於開基立國之得失興亡者，既畢於前二回翻案盡之，三國局勢已爲之一變，以人言則伏龍鳳雛，元直馬良，一時交至，關張趙黃魏等，英雄從風，人材蔚萃，不待三顧之勞，百里之試，樊城說降，散關請守之曲折，荊州求賢，南征獻策之紆回，長沙義釋，法場袒臂之奇特，而龍虎風雲，都成聚會，不取波譎雲詭之雄文，不尙往復低徊之極筆，在玄德業慶得人之感，不待角智而后昌，以策言，則荆楚襄樊收於一讓，伊籍之救，不必舉其功，檀溪之馬，不必稱其躍，民心之屬，不必攜之渡江，四郡之歸，不必勞於武力，若蔡夫人，蒯良，蒯越，蔡瑁，張允等，一班難養之女子小人，更不屑以污筆墨而曲曲傳之，不惟隱惡彰善之旨明，而白水南陽即立授有志中興之先主，祇二回文字，已使徬徨無歸之玄德，席人歸天與之勢，有鼎足可成之基，豈但正統終不予曹，卽劉氏子孫僅保之襄樊，亦寸土不可歸于操賊，並劉琮亦不令以降操書也，吁！意何偉歟！然而事固美矣，使彼孫曹當此，其妬嫉憤恨，不安坐臥者，又爲何如。



就三國歷史言，則有三分之二之雄者，有必三分之一之力，成三分之一之勢者，必有三分之一之材，以力與材，均以雄與勢敵，夫始能分鼎足之局，理固然也。今劉既若此，則孫曹兩方應付之權謀文字，亦不可不亟爲寫之，以明形勢，而見屈伸，於是翻案可得而言，興衰可得而觀，事勢所必宜若此，即文章之結構開闔，亦必然如此而始有以著筆也。又豈文章著筆所必宜如此，抑且閱者人人心目中急不可待，亦必亟亟問曹孫之果若何，所必欲知此者也。閱者於三方之形勢既明，從而得觀其成敗，論其短長，如騎之引鞅，如舟之執楫，無此一回文字，則無以濟遠涉險，以窮道里山川之勝，又必極書智均力敵之奇，以見奔車飛渡之功，而顯人爲製作之巧，眞所謂挾泰山以超北海者，稱爲過渡文章，猶祇今之航空足以比例之耳。

綜曹操之一生奸誦詭詐，千古無與抗衡，而其伎倆，特亦慣用因虛作實四字盡之矣。如羈糜玄德，學圃不易之言，青梅煮酒之論，豈不知玄德終不爲人下，自無非因虛作實耳，牢籠雲長，三事相要之諾，五關斬將之寬，豈不知恩德不足結其心，亦無非因虛作實耳，其如劉髮代首，望梅止渴，曹丕甄氏之納，典韋死馬之祭，一切小權小智，無一不以因虛作實行之，其尚未得志以前，如刺卓獻刀，疑奢滅戶，矯詔以會諸侯，勸王而遷天子，因虛作實，早成天性，及其既得志也，縛虎而誅呂布，雞肋以殺楊脩，許田射鹿而試衆心，腐儒舌劍而快自殺，矯詔以召馬騰，抹書而問韓遂，凡茲奸詐，書不勝書，又無一而非因虛作實也，甚至易炎劉之祚，則欲爲文王，俾其子克成其篡，至於身死，猶存疑塚七十二，以惑人心，可謂由生及死無時不在因虛作實中也，故寫老瞞之權謀，祇於因虛作實而已。



足，若小周郎之平生，如草船借箭，如蔣幹盜書，如甘露招親等噴噴於婦人孺子之口者，要而論之，又無非借刀殺人而已，故寫周郎之妙計，必不能出於借刀殺人之外也，即此題目上八字，已將孫曹兩方智計活畫無餘，更不必再看文字，文人筆底豈真有鬼哉，惟將曹操周瑜骨體咀嚼，入腹再行吐出，自必淋漓盡致，滿紙亂跳者，皆爲活曹操活周郎矣，所謂文有三昧，此其是已。

將青梅煮酒一段事迹，透闢論來，謂曹操並無劉備在眼裏，明是對而阿諛，暗是當場取笑，聞雷失箸，本不足以駢老睛，直將世俗謠傳之說，澈底推翻，此真有無上見識，亦見演義誤人，而此書啓人聰慧，無處不高人一等，不惟翻案議論入木三分也，故只知追尋史迹之演義，可以不讀，而不可不讀，憑空結撰之本書，況中國本稱無史者乎，又何必於史是求也，即此輕輕翻案，隨筆逗入下文，以見江東一水相連，不能安枕，自成入情入理之文字，而敘江東朝會，宣武輕文，要待天下太平，軍人退伍，方可恢復文東武西秩序，信筆皆成感慨激昂之言，何等有味，又謂程普周瑜威權在手，勢位自然不讓而尊，尤見揶揄古今不少，若周瑜一段策算言詞，針對本書局勢，決其動靜機宜，又非胸懷經緯者，不能道其隻字，太公一部陰符，乃呈現紙上，幾使讀者認爲真有是事，周郎周郎，吾恐彼周郎者，尚不如此周郎也。

第一回因徐母斂及曹操一方，是曹爲旁文，第二回因江夏敘及孫權一方，是孫爲旁文，本回局勢一易，而入孫曹兩方，是孫曹皆爲正文，一方爲旁文者易敘兩方皆正文者難敘也，又前二回皆寫事迹，本回專寫權謀，寫事迹者實也，實則易爲寫權謀者虛也，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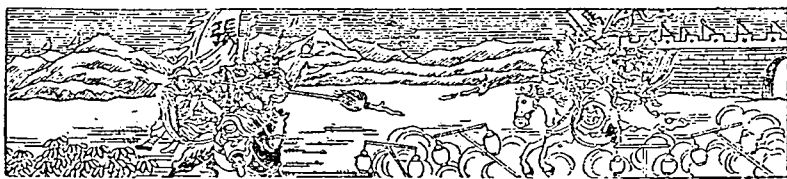


則不易爲，以不易爲之文，而下難敘之筆，寫得機詐百出，權謀互稱，不惟孫曹沾沾自喜，想著者捉筆終篇，其不沾沾自喜，雄視古人者蓋未之有也。

第四回 洩舊忿張繯投孫權 挫先聲甘甯射樂進

話說曹操聽了荀攸之言，一面令曹洪徐晃，打著自己旗號，前去攻取襄樊，故爲疑陣，一面自己領謀臣武將，潛入合肥，暗襲吳會，在東吳方面，以爲曹操代受兵災，誰知道曹孟德詭計多端，偏想出這東餐西宿的法子，却又作怪，曹軍中有一個敗軍之將，輕輕洩漏軍機，到叫東吳得以先事預防，一戰而勝，這就叫人巧不能勝天，百密還防一漏，那敗將却是何人，乃是在宛城大敗曹兵，三國中赫赫有名的扶風張繯。

先是，張繯雖然連破曹兵，祇以兵微地狹，才請賈詡做個引線，沒奈何向曹操獻下了降文降表，曹操何等聰明，居然不念前仇，加官進爵，張繯自然感激圖報，之矢靡他，偏偏好事多磨，那曹操的次子五官中郎將曹芳，因多讀了幾句死書，不知道父子收買人心用意，只知道什麼兄弟之仇不反兵，偶然念着了哥哥曹昂，一見那張繯，便是眼中的刺，一日，曹丕大宴諸人，張繯一同在坐，曹丕不多吃了幾杯，便與衆官說道，當年董卓大鬧西京，那手下一般將士，助桀爲虐，焚燒殺掠，慘不可言，後來李郭張樊，自相殘殺，到大大快人意，衆官齊聲稱是，曹丕停杯又說道，那些人狼子野心，無惡不作，他的心腸，是決不會改變的，衆官見話中有話，一半兒答應道是，祇聽曹丕又說道，世上專有這種鮮廉寡恥之人，殺人骨肉，還要靦然面目，同列朝端，言之令人髮指，他一邊說，一邊將那目光漸漸



移駐到張繡坐位來了。

張繡本來心中有病，被他說得耳紅面赤，拾不起頭來，就中便有陳孔璋在坐，恐怕生出旁的枝節，便諫曹丕道：「公子酒筵之間，不宜過涉他事，恐丞相聞之，致干未便。」曹丕被其一語提醒，便分付左右散會，一場風波，無形了結。

張繡回得家來，自己思前想後，殺了曹操之姪，並愛將典韋，論起冤仇，比山猶重，比海猶深，那曹操不過以天下未平，暫爲容納，後來未知如何，就令曹操包容到底，也逃不過深謀叵測的曹丕，和剛猛無儔的曹彰，二人手掌之內，自己嬌嬌，又被那陵辱以死，越想越氣，越想越怕，待要私人逃出許昌，自己舊部，都在穰縣宛城一帶，若被調知，必無死所，正在萬分爲難之際，恰好曹操兩路出兵，以襄樊一路，名雖不戰，猶恐戰事乍然發生，曹仁兄弟，勢力太單，深知張繡在宛葉一帶，頗有威名，本人又驍勇敢戰，足爲曹仁、曹洪的臂助，將張繡召入府中，告知意旨，張繡頓首受命，曹操把賈詡留在身旁，教張繡帶領原來將士，當夜出了武昌，去到宛城，統率舊部，協應曹仁，相機行事。

張繡領命出府，喜不自勝，即刻收拾行李，帶領左右，攜着兵符令箭，不一日，來到宛城，部下大小將士，都來參見，到了夜間，張繡暗暗的召集親信將士，密地裏將在許都一切情形，和盤托出，那些人都是些寇盜餘生，但憑意氣，不知道那三綱五常是什麼東西，平素畏服張繡，因其才武勝人，此刻聽張繡說出此事，一個個氣憤不平，磨拳擦掌，就要回轉馬頭，攻打許昌，張繡見衆心都變，知道事有可爲，便極力安慰衆將道：「現在此間却立足不住，當再議投奔之所。」劉玄德漢室宗親，我等燒燬長安，劫遷天子，罪大惡極，彼必不



容，且來自曹營，彼必疑爲曹操授意，那時有口也難分辯，到不如乘曹操伐吳機會，連夜拔寨起行，竟奔江夏，洩漏軍機，作爲進見之功，那孫權必無不容納之理，衆將齊聲言道：主公言之有理，便可即日動身。

張繡一聲令下，拔寨即行，因爲他們軍隊，都是流寇形式，馬隊居多，素來以有事爲榮的，故此開拔，異常迅速，沿途打着南征旗號，無人攔阻，輕車快馬，曹操未到合肥三日，他們早到了江夏了，張繡分付軍隊，在江岸駐紮，派胡車兒持了一封詳細的手書，過江去見東吳守將徐威，徐威素來知道張繡與曹操是有深仇巨恨的，此番帶着了七八千馬隊，投奔東吳，千里迢迢，又隔着荆襄，料定不是前來詐降的，東吳正無馬隊，得了這一枝生力軍，將來亦可以與曹兵相見中原，當下安慰了胡車兒幾句，分付左右，前去江夏雇集大小民船，將張繡人馬盡行渡過江來，指定地點，都在城外各處分隊紮駐，自己親身迎接張繡入城，擺酒接風，一面犒賞軍士，張繡便把曹操南下陰謀，盡行告訴徐威。

徐威那一驚非同小可，就酒筵前分付凌統立駕輕舟，逕去九江，告訴甘興霸，請領兵前去濡須協助呂子明太史子義，不必候吳侯將令，一面可派人至鄱陽，啓知公瑾，火速赴援，凌統領命，帶了從人，立時去了，徐威自己陪着張繡安歇，休息士馬，靜候調遣，這且按下。

且說凌統順風揚帆，一日一夜，到了九江，停住船隻，逕往太守衙中，見了甘寧，報告張繡諸事，甘寧一面吩咐水陸諸軍，準備一切，原來甘寧平日治兵最勤，軍士動作，都甚齊備，半日之間，便可出發，一面請凌統權攝州事，令杜襲火速前去鄱陽，報知公瑾，令陳武



領水師三千沿江入濡，會合巢湖水師，自家挑選精銳三千，乘着戰船順流而下，到了青陽，棄船而步，倍道兼行，剛剛過了大岷山，將至小岷山，只聽得前面鼓聲大振，原來是曹操已到了合肥，鎮守合肥大將張遼，帶着李典樂進一般副將，同來參見。

合肥原來駐有重兵，又兼張遼訓練有方，曹操帶來馬軍步兵五萬餘人，聲勢登時煊赫起來，曹操極力誇獎了張遼一番，便與衆將士商議，程昱說道：「兵貴神速，丞相便可發兵。」曹操問張遼道：「東吳現在駐軍何地？守將何人？守兵若干？」張遼答道：「啓稟丞相，吳兵原有五千餘人，守將呂蒙，駐守濡須塢，近來又添上了太史慈三千人馬，合共八千餘人。曹操便問何人前去攻打濡須，李典樂進要在曹操面前立功，齊聲願往，操大喜，各與三千人馬前往，惟恐二將有失，又令張遼帶領一萬人馬前往接應。」

東吳方面，呂蒙正與太史慈議論軍情，祇聽細作回報，合肥連日增加數萬人馬，呂蒙便說道：「子義，早晚此間必發生戰事，請潘將軍帶領三千人馬守城，我自領千人迎敵，子義領三千人接應，太史慈道：將軍所見甚是，以慈愚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不如乘曹兵未出之先，我先進據小岷山，據險以待，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一面令人報知吳侯，以爲持久之計，將軍以爲如何？」呂蒙喜道：「將軍所見甚高，即煩將軍引領本部人馬前往，扼要把守，我自前來接應，太史慈應諾，馬上領兵去了。」

到了小岷山，方才安下營寨，只聽得山前鼓聲震天，軍士報道：「曹兵捨地而來，兵鋒甚銳，太史慈教衆兵偃旗鼓，安排弓弩伺候，那李典樂進，催動人馬，來到小岷山前，前隊忽然不進，李典問道：「前面爲何不進？」裨將答道：「山前有吳兵寨柵阻路，李典傳令進攻，衆



兵乘著銳氣，一湧上前，將至吳兵柵寨，一聲鼓角，營門大開，強弩千張，同時並發，合肥兵損傷了數百人，望後一退，二將阻擋不住，太史慈一馬當先，向前追趕，李典樂進，雙馬抵住，戰到二十餘合，合肥兵已整隊而來。

東吳兵少，正在為難，山上一聲鼓響，呂蒙手執大刀，衝下山來，合肥兵又向後一退，張遼知道東吳有備，打算以多為勝，號令眾軍先退者斬，自己揮刀前進，接住呂蒙廝殺，忽然山側捲出一彪人馬，旗號上面現著吳郡甘寧，飛馬上前，拈弓搭箭，將樂進射下馬來，太史慈一刀揮為兩段，吳兵胆氣百倍，奮勇衝殺，李典張遼大敗而逃，幸虧許褚引兵迎接，吳兵亦自引兵回去了，正是。

小岷叢山，是當日三關要地，長江天塹，到于今一葦通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宛城之戰，大戰也，使無典韋擋門受箭，操雖不死於張繡，固不待潼關遇馬，而早罹劉鬚棄袍之辱已，然而典韋死焉，長子曹昂死焉，愛姪安民又死焉，大宛良馬不死，則操且代受其箭而死，其狼其狽，殆亦無異，故世以濮陽宛城潼關同稱三大戰，美其能敗操至幾死耳，以人材論之，呂布馬超之與張繡，蓋在伯仲之間，則張繡固亦可許以英雄者，獨其前後失身於賊，投表不終，再次降曹，遂至無名以歿，大丈夫不能擇主而事，滋可惜，尤可痛焉，當操之欲攻呂布也，曰：吾不憂袁紹掣肘，只恐劉備張繡襲其後，云是何繡之雄且傑，入操心目，至與備等量齊觀，使得結連劉備，內托劉表，外約袁紹呂布，以與操爭衡，天下事正不可知，次宜如趙雲之去瓚而投備，舍一劉而依一劉，亦不至低首



降曹，忍辱含垢，以再入於賊，則五虎上將之中，亦得終遂功名而平分一席，於是上或可望飛羽，中自可並超雲，下亦可儻委維，蜀漢史中，定增異彩，奈何聽命于賈詡，而惑於三便之說，致爲人玩弄於股掌上乎？操之暫相容納，以有平天下之志，懼與備連，更欲繡之說，使備雖得魚水之歡，而免虎翼之傳，則事易爲，天下若定，終豈相容，否則收之而不用之，會未以腹心相寄，其猜疑不釋甚彰明矣，如本書繡所退思自恐者，以詡之智，寧不能料知之，其因劉曄而勸降，半因自綏榮寵，半亦伏因于安衆之戰，繡不能納言而致敗，卒從其計而再勝，以是感繡表之不足知我用我，愛懷貳心，策士之不易用也，如此著者惡賈詡之誤人，而惜繡之自誤也，決不許繡之依曹，將於被操假虞滅虢之詭計，欲覓一人，以從使英雄吐氣，于是降而叛，叛而降，胸無定志之張繡，乃適當其選，而馮婦又見登場，可謂因材器使，繡之性必激而叛，既降操矣，則操斷不自激之，而愛子驕盈，有一五官中郎將在，自足以激之，使不得不動，蓋操能不念其子姪，繡能不念其孀母，丕彰等奚得忘情於弟兄耶？其釁自開，其禍自召，不圖于小說文章，得見天理至情之杆軸，又可見機械奸巧之必敗，蓋敗機之伏，早在機械奸巧之中，嗚呼，可不懼哉！至於張繡雄材，既不可以歸曹，如能依劉，應早投於襄城之日，賊不歸漢，亦不可以許之也，故其徘徊歧路，惟有投吳，此其斟酌身分，尤爲殺費苦心，非隨意安放之也。

曹操之志平江南，於玄武湖教練水軍，極盡經營武備之能事，每讀三國演義，輒嘆其用心深遠，而東吳分爭中原，未嘗聞有整齊步隊之舉，卽周瑜程普魯肅輩，前後出駐鄱陽，亦無非一再以整頓水軍書而已，於此可見東吳並無遠志，知有防守而不圖攻取，一



以相安無事為能，又何怪張昭前欲迎降孫權後稱朝貢，阿瞞且以欲踞我於爐火上笑之，實可羞也。

今欲三國勢均力敵，乃昇以張繡之馬隊，使南人不僅有操舟之長，而借徐盛口中，謂他日可與曹兵中原相見，以與三國玄武水軍，暗相回合，不使操獨有其全，此等處，翻案之意細微，讀者每易忽過也。

胡車兒，異人也，每惜其宛城能盜戟，何不知即以戟刺韋，能醉韋又何不即於酒中毒韋，而以戟刺操也，今即以之為降吳使者，誠車兒之於曹，每居於勾魂攝魄地位，又令曹軍胆散魂飛一次，謂之勾魂使者也可。

張遼賺太史慈於合肥，是演義中文字，太史慈敗張遼於合肥，是本書中文字，彼以亂箭射，此亦以強弩射，彼以李典樂進背後殺出，此以太史慈向前追趕，彼則太史慈死於中箭，此則樂進死於揮刀，報復循環，絲毫不爽，不對照而細讀之，不知翻案之妙在何處也。

第五回 小周瑜水陸敗曹兵 矮張松東取西蜀

話說周瑜魯肅，正在鄱陽議論曹操魏伺荆襄之事，從門上傳進甘寧告急文書，周瑜接了一看，不由大吃一驚，立刻傳點升堂，請魯肅兼程前往江夏，告知徐盛，將張繡全軍人馬，用戰船護送，由銅陵上岸，屯紮居巢，聽候調度，一面令人火速報知吳侯，自己帶領五百餘號戰船，軍三千餘人，直入濡須，接應呂蒙甘寧諸將，調遣已定，各自分頭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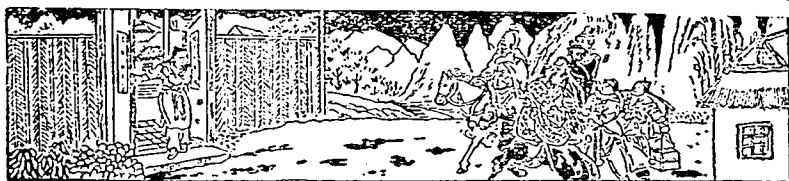
那建業城中，因係下游，得信尚早，孫權正接着張紘回來，報告許都一切情形，方以爲周公瑾料事如神，那時陸續之子陸遜，年紀尚少，孫權愛他聰敏，教他隨侍左右，此時正聽着張紘所說，便道主公，那曹操詭計多端，專好盤東擊西，往年大敗袁紹，呂布均係此策，安知此番他又不是明取荊襄，暗窺濡須呢。

孫權被他一言提醒，連聲道：伯言所見甚是，立傳程普黃蓋入府商議。程普道：主公憂深慮遠，防患未然，誠爲高見，但以普愚見所及，濡須前有呂子明把守，後來又增派太史子義前往，縱使曹兵印出合肥，一時尚無危險，宜一面遣人告知公瑾，普雖不才，願率兵五千，前往濡須，無事時可以屯田積粟，有事時亦可協力禦侮。孫權喜道：卿言甚合孤意，但卿宜在此間計畫一切，可令公覆前去，黃蓋便應允了。

正在議論，甘甯的告急文書到了，孫權閱畢道：陸伯言真神童也，與霸前去，孤無憂矣，隨命黃蓋率領軍兵，沿江直上，火速前往，黃蓋領命去了。剛一日，周瑜手書也就到了，孫權看見張繡歸降，全軍調赴前敵，布置一切，井井有條，掀髯笑道：孤正慮步騎相當，勝負未定，得此勁軍，天助我也，公瑾倍道前進，不出半月，必來告捷矣。

正嗟歎間，孫韶進來報告，曹兵大出合肥，被太史慈進扼小峴，呂蒙接應，甘甯自九江馳援，會師夾擊，大敗曹兵，陣前殺了曹兵大將樂進，孫權大喜，立命取新製蜀錦戰袍三領，並羊酒等物，命孫韶前赴小峴，傳吳侯命令，犒賞將士，孫韶領命去了。

且說周瑜星夜前行，到了濡須，潘璋迎接入塢，周瑜坐定，問知前軍大捷，甘甯亦在小峴，隨帶百餘名小隊，韓當周泰兩員大將，前去小峴，視察軍情，沿途駐紮吳兵，看見都督



錦衣玉貌，雍容閑雅，無一個不歡欣鼓舞，唱得勝歌，迎接都督，本來江東英雄，第一個孫伯符，第二個要算周公瑾了，周瑜在馬上，看見衆兵士，精神踴躍，殺氣縱橫，也就大加獎勵，然而不免又想起孫伯符來了，此時若是伯符健在，那種身當前敵的英雄氣度，那裏還有曹兵在他眼底。

正行之間，從建業北來大道上，旌旗交展，一簇人馬，遠遠望見旗上，明寫着零陵黃蓋，周瑜知道是孫權派的援兵到了，立馬稍候，黃蓋下馬參見，周瑜連忙請起，並馬同行，黃蓋傳令，將人馬扎住，自己跟隨周瑜，來到小岷大營，早有伏路小軍，報知呂蒙，呂蒙帶領衆將前來迎接，進到營中，一行坐定，周瑜問呂蒙，先向黃蓋問候吳侯安否，黃蓋一一答復，周瑜問呂蒙，子義與霸如何不見，呂蒙答道，自從第一次與曹兵接戰，與霸射殺樂進，小敗曹兵，曹操異常憤怒，猛烈進攻，子義與霸，在山口下營，因曹兵勢大，悉力固守，以待都督來時，再作道理。

周瑜連聲贊道，三位將軍，臨機應變，瑜不及也，吩咐左右，起馬自去前營看視，呂蒙說道，都督全軍命脈所關，不宜親臨危地，周瑜笑道，我從討逆將軍，縱橫吳會，未逢大敵，久聞曹操善於用兵，今日相逢，豈肯錯過，黃將軍千里遠來，可在此休息一二日，整頓隊伍，以便應敵，呂將軍可同我前去，黃蓋應允。

呂蒙領命，出營上馬，隨着周瑜來到前營，只見山下喊殺連天，曹兵正在攻打，太史慈、甘寧二人，率領偏裨，披堅執銳，周圍守禦，守營軍士，見是都督來了，火速報知，二人聞報大喜，急來參見，周瑜令韓當、周泰替代二人前往守禦，極力誇獎太史慈、甘寧戰功，兩人



都謙讓不已，周瑜從來軍士簫鼓開營，把水軍都督旗號又了起來，原來周瑜癖好音樂，笙簫弦鼓，常以自隨。東吳軍士一聽樂聲，便知都督來了，本來連日守禦，精神不免疲乏，聽了這特別軍樂，個個精神陡長。

山下曹兵，看見山上又起周瑜旗號，連忙報知曹操。曹操因折了樂進，心中忿怒，連日進攻東吳營壘，被太史慈、甘寧兩人死守不出，到折了好些兵士，聽說周瑜到來，與眾謀士乘馬出了營門，只見小岷山高處一桿大紅旗，金線繡成大字，水軍都督周，隨風飄颺，耀日鮮明。曹操傳令停止進攻，東吳兵即會出戰。

曹兵方才退後，一聲鼓響，東吳軍馬，強弓勁弩，一擁而出，曹兵過過里餘，才阻住陣脚。東吳人馬趁勢列開陣勢，左邊甘寧、太史慈，右邊韓當、周泰，當中一員大將，錦袍金甲，白馬銀鞍，美如冠玉，矯若游龍，正是那威震江南、雄姿英發的周公瑾。曹操看見，暗暗稱奇，不覺自慚形穢起來。周瑜見前面曹兵陣上，謀臣武將，衆星捧月似的簇擁一人，王衣王帽，形容猥瑣，口眼喎斜，心上打量他，一定就是曹操。縱馬來到陣前，請曹操答話，曹操也整齊蹶蹶的來到陣前。

周瑜道：「來者可否是曹丞相？」曹操道：「正是，來者莫非周都督？」周瑜道：「是也，足下坐領五州，為何貪心不足，興兵犯境，是何道理？」曹操答道：「江南不服王化，故而興師，周瑜笑道：「人人爭說曹操英雄，今日看來，乃是市井匹夫，乘時微倖，妄竊高位，自己目無天子，還要滿口王化，真乃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也。」那位將軍與我前去拿來，以除漢賊。」周泰飛馬出陣，提刀直取曹操。曹兵陣上，許褚躍馬而出，大叫：「吳兒勿傷我主。」敵住周泰，正是棋逢對手，將



遇良材兩個正殺得難解難分，曹兵陣上樂進的兒子樂琳，報仇心急，同着張遼的兒子張虎，雙馬齊出，夾攻周泰，韓當縱馬上前，接住二將，五匹馬攏成一團，韓當覷個破綻，刺斜裏一刀，將張虎砍下馬來，周瑜看見大喜，吩咐擂鼓助戰，太史慈甘寧看得眼熱，雙馬齊出，曹兵中張遼李典，分頭迎敵，兩邊混殺一陣，直殺至紅日西斜，各自收兵回營。

周瑜回到帳中，重賞將士，太史慈道：「今日一戰，曹操銳氣已挫，不如今晚前去劫營，必獲全勝。」周瑜笑道：「曹操征戰半生，深曉兵法，劫營必爲所算，子義興霸，連日勞苦，且去休息，慈謝過，去到後帳。」瑜喚呂蒙道：「曹操詭計極多，他今日小挫，必然派兵繞出大峴山後，截我濡須輜重，將軍可同黃將軍往大峴山左右埋伏，候曹兵半過擊之，必獲全勝。」呂蒙領令，自去與黃蓋埋伏，周瑜吩咐韓當周泰，小心守護營盤，忽報孫韶到來，周瑜因孫韶是孫伯符最心愛之人，迎接坐下，孫韶便將吳侯意旨說明，周瑜教人頒發將士，留着孫韶在帳中談論，靜候張繡兵到，再行開戰。

話說曹操收兵回營，與諸將說道：「人人爭說周公瑾英雄年少，今日一見，名不虛傳，諸將盡皆默然，于禁啓道：「丞相，周瑜年輕氣盛，勇往直前，禁聞其與孫策，均好輕敵搏戰，此刻占住險要，阻擋我兵，禁昨探問土人，知離小峴右側十里之遙，有一山徑，可以繞出大峴山後，直取濡須，連日吳兵得勝，防守必懈，禁願協同那位將軍，帶領三千人馬，越過山徑，直入賊巢，爲丞相分憂。」操聞言甚喜，便問那位將軍，與于將軍同去，張郃一聲答應，同着于禁領兵去了。

操問衆謀士，東吳水軍甚銳，我兵即使戰勝，亦無如彼何，諸君有何妙策，賈詡獻計道：



一時輿叛水軍，實無辦法，不如將淮淝兩河民舟，盡行拘集，擇其船身堅固，行駛靈便者，命彼裝載軍士渡河，便可上岸追擊矣。操深然其言，立命張遼前往收集民船，厚卹樂進張虎，靜候于禁張郃捷音。

且說于禁同着張郃，帶領三千人馬，跟着土人，乘夜由小岷山側，偷度過去。吳兵明白看見，故作不知，讓其前往，自投羅網。于禁張郃，暗暗歡喜，銜枚疾走，只是山路崎嶇，樹本叢雜，看看天晚，已來到大岷附近，狹道容車，下臨深澗，張郃遲疑不肯前進，于禁催督起行。張郃道：「將軍，此山山勢險惡，道路偏仄，敵人倘有埋伏，一夫譁議，全軍崩潰，似宜緩進。」于禁道：「將軍之言雖是，但事已至此，兩鼠鬥穴，將勇者勝，惟有死中求活耳。」仍催督人馬前進。

剛到得三叉路口，一聲鼓響，吳兵兩頭截住，山上滾木擂石，如雨點般打來，曹兵進退無路，墜崖落壑，死者無數。于禁馬倒，被黃蓋生擒，張郃在後，見事不諧，棄了衣甲，帶領殘餘人馬，扒山越嶺走了。黃蓋呂蒙，回營繳令，周瑜大喜，慰勞二將，教將于禁兩耳割去，放回曹營，以示軍威。于禁抱着頭下山去了。

細作報曹操拘集民船，裝載兵士，將由濡入江。周瑜笑道：「操舍其所長，而欲與我爭勝於江湖之上，必敗無疑。」一言未了，魯肅同丁奉來到，行禮已畢，瑜問張繡人馬可會來到。魯肅答道：「肅到江夏，徐將軍已與張繡整軍待發，猶恐軍前需人，又命丁將軍一同前來，張繡軍隊完全開到居巢，聽候命令。」

周瑜即時升帳，請魯肅仍同丁奉前去居巢，將張繡馬隊完全開赴前敵，計往返程途。



三日可達，第四日下午，可從合肥左側，逕擊曹兵後路，不得有誤，魯肅領令去了，又喚陳武潘璋，各領戰船五十隻，水軍千人，溯淮而上，截殺曹兵，防其偷渡，二人領兵去了，又喚甘寧領本部三千人馬，於四日拂曉，向曹軍左路進攻，太史慈『本部三千人馬，向曹軍右路進攻，交綏卽還，聞山上鳴角，再行反攻，蓋領本部五千人馬，預備硝磺引火之物，火炮火箭等項，在小岷山左側埋伏，候曹兵追至山前，橫出放火，以亂曹兵之心，三將領命，各各預備去了，又令呂蒙領三千人馬，帶着曹兵俘虜，由山前小道，竟奔合肥，周瑜自同韓當周泰，准備接應。

且說曹操初以爲江南無備，千里襲人，不料被張繡洩漏機關，呂蒙太史慈，先占了小岷山天險，又得甘寧周瑜火速援赴，一連敗了幾陣，心中老大不舒服起來，才冒險讓于禁張郃去襲吳軍後路，誰知道一個丟盔棄甲，一個連兩只耳朵都不能帶回，心中又恨又氣，教于禁好好養傷，又安慰了張郃，一面與衆謀士商議道，吳兵甚銳，周瑜又調度有方，曠日持久，非我之利，諸君有何高見，願聞良策。

劉擘說道，丞相南征，出於倉卒，吳人不扼淮以拒，我而據小岷山，舍水就陸，失其所長，周瑜年輕好戰，決不肯久守，一二日後，彼必前來搦戰，丞相令諸將驕兵以誘之，先令良將埋伏山口左右，俟吳兵深入，爲圍陣以包圍之，山上吳兵必出救應，伏兵起乘其隙，奉丞相威靈，是一鼓可以得此險也。

操喜道，吳皆步卒，我以精騎蹙之，當無不勝，遂令臧霸韓浩呂虔張郃四將，各領兵二千人，埋伏山前左右，俟第二次吳兵殺出，從中截擊，乘勢上山，四將領兵去了，又令張遼



領兵三千，用民船渡過淝水，擾亂吳兵後路，令李典許褚夏侯惇夏侯淵夏侯尚夏侯德曹真曹休八將，各領三千人馬，迎敵吳軍，四分四合，八方響應，以爲一網打盡之計，令陳矯程昱，謹守合肥，自己帶着曹彰，領三千鐵騎，居中策應。

布置已畢，雙方因軍事計畫，休息了三日，不料那天晚上，張遼便敗回來了，你說那種笨重的民船，那裏趕得上戰船的輕巧，慣騎大馬的北軍，那裏及得出沒風濤的海鬼，還虧張文遠老於征戰，一見吳兵截擊，知事不妙，火速收隊，還折損了三數百軍士，回營請罪，操平日最喜張遼，說道：此非將軍之過，乃地理不熟之故，將軍可嚴軍守護合肥，恐吳軍前來襲城也，張遼土命，自回城守不題。

到了次日黎明，吳軍兩路來攻曹營，異常驍勇，曹營早有準備，四散分開，甘寧太史慈原係誘敵，都不直進，只向旁邊衝殺，曹兵左右回合，捲上前來，二將回馬便走，曹兵乘勢追趕，二將剛到山前，曹兵四伏齊出，截住二將，二將大呼道：曹兵已中我都督之計，諸軍可努力殺賊，周瑜看見危急，吩咐周泰韓當火速下山接應，二將提刀上馬，率領軍隊，衝下山來，曹兵向後一退，左側轉出黃蓋，火箭火箭漫天射來，燒得曹兵焦頭爛額，紛紛敗走，諸將禁止不住，斜刺裏呂蒙一彪軍，橫殺出來，曹操見陣勢已亂，急命曹彰領鐵騎前往，衝破吳軍陣勢。

那鐵騎乃是烏桓鮮卑挑來的良馬，曹彰又勇不可當，東吳都係步軍，如何抵敵得住，看看要反敗爲勝，曹軍陣後，忽然鼓角齊鳴，宛城馬隊一齊到了，張繡丁奉揮軍直入，魯肅在後面催動人馬，殺入曹軍後面，曹軍不知何處來的人馬，登時大亂，東吳兵一得勢，



四面包圍，曹彰見不是頭路，帶了鐵騎，保護曹操，與衆謀士進了合肥城，回頭來再接應諸將，諸將殺得筋疲力盡，死戰得脫，還虧張遼出來苦戰一場，方才進得城去，閉上城門，吳兵大獲全勝，也不攻城，離城二十里，安下營寨，周瑜親自出營，迎接張繡，說道：「今日之戰，若非將軍，幾誤大事，張繡答道：『負罪遠奔，荷承都督收容，區區微勞，何足挂齒，兩人攜手進帳，排下酒宴，與衆將賀功，一面遣人向吳侯處報捷。』

且說曹操敗進合肥，檢點人馬，折損五萬餘人，糧草器械，不計其數，諸將李典、張郃，受傷最重，操自往看視，吩咐安心調養，決意大起人馬，與周瑜決一死戰，荀彧諫道：「丞相不宜操之過激，勝敗兵家之常，東吳雖勝，決不敢攻合肥，丞相且回許都休養兵士，乘機再舉不遲，且關雲長近在襄陽，我若與吳人久戰，彼必乘虛襲許，根本動搖，實爲失計。」曹操默然不語，次日，令劉曄在合肥，輔助張遼守城，自領諸將僚佐回許都去了。

細作報知周瑜，周瑜乃令潘璋、陳武，協助太史慈、呂蒙，鎮守濡須各地，令丁奉代張繡暫統部隊，駐紮合肥附近，以防曹兵，俟張繡回來，再行交卸，黃蓋留步軍二千，歸呂蒙指揮，甘寧仍領原兵回九江，魯肅率領兵船回鄱陽，自己同張繡、黃蓋、孫韶、周泰、韓當、秦凱還朝。

孫權早得捷報，聞聽周瑜還來，喜之不勝，親率文武，出城十里迎接，周瑜見孫權立候道左，與諸將滾鞍下馬，上前參謁，權一一拊慰，自與張繡、周瑜三騎馬，並轡入城，城廂內外，百姓填街塞巷，皆來看都督戰勝歸來，張繡心中，也自佩服到了府內，孫權以客禮待張繡，張繡執意不肯，孫權固讓，張繡勉強就座，諸將以次坐下，權親自把盞，諸將謝過，又



命左右費了羊酒禮物，分頭犒勞徐盛、甘寧、呂蒙、太史慈諸將。大宴三日，仍命張繡前去居巢，統率原兵，替回丁奉。周瑜仍回鄱陽，今魯肅回建業，共襄政務不提。

這次曹吳構兵，方才休息，那兩川戰禍，又復蔓延，不過也是生民劫數，逃無所逃，單說漢中祭酒張魯，因與西川劉璋，有殺母之仇，每思圖報，因劉璋懦弱無能，逐漸的向西川邊境蠶食起來，劉璋那裏是他的對手，跟左右詳細商議，那時他駕前就有一位西川名士，名叫張松，形容古怪，性氣疏傲，因劉璋未曾大用於他，甚懷不平，早欲將西川獻與他人，以圖一身富貴，祇苦尚無機會，此時正中下懷，即向劉璋獻計道：張魯蠶食邊地，志不在小，蜀兵懦弱，恐非其敵，依松愚見，不如人貢天子，詳訴利害，曹丞相威震天下，誠得一介之使，馳諭漢中，張魯決不敢抗曹，西川亦可安枕矣。劉璋喜道：即煩大夫一行，張松應允，都璋收拾進貢禮物，張松暗將所畫地圖，攜去中原，訪求售主，只可惜劉季玉尚把他當作好人，高高興興，送他出了成都，有分教：

錦江春色，乍傳消息於江陵，巫峽哀猿，又弔遺蹤於杜宇，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赤壁鏖兵，周郎得志，此等處完全翻案，便是埋沒英雄，不可以一筆抹殺為能文也，故仍以水陸敗曹兵書，自是文章正體，區區小儒，所以咋舌，正在此耳，看他先用陸遜識破操擊東擊西之謀，次出程普奮發其老當益壯之勇，而以甘寧文書告急接筍之，未出兵前，一老一少，一將一帥，已諧協力禦侮之謀，仍令黃蓋領兵沿江直上，不使退居人後，俾揚功績，而后公瑾布置手書方到，捷書勝算，已在眼前，此較演義舌戰廷爭，連



環，苦肉光明多矣，於是簫鼓陳兵，不在長江，而在小峴，一山一水，與演義互相映照，復來寫操瑜容貌，姘媿相對，阿瞞不待交戰，已極不堪，不惟滑稽筆墨，趣味橫溢，抑知此正反寫橫槊賦詩，不欲恭維老瞞一字也，結局仍以火攻取勝，而以鐵騎橫衝，包圍殺敗殿之，蓋一幕赤壁鏖兵，說破來祇有火攻二字，為正當兵家言，餘皆插科鬥諢類耳，至於南北兵爭，未有舟步即足相當而舍用騎者，演義一到東吳，便無陸戰，操豈有自喪其長者乎，故必寫出馬隊，以為文章生色，亦暗點演義之漏略處，於是方可作正式兵爭文字看也，故彼為小說之文字，此真為軍事之文字，又便宜一個張繡出了風頭耳。

寫周瑜見兵士踴躍，不免想起孫伯符來，謂使伯符健在，那有曹兵在他眼底，余演義至赤壁之戰，亦油然而具此懷，謂倘孫策不亡，恐曹兵猶不能至江上也，蓋三國中祇一孫策可稱真正英雄，紫髯大耳，俱非其匹，文中入此一節，令人想望英雄不止，亟起覓袁子才祭吳桓王廟文而痛讀之。

樂琳欲報父仇，轉襲張遼之子，于禁聞瑜輕敵，即令割去兩耳，曹瞞以詭計襲人，乃至損兵折將，禍及其部，而使樂琳無父，張遼無子，于禁毀其五官，張郃失其盔甲，寫來參差錯落，以見曹營諸將喪胆亡魂，逼到曹操雖欲再戰而不可得，螞蟴螻蟻，只有趕快收兵之一途，苟或再以雲長乘虛躡後之言恫之，老瞞此時真不禁如此一嚇矣，一笑。

演義中以蔣幹漏消息於曹營，而敗曹兵，本書中以張繡漏消息於東吳，而敗曹兵，以一張繡引出一張松，以千里襲人，引出千里獻地，於是反映文章中，帶出頗筆線索，又皆情節翻案，而大體不翻案，可見一題百作，能手便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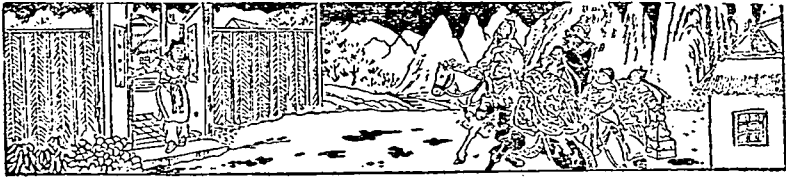


第六回 游江上趙子龍得圖 取漢中夏侯淵耀武

大凡人生在世，須要得有一定宗旨，雖然說與時偕行，也須得一兩根硬骨頭，兩個眼睛，也得要半開半閉，瞧瞧現在是什麼世界，那種賊肚賊心，也須要回想，我若把祖宗墳墓之地，賣與他人，於我到底有什麼好處，就得了十萬八萬，能發幾時用度，到頭來還是一錢莫名，不過遺臭萬年，這又何苦來，現在世上，這種人到很不少，大之賣國，小之賣省，愈趨愈下，賣父母，賣兒女，賣本身，賣朋友，簡直是風靡一世，四海通行，那一種賣官賣礦，山賣河流，又是已成慣例，相喻無言。

這一派祖師爺，是二千年前一個矮賊張松，往後便有個南唐李若水，私量長江水線，前清焦慎，出賣軍用地圖，狼心狗肺，罄竹難書。

如今只說那罪魁惡首的張松，在那兩川人文之地，也沒十分大才情，不過是一個舌辯之徒而已，劉璋不重用他，也是劉璋知人之處，誰知道俗語所云，矮子多詭計，這句話似乎已成天經地義，他挾着一些兒小忿，私畫地圖，出行招賣，這種人難道還可付大任麼，況且劉璋不過一州之牧，叫張松作了一個別薦，也就不小，照張松那樣行徑看來，似乎非要劉璋讓他一個州牧才好，可是劉璋就願讓他，在下也是不能答應，大約不但是一人不答應，各位看官，恐怕都是不肯答應的，這宗人在天地間，可算作踐了五穀，糟塌了布疋，正合着衛詩所說的人而無恥，胡不道死，兩句古話，他們那個有一個好下場頭，那張松不就是個好榜樣麼。



然而劉璋雖然殺了張松，西川也就完了，蠻觸紛爭，一場血戰，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推原禍始，都是那些不成材的東西，發賣祖坟，藉邀上賞，直鬧得故國烽烟，家鄉戎馬，他雖然天良一時發現，欲圖補救，可就是鐵鏡公主說楊四郎的話頭，你那眼淚尙還未乾，現措也來不及了，閑話少提，書歸正傳。

話說當時劉璋因為張魯所逼，忙中無計，請鬼看病人，被那張松一說就上，劉璋當時由庫中挑選上好蜀錦百匹，春絲五十段，黃金百兩，各樣道地藥材，分作二份，一份上貢天子，一份進納曹丞相，又弄了多少土儀，分送當朝權貴，及曹操部下得力人員，特賞了張松幾千兩銀子盤費，以為事在必成，張松他自有一番心事，也就順水推舟，出了瞿塘三峽去了。

誰知道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張松東下的事情，被張魯駐川的坐探，花了一些銀錢，探得明明白白，星夜去南鄭報知張魯，張魯也知道曹操是不好惹的，即時召集衆鬼卒商議，他手下第一個謀士閻圃獻計道，主公不必憂慮，可乘張松未曾出發，令教中勇士，先往夔門一帶，招集同道，駕駛輕舟，跟隨張松之後，待其夜泊，乘隙刺殺，渠輩得金帛之利，主公亦可除去心腹大患矣，張魯聞言大喜，即從衆鬼卒中挑選勇士二名，一名張威，一名楊木，是教中多年道友，素堪信任的，張魯便把上項事情說了，並告訴張松帶去許多金帛，汝等殺了張松，也可殺半生受用。

你說他們那起道友，五斗米還打無知愚民的算盤，聽說有許多金帛，豈有不拿性命去換的道理，兩位鬼卒，聽了祭酒師公的言語，便說道，主公吩咐，便赴湯蹈火，亦所不辭，



即時收拾行裝，起程去了，到了夔門，召集同道，原來兩川歷來是妖匪發祥之地，到了前清，還有王三槐衆位英雄，民國近年，更有唐煥章一般鬼卒，那同道同志者，自然是薄遍四川，一呼百諾，經張楊挑選水陸精悍道友二十餘人，分駕三舟，隨著張松出發，張松到夔門，已經被一班鬼卒，無形監視，祇因尚在西川境內，沿途有兵護送，不敢下手，那張松以心事得行，十分暢快，心中每日只想那儻來富貴，拜相封侯，他日得志之時，必償一飯之惠，必報睚眦之仇，一味的盤了又盤，算了又算，高興高彩，烈痛飲高歌，把那隨他的船隻，只當作下水商人，又兼那般鬼卒，百計親近張松船上的人，一股勁阿諛奉承，要求貢使替他過關瞞稅，張松見是鄉親，又禁不得奉承，一口承認。

那時正是四五月天氣，巴蜀雪消，夏水大漲，唐朝李太白所說的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是單說那下水的快處，那張松早已離了蜀境，到著江陵地面，那晚泊在一個地方，名喚鷓鴣灘，好一個羣山赴壑，萬葦連天的所在，也是現世現報，天理難容，張松矮子那條小命，合該在此宣告破產，因為下水乘船，極其快意，連日吃得醺醺大醉，倒船艙，江風向晚，盪體清涼，那裏還能起來，要是他不吃醉，以他的聰明，這樣幽僻荒涼所在，萬不致於在這裏驚船，這才真正叫作醉生夢死。

然而其中又有人因吃醉逃了一條活命出來，在下實在不好再加批評，只好抄句現成文章，說是有數存焉而已，那人不是別人，乃是張松一個心腹家人，姓張名遠，為人機警變詐，神似其主，因之一似無不似，吃酒的資格，也就有其主，必有其僕，那張遠陪着主人多喝了幾盃，伺候主人睡下，溜出船頭，看見江岸上遠遠的一片夕陽，映着那綠樹紅



帶，微覺餘興大發，東斜西倒，教水手搭上跳板，離船上岸，慢慢走到店中，狗肚中又灌上幾碗黃湯，一步一步，借着月光，回到原泊船的地方，那蘆葦叢中，一陣微風夾着一些腥氣，吹入張達口鼻，那小子酒已過量，五臟六腑，正在那裏宣告絕交，又從外面加入這種西式龍涎香氣味，登時肚內，蛔蟲鼎沸，肥肉回頭，身不由主，好一陣渴龍噴水，大嘔大吐起來，酒後嘔吐，任你烏獲孟黃，也是頭昏眼花，手輕脚重，向天一笑，就倒在蘆葦叢中，埋頭大睡。

剛睡到好處，只聽得江邊多人喧鬧，張達軟搭搭掙起身子，用力撐開眼睛，看見自家船上火把齊明，旁邊兩個船靠着，火光中一二十人，手中都是拿着明晃晃短刀，正在四處尋人砍殺，又見一人手提着人頭，問他們伙伴道，道友，這可是張松那廝的頭，眾伙伴齊聲說道，正是，那人問衆人道，道友，船上衆人可會殺盡，只聽得齊聲答道，師哥，這廝同船的人都已斬盡殺絕，又聽得這人吩咐將船上勿物件，搬過自家船上，把死屍盡用石頭砸着，沉入水中，原船放走，任其流向江，收拾已畢，呼哨一聲，三個船一齊撐篙打槳，向上流去了。

張達躲在蘆葦叢中，看得明明白白，只嚇得汗如雨下，做聲不得，四面蚊蟲圍繞，咬他那一塊骨頭，幾乎又替露筋夫人趕馬車去了，他兀自不知道，直待他們去遠，方才悠悠地回轉魂來，拔步上岸，回到日間酒店，已經三更時候，好容易叫開了門，只說得自己是個商人，方才被賊人所害情形，慌慌張張告知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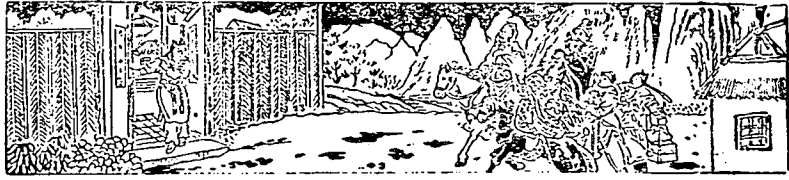
店主人見他狼狽情形，情知他被害不虛，說道，客人，這可作怪，我們這裏自從劉皇叔



繼任以來，除暴安良，十分着力，又兼趙雲將軍，派了多，少兵船，肅清江面，半年來，並未出過一遭兒事，現在因曹吳交戰，荊州上下游，都一律戒備，趙將軍自領兵船，在江陵秭歸彝陵一帶，晝夜梭巡，這是那裏來的匪徒，莫非是你們四川的妖匪，覬着你們錢多，隨你下來的麼，張達把神一定，想着方才匪類所說的口音，明是五斗米師公黨徒，自己主人，奉使何事，必是張魯遣人陷害，自己身邊尚有盤纏，又有張松名刺，何不上許昌去走一遭，將情形告知曹操，倘若得他興兵去伐漢中，也好替主人報仇，計算已定，便答道，店主所見不差，我今晚休息一夜，明日便去報官，店主道好，張達進房安睡，到了次日，自上許昌去了。

單說張威楊木，那夥賊徒，殺了張松，得了財物，把船望上流就開，走不上二三十里，看看天色將明，上流一溜來二三十來個兵船，船頭坐着一員大將，不是別人，正是大戰當陽七出七進的常山趙子龍，因巡江回來，看見這三條船，走上河怎麼不待天明，其中必有緣故，吩咐將士，叫將三條船喚將攏來，我有話問他。

原來趙雲最體恤商民，禁止軍士騷擾，長江上游船隻，無人不知，軍士最怕趙雲，輕輕地喚那三個船攏來，那一夥賊徒，心虛胆怯，看見逃也逃不了，軍士又不翻脾氣，只得將船攏近，趙雲問他爲何夜走上河，他們答道，因爲昨夜有風，趙雲尋思果然不錯，就要將他放去，誰知道他們三只船，昨天下來時節，在趙雲那第五號巡船上掛號，偏偏那個巡船，緊靠着坐船，上面有個水兵頭目，認清這三隻船，上前稟道，將軍，這三隻船，昨日裝貨開下，今日爲何又開上來，其中或有情弊，請將軍三思，趙雲一面問那頭目，你可認清這



三隻船是昨日開下的麼，一面暗地裏看那夥人，神色不定，便知道必有緣故，那頭目回道，認得清。

趙雲吩咐將那三隻船攏住，命兵上去細細檢查，軍士遵命上去，那夥賊人，欲要動作，船已繫住，寡不敵衆，眼睜睜你看我，我看着你，任憑他們過細檢查，那一查就查出弊端來了，衆兵士將贓物呈上，趙雲一一親自查看，却見內中一張西川詳細地圖，此中大有原由，不問可知，吩咐將衆賊綁了，衆賊到此，被趙雲神威鎮住，一個個束手被縛，趙雲喚軍士推入舟中，親自勘問，那起賊徒，雖然狗盜鷄鳴，却還直截了當，也不推三阻四，就將張魯如何侵略西川，劉璋如何問計，張松如何獻策，閻圃又如何定計，一口氣放連珠砲，不打自招，盡說出來，趙雲教左右錄了口供，吩咐將船移近岸邊，在岸上掘了一個大窟窿，將衆兇卒排頭一刀一個，盡行處決，即時掩埋，以靖地方，賊船三隻，交地方人民，改作渡船，收拾已畢，將船火速開往荊州。

不一日趙雲到了荊州城下，自己帶領從人，將所得賊贓，面呈玄德，那時劉玄德因曹吳在合肥血戰已完，知道他處又當牽連發生戰事，正與孔明諸人商議，忽見子龍搬進許多物件，問知詳細，孔明將地圖一看，笑道，主公如天之福，劉季玉送西川來也，玄德問道，軍師何出此言，孔明道，主公有所不知，益州居長江上游，舉足可以制荆襄之後，有荆襄而無益州，如刑天無首，昔秦得蜀而強，楚失蜀而亡，亮久欲取益州以裕餉源，苦於不知地勢，今得此圖，已無異得西川矣，玄德自取蜀錦十疋，賞了趙雲，並分賞各將士，餘物存庫，趙雲謝了，孔明又令趙雲前去巴邱彝陵各地，暗暗徵集各兵，分屯荊益邊境，候令



進行，不得有誤，趙雲領命自去準備不提。

如今再說張松那位大爺張達，問明路徑，曉行夜宿，到了許昌，尋着丞相府，見着把門的哭訴情由，把門的見事關重要，不敢遲延，立刻啓稟丞相，曹操正與衆文武討論報復東吳事件，一聲稟報，叫將張達喚進，問其詳細，張達便將劉璋如何入貢，自己主人如何奉使，如何在江上爲匪所殺，自己如何得脫，描頭畫角，千真萬確，硬坐張魯派人暗殺，曹操問道，那三個船，是在何處跟着你主人船隻，張達答道，在葭門上面，曹操吩咐左右領張達下去，好生看待，孤必定爲你主人報仇，就是張達叩謝，跟着左右出來，曹操便與衆文武商議道，劉璋使人入貢，張魯沿途劫殺，情理上應該與師問罪，但我兵新敗，宜如何計出萬全，荀彧道，丞相聞聽得張魯與西川有殺母之仇，劉璋闇弱無能，必因懼張魯之故才來入貢，思奉朝廷明令，丞相威靈，以爲鎮懾之具，張魯必有聞知，故而遣人暗殺，這是勢所當然，漢中爲關中右臂，得之可以壯三輔之形勢，又可以進窺西川，制荆襄之死命，張魯么麼小醜，乘亂聚黨，等於黃巾餘孽，擾害地方，流毒百世，丞相爲國重臣，理宜奉彰天討，剿滅異端，令一上將提一旅之師，西出秦川，直取南鄭，南鄭險雖有餘，張魯兵力不足，奉辭伐罪，一戰成功，既可聊雪合肥之恥，又得進窺梁益之機，時不可失此之謂也。

曹操說道，文若之言，甚是有理，立召夏侯淵進府，令領征西將軍事，率領曹洪、張郃、文聘、毛玠、夏侯德六將，兵馬一萬餘人，至長安時，再就近調發駐紮右扶風，馬騰西涼軍一萬作先鋒，進取漢中，夏侯淵領令，帶領將士，即日起程，不一日到了長安，太守鍾繇迎接入城，犒勞將士，夏侯淵下令，着鍾繇派人前往右扶風，調馬騰軍，軍前聽用，不得



違，誤鍾繇著人去了。

夏侯淵吩咐將士拔隊起程，來到漢中界上，繫住人馬，候了三日，不見馬騰人馬來，心中大怒，這却為何，其中有個原故，馬騰因自己係伏波將軍後裔，椒房貴戚，受恩深重，每思圖報，見着曹操威勢日盛，陵蔑當朝，心中兀自不平，今日得了夏侯淵的命令，越發不平，原來漢朝的武階，第一是大將軍，第二是驃騎將軍，這是從衛青霍去病以後的遺傳，叫做官以人重，在靈帝時，何進是大將軍，董卓是驃騎將軍，所以董卓說何后，吾勳驃騎斷汝首，如反掌耳，足見得當時能與大將軍抗衡者，僅有驃騎將軍耳，以下便有前將軍，後將軍，左將軍，右將軍，種種名色，再次便是甚麼征東，征西，征南，征北，隨時掛號的將軍，再次便是盪寇，討逆，破虜，定難，征蠻，伏羌，各色雜字號冠字將軍，還有甚麼偏將軍，副將軍之類，可算是一種末入流的將軍。

那馬騰，先授過後將軍，較之夏侯淵的征西將軍，名號較崇，夏侯淵心粗胆大，只顧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自己也不摸摸頭，想一想誰願意聽誰的指揮，不把那大司馬大將軍丞相魏王的勅旨拿出，却把他征西將軍名義，直接訓令馬騰，那馬騰本是西涼將種，火氣甚大，兼有那蓋世英雄的大少爺訓練精純的兵隊，有恃無恐，便也老不客氣，正式的打起官腔來了，鍾繇的差人來到，馬騰簡直對他說道，叫他回去上復征西將軍，俺馬騰奉了朝廷旨意，鎮守右扶風，隄防羌虜，關係重大，不得朝廷旨意，不敢擅離職守，差人諾諾連聲，回去報知鍾繇，鍾繇火涼差人報知夏侯淵。

夏侯淵挂印征西，何等高興，見馬騰不受調遣，心中不由大怒，連夜修書遣人送到許



都說馬騰跋扈，不聽魏王節制，若不早除，必為後患。這一封信送了馬騰性命不要緊，幾乎把一個大丞相魏太祖武皇帝一條性命送與馬超，這就是親貴子弟授鉞專征的好處。清朝福康安寬殺柴大紀，傅恆寬殺張廣濟，都是跟着夏侯妙才學的。這一手好武藝，然而夏侯妙才，氣量雖小，計畫不錯，一面修書入許，一面令張郃為先鋒，領兵二千，扣陽平關搦戰。那張郃自從派人去殺張松，多日不見回報，便知有些不妙，聚集帳下一羣神兵鬼卒，徒弟法孫，商議對付曹兵事情，教他兄弟張衛領兵五千去鎮守陽平關，深溝高壘，以待曹兵。

此時張郃來到關前，張衛只把滾木擡石打下，死也不肯出來。張郃鬧了半日，一籌莫展，回營告知夏侯淵。夏侯淵也沉吟不決，旁邊走過張遼、稟道、元帥、妖賊、最恭維祖師，若令軍士辱罵張道陵，他自會開關迎敵。夏侯淵大喜，仍令張郃前去，依法辦理。眾軍士齊聲亂罵，不堪入耳。那守關軍士報知張衛，張衛忍耐不住，傳令開關迎敵。

列位看官，兄弟這話可不是弄頑，我有一個朋友，同着幾個花門阿洪說話，偶一失神，說了摩罕、默德幾句廢話，乖乖，幾乎被眾阿洪把他宰了。你不信，試去各善社裏，說他們孚佑帝君純陽真人的廢話，看他們眾位道友，不拿一碗清水，連你吞了下去，我也不信。那張衛怒氣冲天，帶領兵卒，衝下關來，不問情由，舉刀向張郃便砍。他們這般道友，只會斂財聚眾，燒香求神，詐騙善男信女，那裏會行兵打仗，不比張角、金玉，還有紙人紙馬，肯吃那烏雞烏狗的血。張郃、張衛是一點不行的。張郃是三國中有名大將，張衛何會是他的對手，兩馬相交，不到十合，被張郃手起一鎗，刺落馬下，再復一鎗，結果性命，白日尸。



解到鶴鳴山老祖師爺處上班去了。

張郃把槍尖一指，衆兵奮勇上前，搶上吊橋，登時得了陽平關，迎接夏侯淵入關，安民已畢，記了張郃頭功，傳令張郃同夏侯淵領三千人馬，曹洪夏侯德領二千人馬，分作兩路，乘着破竹之勢，進取南鄭，毛玠守陽平關，接濟後方軍實，自己督領大隊，前往接應。

漢中自從張魯得政，目的只在傳教，對於軍事，並無何等計畫，那褒斜一帶人民，老死不見兵革，雖然有什麼天獄的名稱，曹洪張郃兩路兵，兵精將勇，又得著土人做了嚮導，如入無人之境，不上十日，已經將南鄭圍了，張魯齋戒沐浴，焚香禱告祖師，祖師毫無靈驗，無奈何硬著頭皮，領了大小頭目，開城迎戰，曹洪手起一刀，將張魯殺了，張郃殺了楊柏，夏侯淵殺了楊松，夏侯德殺了閻圃，餘黨紛紛跪地乞降。

四將因奉著夏侯淵將令，依照前在枹罕殺宋建舊例，凡屬張魯部屬，殺盡斬絕，以掃妖氛，降亦殺，不降亦殺，好一頓亂殺，只殺得溝血通流，山骸積嶺，五斗米教在漢中站不住，後來才移到江西，夏侯淵結果被黃忠所殺，他們徒子法孫，還說是天師爺派了天將幫忙，兄弟並未親見，不敢附和，夏侯淵取了漢中，專人向許昌報捷，正是。

彗星掃地，亦造福於民生，妖氣彌天，尙流災於今日，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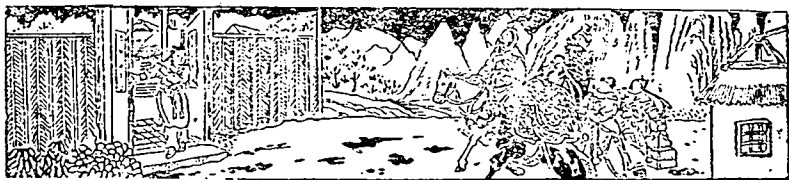
異史氏曰：天下之大惡，莫甚於賣國賊，比諸篡逆，罪加萬等，篡逆之徒，僅負心於一人，亦惟君主時代所不可容，又必昏庸之主自肇其端，自有不世之材，睥睨當代，人將負我，我或負時，夫然後敢以動於惡，此操莽亂世奸雄，所尙足稱治世能臣也，是故遇其主不遇其時，則爲諸葛，遇其時不遇其主，則爲曹操，居吾國宗法社會之下，數千年來入主三



綱之陋說，乃特有奸雄之名稱，舉此一輩奇材，見棄于儒者，君子持平論世，蓋未嘗不許奸雄生爲命世之豪，苟其聽視於民，在聖哲亦聞誅一夫之紂，湯武革命，以開紀元，相及成功，當王遂貴，舍君主眼光，問其材智，去名教心理，研其抱負，究與英雄有何判別乎？若賣國賊流如張松輩，則負心率土，匍匐他人，眞屬一無心肝，使非喪心病狂，何敢釀滔天之禍，得罪民族，獨欣亡國之榮，此誠古今中外無時無地所不容，雖大愆不肖，極冥極頑所不齒，又豈可與材智之奸雄，不甘犬馬奴隸之篡逆同論也？弑惡至於華歆，人格猶高，張松一等，以弑逆或同桀犬之吠，而賣國眞如插標之雉首，似此何所云材，何所云智，操有鑑衡過人之雅，寧不識一張松，所始終不加寸諫言，正以其猥瑣進退，目中無人，舉動言詞，皆同瘻狗耳，非見微識著，斷定無智無材，且不可納，何至對奉使而亂棒出之，由今而言，懷圖原屬至愚，逐客堪釋快舉，松該打死，操最可兒，是以奸雄之眼甚毒，臣豈可用華歆，老瞞之心亦寒，豎鼠幾殺張松也，奚無故哉。

演義張松獻策，由於張魯侵川，而魯起兵，在懼操大勝西涼之後，本書張松獻策，亦由張魯侵川，而魯報仇，却在乘操敗於東吳之後，一東一西，一勝一敗，不但翻案甚明，抑且新勝往依，尚有托庇強大之理，若新敗求附，直是歸命賊臣，有心於曹也，如此懷圖而往，卽與演義所謂思擇明主者，大是不同，更進迷心，庶使一輩賣國者，徒子徒孫，雖至地老天荒，無從覓一曲詞，代爲迴護，只此勝敗線索，反轉寫來，便一面暗將張松臭尸，筆尖寸磔，一面又隱將劉璋闇弱，描到十分。

張松獻圖機會，造於張魯，心中正自何等感激，死亦情願，故非叫張魯殺之，不可以賊



勾賊，即須以賊殺賊，不其勝於演義劉璋殺之耶？心不近於劉璋，身何得再污劉璋之刀？生不愛於西川，死何得令污西川之土？俗謂屍骨不得還鄉，永世不能超生者，好叫賣國者看箇樣兒來。

賣國之賊，天地不容，演義中偏令日日說仁道義之劉玄德迎之，禮之，恭維之，以至長亭泣下，而錢別之，污此一個梟雄猶可說也，乃令趙雲迎之，雲長又迎之，龐統亦隨迎之，筆底却處處寫的是孔明用盡智計以迎之，真寫得不堪已極，污穢了一個伏龍，一個鳳雛，又污穢了蓋世英雄一個常山名將，又污穢了義貫日月一個千古聖賢，只一段文，何故將這幾許名賢豪傑，遍體塗污着糞，糟塌得不如一個曹操，如此爭得天下，亦使千古齒冷，况爲同宗兄弟，所守一隅土乎？若曰：所爲者圖也，非松也，則南陽草堂之上，未出茅廬，指與玄德所觀者，又安在耶？如此極寫諸葛智計，只爲多添地圖一張，過于矛盾，亦覺可笑，是未免提倡賣國，專尋張松一人開心耳，向讀演義至此，顛倒百遍，不得其解，只覺將一班人物，寫得個個一文不值，太息不止，今令趙雲巡江，殺賊得圖，不領張松半毫人情，不費諸葛一絲氣力，不但子龍吐了惡氣，即玄德諸葛渾身上下所染腥齷，亦洗得乾乾淨淨，痛快痛快，又令張松至死見不著操面，並不配見玄德之面，永生永世，不自知將圖送與何人，抑更無從送圖與人，看你再想送圖否，案翻到底，尤稱妙絕。

蒼係將劉家之圖，送給劉家，曹家不知也，今係叫張妙之人，殺了張姓，令曹家知之，劉家得圖，却將人命干係，推在曹家去管，張家殺人，却將西川地方，送與劉家手中去管，翻案翻得花團錦簇，十分好看，演義是張松送圖，本書是張松送命，本來想送他人之命，不



知正是送了自己之命，又寫得冷酷可怕，喚醒賣國賊不少。

張遼者，張鬼也，演義曹操不納張松，不肯出兵，此却不令曹操賣乖，偏叫去納張遼，即允出兵，是鬼勾賊，賊出兵，以便接入平定漢中之線索，而起誅殺馬騰之正文，此皆無一處不翻案也，以賊從鬼則不可，不能使孟起英雄，含冤敗北，先投張魯，有以人從鬼之事，而后入劉則不可，故必先平漢中，後詔馬騰，分清人鬼，即在此線索顛倒中伏之，力為英雄填平恨事，此等處須能細加體會，方知文章心苦，方許善讀此書，並非顛倒縫裳亂以潦草針線寒責也。

第七回 數抗命矯詔召馬騰 聯新婚開閣延呂範

話說夏侯淵得了漢中，差人星夜去許昌報捷，那曹操方才接了夏侯淵攻擊馬騰的手書，心裏自然是十分不願意，正在計畫派兵接應夏侯淵，却接二連三得了前軍捷報，知道張魯是個無用的廢料，征西將士一定成功，但令鍾繇調撥二三千人馬，遙為聲援，不到一月，夏侯淵完全克復漢中的捷報到了，曹操十分高興，立刻奏請以夏侯淵領漢中太守，留張郃夏侯德夏侯尚分守各要隘，曹洪文聘回許昌，各加升賞。

依着夏侯淵意思，就要乘勢攻打西川，曹操以漢中新定，張魯餘黨尚多，馬騰心懷叵測，屯駐三輔，舉措稍有不當，不徒不能得西川，並東川亦萬分危險也，就不存那得隲望蜀之心，慢慢的留以有待了，却暗暗與眾謀士商議收拾馬騰之策，華歆獻策道，馬騰世在西涼，羌人畏服，所部將士，甚為精銳，此刻若與師動眾，前去征討，彼如抗命，大則動搖



三輔擾亂關中，小則退出，蕭關佔據，隴坂征西，將軍前攻，抱罕苦戰，經年幸而獲勝，若馬一變，則征西將坐困於漢中，而隴上諸羌，將齊聲響應，殆非萬全之策。曹操道：子魚所見，可謂洞悉敵情，但有何策，可以不勞而定。

華歆道：馬騰對征西使者，口口聲聲，朝廷旨意，今當投其所好，丞相明日上朝，取得朝廷旨意，藉口隴羌謀變為名，召他來許商議，馬騰恃勇而輕，又自負擁有重兵，他人不能害我之意，勢必輕裝就道，待其來許，必先來謁丞相，丞相可面數其抗令之罪，一二武士，便可制其死命，至扶風方面，僅有馬岱，馬超遠在涼州，可令人先至長安，教子廉將軍與文聘督發萬人圍攻馬岱，以除後患，韓遂駐紮馮翊，與馬騰原為犄角，但其為人，剽輕短見，好利忘義，與賈詡素相交厚，可令前往誘以官爵，馬騰既死，彼自說勢有威可畏，有德可懷，必入吾彀，且可令其出兵截馬岱歸路，四面圍攻，不愁不勝，然後令韓遂為金城太守，俾作前驅，以賊攻賊，馬超雖勇，外夫重兵，他無援助，不敗何俟，丞相既無西顧之憂，自可遂東征之願矣。

曹操大喜道：子魚江東名士，謂華實並茂矣，立刻差人前去長安，教鍾繇與曹洪文聘暗中準備，次日索得詔書，火速差官前往右扶風，調取馬騰來許，商議軍事，再差賈詡攜帶黃金千兩，綵緞百端，並金城太守勅書印綬，去說韓遂，三路差官各自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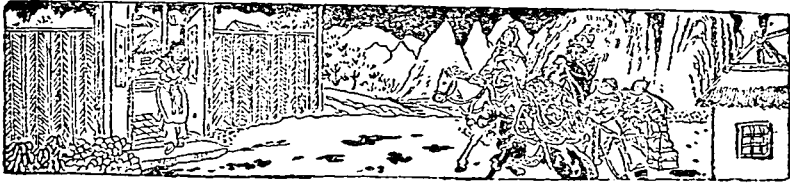
且說馬騰自從打發鍾繇使者去後，陸續聽得曹兵大捷，平定漢中，心裏暗自着慌，令馬岱龐德將軍隊逐漸移展至寶雞沔陽一帶，與天水仇池諸羌聲氣相接，知道蕭關一帶，朝那高平，俱有重兵，難以通行，只好從南道着想，以作退步，自古道：智者千慮，必有一



失，華歆層層盤算，曹操與衆謀士，均係過人之才，竟不慮到這一步，放虎歸山，自留後患，却是馬氏諸人，不該駢死此地，故而如此。

却說那許昌使者來到，馬騰受了詔書，款待天使，與麾下將士商議，去的好，還是不去的好，衆將士都主張不去，馬騰道：「我若是不去，是違抗聖旨，曹公便可加我以叛逆之名，右扶風四面受敵，勢必受兵，豈非自貽伊戚，不如親身前往，汝等感兵以爲後援，曹公得我一人，亦爲無用，殺之又屬無名，顧忌太多，終於無濟，是我仍可安然復返。」馬岱諫道：「叔父不受夏候淵調度，已成嫌隙，此去許昌，決無好處。」馬騰道：「吾意已決，汝可代統吾軍，我東去許都，驛遣一人，若有不測，汝與龐德急領全軍，退出秦中，南入天水，奪取涪陽，以爲根據，令步卒數百人，扮作鄉農，散入此地各邨耕種，以爲他日捲土重來之預備。」汝兄可從蕭關入，汝可從寶鷄進攻，則吾仇可報矣。」馬岱見馬騰去志已決，不能諫阻，頓首受命。

次日，馬騰帶着馬休、馬鐵暨三百人馬，同着使者，向許昌進發，不一日來到，自向館驛住下。次日去丞相府參謁曹操，曹操早知備細，吩咐許褚帶了二百名勇士，埋伏暖閣左右，馬騰一到，就令進來，參謁已畢，曹操道：「將軍遠來辛苦，馬騰謝過，操問道：「前日孤令夏侯淵去征討張魯，請將軍前去協助，爲何不去？」馬騰道：「一來氏羌騷動，不敢遠離；二來因未奉到令旨，故爾有違。」夏候將軍的命令，操笑道：「孤令征西前去漢中，委以專征，關中人馬，悉聽節制，你心目中本沒有孤家，故而抗令，還敢到此巧辯，來與我拿下。」許褚帶領勇士一擁向前，將馬騰拿住，馬騰到此，祇好束手受擒，回頭看着曹操，高聲罵道：「俺馬騰明知來此，決無好處，不過是朝廷旨意，不能違抗，於今我雖一死，只恐你這奸賊，也沒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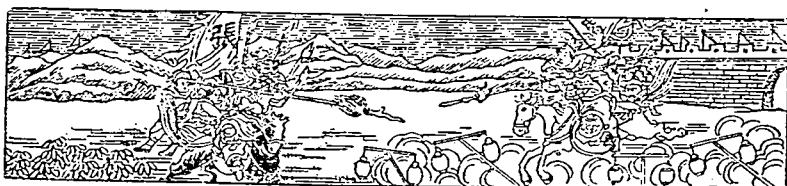


好下場頭，曹操吩咐左右，推出斬首，不必號令，用一口薄薄棺材，將他埋在西郊附近，立刻叫許褚前去館驛，掩捕馬騰從人，一律斬首，以除後患。

許褚領兵來至館驛，西涼兵士已經得了消息，馬休馬鐵知道是不能生回，原肯從人，改着鄉人衣服，叫他火速破站飛報馬岱，準備南行，自己兩個痛哭流涕，曉諭軍士，言主公無故被曹操殺害，頃刻必有兵來，汝等可速速逃走，原來馬騰待下極有恩惠，此番聽得馬騰被害，個個目眦盡裂，大哭號咷，齊聲說道：我等願同死此處，不願生回，登時弓上弦，刀出鞘，專等曹兵到來，決一死戰。

西涼兵士正在準備，許褚已帶了八百兵士，將館驛圍圍住，後面夏侯惇帶領巡城兵四五百人，會同許褚，將館驛圍得水泄不通，馬休馬鐵橫了心，兩個在門樓上，彎弓搭箭，等他二人臨近館驛，覷得親切，馬休一箭，射中夏侯惇左眼，翻身落馬，夏侯惇原只一個眼睛，於今又去了一個，便也有力無處使，左右急救上馬，許褚吃了一驚，門樓上馬鐵一箭，射中許褚左頰，馬休又是一箭，射中許褚右頰，許褚忍痛，拔出箭杆，下令軍士奮勇進攻。

却見館驛門開處，馬氏兄弟，兩馬當先，論氣力來，原不是許褚的對手，因為許褚受了兩傷，馬氏兄弟捨命衝殺，西涼兵士，都是把性命攔在九霄雲外，自古道：一人拼命，萬夫莫當，何況都是久經大敵，兵強馬壯，二百餘人，一聲喊，曹兵紛紛閃開，殺出一條血路，徑奔許昌西門，迎頭來了曹兵大將王必，帶了三千御林軍，向前截住，馬休馬鐵雙刀並起，王必招架不住，被馬休一刀砍落馬下，西涼軍士乘勢殺出西門，御林軍見主將已死，紛



紛大亂，許褚見馬氏兄弟，逃出城去，吩咐衆軍火速追趕，退後者斬，自己匹馬當先，衆軍四面圍繞前來，西涼軍士人自爲戰，到了後來，曹兵越殺越多，馬休馬鐵，料無生路，拔出寶劍，自刎而死。

衆軍士見主將已亡，滿拼一死，盡力迎殺，天色向晚，力盡神疲，二百餘人，個個戰死，無一生降。

許褚割了二人首級，來見曹操，曹操已知道王必喪命，夏侯惇許褚均受重傷，正在憤怒之際，一見許褚前來報功，親取傷藥，替許褚敷上，重賞許褚，教他好生將息，又安慰夏侯惇，教人殮葬王必，計點軍士，折損千餘人，操大驚，西涼兵士如此驍勇，猶恐曹洪不敵馬岱，急令帳前左右護衛小將鄧艾鍾會，帶領三千人馬，星夜前去協助，二將奉命去了。却說馬岱龐德見馬騰去了多日，尚無消息，正在遲疑，只見進來一人，汗流滿面，氣喘不止，一看正是跟馬騰去的軍士，稍停，那軍士將馬騰業已被害，二位小將軍，預備死戰，特令前來報信，途中看見曹洪文聘領兵前來，離此不過四五十里地了，馬岱聞言大哭，龐德說道，小將軍，此非慟哭之時，商議迎敵才是，馬岱收淚道，叔父當去時，要我二人去到天水，以爲存身之地，如今可急速拔隊起行，到了天水，再作道理，龐德稱是。

二人預備已久，立叫起行，到了寶雞，馬岱與龐德商議道，你看此地山勢險惡，你我各領三千軍士，分左右埋伏，等候曹兵前來，殺他一個片甲不回，一來替叔父報仇，二來使他不敢窮追，龐德連聲道好，令裨將馬成領五千人馬先行，他兩個埋伏着，靜候曹兵來到。



那曹洪文聘，在長安接着魏王令旨，帶了七千人馬，星夜前行，鍾繇領了五千人馬接應，二人趕到扶風，馬岱已經走了，二人驚訝不置，依文聘的意思，是不追趕了，曹洪說道：魏王旨意，要剷除馬岱，以絕後患，如今聽土人言說，去尚不遠，我二人急速催兵前進，才是文聘依言，催兵前進，又行了一日，到了寶鷄，問着土人，知道西涼兵清早過去，至多不過走了三四十里路程，二將大喜，急急追趕，看看日欲西沉，到了一個坡上，忽然鼓角齊鳴，左邊龐德，右邊馬岱，萬弩齊發，向曹軍射來，一個是有心計算，一個是變起倉卒，曹兵抵敵不住，往後敗走，二將乘勢追殺，曹兵自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十成中去了八成，曹洪文聘敗去四十餘里，幸虧鍾繇接應，方才安下營寨。

那邊馬岱龐德，火速催軍，直向天水進發，三五日間，便到了天水，天水太守馬遵，原是馬氏一門，聽見馬岱到來，開門迎接，進衙坐定，馬岱哭訴馬騰被害情形，馬遵亦為揮淚，便道：賢弟且免愁煩，叔父已死，如今可遣人火速去涼州，報知孟起，與兵復仇，憑兄這裏，尚有萬餘人馬，合賢弟帶來的兵，將近三萬，足以一戰，即喚部將姜維近前。

那姜維乃是冀縣人氏，武藝高強，人才出眾，在馬遵部下，當了一名偏將，當時聽見太守呼喚，上前參見，又見過了馬岱，馬遵道：馬老將軍被曹操所害，小將軍避難前來，尤恐曹兵仍前追趕，伯約可領兵五千，前去濟陽，謹守城池，以防曹兵來犯，我這裏再派人來接應，姜維領兵去了，馬遵又令龐德領五千人馬，離濟陽三十里下寨，接應姜維，龐德領命去了，馬遵教馬岱帶了五百人馬，由臨洮逕回涼州，協助孟起，待遠邊接到消息，即便進兵，馬岱即刻起程去訖，馬遵自己吩咐左右，加意警備不題。



却說曹洪文聘，頓兵三日，鍾鄧二將到了，見過曹洪，問知軍情，卻艾道：「馬岱戰勝，急於逃走，輕騎躡之，必獲全勝，今去遠矣。」鍾會道：「岱此去必奔天水，馬騰是馬騰一家，必相連合，我兵遠出，勝負尚未可知，可稟知魏王，再行定奪。」曹洪依言，將人馬紮住，專人啓稟丞相，靜候指示機宜。

且說韓遂屯紮在馮翊一帶，與馬騰相為犄角，聞知馬騰被召進京，知道客軍寄寓，終非上策，馬騰此去，恐怕凶多吉少，與手下將士楊秋程銀一般人正在計議，忽報許昌使者到來，韓遂連忙迎接，賈詡進營，一行坐定，賈詡宣布曹公德意，即將黃金綵緞金城太守符節印綬，交與韓遂，韓遂一一拜謝，陪着賈詡飲宴數日，一面令部下收拾行李，預備起程。

韓遂送過賈詡，同衆將商議道：「我若依曹，夾攻馬氏，馬氏既滅，勢必及我，我若助馬，是我先替馬氏受兵，諸將有何良策？」程銀道：「賈詡此來，明是以毒攻毒的手段，馬孟起蓋世英雄，豈有不報父仇之理？」主公與馬氏世交世好，又係聯盟，無馬氏是無韓氏，然曹兵遍布關中，我若起而發難，曹兵必環而攻我，進既不能，退又不得，不如三分所部，以一部暫留涇渭之間，一部先入金城，一部向安定高平分途駐紮，作為陸續開拔形式，示曹兵以不疑，孟起一至金城，便可與之合兵一處，以入關中，孟起若不出兵，我亦可以安坐金城，保全實力，韓遂喜道：「將軍言之有理，即將原有部隊萬餘人，自領三千餘人為第一隊，先行率赴金城接應，楊秋領五千人為第二隊，分駐安定高平一帶，程銀領軍五千，作為第三隊，分駐涇渭之間，靜候馬超消息不題。」



却說孫權自從大勝曹兵，每日裏提防曹兵復仇，又聽得曹兵取了漢中，殺了馬騰，聲勢十分浩大，急召周瑜程普一班將士商議。周瑜道：「主公思患預防，誠為高見。瑜在鄱陽，據文嚮報告，劉玄德與糜夫人同染溫病，劉玄德體質強壯，現已就痊，只糜夫人日加沉重，甘夫人因晝夜侍疾，亦復傳染，兼天時不正，荊州又無良醫，半月以前，兩位夫人雙雙病死，現在荊州城中文武，尚然穿孝，主公幼妹，待字閨中，不如遣人去荊州為媒，劉玄德與討逆將軍，昔同王事，與主公向無深仇，我得江夏，得之劉表，若與聯婚，事無不諧，婚姻既定，盟好可尋，關張子龍，皆義氣深重，決不肯主母以與無謂之師，諸葛亮龐士元，雖計謀百出，亦不致冒大不韙，以徼不可必之功，近窺其意在圖川，欲得上流，我與聯婚，投其所願，然後我可以釋江夏之防，而專合肥之備，即曹操大舉南下，關雲長在襄陽，張翼德在南陽，但遣一介之使，南入荊州，則襄樊之兵，可出宛洛，曹操方自顧許昌根本之不暇，何暇輕舉以謀我也。」孫權喜道：「公瑾之言，表裏瑩徹，劉玄德天下英雄，吾妹適之，亦為得人，待孤告知老母，然後再行遣使，公瑾可前赴濡須，一視防軍，以防曹兵乍進，周瑜領命自去不提。」

孫權入內，將諸事面告吳國太，國太道：「女大當嫁，劉玄德景是帝玄孫，英雄蓋世，汝竟行之可也。」孫權領命，即遣呂範前來荊州議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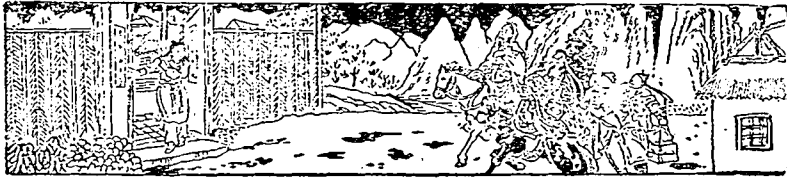
那劉玄德自從甘糜二夫人雙雙病死，形單影隻，正在悲痛，孔明子龍，時常勸慰，一日，三人小飲，孔明笑道：「主公面上，紅光煜煜，主天喜紅鸞照命，三數日內，當有續絃之喜。」玄德歎口氣道：「二夫人患難相從，中途溘逝，尸骨未寒，何可遽言續娶，一言未了，外面報進，



江東使者呂範求見，孔明笑道：「恭喜主公，可稱喜從天降了。」玄德道：「軍師何出此言？」孔明道：「請進呂範，便知端的。」現在只要是關人，不管形狀醜陋，不管年齡高大，夫人若有不幸，那做媒的便踴躍恐後，我與東吳，素無來往，兩夫人去世，亦未前來弔唁，孫權有妹，尚待字閨中，呂範此來，定係作媒無疑。

玄德半信半疑，教人延請呂範進內，寒暄已畢，呂範先致吳侯弔唁之意，後述吳侯景慕之誠，漸漸的說到姻事來了。玄德暗暗佩服孔明神相，聽見呂範所說，以目視孔明，孔明答道：「吳侯有此盛意，主公理宜答謝。」玄德起立致謝，呂範連忙答禮。玄德教孫乾簡雍陪伴呂範館驛安歇，與孔明計議道：「呂範作媒，必有用意，軍師爲何一口允諾？」孔明道：「此必係周公瑾懼曹操再伐江南，欲聯我以拒曹耳，我欲入川，亦懼吳之上犯，姻好旣成，江南可以一力拒曹，我亦可以一心入川，兩利之事，何憚不爲？」玄德連聲稱是。

次日，玄德請呂範先行回去報知，令簡雍前去答禮，二人去訖，玄德將前日所得黃金綵緞，駕着畫船船鼓，命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爲納聘專使，命右將軍趙雲爲親迎專使，二人衣錦簪花，帶了從人，望江南進發。船到江夏，徐盛早知消息，出郭歡迎，與趙雲爲投契，隨即分別。到九江時，甘寧一樣款待，順風揚帆，直到建業，孫權派魯肅程普至九江洲相迎，魯肅與孔明一見如故，上得岸來，並馬入城，到吳侯府第，下馬入內參見，孫權優禮款待，又引見了國太，國太一見孔明儒雅風流，子龍英風四射，自己女婿，得此輔佐，將來定成大事，歡歡喜喜，替女兒製辦衣裳，選了良辰吉日，命諸葛瑾孫韶爲護送專使，將孫夫人送下了河，孫權與國太送至江邊灑淚而別。



十日工夫一行人到了荊州，荊州城裏家家戶戶，披紅掛彩，玄德自在江干迎接，彩輿十里錦盜香盈，老夫少妻，自有一番佳境，夫妻和好，自不待言，並非兄弟捏造，但看盧子嘉馮煥章兩口子，便可以略知梗概了。話休繁絮，劉玄德孫夫人既成喜禮，關張都來參見新嫂，各回汛地去了，諸葛瑾跟孫詔吃得酒醉飯飽，心滿意足，玄德也十分厚待，兩個辭別，自去吳侯處復命，正是

佳耦初諧，他日怕成怨耦，舊人若在，今朝可比新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綱目書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是超遂連合反曹，實由于操命夏侯淵討張魯，諸將生疑之故，與本書引據者同，衣帶詔，史亦只言董承自禪受有云云，劉備因之起兵于徐州，並無馬騰之說，演義敘操欲乘周瑜喪取吳，恐騰襲許，憶赤壁軍中訛言，因誘致騰，可謂憑空結撰，本書曹操矯詔誅騰如故，而原因由抗命征西，假天子命以塞其口，言隴羌變以重其威，是合于情理者也，若演義加爲征南將軍，命其征吳，則太不合情理矣，豈止不合于史也。

寫馬超遠在涼州，扶風僅有馬岱，不但是爲佈置軍事，令岱與龐德所部出動，可向寶雞汧陽一帶展移，且演義敘馬騰之往，謂超有乘其來，竟往京師，於中取事，昔日之志可展等語，是超未諫，而又有勸行之失，不可不救正之也，嗚呼，使超果有此言，則父與弟往而共死，所以輕身致危者，超將永抱終天之痛矣，今超不在，諸將均主不去而諫之，馬岱苦口而又再諫之，是騰剛果明決，自欲就義而求仁，岱與超也，生死天地，概無所感，



而後英雄可以繼志，可以有為，不致稍有累於天君，於是馬騰之夷險危途，艱貞亮節，殆可抗衡於岳飛，而操乃淪與槍伍，此之謂有筆皆削，無人不全，超一在側，便難料理，卽如演義之言詞，蓋亦非此不合馬超聲口也，讀者必訝馬超何以竟在涼州，又何故不安放扶風，俾多一諒勸之人，騰或不行，曾不知演義上便因如此安放，無法著筆，不得不玷辱英雄，若超在側，必仍只見勸不見諫，英雄肝胆，誅賊爲先，怕死貪生，恐馬超入墓至今，在地下千年，猶未學會如此腔調也，否則寫的便不是馬超，或不問馬超終天抱恨不抱恨，便可去學演義般樣隨手安放，試問填平英雄恨事，尙還有何案可翻，這才叫安放不得的苦。

演義寫賈詡媚操進計，反間成功，本書便令其許都至勞，說降失敗，成了蔣幹，演義寫一黃奎助騰，洩謀誤事，同時被害，本書寫一王必助操，截殺無用，登時被誅，成了苗澤，演義寫設策詔騰者爲荀攸，本書寫一再獻謀者爲華歆，以攸黜操封王，尙存晚蓋，敵附逆成篡，不妨歸惡也，演義寫許褚裸衣鬥超，臂中兩箭，而城下圍騰，曹將無一人受傷，本書寫許褚領兵圍驛，頰中兩箭，而門樓拒敵，曹將無一人不受傷，以助賊必誅，刑傷不稍末減，褒忠有典，休鐵應予復仇也，尤妙在夏侯惇爲演義中操平漢中定計之人，又爲操疾篤見鬼相召，亦同於殿門見鬼以死之人，本書原以張魯爲鬼，卽令惇遺其雙目，不但使之不能見人，且永使其不能見鬼，諷鬼尤覺翻案翻得滑稽，若王必削去箭瘡，而令身首異處，如伏典刑，蓋正五臣死節之罪，則翻案翻得森嚴之至，因諱一黃奎，便順諱五臣之死難，乃從翻馬騰一案，並翻五臣之兩案，明則了結夏侯惇王必助逆之輩，暗且了



結管轄知機助逆之徒，是均不可不知也。

夏侯霸降姜維時，首以魏有妙齡鍾鄧二人，久必患蜀為言，世讀演義者，又必惜維之降蜀，在先主死後，霸之降蜀，在孔明死後，其助漢皆晚，而鍾鄧用世，反能及時，乃與嘆若有天也，設使鍾鄧得遇諸葛，將如之何，亦世人之所深思者，今即以軍事地理而及天水，因天水而及姜維，因姜維而及馬遵，便言本屬馬氏同宗，已見文機在手，妙造隨心，而超孝子也，維亦孝子也，以孝及孝，以維助超，又果為惟一攜手之人物，不惟不使英雄為降將軍，此中又寓錫類不匱之至意，則幾無一處不見杼軸，無一字不有分量，更不可以信口亂造而草草讀過人也，地也，時也，勢也，情也，事也，安排既當，然維固與鍾鄧同志者也，故未出維，乃先出鍾鄧，於是鍾鄧並得與諸葛角智於疆場，自有本書，而三國人材，一齊吐氣，而世間讀者，無不如此，天地之交，從此應無缺憾事已。

演義言孫劉相忌而聯婚，本書言孫曹相畏而聯婚，原因大異，方見本書為正寫孫劉，合好，交不可離之文，而此回更為抬高公瑾人物之筆，如演義魯肅討荊州，佛寺看新郎，喬國老愛財多事，劉備畏妻溺志，孫權擲硯怒追，以及夫人背母偕逃，孔明伏兵高叫，周瑜雪恥忘曹等，真將一時瑜亮，奇才妙智，寫得兩下不堪，幾同市井小人之卑陋惡劣，那一位還算得三國人物，簡直刻罵入骨矣，茲盡反之，並易入贅為親迎，這番正大光明，便叫臥龍先生一行，省在小舟伏着，去受許多悶氣，妙極，呂範照舊為媒，可謂媒星入命，只是甘糜二夫人同遭瘟病身死，黃泉路上，不免咒罵不堪耳。



第八回 戰合肥太史慈中箭 出潼關馬孟起報仇

話說孫劉結好消息，傳入許昌，那曹操正因接到曹洪報告，馬岱走入天水消息，知道此事有些兒不妙，幸虧賈詡回來，言韓遂已經拜命，去到金城接事，關中西道，可保無憂，正在那裏發下緊急命令，要曹洪先取沔陽，進攻天水，猛然間得了孫劉結好消息，不由得手足失措，急忙聚集文武商議，荀攸啓道：丞相，孫權以合肥一戰，與我積恨，恐一旦有事，荊州乘虛以襲江夏，故不惜以青年弱妹，遠適劉玄德，荊州方面，聞現在集兵秣歸，彝陵一帶，必有圖蜀之心，亦懼江東之躡其後，故而順水推舟，聯成姻好，事機相湊，遂以速成，攸聞以利交者，利盡則交疎，以權睦者，權等則睦散，孫劉既以互利而聯姻，將來必以互不利而成敵，丞相保持實力，坐承其敝可也。

操道：公言甚是，但劉璋闇弱，劉備若進兵西川，勢可必得，西川若入劉備之手，則漢中必危，公有何策，可紓此難？荀攸答道：丞相憂深慮遠，可謂明見萬里，以攸愚見，孫權結好劉備，欲求有事相救，劉備結好孫權，欲以專力取川，今但令文遠以游兵出合肥，吳出則我歸，吳歸則我出，吳喜若急，必求救於荊州，荊州與江東新好，必撥宛葉以遙應江東，自不得專力於西川，而我得以餘暇，收天水以固西防，伺劍閣以通廣漢，令夏侯征西，乘隙入蜀，則足以制荊州之死命矣。操大喜道：公統籌全局，協應三方，可稱計劃周詳，即傳令授計張遼、夏侯淵、曹洪諸將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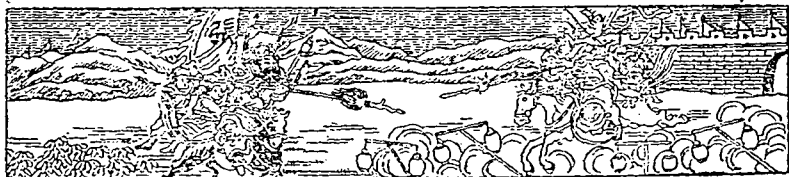
且說周瑜奉了孫權命令，巡視濡須居巢一帶水陸諸軍，將次完畢，忽聽細作報道，合



肥城中，現在分派軍隊，輪流出犯，周瑜一聽，便與呂蒙計議道：「此必係曹操以我新與荊州講和修好，故意擾我，以視荊州有無動止，彼可以擇利以趨，我但勅諸軍深溝高壘，不與戰爭，令子義從張繡處撥馬隊三千，巡視要隘，遇便要擊可也。」呂蒙道：「就依都督高見，一面立請太史慈分領馬隊前去，周瑜自回建業去了。」

那張遼接到魏王令旨，與劉曄商議，遣樂琳龐奮胡烈三將，各領二千人馬，分作三隊，預備騷擾東吳防地。三將領命，去到吳兵寨前，擂鼓吶喊，吳兵只是不出，曹兵一隊去了，二隊又來，三隊又來，江東兵看他似紡草似的，個個心中詫異。一連三日，都是如此。今日在此處發現，明日在那處發現，那天到了居巢附近，胡烈一隊逼近張繡營，欄辱罵張繡，那些軍隊亡命之徒居多，忍耐不住，開營出戰，胡烈揮軍便走，張繡部將胡車兒向前追趕，合肥兵第二隊，第三隊前來接應，胡車兒勒住馬，不肯再追，曹兵緩緩退去，轉過山坡，太史慈軍隊到了，因奉了都督將令，不許開戰，將人馬紮住，讓曹兵過去，自己在旗門裏觀看，好個不識時務的胡烈，暗地彎弓搭箭，望太史慈一箭射來，正中面上，太史慈忍着痛，拍馬直取胡烈，只一合，將胡烈劈於馬下，江東軍士見主帥受傷，奮勇上前，胡車兒揮兵接應，曹兵大敗，死者不計其數。

太史慈帶着傷，來到張繡營中，張繡大驚，替他拔下箭來，只因受傷過重，又用力追殺曹兵，拔出箭來，血流如注，敷上刀槍藥，也不能止住，一半個時辰，覺過了二三次，到了半夜，張繡叫胡車兒丁奉團圍住，只見太史慈二目一睜，叫道：「大丈夫不能揚威絕塞，為國家立不世之功，今乃為堅子所算，死於無名之戰爭，吾負老母矣。」回頭看着衆人道：「各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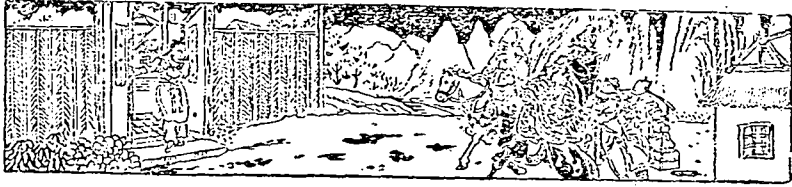
將軍，可轉啓吳侯，孫權之交，不可離也，言訖，大叫一聲，口中噴血而死，滿營將士無不齊聲痛哭，差人火速報知吳侯，由丁奉暫行帶領原有軍隊，晝夜巡緝，以防曹兵。

孫權接到太史慈死信，放聲大哭，文武盡皆垂淚，令孫韶前往居巢迎喪，到了建業，孫權與周瑜程普率領文武出城迎接，祭奠已畢，把太史慈祔葬孫伯符墓旁，將其子太史亨留養府中，太史慈軍歸丁奉接統，合肥方面，因損兵折將，亦暫停戰不提。

且說馬岱從天水出狄道洮州，逕奔涼州，晝夜兼行，四五日間，已經到了，不須通報，逕入衙署，那時節馬超正與妹子馬雲驪妻子楊鳳，家常閒話，原來馬騰三子一女，長子馬超，次子馬鐵，三子馬休，女兒馬雲驪，品貌超羣，武藝出眾，馬騰因女兒幼年無母，愛女之心，甚於愛子，立意與他找一個蓋世英雄的女婿，所以長了二十二歲，尚未字人，三人正在計議扶風事情，為何許久未見家信回來，忽見馬岱全身縞素，闖進門來，跪在當地，把他三人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馬岱將曹操如何要伯父出兵，伯父如何未去，後來如何帶同兩弟進許昌，如何全軍盡沒，連哭帶說，一一訴出，馬超兄妹，一聽所言，不由得痛徹腑臟，淚流滿面，一霎時怒氣攻心，雙雙暈死過去，馬岱銜淚，幫着嫂嫂拿盂湯，將哥哥妹妹灌醒，好一會二人悠悠醒轉，放聲大哭起來。

那時涼州城裏，經馬岱從人，傳出上項消息，登時一傳十，十傳百，涼州城裏百姓，如喪考妣，軍隊尤其哀痛，大家公推數人，來見馬超，要他興兵報仇。

馬超一家大小，正哭得死去活來，手下將官，苦苦相勸，方才止住哭聲，馬超問馬岱道：賢弟，你如何逃得回來，馬岱便一五一十將遵伯父遺命，退駐天水，等候大哥出兵，以爲



響應，剛說到此際，聽得外面人聲嘈雜，把門兵士報說道：「合肥人民兵士推舉代表求見將軍，馬超含淚，同着馬岱出到大堂，只見衆代表向前行禮，說道：『某等頃聞老將軍在許昌被害，大衆悲憤，敬請將軍早日出兵報仇。』」馬超揮涕道：「各位父老，既有此熱心，俺馬超寧不感激，請受我兄弟一拜。」說罷，同馬岱倒身下拜，衆代表還禮不迭。馬超拜罷起身，拔出令箭，叫軍政司火速點齊全軍人馬三萬餘人，限三日內，趕造白衣白甲，拔隊起程，不得有誤。軍政司領命，自去辦理。

馬超送過各代表，回進衙中，令馬岱好生休息，意欲自己領兵前去，留妹子留守涼州。誰知道這位大小姐性情剛烈，非去報仇不行。馬超祇好令部將馬龍、馬驥守住城池，自己設了父親兩弟靈位，帶了馬岱、妻妹痛哭祭奠。到了第四日，叫馬岱帶了三千人馬，仍去天水會合馬遵，北向扶風，夾攻長安。馬岱領兵去了，馬超盡起全軍三萬人，自作先鋒，令妹子領中軍，帶領家眷，偏將馬凱領後軍，白旗白甲，好似銀山雪海一般，離了涼州，浩浩蕩蕩，望金城一路殺來。

馬超兵到金城，韓遂已好消息，開了城門，帶了三五個從人，來到馬超營中。馬騰、韓遂原是八拜之交，當下馬超叔姪相見，自有一番痛哭流涕。韓遂便將曹操如何遣賈詡來到，以財帛爵位相誘，我以勢力難抗，祇好暫時從命，已令部將程銀、楊秋、分屯朝那、高平、涇渭、蕭關一帶，賢姪大兵一至，兵不血刃，便可直取長安。馬超聞言，頓首拜謝。韓遂仍領兵入城。

馬超住過一宵，仍留韓遂在金城接應，自引人馬向高平出發。程銀、楊秋，都是定做的



一色青，所到之處，毫無阻攔。沿途雖有韋廉楊皇，不敢阻攔，不過半月有零，直抵長安西門下寨。那長安太守，乃是鍾繇，一生一世，祇會白紙寫黑字，那裏知道打仗，是怎麼一回事，一面吩咐緊守城池，一面派人去許昌告急，還恐遠水不救近火，想起自己兒子鍾會，現在曹洪軍中，急遣心腹家人，向曹洪處求救，各各分頭去了。

那馬超知道長安城險峻難破，若是相持日久，救兵一到，內外受敵，喚過數十名軍士，私藏暗器，扮作鄉民，自己且不圍城，却令部將領兵分頭攻打長安附近州縣，那些鄉民，自然扶老攜幼，向長安城中躲避，那位鍾太守，不知道城是亂開不得的，難民是亂收容不得的，在城上看見逃難的人民，兒啼女哭，忍不住心腸，叫開城把他們放了進來，那真正難民，自然感恩戴德，那些假難民，也就得其所哉。

到了三更時分，東門火起，鍾繇即忙吩咐人前去救護，那馬超却從西門裏應外合，殺了進來，火光叢裏，西涼兵人如虎豹，馬似蛟龍，守城兵四散奔逃，鍾繇只得脫下衣冠，帶着親隨，逃向潼關方面去了。

馬超得了長安，安民已畢，叫程銀楊秋領兵一萬，前去追趕鍾繇，奪取潼關，叫妹子馬雲騷領兵一萬，把守長安，自己領兵二萬，南取扶風，接應馬岱。

那曹洪自從得了魏王旨意，立派鄧艾領兵五千，攻打汧陽，姜維令軍士謹守城池，並不出戰，鄧艾千方百計，誘他出城，總是不行，後來令兒子鄧忠帶領人馬，黑夜裏越過汧陽，斷姜維後路，却被龐德伏兵一起，只殺得鄧忠匹馬逃回，帶去的千餘人，不剩一個。

鄧艾正在為難，曹洪將令來到，速回大營，商議軍事，鄧艾回到營中，原來是鍾繇告急。



文書來到，鍾會父子情急，願當前敵，曹洪令他領了三千人馬爲第一隊，鄧艾領三千人馬爲第二隊，自己領五千人馬爲第三隊，回救長安，留文聘領七千人馬，守住汧陽，以防馬岱北下，分撥已畢，拔隊起程。

鍾會心急如火，滿望立刻到了長安，父子見面，誰知長安早已失守，馬超已迎上前來了，剛剛距離長安五六十里路程，只見前面西涼白旗飄蕩，好是雪浪橫空，捲地而來，勢如風雨，鍾會忙將軍馬紮駐，勒成陣勢，等候西涼兵到接戰，那西涼兵自從出兵以來，未曾接戰，銳氣正威，馬超躍馬當先，舉槍便刺，鍾會舞刀接住，戰不上十合，氣力不加，撥馬便走，後面鄧艾父子，雙雙上前迎戰，馬超奮起神威，大吼一聲，一槍將鄧忠刺落馬下，鍾會看見，急回馬接應鄧艾，西涼兵橫掃過來，曹兵抵擋不住，大敗而逃，虧得曹洪大兵來到，方才止住陣腳，安在營壘，與馬超相守。

那汧陽城裏姜維，見曹兵連日不來攻打，教人打聽，盡數退了，方要遣人報告馬遵，祇見前面塵頭大起，馬岱同龐德領兵來到，姜維迎接入城，告知曹兵已退，馬岱道：必是家兄攻打長安，他們回救去了，姜將軍你仍守護此城，以爲後援，我同龐將軍領兵前去，去攻長安，姜維應諾。

馬岱龐德領兵向前進發，將至寶雞，前時散在鄉間的軍士，見是馬岱兵到，前來報告文聘聚兵地方，馬岱叫他們糾聚舊人，今夜可在文聘營外，四處放火，那人領命自去，文聘聽知馬岱兵到，抱定不出門的主義，小心的意，隄防火燭，到四更時分，只見大營四處起火，那曹兵都被西涼兵殺怕的，心中先自慌亂，左邊龐德，右邊馬岱，兩枝兵如生龍活



虎，斬開鹿角，殺進營中，喊聲大起，鼓角喧天，曹兵大亂，文聘不敢迎戰，帶領敗殘人馬，望長安敗走，龐德馬超那裏肯捨，緊緊向後追趕。

文聘來到曹洪營中，訴說一切，曹洪驚道：「前有馬超，後有馬岱，如何是好？」鄧艾說道：「現在只有退入漢中，與夏侯征西合兵一處，候魏王兵到，再圖恢復。」曹洪道：「事已至此，只有此法。」一聲號令，將人馬連夜移入漢中，馬岱馬超乘勢追擊，曹兵又折損八千人。

馬超兄弟相見甚喜，叫馬成帶兵五千，守住褒斜道口，自己同馬岱龐德回轉長安，直取潼關。那潼關真是一個地方，東西兩道，都是窄狹路，三面是山，一面靠着黃河，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比函谷關還險十倍。此番鍾繇殺得抱頭鼠竄，後面程銀楊秋乘勢追趕，本來在臨潼就可以將鍾繇拿住，依楊秋的主見，留住鍾繇，以作引線，好進潼關。

果然鍾繇拚命奔逃，楊秋程銀在後面流星趕月似的，不即不離，看看到了潼關，守關將士見長鍾太守，關關迎接，那西涼二將，加上一鞭，縱馬入城，軍士一擁而入，守關將士抵擋不住，西涼大隊人馬搶入關內，在城門洞內，把鍾繇拿住，又拿了渭南令文斐，打入監中，靜候馬將軍發落。好幾日，馬超來到，二將迎接入城，馬超大喜，將庫中財物，盡與二將分賞部下，休息士馬，以便進兵，正是：

天馬西來，朝發渥洼之澤，黃河北去，並收涇渭之流，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綱目書超遂等十萬屯據潼關，秋操自將擊破之，遂超奔涼州，操追至安定而還，此即演義中潼關之戰，曹操割鬚棄袍，許褚腳邊藏身躲箭之險，些送命者也，其穿鑿附會，明明遂超同奔，竟說抹書間遂，硬使一個很夠交情的人物，成爲殘廢，低首降曹，



賣死友，負義心，雖生交，歸國賊，是何理也。據史，操連車南道，示弱驕敵，使超遂悉眾南守，乘虛得取河西，而後北渡，人莫能爭，豎壘渭濱，使戰不得，願許割地，使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破之，云云，是又明明操許割地於超，而非超懼操已渡河西，乃以割地求和，圖城下之盟，演義既寫不共戴天之仇，復寫相從割地之議，於是而楊秋使去，於是而反間書來，於是而陣上話舊添疑，於是而寨內揮刀火併，此等文章，熱鬧固然熱鬧，只可惜把馬超韓遂，及西涼八部英雄，都糟塌得不成人子，小說筆墨久在中國不能值錢，即以自命荒唐言，甚將宗邦篤守忠孝禮義之國民性，忘於腦後，演捧奸盜邪淫，大羣之所排斥者，於無形也可嘆。

此回仍係接寫馬超復仇之文，以紀潼關大戰，忽先寫戰合肥太史慈中箭一段文字，則以承前文孫劉結好餘波，略作三方文字之小曲折耳，演義寫曹操正宴銅雀臺，興高采烈，把筆賦詩，忽聞權以妹歸劉，表奏備為荊州牧，漢上九郡，大半屬備，以至手脚慌亂，投筆于地，已殺風景極矣，今馬岱正入天水，超將不制，殺騰無功，西蜀方亟，忽孫劉好消息傳來，東南之難又殷，以至手足失措，是更加一倍着急，加一倍殺風景，破舟漏屋，風雨打頭，沒與一齊來，不使奸雄坐臥得安一刻，則較演義中老瞞，尤為惶恐甚矣，故荀攸之策，張遼之兵，寫來不過爾爾，以見老瞞急中失智，賊黨賊徒，亦盡荒張失計耳，此中餘波之餘波，便為了結一個太史慈作補筆，細尋作者之意，原亦不屬於此也。

馬超妻子楊鳳，演義中無名，死於楊阜部將梁寬趙衡之手，在冀州城上，一刀刺下者也，不意本書於妻外，為添一妹，以為全三國中會無一女英雄生色，三國時，女傑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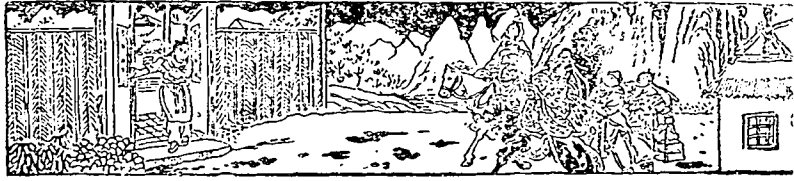
如徐母曹后北地王妃辛靈英等皆是，獨巾幗而英雄者則無貂蟬近於英雄，而不武，孫夫人雖近於武，而不英雄，孫翊之妻，差可擬于英雄，而實節烈，若不添寫一人，真令英雄短氣，且辜負如此好時勢也。今既全書翻案，自不妨乘時勢造一英雄，書中遂亦全部生動。

寫馬超破潼關，取長安，一如演義，而用兵作戰，並不相犯，夾寫南取扶風，西守濟陽，真有如火如斧之概，馬兒不死，真無葬地也。遍到曹洪等退入漢中，以待援兵，遂為捲土重來之伏筆，寫戰勝，便有戰勝之理，寫戰敗，便有戰敗之道，非如演義亂寫小兒捉迷藏一類之智計，而一無軍事學理者，尚以第一才子書見稱，何哉。

第九回 曹孟德計阻臨潼縣 諸葛亮兵進白水關

上回說到馬超因報父仇，得了韓遂協助，馬岱從濟陽會師夾攻，兵不血刃，直抵長安，那長安乃是秦漢舊都，關中素來號稱天府，曹操乃是當代的人才，通曉兵機，熟知地勢，敢於仿造孫子十三篇，來做孟德新書，豈有不知保固山河的道理，教馬超這一來，如入無人之境，這其中自有好幾種理由，各位不要性急，聽在下慢慢講來。

原來曹操當初，要馬騰韓遂，分屯扶風馮翊，是為隄防羌氏入寇起見，兩處各有重兵，鍾繇以資格濟至長安太守，手下也有二萬餘人馬，還有高平太守楊阜，櫟陽太守韋康，北地太守張緒，每人部下，都有三五千不等，又加曹洪文聘所部萬餘人，鍾繇鄧艾的數千餘人，總計也有六七萬人，兵力可算雄厚，不過馬騰一去，韓遂一變，就去了三分之一，



馬超部下三萬餘人會合程銀楊秋所統的萬人從蕭關東下楊阜諸人原被程楊監視一籌莫展，祇好迎跪馬前，馬超報仇心急，只求殺得曹操，即為滿意，投降的人，概復原職，太守迎降，那一些令丞簿尉，亭長游徼，一發不消說，都變了磕頭虫了，所以一路行來，並無攔阻，兼之馬岱又從南路會攻，聲勢越發浩大，鍾繇略諳些人道主義，便送掉了一個長安，曹洪連戰皆北，退入漢中，你想那華州渭南各縣，還有抵抗的能力麼，所以程銀楊秋一氣追趕鍾繇，圍直是逢縣奪縣，追到潼關，拿了鍾繇，彷彿李存孝追趕黃巢一樣，不過李存孝是打外面殺來，西涼兵是打裏頭殺出，那難易之分，也就顯然易見了。

且說曹操在許昌，連三接二的得了長安敗報，知道馬超驍勇，西涼兵敢戰，非親身出馬不行，仍令次子曹丕留守，司馬懿監丞相府事，自己帶領許褚徐晃曹休曹真夏侯霸夏侯和夏侯惇王雙韓德臧霸侯成一般戰將，荀攸程昱賈詡華歆一般謀士，還帶着兩個愛子曹彰曹芳，那曹芳年才弱冠，生得粉裝玉琢，聰明伶俐，平素不肯讀書，專一跟着他五哥哥曹彰，使鎗弄棒，也很曉得幾手八卦拳，萬勝刀，六合棍，回馬槍等。

曹操原有七子，恰合着蘇東坡笑王荊公話，什麼鴉鳩在桑，其子七令，連爺帶娘，共是九個，他的大兒子，就是曹昂，因在宛城，跟他爹與張繡的嬌母巡風，被亂兵殺死，第二個便是現任五官中郎將，候補東宮世子曹芳，第三個便是曹熊，第四個便是才高八斗的曹植，第五個便是著名的黃鬚兒曹彰，第六個便是曹彪，後來做過白馬王，第七個便是這一位倉舒七爺，他們幾位爺們，在三國時都很有名望，就是曹熊懦弱無能，忠厚太過，累被曹植曹彪倉舒欺負，那曹熊因係自己兄弟，只好付之一笑。



說來笑話，在下怎麼替他修起家譜來了，當時曹操因馬超勢大，選出精兵七萬餘人，令徐晃作先鋒，帶了八千人馬，火速前往靈寶，把守函谷關，候第二路兵到，再出函谷，向潼關進發。徐晃領命去了，又令王雙、韓德領兵五千為第二路，接應徐晃。二將領命去了，又令夏侯霸、夏侯和領兵五千，在潼關對岸風陵渡紮營，徵集船筏，虛作渡河形勢，却暗從風陵渡上游十里，乘夜用牛皮船載送軍士過河，以拊潼關之背。俟我兵到時，可在潼關驪山山尾各處，遍設旌旗，以惑西涼軍心，不得有誤。二將領兵去了，又令侯成帶領從人，星夜由商於上洛間入漢中，教曹洪、張郃諸將，由褒斜棧道，暗襲長安。侯成領命去了，再令細作，由榆林越過蕭關，教楊阜、韋康諸將，乘便截擊馬超後路。原來楊阜諸人，雖然降了馬超，却畏懼曹操勢大，暗暗遣人間行入許，報告一切。他們這種日送飛鴻，手揮五絃的政策，現在全國流行，比天花時疫，更加利害。

曹操分撥已定，帶領大隊人馬，即日出發。由許昌到潼關，不過十餘日路程。曹操因軍事緊急，倍道兼行，八九日間，便已到了。那時馬超剛得了潼關，因軍士自涼州出發，未曾休息，打算駐紮一兩天，去取函谷。誰知曹操大兵也就到了，馬超聽得曹操兵到，留程銀、楊秋守住潼關，自己帶領馬岱、龐德部下三萬餘人，出了潼關二十餘里，安下營寨。

曹操吩咐列開營頭，自己帶領眾將，立馬陣前，觀看西涼兵形勢。只見那西涼兵旗門開處，左邊龐德，右邊馬岱，偏裨將校，二十餘員，擁出一員大將，龍眉鳳眼，猿臂蜂腰，面如傅粉，齒白唇紅，六尺八九身材，二十三四年紀，頭戴亮銀盔，身穿白銀甲，內襯素羅袍，腰繫白絲帶，手執水磨點鋼鎗，坐下大宛白龍馬，威風凜凜，相貌堂堂。西涼軍士，盡是白旗。



白甲，漫山遍野，好是雪裏梅花，一望無際，操不覺失聲嘆道：「南有周瑜，西有馬超，真可謂英雄年少矣，那句話不打緊，却把他滿少爺激惱了。」

原來曹倉舒自負英雄年少，在許都時節，慣與諸將比武，許都第一員大將，要算許褚，倉舒也要跟他比試，曹操看待許褚最厚，倉舒又是魏王愛子，許褚豈有不知道的，被他三回五次，鬧着比試，沒奈何有氣沒力，跟他動手，在許褚是十分讓步，誰知道到增長了倉舒的驕氣，那一下來就目空天下了，今天聽他父王稱贊馬超，不由得動了冒火，也不候父王下令，飛馬挺鎗，單搦馬超出戰。

馬超見陣前來了一員小將，裝束齊整，衣甲鮮明，便問來將通名，倉舒道：「我乃魏王第七子曹倉舒是也，」馬超一聽是曹操的兒子，提鎗便刺，戰不到十合，倉舒氣力不加，到自己弟兄關心，曹彰挺槍上前助戰，馬超賣個破綻，刺斜裏一鎗，將倉舒挑下馬來，許褚徐晃，雙馬齊出，敵住馬超，曹彰搶着倉舒尸首，跑回本陣。

曹操見愛子被殺，怒氣冲天，吩咐眾將一齊出馬，那邊龐德馬快，揮動大兵，衝殺過來，曹兵遠來疲乏，西涼兵據險以待，右脅下一隊馬隊，弓勁矢銛，如飛蝗一般，直向曹營射去，曹兵紛紛退後，敗下去一二十里，方才止住，只因爲曹操殺了馬騰，故而被馬超殺了倉舒，一報還一報，叫做冥冥中自有主宰，西涼兵得勝回營，犒賞將士，自有一番熱鬧不提。

曹操回到營中，喘息已定，想起倉舒，不覺痛哭，眾文武苦苦勸慰，方才教曹彰將倉舒尸首，買棺感殮，運回許都，到了次日，對諸將道：「誰去與小將軍報仇，許褚應聲願往，提與



三千人馬前往，命徐晃、王雙分左右翼接應。許褚來到陣前，大叫：「馬超出來受死！」馬超便要出馬，龐德已經到了陣前，不分青紅皂白，舉刀望許褚便砍。許褚看來將面如鍋底，眼似銅鈴，好似黑煞神一般，配着白衣白甲，就似煤炭團滾在雪中。許褚將刀架住，叫道：「你讓馬超出來，你這算乾，我實在不敢承教。」龐德大怒道：「你這廝好無道理，咱們刀對刀，鎗對鎗，誰跟你比樣兒，你這貴相，也就不比咱們俊得多少。」一面說話，那刀撥風也似的砍去。

許褚見來將刀刀逼緊，分量不輕，也就一刀一刀對殺起來，好兩個麪灰包，一個赤銅刀，一個鑲鐵刀，勢均力敵。你一刀，我一刀，只殺得刀光四起，塵土冲天，一雙蠢鬼尋他兩個粗人打架，把那兩陣上人都看得呆了。二人戰上三百餘回合，直到日色沉西，方才收隊。到了次日，兩個又戰了一日，兀自勝負未分。第三日，曹操吩咐徐晃挑選軍中善射的弓弩手二十餘人，等候許褚戰到半酣，教他詐敗，引誘龐德來趕，一陣亂箭，將他射死。徐晃領命自去準備，也是龐德命中該死。兩個戰了兩日，未分勝負。今日為何敢下，稍加思索，便不能追趕，無奈他貪功心重，顧前不顧後。許褚心中到很愛上龐德，只要硬決勝負，願意將他射死，只是不王令旨，不敢違抗。兩個戰到百十餘合，許褚架開馬刀，撥馬頭，望後就走。龐德大叫道：「許褚休走，隨後縱馬趕來。」剛有一箭之地，曹營中弓弩手讓過許褚，一聲梆子響，亂箭如雨，龐德身上中了二十餘箭，身無完膚，傷了數處要害，支持不住，回馬轉來，馬超大怒，叫裨將接應。龐德回營，自己同馬岱揮動大軍，向曹兵直衝過去。



自古道憤兵難敵，死將難當。馬超兄弟見大仇未報，先傷了一員大將，捨死忘生，殺入曹營，兵士見主將奮不顧身，那一個肯落後？只一陣把曹兵殺得七零八落。曹操見陣勢已亂，拍馬望後便走。許褚曹真左右保著，那臧霸提刀接住馬超廝殺，戰不上二十合。馬超那一杆槍，神出鬼沒，臧霸招架不住，正待逃走，被馬超一槍刺死。曹營衆將，看著馬超這樣英雄，個個驚心喪胆，到還是許褚回馬，接住了馬超，鬥了數十餘合。馬岱傳令衆兵放箭，那弓馬是西涼兵的特長，一陣亂箭，射死曹營偏裨將校二十餘員。許褚徐晃曹休各人，均帶重傷，退到閿鄉，紮下營寨。

馬超兄弟收兵回營，看視龐德已經身死，兩人不覺痛哭，軍士皆爲失聲，好生具棺收殮，就在附近埋葬。方議起兵前去追趕曹操，只聽得潼關兵士前來報道，程楊二將軍把守潼關，不料曹兵由永濟渡河，深入腹地，程將軍開關前去迎敵，戰了數十合，被夏侯霸刺死。曹兵已入潼關，楊將軍現在巷戰，請將軍速去救援。

馬超聞報大驚，即同馬岱領兵來到潼關，只見潼關四處起火，四山高處，盡是曹兵旗幟，軍心大亂，自相踐踏。楊秋又被夏侯霸所殺，生恐曹操大隊到來，措手不及，只得棄了潼關，向華陰一路敗走。前面夏侯和已在臨潼，安下營寨，曹操得報即時進了潼關，放出鍾繇文欒，吩咐衆將火速追趕。夏侯霸領兵跟著馬超，一日一夜，看看來到臨潼，馬超大叫道：「前有賊兵阻路，後有追兵，若不殺開一條血路，便無指望了。」挺槍躍馬，跨進曹營，那夏侯和只得千餘人，乘隙深入，搦布疑兵，那有戰鬥能力，看見馬超殺到，勉強上前迎敵，被馬超手起一槍刺死，殺散曹兵。後面夏侯霸趕到，馬超咬牙切齒，回馬接住，三合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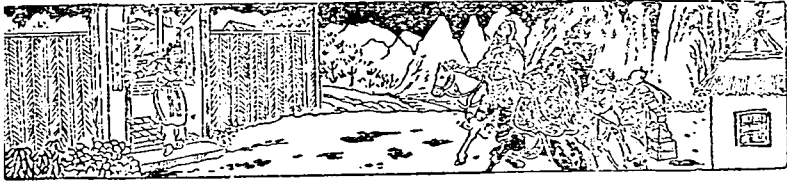
又被馬超一鎗挑下馬來，西涼兵見主將連殺二將，個個精神陡長，回兵便殺又勝了曹兵一陣。

馬超正欲安營，只見長安兵士前來報道，楊阜韋康結聯起兵，斷絕隴西歸路，向長安進攻，曹洪從漢中殺出，馬成不能抵敵，現在退屯鄠縣，請回軍救援。馬超仰天長嘆道：「我不能先固關中，以圖進取，今三面受敵，是天不與我報仇也。」馬岱道：「兄長事已至此，不必追悔，只好棄了長安，退回天水，再作商議。」馬超道：「捨此亦無別法，遂率領眾軍，星夜回到長安，同着妹子，棄了長安，拔隊起程，逕奔天水，幸虧馬成得了長安援軍，死守鄠縣南道歸路，未被曹兵截斷。」

西涼兵連夜退到寶雞，方扎下營寨，計點軍士，散失二萬餘人，馬遵聞知，即令姜維領兵五千，前來協助。曹洪文聘，在寶雞吃了大虧，也就不敢深入，駐軍候令。曹操得了長安重賞諸將，大宴有功將士，洒上心來，想起愛子倉舒，不覺潸然流涕，隨令女壻夏侯楯督理關中諸軍事，楊阜韋康等俱進爵關內侯，令曹洪暫駐扶風，相機進剿。馬超自己帶領原來將士，回轉許昌去了。

馬超自在汧渭之間屯紮，招集散亡，徐圖報復。後來因曹兵四面環攻，屢經血戰，由汧陽退回天水，曹洪見馬超退回隴右，不敢窮追，留兵一萬，令鄧艾鍾會屯田渭北，專備馬超，自同文聘回許昌，鍾鄧均係將材，戰守皆合機宜，後有重援，馬超無可奈何，祇好從陝平武都，沿白龍江而下，西入閬中，以圖立足，此係後話，暫且不表。

却說劉玄德燕爾新婚，荆揚兩處，風平浪靜，軍師諸葛亮，聞聽得馬超興兵為父報仇，



直取長安，得了潼關，曹操親自統兵，前往關中，入府見過玄德，玄德問道：「軍師有何見教？」孔明道：「今江南修好，曹兵西出長安，襄樊地方，目下決無戰事，不如乘時去取西川，一來可據長江上游，使荊州無後顧之憂，二來可以取蜀中之富饒，濟荊州之軍實，三來乘夏侯淵此時無暇進窺川中之便，可以一意進行，千載一時，機不可失，玄德道：「就請軍師發令。」

孔明預備已久，飛令趙雲用水師戰船，載陸兵八千，溯秭歸直上，由枝江徑奔夔門，調黃忠領兵五千，由施南出石碛，直取涪關，兩路差官星夜去了，再調雲長元直還守荊州，調翼德士元還守襄陽，令荊州從事趙雲，輔雲長嫡子關興守南陽，三路差官分頭前去，五六日間，雲長元直來到荊州，玄德將印綬交與雲長，囑咐小心在意，進了衙署，別過孫夫人，新婚不到半年，自有一種難言之隱，外面孔明吩咐調集大軍一萬七千餘人，令張飛長子張苞作第二隊，先行接應趙雲，然後帶領魏延劉封吳班廖化候習張南一班戰將，隨着玄德即日啟程。

那時先鋒趙雲，因先前奉了孔明將令，預備取川，暗地派人入川，探聽夔門一帶備細情形，恰好正值夏侯淵在漢中，將五斗米教，肆行屠戮，衆多道夜，紛紛外出逃難，中間有幾位祭酒師兄，逃到秭歸地面，被趙雲訪得明白，即忙撫卸他門，多予金帛，那些難民，自是感恩圖報，趙雲教他們先去川中，沿途集合，教中曉健，候我兵到，作爲內應，後來熊錦帆、蔡松坡，招集公口打陳二安，正是師做趙雲的故智，那些人紛紛去了。

也。到璋習弱，兵備不修，一來只防張魯，却被夏侯淵誅戮，方以丞相天威所及，祇貢



賊不_レ可受其保護，二來與荊州同是漢室宗親，決無自相魚肉之理。三來自劉璋任事以來，邊境久安，民不知兵，趙雲兵到夔門，守兵不戰而潰，兼之五斗米教徒，沿途布散謠言，虛張聲勢，川中將吏，不知荊州來了多少兵隊，蜀兵羸弱，素不耐戰，所過城邑，望風奔潰，趙雲直抵涪關，叩關討戰。

守關將士乃是楊懷高沛，聽見趙雲兵到，尚不知是何處人馬，兩個開關出戰，雙戰趙雲，戰到二十餘合，祇見關上一聲喊起，蜀兵大亂，原來黃忠領兵五千，從鄖陽邊地，沿着清水，經過蠻犄諸地，深入蜀境，直拊涪關之背，二將惟恐關上有失，回馬便走，趙雲趕上一槍將楊懷刺死，關上黃忠，拍馬下來，迎着高沛，就是一刀，高沛措手不及，被忠砍於馬下，趙雲大喜，同黃忠進了關來，號令諸軍，禁止殺掠，檢點軍馬糧草，蜀兵降者免死，得了一員降將王平，休兵三日，玄德大軍到了，擺酒與二將賀功，隨命二將進攻巴州。

那巴州守將，乃是嚴顏，有萬夫不當之勇，已知涪關失守，一面整兵迎敵，一面飛報成都求救，聞得荊州兵到，令副將張疑張翼守住城池，自家帶領三千人馬，出了關來，排成陣勢，趙雲縱馬上前，嚴顏問道，來將通名，趙雲答道，吾乃常山趙雲是也，嚴顏道，久聞將軍大名，祇是益州與荊州原是一家，為何自動干戈，趙雲道，老將軍久在川中，難道還不知劉季玉懦弱無能，夏侯淵虎視漢中，益州早晚必屬他人，與其失之於曹，不如併之於劉，老將軍還請三思，嚴顏長嘆一聲，撥轉馬頭，領兵回關，趙雲也不追趕，一連數日，並未交戰，劉璋聞知荊州兵前來，連下十餘州縣，巴州危急，急令大將張任領兵三萬，前來助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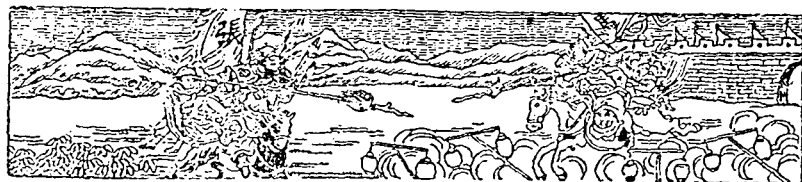


趙雲黃忠見了嚴顏，甚為愛惜，欲令歸降，不忍相逼。玄德孔明來到，二將參謁，稟報軍情。孔明道：「巴州險峻，攻亦不易，徒傷士卒。蜀中必有救兵前來，敗其救兵，則蜀軍奪氣矣。」又對玄德道：「亮聞馬孟起退兵天水，主公與其父同詔討賊，請主公作書，遣人由關道入天水，令孟起進窺關中，則蜀兵勢分力弱，我可以由潼南簡陽直取成都。」玄德大喜，即時修書，命王平關道前往。你道王平是新來降將，玄德如何重用於他？原來王平因為楊高所忌，每欲置之死地，所以才降了趙雲。趙雲見他相貌英偉，氣度雍容，十分賞識，把他做自己弟兄一般看待。此番去天水，係屬趙雲力保，王平感恩知己，星夜起程去了。

那蜀將張任到了巴州，問嚴顏近日可有戰事。嚴顏道：「因兵力單薄，懼有疎虞，故未出戰。張任下令，吩咐開關，自己帶了人馬，前來討戰。孔明令趙雲出馬，黃忠掠陣，趙雲見來將甚異，饒勇，問道：「來將何人？」張任道：「姓名舉槍便刺，趙雲接住廝殺，兩個剛剛殺了個平手。」孔明教鳴金收軍，趙雲回營問道：「軍師何故收兵？」孔明道：「子龍有所不知，蜀將饒勇，但可智取，將軍稍息可也。」

到了次日，孔明吩咐令魏延領兵出戰張任，許敗不許勝。魏延十分不悅，領兵去了。孔明再令趙雲黃忠，各領兵千人，埋伏巴州左右。候張任追趕魏延，即行槍關。二將領命去了，又令廖化劉封，各領弓弩手一千，埋伏離巴州城十里外叢山左右。候張任追魏延到來，讓過魏延，射他一頓亂箭，二將領兵去了。

那魏延生平好勝，見黃忠趙雲，連次得功，他第一次出馬，便許敗不許勝，心中老大的不高興。祇是軍令難違，沒奈何同張任兩馬相交，十合之內，賣個破綻，回馬就走。張任縱



馬趕來，魏延回身再戰數合，回頭又走，剛剛趕到山側，張任一時猛省，揮軍急退時，一聲柳子響，廖化劉封，伏兵齊出，把張任射成了一個大刺猬，魏延縱馬上前，割了首級，會合廖化劉封，逕向巴州城來。

城上嚴顏見張任追趕魏延，惟恐有失，吩咐張嶷張翼，守住城池，自己領了三千人馬，出城接應，離城不到五里，趙雲領兵攻入城中，黃忠接住嚴顏廝殺，趙雲進得城來，教軍士在城上將大旗豎起，蜀兵紛紛投降，張嶷張翼，素聞趙雲威名，也只好跪倒馬前，趙雲教人扶起，進到州衙坐定，叫人迎接大兵入城，張苞先到，向前參見，趙雲叫他領着城池，自己上馬出城接應黃忠，只見黃忠魏延劉封，三匹馬圍住嚴顏，嚴顏只自死戰不退，趙雲縱馬上前，大叫道：老將軍，巴州已破，我主公與季玉同宗兄弟，効忠主公，即是効忠漢室，何不下馬投降，嚴顏見事已至此，祇好依着趙雲，衆將亦停住兵刃，嚴顏同趙雲並馬入城，正是。

五丁開蜀，終翰上將之威，萬馬渡江，初定中興之業，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異史氏曰：馬超馳驟關中，如入無人之境，曹兵雖厚，而不能敵之理由，叔來情勢，如在目前，優劣顯分，勝敗之局自判，雖愚者亦能明之矣，及至曹操親征，第一先守函谷，以遏其前，次由風陵上游偷渡，以拊其背，更取間道，令漢中兵馬出褒斜棧道，暗襲長安，以攻其側，復越蕭關，囑楊阜韋康乘便截擊，以斷其後，又於驢山之尾，逼設疑兵，正軍之次，應以援兵，可謂出全力以制勝，策必勝而後動者也，國手自布一局，仍須再設一局以破之，而前人有又一局在側相印證，欲於此中出奇角勝，誠有得布一子皆難之勢，今皆從容



布之，而所布兩局對子之棋，竟各如其相敵之棋分，史載曹操破超後，自驕之語，立爲黯
然奪色，且見昔者徒弄反間之無能，會何必又多許以割地也，夫始知孟德新書，是可竟
燒之矣。

演義寫操有馬兒不死之言，激動一個夏侯淵，又以馬超不可輕敵，及不喊呂布之勇，
前後二言，激動一個許褚，操之動皆挾詐，亦已甚矣，本書因寫南有周瑜，西有馬超，可謂
英雄年少之言，以激動倉舒，至親生少子死於超手，明雖說父殺其父，子殺其子之報，暗
却寫詐敗以詐，奸敗以奸之巧，又既寫一個喜與許褚鬪鬥之倉舒，來鬥馬超，再換寫一
個果與許褚相似之龐德，去鬥許褚，以復翻裸衣鬥超之案，寫得新鮮可喜，文思出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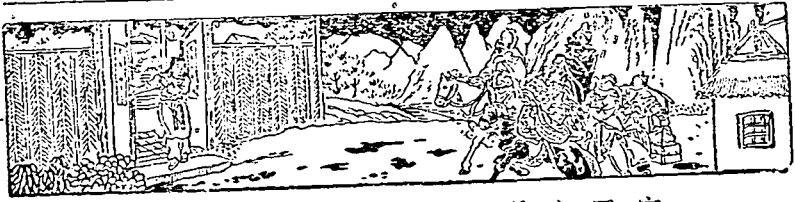
每讀演義至龐德滑橋之戰，落坑躍殺，勇救韓遂，卒敗曹兵，輒大壯之，及後歸於張魯，
遇伏陷坑，鈎索活捉，居然降操，則又怪其前能躍，向後不能也，卽至樊城抬觀，周倉水擒，
乃不肯降關公，眞令人不得不拍案大怒焉，夫故主可忘，兄可絕，嫂可殺，獨操不可負，鬼
可降，賊可降，獨漢不可降，引頸就刃，以求身死名辱，於是知龐質不忠不義之徒，無異獸
性莫馴，一依倂則以人爲食者耳，如此非人之徒，留之無益，誠不如渭原早死之爲愈，本
書殆本此意，不令再活，而以亂箭射殺之，斯足昭顯戮矣。

楊皇章康雖中於操，尙有義心，是可與以不死，夏侯霸夏侯和，皆操宗族，冤冤相報，故
卽假超手親死之，亦略償馬休馬鐵二命之義耳，本書無論從賊從漢，惟負心者必誅，試
略言之，嘗章康之守冀州，以不得夏侯淵救而稱降，特事勢所逼也，及超誤殺降將，乃聞
阜苦諫勿降，明知其能守義而復用之，強不可降者爲降，自伏患於肘腋，更納所薦之士，



盡爲軍官，輒聽臯行，則又超自揖外冠而召內應也。奈何不喪地亡家於人手乎？然則康臯原無降心，志在報復，即不可以反復負心，有志從賊論，不得以死誅也。若夏侯淵、夏侯和、本淵之子，討張魯，出河東，淵爲禍首，考之史，已信假威權，譖馬氏，以興大獄，徵之本書，而又信則首惡者誅，死馬氏二子，已宜以夏侯氏二子爲抵，和居無名小卒，不過充數，至羈不得以助維北伐有功存，所更爲誅者，正坐此耳。何則？維伐中原，心乎漢，霸助姜維，心乎曹者也。曹仇不得假漢以報，倘非司馬誅曹宗族，霸且爲終身敵漢之人，去死即生，食漢祿托漢土，而不心漢，而心曹焉？究何異長降面長叛，可不以負心論也？此身雖歸漢，而本無心于漢之人，即不得以從漢而免負心之誅，自以隨手死之，爲省却多翻洮陽城下亂箭一案，無數文字之道，筆削之意微矣。

夏侯淵早定漢中，得隴而不及望蜀者，以馬騰抗命三輔，後顧多憂耳，及除馬騰，而關中告警，無暇窺川，於是天假之便，以興玄德，局勢線索，雖與演義前後顛倒，而仍與人心所存之大願，千載所造之時機，了無毫髮相違之憾，此等剪裁針線功夫，果非天衣，不能無縫也。而又刪却演義許多假仁假義之筆，更不用賊臣內應之張松，大張旗鼓，逕直取川，將不正不當一切人力所造機會，概行摒棄不道，一意行軍，以應天機，不但筆墨家數大方，即玄德入川，亦不致遮遮掩掩，不知大方了多少倍也。只趙雲對嚴顏所言，劉季玉懦弱無能，夏侯淵虎視漢中，益州終屬他人，與其失之于曹，不如失之于劉，此數語，便抵得一編劉備取川大議論，又何必故意做作，描畫許多文章，再如演義所寫劉備耆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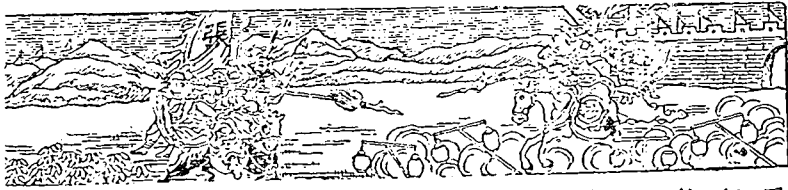
第十回 馬孟起間道入西川 管幼安捐軀蹈東海

却說趙雲黃忠得了巴州，收了嚴顏，並副將張嶷張翼，迎接孔明玄德進城，孔明吩咐安慰百姓，殮葬張任尸首，嚴禁兵士擅入民家，違者處死，真個秋毫無犯，市塵不驚，嚴顏三人見了玄德，俯伏請罪，玄德連忙扶起，說道：「孤因時會所趨，遂至兄弟稱兵，將軍何罪之有？」即勞將軍傳諭所屬州縣，以免百姓無辜受禍，嚴顏謝過，領命自去，再命黃忠魏延張苞，分徇內江各縣，三將領兵去了。

那蜀中上將，前有嚴顏，後有張任，都是赫赫有名的，如今一個敗死，一個投降，大木已頹，那些向陽小草，焉有不望風而靡的道理，半月之內，西川迤東一帶地方，盡為玄德所有，黃忠魏延張苞諸將，已到了成都附近下寨。

那劉璋聞得張任敗死，嚴顏投降，荆州軍隊，遠近成都，急忙召集衆文武商議。

孟達獻策道：「聞聽荆州軍隊，來川者不過四五萬人，今成都戰士尚有七萬，糧草足資三數年，荆州兵遠來，利在速戰，我但深溝高壘，以老其師，遣人前去川南州縣，收合餘燼，以圖其後，急調川北川東諸將，三方會攻，彼軍前困於堅城，後累於抄掠，雖欲不退而不可得，主公如猶以爲不能必勝，再令人前去漢中，向夏侯淵求救，則計出萬全矣。」劉璋聞言，即修書差孟達前去漢中求救，差王累微行赴川南各縣，收集散亡，差吳懿前去川北各處，召集援軍，三人分頭出城，劉璋令劉瑣黃權劉巴法正許靖張肅諸人，謹守城池。那王累出了成都，冒險越過荆州營寨，被魏延軍士拿住，來見魏延，魏延喝問清由，王



累總是一個不開口，激惱了魏延，拔出寶劍，將他殺死，比及嚴顏趕到，一看是王累，不由得一聲太息，稟知玄德，將王累尸首埋葬，以盡僚友之情，那吳懿前去川北徵兵，到了綿竹，太守李嚴，迎接入內，吳懿把來意說明，李嚴道：「好叫將軍得知，此間迭接探報，西涼馬孟起，因被曹操殺得大敗，在天水容不得身，沿白龍江而下，越過了陰本要地，月前得了劍閣，屯兵閬中，前已飛報主公，派兵前往阻止，因荊州軍事急迫，未見派兵前來，探得馬超兵強將勇，得步進步，層層緊逼，離此已不過百里之遙，早晚兵臨城下，自救不暇，那裏還有兵去救成都。」

兩個正在計議，祇聽流星報馬報道，馬超領兵南下，勢如破竹，現在離城只有三十里了，李嚴吩咐再探，立刻升堂，聚集將士，那綿竹乃是川中重要地方，李嚴部兵高餘人，別駕李恢，幫助守城，李嚴請吳懿協同李恢守城，自己領兵五千，離城下寨，揣候迎敵。

却說馬超如何來到這快，因為接了玄德書信，自己想到，玄德與父舊交，又係漢室宗親，手下文武將士，皆係一時豪傑，自家若是順從，將來或許借著玄德力量，還可以重報父仇，主意打定，叫王平領兵三千，先行開路，馬岱領兵三千，接應王平，馬成領兵三千，守住關中，與天水遙遙相應，自領大軍萬人，同着妹子，向成都進發。

西涼兵將，久負盛名，又兼王平熟悉地理，所至之處，前無堅城，看看到了綿竹，王平與馬岱計議道：「係川人，不便與李嚴交戰，將軍出馬，平願與將軍掠陣，馬岱應允，上前討戰，李嚴接住，通過姓名，兩個就廝殺起來，一個是武威郡的英雄，一個是益州郡的豪傑，兩口刀好是急雨翻荷，兩匹馬好是狂風捲葉，兩個戰到一百餘合，不分勝負，王平恐馬



岱乏了，鳴金收軍，李嚴也自回營，馬岱回營坐定，深贊李嚴驍勇，王平道，川中三員上將，張任嚴，顏李嚴，馬岱說道果然，名不虛傳，等候大哥到來，設法把他收服，以為指臂之助。到了次日，馬超大兵到了，馬岱王平接見，就將李嚴如何驍勇，要大哥設法收降，馬超笑道，這又何難，賢弟今日仍與交戰，步步退後，待我相機射他的戰馬，協力擒拿，他自然無從逃脫，話猶未了，外面報進李嚴前來討戰，馬岱提刀馬上出營，兩個都不打話，就廝殺起來，馬岱有心計算李嚴，一步一步，只向後退，李嚴恨不生擒馬岱，一步緊上一步，城上李恢看出破綻，急叫鳴金收軍，說時遲，那時快，馬超早已張弓搭箭，一聲響，將李嚴坐下馬眼，射個正着，那馬呼的一聲，直立起來，將李嚴掀下馬來，西涼兵士，絕早預備了撓鈎套索，打大虫的一般，把李嚴橫拖倒拽，拿進營來，川兵見主將被擒，敗進城去，緊閉城門不出。

馬超見兵士解了李嚴進來，親自下位，解了繩索，滌塵洗面，延之上坐，李嚴道，敗軍之將，不即殺戮，反加優禮，是何解也，馬超道，李將軍有所不知，適才聞舍弟馬岱說將軍武藝高強，末將異常欽佩，甚願與將軍共圖大事，馳騁中原，故而放一冷箭，以致冒犯將軍，多有得罪，喚馬岱王平，前來見過，李嚴一一還禮，問王平道，子均因何至此，王平將自己事情，略述一番，李嚴不覺長嘆。

馬超當下吩咐左右備酒，與李將軍洗塵，酒席中間，馬超將自己與兵始末原由，曹操驕橫情勢，一一說出，將來漢室興亡，全視荊州一脈，季玉平庸，終不能守，將軍不如歸順荊州，還可以保全季玉一家大小，自古道，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李嚴見着馬超，本已



心折又被馬超披肝瀆膽，說出大段道理，仔細思量，言言金石，不覺離席拜道：末將願從將軍，但願將軍到了成都之日，保全季玉一家性命，則嚴願足矣。馬超還拜道：劉荊州天下英雄，絕不能傷害骨肉，季玉一家，超願以百口保之。李嚴再拜道：看官記着，李嚴從此跟着馬超，做兩川巡防隊第一隊隊長，與馬岱王平姜維四隊將來諸葛亮取漢中，取長安，出兵許昌，馬超掛先鋒印，部下四員大將，恢復中原，都是赫赫揚揚，這是後話，暫且慢表。

酒筵散後，馬超叫將李將軍刀甲取上，又送了李嚴一匹青海黃驄馬，回城招諭部下，李嚴謝了，匹馬單刀，來到城邊，城上軍士見是太守回來，開城放進，李嚴見了李恢吳懿，將馬超言語，述說一遍，李恢道：同是漢朝臣子，何必爲局部戰爭，徒苦良民百姓，吳懿見大勢已去，祇得順從，開城迎接馬超軍隊，休息一日，馬超仍令馬岱作先鋒，王平爲副，李恢守綿竹，自與吳懿統中軍，李嚴統後軍，向成都進發。

消息傳入成都，劉璋心膽俱裂，急召文武商議，個個束手無策，劉璋自願領兵出戰，馬超，劉璋無法，讓他領兵一萬，令黃權爲副，開了北門，直向馬超營前殺來，馬超因荊州兵在南門，差王平向馬岱前去會合，忽聽得川兵討戰，馬超正欲出馬，他妹子馬雲騾因從征以來，只任城守，並未出戰，心中不爽快，此番聽見川兵前來，非要出馬不可，馬超因聽李嚴所說，成都並無能將，妹子要立功，也是向上之心，不便阻攔，便道：妹子好生前去，小心在意，爲兄與你掠陣就是。

那馬雲騾聽說大喜，提鎗上馬，出得營門，見了劉璋，也不通名道姓，提鎗就刺，兩個戰



了二十餘回，劉瓚氣力不加，撥馬便走，怕衝動陣脚，繞城而走，馬雲驟那裏肯舍，緊緊向後追趕，川兵隊裏黃權，揮兵上前接應，馬超縱馬上前，接住黃權廝殺，黃權那裏是馬超對手，不到十合，被馬超撇開鎗，趕上一步，揪住勒甲絛，生擒過馬，川兵紛紛潰入城中，馬超自去接應妹妹。

那馬雲驟追趕劉瓚，看看趕到南城，只見前頭一隊兵荊州旗號，一員大將，金盔金甲，白馬長鎗，神采驚人，英風滿面，旗上大書常山趙子龍字樣，趙雲見前面一員蜀將，被一員女將追趕，打量是西涼兵，上前截住，劉瓚回轉馬頭，被雲驟夾背一把，丟下馬來，趙雲看見那員女將，白衣白甲，女兒身段，豪傑丰裁，便知道他是馬超妹子，吩咐兵士將劉瓚綁了，勒馬問道，來者可是馬大小姐，雲驟答道，是也，將軍何人，雲答道，末將常山趙雲，馬將軍營在何處，雲驟回頭指道，家兄來也，一轉眼間，馬超已到，趙雲在馬上躬身施禮，馬超久聞王平說過，卽忙還禮，叫妹子先回大營，隄防川兵出城，自己同趙雲並馬到劉玄德大營來參見。

那時早有伏路小軍，報知玄德，玄德方才與馬岱接見，聽見馬超到來，同着孔明黃忠，文武諸將，出營迎接，馬超與趙雲下馬參見，玄德攜着馬超的手，進到中軍大帳，讓馬超上坐，馬超拜道，超久聞皇叔大仁大義，與先將軍又係至交，焉敢上坐，玄德扶起道，孟起英雄，天下無敵，倘若將川事平定，決與將軍共報老將軍之仇，馬超頓首稱謝，不願居客，玄德無法，教與孔明對座，以示尊崇，馬超尚苦苦告辭，孔明說道，孟起新到，理合如此，馬超方才告坐，酒席筵前，訴說自己打從武威路出兵情形，玄德甚爲太息，又說李嚴投降



一節，當席要求玄德保全季玉一家，玄德答道，季玉係同宗兄弟，備之此來，實為時勢所迫，季玉若能開城相見，當以為零陵太守，換回馬良，留襄軍事，馬超稱謝，席散之後，孔明教把劉瑣黃權放回成都，告知劉璋，馬超自同馬岱王平回營，靜候夾攻，成都不提。

且說劉璋自從黃權劉瑣，出得城去，不見回來，正在著急，忽見二人回到，急忙問其所以，二人訴說荆州兵如何勢大，現在馬超連破閬中州縣，得了綿竹，直逼成都，玄德如此吩咐，如主公開城相見，決不令主公為難，劉璋聽罷，不覺流涕道，孤城坐困，外無援兵，與其塗炭生民，以徼倖於萬一，不如開城納降，猶為上策，眾文武相顧無言。

劉璋隨令法正劉巴，前去見了玄德，停止攻城，到了次日，開了城門，請玄德進城，劉璋幅巾角帶，迎候道左，玄德看見，不覺惻然心憐，下馬攜手，並轡入府，孔明號令諸軍，不許動民間一草一木，真是令出如山，兵士整隊入城，目不旁睜，川兵釋甲，聽候進止，當下進了府堂，劉璋將印綬交與玄德，益州僚屬，俱來參見，玄德吩咐各仍職守，不得擅離，兵士各歸原伍，照常操練，一面檢點府庫財物，犒賞兩路兵士，令劉璋收拾自己資財，領了家小，分客棧接任，劉璋辭別出城，玄德與蜀中僚屬，送至南郭，方才分手，令劉瑣領衛隊五百名，送劉璋赴任，兩個同路去了。

從此玄德自領益州牧，假號大將軍，以馬超為右將軍，馬岱為平北將軍，王平為驍騎將軍，嚴顏為閬中太守，黃權領巴州刺史，法正監益州軍事，李嚴為滯寇將軍，文武諸將，各加封賞，黃忠趙雲，各賞黃金十斤，魏延張苞，各賞蜀錦二十疋，請孔明行大將軍府事，益州各地，完全歸附，遙授韓遂為定遠將軍，金城太守，馬遵為定西將軍，天水太守，姜維



爲征虜將軍，追贈龐德爲靖難將軍，文武同心，川人悅服，一方遣人慰勞荊州將士。

一日，玄德獨與孔明言及子龍自從孤以來，大小數十餘戰，艱難辛苦，感年未娶，孤聞孟起有妹，英武類兄，欲領軍師一爲作伐，孔明笑道，亮久有此意，以軍事粗定，未暇及此，主公既然有命，亮當先去孟起處一商，隨即辭出，逕到馬超府中，馬超畏服孔明，親身出府迎接，進府坐定，孔明將來意說出，馬超正慮着妹子終身無靠，又極敬愛趙雲，一口承允，孔明轉告玄德，玄德教請趙雲進府，告知此意，趙雲拜謝，然後由玄德自己主婚，孔明作男媒，法正作女媒，即日納聘，親迎成婚。

却說趙雲迎娶馬雲騷，自有一番熱鬧，比玄德娶孫夫人，更加十倍，因爲孫劉婚事，兩邊都懷着機心，嫁的是一處，娶的又是一處，玄德又是一州之牧，這些吃喜酒的人，都不敢放量，這回男女親家，雙方願意，嫁娶都在成都以內，滿城文武官員，個個爭先道賀，那位黃老將軍，更是興高采烈，帶領魏延李嚴一班同袍，把新郎新娘，灌得酪酊大醉，只張苞劉封，在叔叔嬸母面前，不敢放肆，真個花團錦簇，酒海肉山，那兩位大媒，一個監益州軍事，一個監大將軍府事，到了此際，也就將長官形式，擱在一旁，痛痛快快，喝了幾杯，你說熱鬧不熱鬧，過了三朝，趙雲夫妻雙雙進府謝親，謝過大媒，從此後馬超到做了趙雲大舅爺，趙雲到做了馬超小妹婿，西涼兵與荊州兵，更無形結合了。

大凡天下的事，一方若極其繁感，一方便有極其蕭條的事兒，一方若極其高興，一方便有極其悲慘的事兒，爭不多第一次盤古成案，就註了冊，隨你甚麼時候，隨你甚麼朝代，都是數見不鮮的事，成都城裏這樣的熱鬧，許都城裏便發生一種悽悽慘慘的



事來了，祇因這項消息，傳入許都，曹操聽說玄德得了益州，收了馬超，據荆益兩州之地，連金城天水之兵，北向足以爭中原，東向足以窺南鄭，心中自然是憤怒交集，急召文武商議防禦之策，却有一個人聞聲歡躍，喜形於色，就是關着門兒稱孤道寡的建安皇帝，太監穆順，聽見上項消息，入宮報告，建安皇帝大喜，對伏后道：「皇叔得志，朕與卿當可脫離苦海矣。」一句話不打緊，不防着左右多係曹操派來的偵探，忙將此語，出報曹操。曹操正因此事，心中忿忿不平，又加上這一套刺耳的言語，無名孽火，忍耐不住，他原本是劍履上殿，贊拜不名的，隨帶左右進宮，植立不拜，按劍在手，問道：「逆臣劉備，這逐朝廷命吏，奪取益州，陛下何默無一言？」建安皇帝見操來勢洶洶，知道是一言肇禍，戰戰兢兢的答道：「朕處深宮，並未知有此事，操冷笑道：「既末知有此事，何其權慶之甚耶？」劉備若不出犯中原，那還罷了，若有風吹草動，當先取陛下之頭，後斬劉備之首，看陛下能脫離苦海否？」說罷，恨恨出宮而去，建安皇帝飲泣深宮，夫婦自有一番計議不提。

自古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曹操這一下子帶劍逼宮，風聲四播，遠遠地傳到東海邊一位冰雪貞操的男子耳內，那人是三國中第一個完人，此諸葛公更高一籌，諸葛說的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這兩件事，他是更上一層，諸葛說的，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然而自比管樂，似乎高挂商標，仿佛的言與行違，這位先生則正如孔明所云：「簡直三國完人，只有他一個了，原來此人不是別人，乃是著名的龍尾管寧管幼安，自從與華歆割席之後，同着邴原，在東海岸邊，耕田自食，讀書養性，那一日與邴原兩個，在後園鋤菜，正是早秋時節，新菜初芽，枯桑欲壓，海風上陸，浙浙有聲，那四周的樹木，都有些



坐待凋零的景象，管寧歎道：萬物之理，功成身退，曾幾何時，又更枯苑，邴原亦爲憮然，只聽得鄰居有幾個野老，在那裏說道：當年董卓燒殺少帝，到後來焚尸郿塢，如今聞曹操帶劍逼宮，當今天子，恐不免又爲少帝之續，管寧聞言，拋鋤地上道：強臣震主，三綱絕矣，邴原道：劉玄德並荆益之衆，他日必能恢復漢業，我與君可坐俟之也，管寧聽說，長歎道：玄德卽恢復漢室，其部下皆功利之人，豈能復奉今天子乎，世亂則披以爲名，時平則視之若刺，義帝郴州之厄，行當復見爾，與邴原兩人，默默回到齋中，寧乃作賦以見意道：

翳淳風之久漓，令舉世趨乎功利，哀余生之不辰，令乃適罹此叔季，眺東海之泱泱，令夫誰與其表章，惟大壑之冥濛，令渺余軀之可藏，余欲遜彼南服，令從梁生之五噫，故無忽其已傾，令視遺蹤而莫識，戈船忽其翱翔，令厲黔首以爲食，余征車其欲西，令太白低兮雲迷迷，以宗社爲孤注，令先蠶食夫本枝，卽繩武於南陽，令成帝復生以奚爲，世泯泯其味此，令方故物以相期，嬗九於一家，令禹將不免於所私，矧昏昧之迭承，令襁冲人以負辰，夸夫烈而徇名，令塗肝腦而不辭，馴智力以相馭，令妾歷數之云歸，義皇邈其不覩，令余栖栖其安之，辭曰：東海之水清，令可以濯余纓，東海之水漣，令可以漉余魂，余將揖海若，令以運乎遊鱗，視彼白日之出沒，令長寂寂兮千春。

到了次日，邴原起來，不見管寧，見有遺賦在案上，反復展誦，知他是疾世憤時，自投東海，他就就埋頭隴畝，與此終古了，正是：

蠻濁紛爭，只益眞人之笑，魚龍跳舞，共迎烈士之魂，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本書於玄德入川，寫來與演義不同之處甚多，如演義玄德與孔明分軍，前後入川，分兩次寫，涪關楊高授首，成於陰謀，雒城一遇張任，正式交兵，便成不敵，巴州義釋，便寫得嚴顏無能，一路關隘險降，又寫成張飛無用，吳懿以國舅助守，截張飛可困之垓心，遇趙雲乃為其活捉，降時言語，寫得醜惡不堪，馬超以英雄冠世，羅招塔則怒恨楊拍，忘衣帶，則附和楊松，戰張飛則日夜不休，遇張衡則進退不得，只四海難容，一身無主八字，借李恢口中，竟又寫得不成模樣，他如法正為賢士法貞之子，而甘為內應，密友獨是張松，龐統與孔明知己之交，而妄度爭功，亡身始悟落鳳，王平功高漢水，則降自曹營，李嚴名在蜀中，則懽於伏弩，張翼有砍翻劉瑣，獻城投降之事，李恢有乞書趙雲，自薦自謀之事，彭萊有披髮登堂，決水獻勤之事，簡雍有乘車做脫，見折秦密之事，在巴在漢，幾無一人寫得無疵，僅劉巴王累黃權二三子，差強人意耳，本書刪去雒城之戰，以活龐統而涪關一役，得來則正堂堂，隨手即出王平，首引問道乞兵奉使之線，直攻巴郡，固出師地埋不同，因入嚴顏，便令張任會合助戰，於是分兵埋伏，以射龐統者射之，張任死忠，又翻綿竹李嚴之案，隨手奪關，順入張嶷張翼來降之筆，而劉瑣遂不見殺，俾與黃權並稱於後，爰寫城亡死戰片語，即屈嚴顏飛旣未來，嚴亦非貳，在劉無關隘不勞之獲，在趙並免葭萌拒戰之非，黃魏分循內江，西川自有望風而靡之理，益見得地得人均非等閒也，王累諫璋，本屬無益，城門倒掛，不如越險翻營，被獲全忠，仍令書名盡節，是為死得其也，李恢說馬，原亦無庸，帳內陳詞，不如城頭繞舌，一體歸降，勿令良民徒苦，是為臣不以私，馬超由天水沿白龍江，越陰平劍閣，以出閬中取綿竹，則不辱於張魯，而張飛取瓦口，



諸葛降李嚴之功，皆讓之矣。其環城一戰，又儼然雒城會合之師也。諸葛由潼關簡陽直取成都，則不啻於張任，而彭義陳地理，霍峻守葭萌，皆不必矣。至黃權出戰，又儼然濟城坐困之秋也。一則漢中拒馬，諸葛須分兵，一則關中聯馬，劉璋須分兵。此又軍家勝負之機所由分，而文家反正之局所由定也。一眼覷定要着，拈一題而翻全案，在蜀在漢，隨筆起伏，寫得無一人有疵，此是何等筆力，何等章法，或謂孟達內夜之徒，使陳鄭度之策，差覺言非其人，然作者固憐孟達死於司馬時，獲稱晚蓋，以痛惜諸葛之不得成奇功，乃稍爲之開脫耳，非無故也。

讀演義，玄德新定江漢，子龍首取桂陽，趙範以嫂許婚，而雲拒之，雖玄德孔明欲與爲媒，卒未成就，雲謂大丈夫但恐名譽不立，何患無妻，以雲材武英雄，誠不患乏好述之詠，天下佳釀，且將皆欲嬾之矣，然自太守華堂，一見翠袖金鐘之奉，後讀完一部三國，僅知趙雲有子，曰統，曰廣，會不知捺巴沃盥，相莊伉儷者，果屬何姓閨壻，更不明佳耦克諧，在於何時也。今也玄德入川，子龍將軍乃爲功首，新定荊益，而忽賭趙馬聯姻之感，無感昔者再醮之婦，不足當畫燭笙歌金杯換盞之一盼也。在玄德據此荊益兩州之上，連彼金城天水之兵，北面益足稱尊，在子龍外有漢家皇叔，渾身是膽之知，內有衣綿西涼，絕代多姿之助，南面王猶不足易，惟作者弄茲狡獪之筆，不知害得幾許兒女相思，妒殺馬雲騷者有人，羨殺趙雲者亦有人，正不止一個趙範吃醋，是爲作孽不小耳。演義稱玄德入成都，欲以有名田宅，分賜諸官，雲以兵火空虛，當還百姓，令安居樂業，不宜奪爲私賞，諫則今日室家之樂，正復民田宅之酬，而皇叔主婚，卽不宜私賞之報，雖筆墨游戲之間，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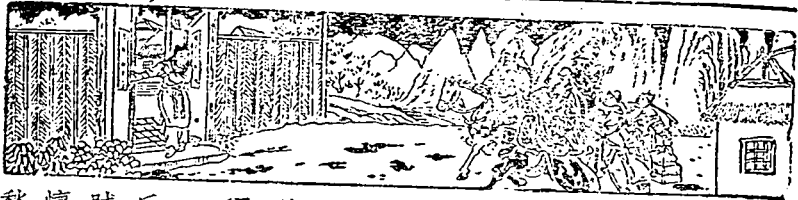


無在不可作翻案讀，東方有朔，臣也最雄，作者庶幾匹之。

演義寫伏后爲國捐生，先寫操罷南征，與學校延文士，王粲等乃議尊王位，於是有帶劍入宮之事，係劈空起筆，本書即自玄德自領益州，接入曹操聞而驚慌，帝后聞而色喜，惹出逼宮之事，係順敘入筆，再由朝及野，震主消息，遞入東泰文士耳中，正寫一管，遂暗翻演義文士尊操，釀成篡弒之案，此誠取法春秋之筆也，將操寫得急氣交加，便去尋天子晦氣，雖與演義相似，而人物等第，却差了百倍，一是權臣氣象，一是無賴光景，如此便罵得刻毒入骨，方叫操哭笑不得，若仍寫管寧避入遼東，終身不出，則僅獨善其身之道，不足以風示國人，自不如效法魯連，蹈東泰而死，是又進一步傳其千石之名也，罵便惡，罵得無形，傳便力，傳其不帝均爲加倍寫法，殿以一賦，代明其志，兼刺玄德，賢如諸葛，乃不獲舜於夸夫，而后知帝后色喜，徒然，寧始果稱三國第一完人也，嗟夫，戈船翱翔，黔首厲食，智力相馭，歷面云歸，作者滿懷孤憤，栖栖安之，余又栖栖其安之。

第十一回 伏皇后授策傳國璽 喬國老慟哭小東牀

上回所說的管寧蹈海，雖然是本人素來懷着厭世之心，不過因曹操帶劍逼宮，才引起了他無限感慨，旁觀者尚這樣的不平，難道那身受的，就好過麼，那建安皇帝被曹操那一番威嚇之後，到了後宮，伏皇后接着，問起根由，兩個抱頭痛哭，真有不知命在何時之苦，大凡人作事太過，後人自然要被人家欺負，單論漢朝開國高祖皇帝，就是一個太沒良心的人，韓彭英布，替他汗馬勤勞，當一輩子走狗，到了天下太平的時節，却開了



一個人肉作坊，將他們做了新式蝦醬，及至兵困白登，向那萬惡滔天的冒頓，醜禮求和，甘心送女，回過豐沛，酒後心明，才想道：安得猛士守四方，世界上那裏有許多賤骨頭，再替你來拿免子呢？一轉眼，呂后就來了一個牝雞司晨，少停一刻，王莽又來了一個弄假成真，傳到順安桓靈手內，把宦官當作乾爹乾媽，殺戮朝廷大臣，如同鷄狗，那一些清流黨人，都只能說不能行，後來實行黨錮，連說也不許你說，真真的豈有此理？張角兄弟，照報應說來，都只算替天行道，就是曹大爺所說，世上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句話簡直確確實實，並無半點牛皮，就做一个把皇帝，不算什麼一回大事，對於建安皇帝，凌虐到一百二十分，也只算替韓彭出氣罷了，從前有人造謠，說朱洪武轉世作崇禎皇帝，李自成，張獻忠，射塌天一坐城，衆位英雄，都是同起滾滾，橫受夷滅的功臣，再生，按照九九歸原的辦法，叫作不爽絲毫，曹操或許是韓信，彭越重來，華歆，郗慮，也許是英布，丁公再世，今世裏現世現報，我兄弟也很忙，犯不着替他們，跟包文正查柳金蟬一樣，去到九幽地府，一殿一殿的，查他亂七八糟的一塌糊塗混賬，只是眼見得建安皇帝，就已經發受的了。

當下建安皇帝，跟著同生共死的皇后娘娘，悲悲切切，哭了一陣，好容易止住了，對伏后道：孤與卿在曹操掌握之中，奸賊若有一些兒不順意，孤二人的性命便有些難保，那賊覬覦大位，已非一日，朝中大臣，孔融稍有骨氣，便被他殺却，荀彧叔姪，因世受國恩，頗懷忠義，又被操賊雙雙逼死，外面一些，盡是他一系的狐羣狗黨，只要他稍不意，便不愁無那趨承意旨，甘作鷹犬的人，那時孤二人只好延頸受刃而已，性命不足惜，可惜祖



宗基業，一旦付于流水了，伏后道：皇叔左將軍，既領荆益二州，兵多將廣，何不密詔令來勤王，帝嘆道：操勢大於皇叔，皇叔羽翼未豐，若輕舉妄動，必遭失敗，是漢朝列祖列宗在天之靈，仰望於一人者，又將以孤之故而致絕望，且操賊前云：皇叔若窺中原，即當先取許都，是皇叔兵出宛洛之期，即孤二人駢首受死之日，事勢如此，何用勤王，伏后又道：操賊勢威，我夫婦終不能脫此樊籠，皇叔懷投鼠忌器之心，不敢北向有所表示，陛下不徒誤皇叔之前程，抑誤宗社之大計矣，帝不覺長歎，便道：卿有良策，可解此困否，伏后沉思良久道：妾有一策，陛下可將傳國玉璽，暗中差人，送赴荊州，附一手詔，令皇叔先正大位，恢復漢祚，皇叔若遵詔書，則妾與陛下不過許昌一民家耳，操挾之爲無名，殺之無足輕重，或反留陛下以餌皇叔，轉勝於襲虛位以受實禍也，帝道：孤方寸已亂，卿可爲孤作書，伏后領旨，即操筆爲書道：

諭左將軍益州牧，朕遭家不造，幼濳閔凶，近益孤危，命懸旦夕，今遣內臣穆順，齎璽付叔，璽到日，便可遠正大位，以定人心，無以朕故，致多所疑慮，以誤事機，若宗祏重光，鐘靈無恙，朕死之日，猶生之年，願叔以天下爲重，以一人爲輕，上慰高祖世祖之靈，朕雖遭災，有辭以對，功成之日，當以少牢告朕也，建安年月日。

帝省書流涕道：漢室再興，卿之功也，惜孤德薄，累卿同此困苦耳，伏后亦泣然，即喚穆順近前，告以此事，順頓首帝前，以死自誓，密密地藏了詔璽，借個名色，出了宮門，到了國丈伏完家中，密稟備細，其時恰值伏完少子新卒，完令穆順更換家人衣服，同着自己家人，護送少子還家，回宛城原籍安葬，事屬尋常，無人查問，穆順逃出天羅地網，提心吊胆，



改扮商人模樣，再由伏家人引導，千辛萬苦，到了南陽。

那南陽乃是關興把守，對着許昌方面來的人，自然注意盤問，順穆問知守兵，是關小將軍在此，告訴守門兵士，要去求見，關興即刻傳見，穆順在許昌見過雲長，此番見了關興相貌，跟雲長一樣，單缺了領下長髯，穆順向前求個便，關興見來人相貌溫文爾雅，不像個商人模樣，便知另有利情，即時叱退左右，細問根由，穆順將奉旨南來的事，逐一告知，關興問知詳細，連忙請穆順進內沐浴更衣，設筵款待，又請趙雲前來相見，到了次日，叫一員偏將帶了五十名兵卒，送穆順去襄陽，張飛、龐統恭迎入署，酒席筵前，穆順將曹操如何凶橫，皇帝如何被其凌逼，說知，張飛聽得，不覺環眼圓睜，鬚鬚倒豎，便要起兵，到許昌殺曹操，龐統忙勸道：將軍不可鹵莽，現在西川新定大局，未安，此刻不宜乍起兵端，萬一我處漏洩情形，反令聖上受無辜之禍，張飛謝道：先生之言甚是，飛一時氣忿，不覺言之過量，龐統道：事機緊急，不可遲延，速送穆公公至荊州，候二君侯將令，張飛立即派兵護送穆順去到荊州。

穆順到了荊州，雲長同徐元直迎接入府，穆順道：在許昌屢見君侯，深知忠義，頃奉旨意，來見左將軍，未知現在何處，雲長答道：皇叔現在益州，許昌情況，現在如何，先生所奉，是何旨意，穆順道：君侯有所不知，自從皇叔得了西川，消息傳入許都，聖上十分慶幸，無心中說了幾句話，曹操帶劍入宮，咄咄逼人，出言悖逆，無復情理，聖上與娘娘，哭了一日，後來娘娘定計，將玉璽交與左將軍，令某家攜着詔書，暗出許昌，面呈皇叔，請左將軍早進大位，令曹操失其所挾，或者聖上娘娘，反可以苟全性命，雲長長歎道：當日許田射獵



時被我逕行殺却，何致有今日也。隨令關平領了十隻兵船，護送穆順入川，面見大將軍不提。

雲長送了穆順出城，回到府中，剛纔坐定，只聽得報馬報道，東吳水軍都督周瑜亡故，雲長驚道：公瑾年少有為，忽然天逝，江南大事去矣。即入府內，稟知孫夫人，夫人十分傷感，雲長自派元直前往柴桑祭奠，順視繼任何人，以便應付。元直領命去了。你道周瑜少年得志，坐鎮江南，為何無病而死，那致死的原因，却也不一而足。從來聰明的人，不免好色，氣感的人，不免好酒。周瑜才地聰明，風情高朗，目營八表，意在千秋，在當時都說他雅量高致，况以孫伯符虛心結納於前，孫仲謀竭誠推挹於後，精兵勇將，聽其指揮，陸馬水帆，飛其廳策，不徒在江東是第一流人物，就說北方大首領曹操，南陽賽管仲諸葛亮，也都欽佩莫名，拜倒無地。又有沉魚落雁的小喬夫人，自然免不了舊小說中，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的兩句古話，氣之酒量甚好，一舉百杯，雖吃得酩酊大醉，却還溫克有容，所以有人說對公瑾如飲醇醪，一個人精力，能有幾何，白日裏治理軍書，應酬賓客，深杯浮白，雄辯高談，晚上還得按時點卯，應付太太，便是生龍活虎，也受不了這樣消磨，任情縱欲，安得長命，誰知道這裏又來了一道催命符，這謠言可不是兄弟造的，乃是唐朝李端發明的，鳴筆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時誤拂絃。這便是周公瑾的催命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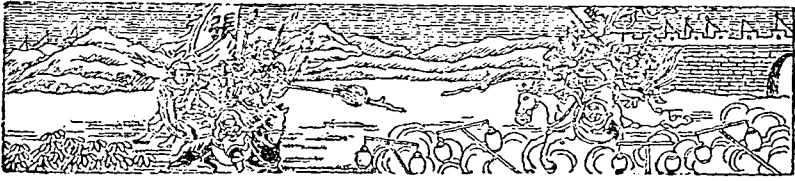
原來周瑜在鄱陽訓練水師的時候，行軍打仗，誰人能帶家眷，周瑜年輕，忍耐不住，偏彭澤縣邊，有一個小家碧玉，名字叫金粟柱，生得丰姿絕世，瀟灑出塵，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彈得一手好箏，就住水軍行營附近，只因周瑜治軍嚴整，水軍裏面將校人員，雖有



染指之心，尙少問津之輩，那一日周瑜還營，從她門前經過，自古道嬌娥愛少年，他便有心巴結，知道周瑜通曉音律，打疊周瑜回營時候，自己把那十三絃柱，雁行兒排起一絃一絃的銀甲輕挑，芳心半逗，周瑜來到門前，駐馬側耳，聽得入神，便叫左右喚那家長出來，金老頭兒，見是都督傳喚，跪倒都督馬前聽令。

周瑜問道，何人在此彈箏，金老頭答道，是小的女兒，周瑜笑道，彈得好好的，怎麼又錯了，金老請都督入內待茶，周瑜向來待下有恩，治民以德，軍書稍暇的時候，同着親軍將校兩三人，騎行田間，看民耕種，百姓要求他進內，吃茶吃酒，極其隨便，絕不擺格，江南江西的百姓，盡皆愛戴，此番金老請他，遂命隨行將士，先行回營，自同魯肅帶了兩名從人進去，只見門庭靜寂，花木翳如，進房坐定，細看陳設，甚為精雅，金老喚女兒出來拜見，真個不是冤家不聚頭，周瑜叫她坐下，問箏譜係何人傳授，指法調門，中間舛錯，一一指出，金家女兒詳細答復，言詞清朗，條理明晰，周瑜正自驚訝，金老父女，上前跪倒，周瑜教他起來，問他何事，金老便將女兒自誓，願薦英雄，甘為妾媵的話，啓上，周瑜看着魯肅，魯肅道，都督便可允許，以全其志，當下周瑜正式把金家女兒收爲外妻，小喬賢慧，也不吃醋，周瑜往來兩地，到也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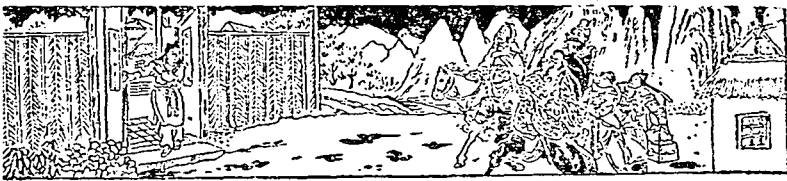
常言道得好，樂極生悲，一日，周瑜在水寨宴客，多飲了幾杯，酒酣耳熱，披襟乘風，心上一顛，便受了涼，少年人不管好夕，回到小公館，魚水方懼，手足忽厥，教金女代着衣裳，扶坐床前，冷汗交流，急命從人送至營中，又冒了些寒風，請醫生前來看視，那醫生是華元化的高徒，名喚夏馨，來到床前，診過了脈，看過氣色，開了一方，退見魯肅說道，都督之疾，



已不可爲，元氣大虧，六脈俱絕，賊邪入裏，無藥可醫。今夜亥子之交，卽當盡命。魯肅一面吩咐須備後事，一面來看視周瑜。周瑜服藥下去，精神稍覺清醒。魯肅與衆將環侍，到了半夜，瑜通身大汗，知道不好，喚魯肅近前道：「子敬，我死後，公可帶領水軍，又願將道事子敬當如事我，諸將一齊答應，再喚魯肅道：「荆州之交，不可絕也，說罷，氣喘不止，挨到子初，竟自長逝。年才二十八歲，魯肅率諸將舉哀，將周瑜沐浴成殮，遣人飛報吳侯。那邊金粟柱聞耗，卽時仰藥自殺，諸將聞知，更加傷感。

噩耗到了建業，孫權捶胸痛哭。軍民上下人等，無不齊聲哀悼。小喬夫人，更是慟不欲生。依他的意思，是要相隨泉路，祇因兒子周循，尚在懷抱，被他母親姐姐，苦苦勸慰。軍民人中，第一個傷心的，要算喬國老。思想自己兩個女兒，一個嫁孫伯符，一個嫁周公瑾，兩個都是江南豪傑，年少英雄，到於今大女兒纔經未除，小女兒悼亡又賦，留着他一雙的昏花老眼，看這一對兒，薄命紅顏，到了周瑜靈柩回時，她那種撫棺痛哭，格外傷心。大喬姊妹，見父親這樣年高，心中悲慘，越發難過，到是大喬明理，含悲忍淚，苦苦勸住。小喬因憐金女烈性，將他附入祖塋，相從地下。孫權令魯肅代理水軍，滿朝文武，挂孝三日，驚動了吳國，太年老多憂，便也奄奄成病。

原來周瑜與孫伯符同年，僅少一月，發堂拜母，吳國太以兒子畜之。伯符臨死，遺言外事問公瑾，內事問子布，所以孫權在周瑜面前，簡直當他作伯符一樣看待。合肥一戰，殺得曹操大敗而逃，周瑜遠見吳侯，觀安國太，國太痛愛周瑜，自不消說。老年人逢着歡慶的事，就精神百倍，逢着喪氣的事，也就煩惱萬分。眼前見着伯符的媳婦，隱憂重孝，已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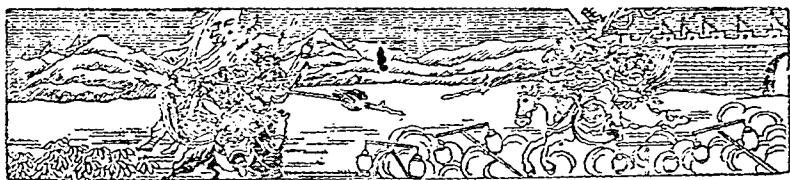


難堪，又蒙愛女遠適荊州，早晚言笑，誰與爲懽，如今又加上周瑜這一死，心中又想伯符起來，再由伯符想到孫堅身上，再由內裏想到外邊，曹操與江東深仇巨恨，若聞周瑜一死，前來報復，誰人可以抵敵，女壻遠在西川，女兒孤居荊州，未知又如何淒涼，前思後想，徹夜無眠，初猶飲食不調，繼則怔忡失眠，孫權不覺恐慌起來，正是：

漆室憂周，別有傷心之事，袁姜去魯，猶留灑涕之言，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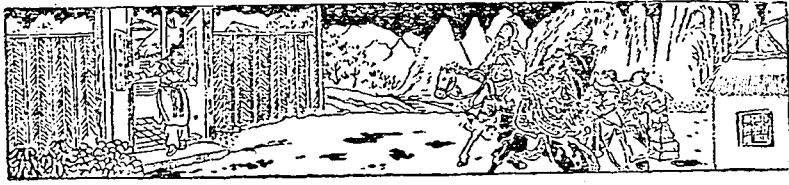
異史氏曰：天生蒸民而建之國，國必有主，主於君則君制，主於民則民主，其原則皆書天下爲公，天子亦爲民而立，非可以國爲私者也。君主授統傳賢，馭於一智，民主繼任選賢，馭於衆智，一智較便易行，故各國馭始皆君，如堯舜時，何嘗不美，自禹傳子家天下，秦暴民私天下，漢逐逐鹿爭天下，於是竊統私位，君制乃未嘗復，自私不已，進而愚民，民不盡愚，而君主之禍作且酷矣，惟自私乃成自禍，非君制害之，以自私害之也，惟愚民適以自愚，非篡奪乘之，以民愚可得而乘之也，漢家以後之禍，則皆如是，故莽後有卓，卓後有操，操後有司馬，人君竊主私於上，而后人臣竊主私於下，此策逆所相生不已耳，此中無甚天理，而亦若有天理，然則假韓彭組，摩推論因果，如佛家言，殆無不可，古人久有此說，全相三國志，卽本此發端，作者書成民國十四年，並未及魏海外搜殘之入國，却立論與合，頗奇。

代身在樊龐之帝后設策，送璽入川，使當日道出於此，誠爲妙策，當時漢獻居不知命，在何時之地，而死據一靈從古人思想上討論，豈非至愚，然而孫堅死於此，竟紹敗於此，曹操志於此，漢獻寶於此，華歆奪於此，曹丕受於此，區區一物，作盡天下之怪，而無一人



能悟，且均犧牲性命，不惜生死以赴之，寧不可笑，今本當時人之愚想，代當時人出奇計，此種文章，實暗合時代性，而以沉痛筆墨，寫出帝后對泣之可憐，直如身入其境，又幾令人不可卒讀。

此回寫一漢帝，即接寫一都督，天家敵體之淚臉方迴，外室阿嬌之哭聲又起，只寫兩對夫妻，同膺悲憐，而苦樂迥殊，且見鴛鴦同穴，則生漢帝不如死都督，而耕鹽相莊，則大都督又不如小百姓，此中脈絡處劫，有阿堵傳神之妙，非平凡之筆也，借李端臨一詩，憑空拉入爲證，便似果有其事，全書中以此節翻案爲最出意外，最堪絕倒，然公瑾風流，江東獨步，英雄兒女，原在意中，即無金粟柱其人，不可謂必無用於金粟柱之人也，與其公瑾自嘆瑜亮，不如令小喬同悲瑜亮，此翻得可喜者一，與爲請葛三氣而死，不如公瑾大樂而死，此翻得可喜者二，與令喬家女獨占英雄，妒殺江東，不如金家女共事英雄，羨殺江東，此翻得可喜者三，與叫諸葛痛哭，更無知音，不如金女彈箏，便有知音，此翻得可喜者四，與其賠了夫人，空言妙計，不如賺了夫人，享盡豔福，此翻得可喜者五，與其氣死之後，舉哀有人弔孝，不如樂死之後，鄱陽有人仰藥，此翻得可喜者六，一案翻來，有六可喜，便覺無金粟柱其人，不得况窈窕仙孃，書中有女，幾呼之欲出者乎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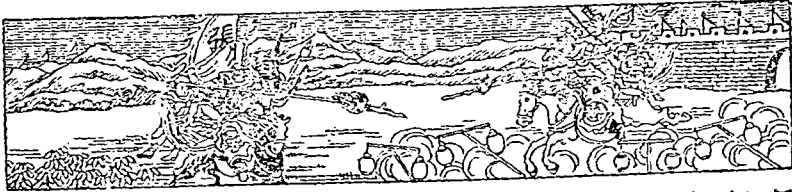
改正三國志卷二

第十二回 賦歸甯孫夫人不歸 下密詔漢獻帝不密

且說吳國太病勢，日漸沉重，孫權晝夜侍奉左右，衣不解帶，每聽國太口中時常念着周瑜名字，孫權聽得，亦自傷心，忍淚寬譬，總不能解，其時孫權有小妻趙氏，聰明絕世，三國中有名的針神，能以方尺蜀錦，繡成列國地圖，靈心巧思，竊無儔匹。

當時趙氏見國太病重，絲權日益憔悴，背着人跟孫權說道，主公，母親平生所喜兩人，只因公瑾早夭，母親時常思念，公瑾既不能復生，小姑近在荊州，一水之隔，只遣人前往告知，小姑必念母親之恩，決回探視，劉使君雖在西川，關將軍信義著於當時，秉燭待旦，海內皆知，能以禮自持，必能以恩相諒，決不阻小姑之行，母親因念公瑾而得病，得見小姑，病當自愈，區區藥餌，不爲功也，一席話，說得孫權如夢初醒，說道，卿言甚是，孤因公瑾新逝，老母染疾，心緒不寧，未曾想及，隨即出到外堂，令孫韶齋了自己手書，一來報謝雲長，遣元直弔唁公瑾之情，二來告知妹子老母病重之信，即行前往荊州，孫韶領命出府，立時就道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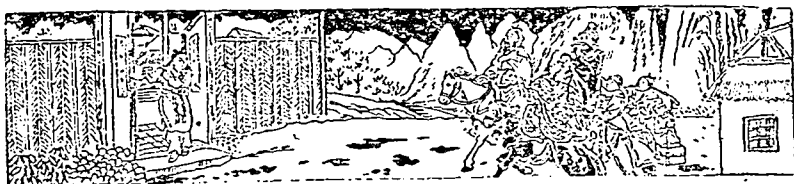
且說荊州方面，徐元直奉關將軍命令，用劉使君的名義，赴建業弔祭周公瑾，回轉荊州，報知雲長，並言魯肅接統水軍，張昭入參大政等一切情形，雲長詢悉，入內稟告孫夫人，孫夫人歎息道，公瑾一亡，吾兄輔佐無人，吾母亦當憂思致病矣，言罷，潸然淚下，少婦



獨居，每多生感，何況真正有這傷心的事兒，雲長啓道：嫂嫂請放寬心，待羽啓知皇叔，以便嫂嫂回家省視，嫂嫂意下如何，孫夫人含淚道：就請二叔修書前往，雲長領命，自去修書。

雲長剛差人前去西川，孫韶早已到了，先見過雲長，致吳侯答謝弔唁公瑾之意，然後求見孫夫人，雲長陪着孫韶進內，孫夫人出到內堂，孫韶上前參見，呈上書信，孫夫人當面啓視，不覺淚流滿面，痛哭失聲，回頭叫侍女，將孫權手書轉呈雲長，雲長雙手接過，見書內詳述國太致病原因，病中情狀，懷情苦語，甚覺酸辛，雲長素來義薄雲天，心高霄漢，對於倫常，非凡懇切，又手稟道：今國太病重，皇叔遠在西川，未能前去問候，嫂嫂近在咫尺，理應回吳，侍奉湯藥，孫夫人嘆道：婦在夫家，當稟命而後行，未得皇叔命令，如何是好，雲長稟道：嫂嫂之言甚是，但西川道遠，往返日期須得一月，國太高年重病，萬一旦暮不諱，嫂嫂豈不抱恨終天，皇叔大仁大義，決不因此見怪，嫂嫂即日便請先行省視，容羽再啓知皇叔，國太病愈，嫂嫂即速歸來，川中現已大定，早晚必差人前來迎接嫂嫂也，孫夫人連聲道是，雲長陪着孫韶出外休息，孫夫人忙著收拾行李，將阿斗交付雲長夫人，暫爲撫養。

次日清晨，雲長派了幾隻戰船，並大船一艘，在江邊伺候，隨與徐庶馬良文武官吏，恭送孫夫人上船，上船之後，雲長躬身稟道：國太病愈，主母速回，先期不知，羽當遣人前來迎接，孫夫人連聲答應，眼看船去已遠，方才同文武回城，徐庶歎道：公瑾一死，江東政令不齊，若曹氏加以讒言，主母歸來，未知何日，雲長道：元直有所不知，主母剛毅性成，深明



大義，決無不歸之理。徐庶道：「君侯所言者，理庶所論者事耳。秦穆公之伐晉，鄭武公之滅胡，均爲婚媾，歛作仇讎。世事無常，何可概論？」主母婦人，英氣過甚，恐不令終，懼將因此顛復也。雲長歎道：「果如君言，則江湖之間，又將糜爛矣。兩個歎息回府，修書報告。玄德去了。」却說孫夫人帶着姪兒孫韶，由江陵動身，沿途江夏徐盛、九江甘寧，均派人迎接。孫夫人見母心急，都教孫韶謝却，輕舟順水，早到建業。孫權日日派人伺候，那日到了，孫權好生歡喜。兄妹見了，喜極而悲。府中女眷，都來迎接，簇擁到國太榻前。國太病得骨瘦如柴，游絲一息。孫夫人走近前，輕輕叫聲母親，女兒回來了。國太張目一觀，愛女回來，精神一振，慢騰騰的攜着孫夫人手，喘着氣道：「女兒你幾時回來的，莫非是做夢？」孫夫人含着淚說道：「母親不是做夢，國太的病，本是思慮傷神，見了孫夫人，心便寬了許多，才少許吃點子粥。孫權自是歡喜，孫夫人伴着老母，小心寬譬，那病一天好似一天，依着國太意思，要叫孫夫人回轉荊州。孫夫人因國太病未全愈，恐有反復，決意多住半月，自己作了一書，告知雲長，略言母病稍愈，尚須留侍，一俟告痊，即當西上，又作一書，請雲長轉達皇叔，吩咐原來荊州船隻先回。國太病愈，即坐江南船隻回轉，從人領命回去荊州不提。」

在此孫夫人回江東的時候，穆順同着關平，早到了成都。玄德排着香案，接了旨意，痛哭流涕，設筵款待穆順。穆順滴酒不飲，要回許都。孔明道：「穆監此來，許昌料已知曉，若是再回，必無好處。」穆順道：「軍師，順奉命之日，即置性命于度外，此番如天之福，幸不辱命，聞關跋涉，得至成都，目覩皇叔寬容之感，漢室光復有期，當回報聖上，以釋愁懷。」軍師當勸皇叔早正大位，上符聖意，下順民情，早與討逆之師，以定中興之局。順之生死，何足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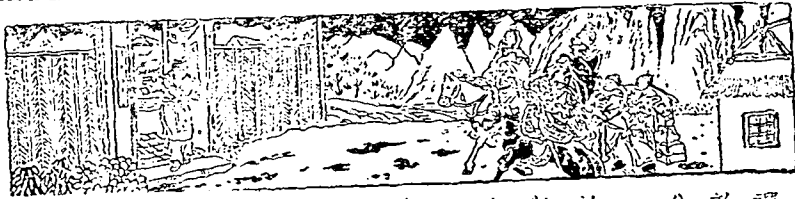


孔明與諸將見穆順說得激昂慷慨，無不爲之動容，便說道：「足下旣必欲回轉許都，若得見聖上，便煩轉奏，皇叔即日當統率大兵，東出漢中，南收關輔，雲長出兵宛洛，徑向許昌，請聖上暫釋愁懷，臣等當以全力滅曹氏也。」穆順離席拜道：「願公等無忘此言。」玄德聽酒道：「皇天后土，實聞斯言，苟渝初衷，神明不佑。」穆順稱謝。

筵散，玄德仍令關平護送穆順回荊州，關平領命，與穆順回到荊州，穆順辭過雲長，由荊州去到襄陽，由襄陽去到南陽，仍復更換衣裝，星夜向許昌進發，不幾日，到了許昌，先至伏完家中，告知一切，便要回宮，伏完道：「穆公公，操賊近來派人晝夜嚴防宮門內外，公公此去，懼遭不測。」穆順道：「順之出宮，有所懷挾，尚不畏操，今都無所有，更何畏也。」辭別即行，伏完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那穆順剛至宮門，曹操適從裏面出來，看見穆順滿面風塵，心中估計道：「他是一個太監，日在天子身旁，爲何風塵滿面，其中定有緣故。」穆順向前參見，曹操也招呼幾句，便自去了，却即時遣人暗暗告知女兒曹妃，教他留心偵伺，那穆順見曹操不問，竟自出去，心中無限歡喜，進得宮來，見過帝后，帝與伏后見穆順安然無恙，回到許昌，不覺大喜過望，即屏開內侍，詢問穆順，順一一告知，却不提防曹妃早已買通伏后身旁宮女，伏在屏後，聽個結實，去到西宮，盡情說出，曹妃立繕書函，遣人飛報父親。

曹操接書一看，開得玉璽出宮，不由得大怒起來，自家早預備稱帝，實行受天命，旣受永昌兩句吉利話兒，誰知道又被伏后設計，穆順私行，生生的送入西川，當初徐瑋刦了袁術靈柩，得了傳國璽，獻與孤家，孤家以建安在孤掌握之中，不妨與之，以爲孤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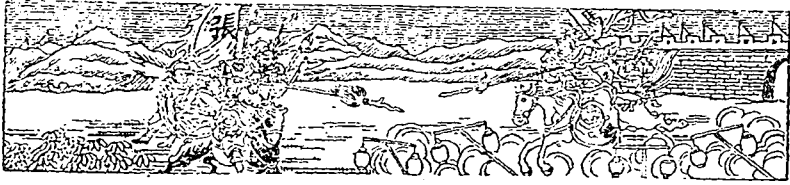


禪讓光彩，如今是到了劉備手中，非滅了西川，不能再得，越思越惱，越想越恨，立刻叫華歆帶領軍隊入宮，問帝要索玉璽，令郗慮領兵去伏宗室中，把伏完拿來見我，二人領兵分頭自去。

華歆手執利劍，闖入宮中，建安皇帝情知不好，硬着頭皮問道，華卿入宮，所為何事，華歆氣忿忿地答道，奉魏王命令，索傳國玉璽一觀，帝答道，傳國玉璽，乃受命之寶，帝王之物，魏王人臣，要之何用，歆怒目圓睜道，祇借一觀，誰要他來，帝答道，此物決不能借，歆大怒道，此寶原係魏王送與陛下，魏王借觀陛下都不答應，為何却輕輕送與劉備，穆順見事已敗露，走上前來，叫道，華歆逆賊，送傳國璽與劉備，都係我一人主意，是我親自送去，與陛下娘娘，都不相干，華歆分付左右將穆順綁了，帶出宮去，回頭望着帝后道，待我訊出實情，再來與你二人算帳，隨押着穆順，來見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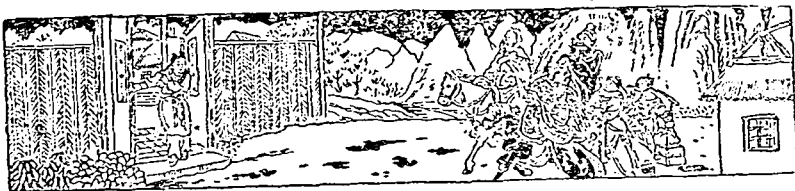
曹操正在那裏拷問伏完，伏完死不招認，曹操一見穆順，笑道，穆監，你多受風霜辛苦了，穆順道，為國盡忠，敢云辛苦，操問穆順，送璽是何人主意，穆順道，是我見你這逆賊，帶劍入宮，威逼陛下，心中不忿，私盜傳國璽，送到荊州，交關將軍收了，要他火速送入西川，教皇叔即登大寶，重興漢室，曹操道，你見關將軍，是怎樣說法，穆順道，關將軍怒髮衝冠，言當日許田射獵時，悔不殺了你這個逆賊，操大怒，教將穆順伏完，一同斬首，二人至死，大罵不絕，又叫殺了伏完全家，分付華歆領兵入宮，看守帝后，靜候後命，正是。

不密失臣，龍困豫且之網，何緣作賊，鳩謀帝后之杯，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演義孫夫人之歸，以計歸者也，周善下書，國太病危，只是孫權搗鬼，誣母病



危則不孝，誑妹離夫則不義，棄孝義于千秋，而一心去想荊州，是孫權不成人子極矣，再寫趙雲截江奪回阿斗，原定擄人獨子，勒贖荊州之計又不成，乃只空將一妹騙回，致逼下梟姬沉江之事，如此孫權，直同盜賊行爲，豺狼面目，厥後孫夫人見母無病，既無如何下文，吳國太見女大歸，亦無他項異論，又皆爲太背前文，無可理解者，今就周瑜一死，年老憂多，觸處生悲，竟將國太寫成眞病，有病眞因，於是趙姬陳言，孫權提醒，光明正大，接妹而歸，以解母懷，獲痊親疾，則孫權孝義，可無愧見稱於江東，並可迴顧演義前文不少，不僅可作翻案讀也，夾寫關公大義薄雲，倫常懇切，恭送歸舟，暗爲不報皇叔，代主聽行作一補筆，周旋得好，因入徐庶深思顧慮，遠見張觸一段議論，更爲下文不歸作伏筆，有山迴水轉一徑通幽之妙，而亦寫雲長自雲長，徐庶自徐庶，人物不同之筆，所必應有別者也。

漢末喪亂，始於桓靈崇信宦官，中涓旣橫，外戚乘之，以至朝政大非，盜賊竊起，天下分崩，乃開三國之局，不圖易祚當塗，炎劉將絕之際，外戚乃有伏完，中涓乃有穆順，二人忠義，遠軼等倫，卒不可不特筆以書，斯誠芳草尚存於十步者，故本書於穆順由許入川，由川回許，一來一去，皆詳筆敘之，又不以宦官之筆狀之，曰商人，曰溫文爾雅，曰先生，曰足下，前後兩回文字，除伏完口呼外，胥不以內相公公等字樣相稱，此均一字所襲者也，至玉璽既入西川，身無所挾，此與演義藏書髮內，以至倒戴其帽之情，便自不同，出入宮門，尙何所懼而洩其密，乃以風塵滿面見疑，遂有暗令曹妃密伺之舉，文心至巧，而亦誅操並及其女之筆，藉翻伏完三族罪案，以見賊女雖賢，不免連坐，內入助逆，則又片言而貶



者也，一褒一貶，穆順伏完，縱辱漢末宦官國戚之次，寧不獨有千秋。

逼宮案內如華歆鄒慮之徒，春秋大義，在所必誅，自不惜甚其大惡，既入宮而索璽，復辱帝以算帳，更以領兵監守帝后之罪盡加其身，使惡如邱山之積，而后世人欲食其肉之念，毒乃下遠九幽，莫知所屆在演義則如彼，在本書又如此，是乃雙料罪人矣，不寫杖弑伏后者，不許操可加罪於君后而殺之也，殺穆順僅及其身，殺伏完僅及全家，又皆不許操得行三族之誅也，翻案之中，其義之嚴如此。

第十二回 銅雀臺大宴論當塗 金鳳橋愛子陳天命

向來我們中國有一般上聖人傳下的格言，連篇累牘，中間有兩句很警策的話，說道欲求生受用，須下死工夫，自從這兩句話發生以來，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子弟，一直傳到於今，又改良到做官發財起洋房子討姨太太諸問題，愈鬧愈糟，把一個好好的中國，弄成了破瓦頹牆，都是這兩句缺德的口號，造下了這無邊罪孽，這是為何，原來他這種話，就是表現四民失業不安本分的真象，打從第一個牛皮大王蘇秦說起，農不成農，工不成工，商不成商，士不成士，吹牛拍馬，游說諸侯，發篋讀書，引錐刺股，搖唇鼓舌，大掉槍花，不過爲着黃金駟馬，六國相印，歸驕妻妾，還逼着他嫂嫂，務要說出畏叔多金，方才快心滿意，到底有何益處，陳勝駁耕坐嘯，項羽欲取而代之，行險徼幸，慙不畏死，開出世界多少亂原，壞了國民多少心術，什麼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民國成立以來，一、二等牛皮留學生，空口說空話，馬上就是總長次長，督軍省長，一步登天，比擲陞官圖還



快，怎麼不教人人思亂，他們各位，若是逆取順守，肯替國家稍盡心力，何嘗不可，難道務必那行尸走肉的老將就木的人，方足以表率諸僚，弘濟艱鉅麼，誰知道他們都是受了那欲求生受用，須下死功夫的遺毒，實行那升官發財起洋房子討姨太太的宗旨，一人得道，九族升天，這種時代，任你諸葛復生，孔孟再世，也只好望洋興歎，末可如何了，求如前清劉蔭溥之始終不改布衣，近代王聘卿之騎驢正定，已經是麟角鳳毛，佳人難再了。

單說三國的曹操，詩文開八代之先河，武略冠一時之儔輩，春夏讀書，秋冬射獵，英雄氣概，比之草廬抱膝，尚覺較勝一籌，據依矮張松歌功頌德之言，他老家也可算得姜子牙七殺三災後第一個人物，到了晚年，就該樂天知命，不料他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在那袁紹初平，許都安枕的時候，却在漳水河邊，起造銅雀台，雕梁畫棟，曲室幽房，左右還架着玉龍金鳳的天橋，美人鐘鼓，充牣其中，管領春風的却懸缺以待，喬公二女，實行住洋房子討姨太太的主義，號稱當世英雄，尚且如此，其不英雄者更可一覽而知，但是黑山官渡，濮陽潼關，不知糟塌了多少良民百姓，狼藉了多少勁卒精兵，才造就了曹操這一位英雄，這個銅雀台又不知耗了多少生民膏血，台中陳設，又不知折算了多少兵馬錢糧，凡屬血氣之倫，當莫不同聲痛恨，偏有那些膏粱名士，弄了一半截瓦兒磚兒，磨成硯台，置之高座，還要自欺欺人，硬說是某年出土，建安某年造，真正老銅雀台瓦，哈哈，又算什麼，這真是石敬瑭笑桑維翰的話頭，眼孔未免太小了。

閒話少提，書歸正傳，曹操自從殺了伏完穆順，命華歆領兵監守建安皇帝夫婦，自己



就想正式做起大魏皇帝來，那一日，邀請滿朝文武官員，赴銅雀台大宴，你說閣王下請帖，註定三更，誰敢挨到四更，日中時候，滿朝文武都已來齊，侍立兩旁，敬候大駕，曹操聽得衆文武都已來齊，緩緩的駕著乘輿，與鹵簿，警蹕傳呼，來到台前，衆官下位恭迎，那時孔融因骨鯁不阿，被曹操命郝慮將他全家誅戮，荀彧荀攸叔姪二人，本是曹操手下第一等謀士，但因家世都是漢朝的望族，可稱得起世受國恩，雖受曹操不次之遇，然於大義上尚還明白，因魏王九錫，不甚贊成，激惱了曹操，叔姪憂懼不過，雙雙服毒而死，漢朝的大臣，只剩下太尉楊彪，太傅王朗，司隸校尉鍾繇，都是御審裏定作的一色不倒翁，連痰嗽都不敢作聲，那裏還敢說話呢。

當下銅雀台前，左右前後，圍繞着羽林騎士，台上滿佈着期門伎飛，曹操坐在當中，左邊曹洪，右邊許褚，全副披掛，站立兩旁，衆官依次屏息坐定，酒過三次，曹操舉酒，對衆官道，孤有一言，諸君靜聽，衆官側耳靜聽，操高聲道，古人有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漢平自桓靈以來，昏主迭乘，權奸當道，殺戮忠良，塗瘠四海，張角大亂於六州，董卓擅權於朝列，李郭做擾，九廟隳危，漢祚之延，不絕如縷，孤以孝廉，起兵討賊，賴諸文武協力同心，所向有功，得有今日，孤於漢室，不謂無功，孤於當今，不謂無德，而昏主乃嘑比羣小，過信嬖妻，背德負恩，忍心反噬，孤得傳國璽於九江太守徐璆，不以自私，納之宮府，此心清白，可質鬼神，乃昏主不以為德，反以為仇，密遣內官，私齎重器，結連劉備，欲以圖孤，孤幼時讀李陵與蘇武書，言韓彭蒞醢，絳灌縲絀，管深鳥盡弓藏之恨，以為子胥文種，係奴隸之材，絳灌韓彭，皆駕駘之輩，不能自有樹立，攀龍附鳳，貴賤隨人，俯首受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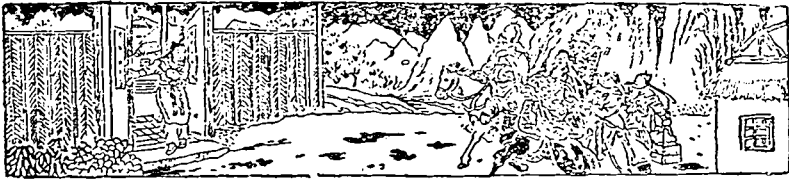


死而不寤，孤甚痛之，子輿有云，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孤將一雪緣灌璋彭之恥，而伸寇仇土芥之言，諸公以爲如何，言時，目光如電，聲色俱厲，衆官震慄，皆不敢回答。

只聽德貴族席上，有一少年，出得席來，向操再拜，連道：「不可不可，操帶怒視之，乃四子曹植，那曹植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素來腦筋尚還清晰，操愛子甚於倉舒，此時聽見父王發出實行代漢之言，滿朝文武，噤不敢聲，自己想想，就使父王稱帝，那東宮太子，仍是子桓二哥，也輪不到自己頭上，不如犯顏直諫，到可博個美名，這是段芝泉不願意袁世凱做皇帝的一般見解。」

曹操見是愛子出頭，不便呵斥，問曹植道：「童子何知，有何陳說？」曹植啓道：「父王，自古禪代之際，皆當應天順人，漢祖兵臨霸上，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光武大戰昆陽，風雹助威，北過趙地，河水驟結，天心厭亂，故丕佑一人，以康庶物，今幽冀連年荒旱，許昌昔霧四墓，魏王邸第，時有火災，漢運未衰，懼將不勝，操帶怒道：「識書明言金刀運盡，代者當塗高，鄭司農一代經師，當非誑語，植叩首道：「圖書讖緯，盡屬妖言，跪誕不經，勉強附會，鄭玄據以解經，高識之士，方爲騰笑，父王奈何信以爲實耶，且天下歸往之謂王，世爲宗主之謂帝，今孫權跋扈於江南，劉備縱橫於荊楚，大河以外，無復來庭，長江之南，聲教不被，父王卽有志唐虞，亦當俟四海廓清，六服同化，漢汗大號，猶未爲晚。」

曹植一席話說得有條有理，曹操正待設言回答，只見曹丕出席說道：「四弟之言甚謬，昔周武假號於西岐，卒竟殷紂，漢高稱王於關輔，終殫項羽，自古五運迭興，羣帝相乘，



時擊運，謂之真人，濡滯不行，謂之事賊，漢家命運，摧蕩無餘，父王柱石朝中，得以苟延餘息，嬗代稱號，天與人歸，孫權劉備，偷息西南，大統攸歸，偏隅易定，若必遷延歲月，坐俟河清，比越王所云，天與不取，必受其咎者也。

曹操聞言大喜道，吾兒之言是也，叱退曹植，再問衆官，衆官齊聲道，世子之言，應天順人，某等皆同此意，華歆啓道，丞相之意既定，可令滿朝文武，聯名作書勸進，以昭應順，操大笑道，子魚何迂腐乃爾，豈不聞知者作法，愚者守之，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乎，可行則行，何俟於勸，若其不勸，豈遂不行，欺世盜名，孤不爲也，歆再拜道，丞相高明，人所不及，惟古人得天下者，不出兩途，非出征誅，卽由揖讓，敢問丞相，將何從，操笑道，建安孤寄，何用征誅，應遵代興，毋須揖讓，孤自帝王，有何不可，歆啓道，不如令建安揖讓，以協人心，操笑道，此事卿試爲之，孤稍俟之可也，隨即散會，紛紛下台，華歆自去安排一切，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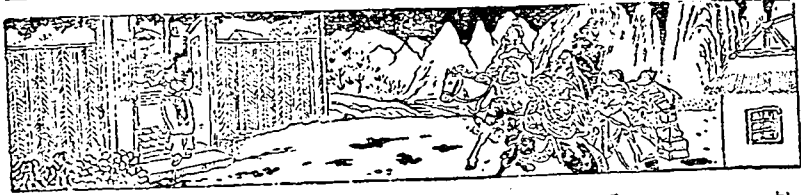
自帝自王，何用虛文禪讓，半遮半掩，幾同商婦琵琶，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天下大事之壞，皆文士成之，而以吾國史中爲最，蓋歷代以士列四民之首，大奸大慝，收拾人心，自納士始，大豪大猾，廣樹聲名，自養士始，愚民政策，省重科舉，自愚士始，暴君專制，焚書坑儒，自殺士始，史乘歸美，修禮明經，自禮士始，頑民向化，徵葺精光，自徵士始，幾若一士來而三民可棄，一士去而三民不歸者，士旣獨重如此，奈何天下大事，不壞其手乎，演義方寫興設學校，禮延文士，卽接寫於是侍中王粲杜襲衛凱和洽四人，議尊曹操爲魏王，至極天極地，伊周莫及，草詔册者，則有鍾繇，謂梅風沐雨，自古人臣，無此大功，表九錫者，則有董昭，乃稱越古超今，唐虞無以過，應法禪讓，以順天心，共奏禪



位，入逼漢獻，則同惡者，又有華歆、王郎、辛毗、賈詡、劉廙、劉曄、陳矯、陳羣、桓階等四十餘人，若草詔則屬陳羣，捺璽則出華歆，作表則命王朗，持節則由張音，受禪臺之議，最後發於賈詡，而肇篡逆之萌，稱舜母玉崔入懷之瑞，以符銅雀者，最初又早有荀攸，凡此若而人者，孰非文士之流，而居四民之首，頌德歌功，篡逆且甘心輔導，而有不壞天下大事者耶？履霜堅冰，所由者漸，故銅雀之臺一成，卽受禪之臺已伏，試觀演義宴銅雀時，操爲文王之言，遽發於口，自明孝廉精舍，以待清平，非孤始願所及之情，滿志躊躇，何莫非對承旨希顏文士望風而發，銅雀之前，暗窺向背，惡固不敢曰未萌，而言爲心聲，篡志之成，則吾謂必始於銅雀也，然則瑞啓當塗，大陳天命，自應特書，會於銅雀，最屬誅心，作者之意，殆猶如是，與吾同一見解，特以感於時會，借蘇秦蠱古之政客落筆，又不屑齒數文士焉耳。

作者代操發言，將蓋代權奸聲口，寫得虎虎如生，紙上活脫呈一曹操，每讀此回，不禁痛飲擊節，必如此始稱千古獨步之曹操，而一讀至孤將一雪絳灌韓彭之恥，而伸寇仇土芥之言二語，又輒爲之舌橋不下，渾身三萬六千根毫毛，根根皆戴，真不知當時台下衆官如何震懷也，至對子魚大笑數語，所謂可行則行，何俟於勸，及建安孤寄，何用征誅，應運代興，何須揖讓，自帝自王，有何不可等語，乃如篡位格言，吾國歷史中，只一曹操夠發此等言詞的資格，欲自作文王，今借筆寫來，更將千古奸雄，一齊罵倒，袁世凱之大典，篡安，乃愈覺臭騰萬世，如操袁地下讀此，當不知如何抱頭痛哭，死得不值也，玉龍金鳳，拱駕雙橋，銅雀中央，實啓篡志，議出於植，植亦罪人，作者雖爲開脫，然以失望東宮，比於干木，其間賅誅，毫未失出，而借寫大河以外，無復來庭，長江之南，聲教不被數語，蓋亦竭



鼓之過，欲罵當時軍閥，方故爲此曲筆耳，非有狐兔之悲，從宥子建才子也。

第十四回 孫夫人雨泣葬江流 劉皇叔雪涕祭武擔

話說曹操聽了曹丕之言，叱退了曹植，就要籌備學起虞舜夏禹起來，到底他是機警過人，雖然利慾薰心，到肯統籌兼顧，自己想著向來挾天子以令諸侯，師出有名，戰無不勝，孫權劉備，名義上也還尊奉許昌，一旦推翻建安，未免失其所挾，貽人口實，大費躊躇，遂密召賈詡劉曄華歆鄒慮四人入府商議，四人進得府來，參見已畢，操將自己意思說出，叫四人從長計議。

劉曄道：「現聞江東周瑜已死，魯肅代領水軍，其人忠厚無用，主持內政，乃係張昭，罪懼寡斷，易於搖惑，不如遣一介之使，東往吳會，告知玉璽已入西川，劉備早晚稱帝，玉璽係孫堅殞命之由，孫權痛心切齒之物，兼之素有不臣之心，不過以建安觀號，亦已多年，勉奉督旒，聊相維繫，劉備新得志於荆益，有所舉動，自假漢統以號召天下，漢室中興，江東寧可尚爲孫氏所有，雖重以婚姻之好，不過如竇融之表讓河西，長安布衣，孫權豈樂爲此，且其部下各有所求，既防江夏之歸劉，亦懼人心之思漢，孫權初以合肥之仇，轉聯劉備，我若釋合肥之忿，下結孫權，則彼自樂於從命，不願爲荆襄之輔車，丞相可爲所欲爲，以坐制孫劉之進退，昔秦破合從之局，而六國以亡，漢離烏月之交，而匈奴以敝，曄意如此，丞相以爲如何？」

操大喜道：「公言是也，仍用漢家名義，策權爲大司馬吳王，煩公一往可也，操處向有空」



頭語勅，即時填發，從宮中取出符節，交付劉曄，前往江東。劉曄領命，兼程來到建業，單車奉使，王命所臨，沿途自無攔阻。孫權排了香案，接受詔書，文武上前稱賀，設宴款待。劉曄動問許都近事，劉曄詳細說出魏王深願棄仇崇好，與吳王親近提攜，惟劉玄德以新得益州，謀僭大位，暗中差人入許，運動伏完，從伏后手中，竊取玉璽，早晚必當稱帝。君王與玄德交親，將來必擅椒房之貴矣。一句話激惱孫權，說道：「大夫差矣，劉備終守臣節，孤係姻親，若鷄盟稱尊，則大義所關，又當別論。」劉曄見孫權業已入彀，心中暗喜，連聲道是，休息數日，自回許昌復命去了。

孫權却召集一般文武，商議此事。那時活該孫劉火併，魯肅染病，在鄱陽將養，徐盛甘寧，各守防地，不能前來，只呂蒙以吳魏言和，邊境無事，陪着劉曄，來到建業。孫權以父孫堅之死，半因玉璽，玉璽所在，仇即隨之。此番聽得璽歸玄德，不覺肝火上炎，這是兄弟鄉間有句俗話，鬪了龍船再認親，正是孫權這時光景。當下孫權將劉曄言語並自己意思，對衆說出，衆文武個個相顧無言，因為順着孫權的意思，則荆州之好必離，若顧荆州之好，則於鼎足三分之勢有礙，所以只是你看我，我看你，都不作聲。

孫權看出衆人意思，喚呂蒙道：「子明，諸將為事勢所拘，噤不敢言，卿可為孤一陳利害，但求於江東有益，不必顧及其他。」呂蒙道：「主公如欲成三分天下之局，則當知所輕重。曹威則袒劉，劉威則袒曹，順時以趨，務使相持相角，而我坐承其利。往者曹威於劉，主公於荆州重以婚姻之好，亦欲其為我屏蔽，受敵一方之意耳。然曹氏於我，接壤僅淮北一帶，今劉氏奄有荆益二州，西接天水金城，南隣越南交趾，東漸江夏九江，廬州各地，收馬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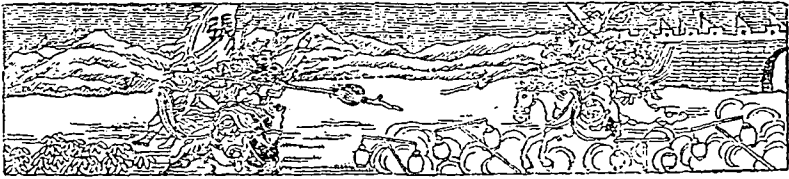


之衆，據天下之要，文武輻輳，海內歸心，主公如欲長爲漢臣，則宜斷絕曹氏，專事荊州，如其不屑俯首聽命，則宜結曹氏以制荊州，不能令荊州羽翼日豐，長駕遠馭，並吞六合，馳騁中原，且主公之妹，已回建業，無所顧慮，何用多疑，權大喜道：子明之言，實後我心。

陸遜諫道：主公，子義遺言，公瑾末命，皆言吳劉之交不可離，願主公詳加考慮，權笑道：子義公瑾若在，亦當不容異議也，卿毋多言，隨調陸遜赴濡須，呂蒙赴夏口，相視機宜，以爲進止，徐盛甘寧，盡歸節制，陸臣二人，領命分頭自去，孫權嚴禁近侍，不令孫夫人知曉。

那吳國太病已全愈，日久憂忘，孫夫人便與母親商議，要回荊州，吳國太以係女兒終身大事，荊州又近，易於相見，自然應允，便告知孫權，孫權總是推托不許，日復一日，孫夫人年輕氣盛，候孫權進內問安，當着國太面前，質問孫權，是何意思，孫權作聲不得，孫夫人情知有弊，便數說孫權道：哥哥當初因懼曹操復仇，才結好劉皇叔，不惜以妹子遠嫁荊州，母親病重，妹子接到哥哥書信，本欲候皇叔命令，方來省視，雲長二叔，以大義相勸，故妹子先行歸省，今老母病愈，妹子嫁夫從夫，哥哥藉故託詞，不一而足，是何理也，想必哥哥聽了宵小之言，與荆益爲仇，留妹子以作抵押，恨父親大哥，死在九泉，不能憐念妹妹，遂致此耳，說到此地，不覺咽喉哽噎，痛哭起來。

國太見女傷心，也自陪着揮淚，切責孫權，孫權左右爲難，沒奈何將已往的事都說出來，孫夫人聽罷，不言却語，掩面入內，孫權寬慰了母親，亦自出外，孫夫人回到自己房中，想起哥哥之語，爲保全父兄基業起見，也怪他不得，自己一個女流，欲歸不得，一方面對不住恩重情深的丈夫，一方面對不住大仁大義的二叔，眼看着孫劉之交，就要分離，那



時節進又不能退，又不可，千思萬想，除却自己一死，更無第二條路。次日起來，強作歌容，伺候老母。一連半月，絕口不提荊州二字，孫權也就放下了心腸。

一日，孫夫人告訴母親，言自己心中煩悶，欲出城外甘露寺一遊。國太生怕女兒愁出病來，當時允許，教人告知孫權，派人招待。孫夫人辭別老母，心頭淚落，帶了侍女，乘車出府，到了甘露寺，遊賞了一遍，倚着闌干，望那建業城，宛在目前。長江萬里，滔滔東下，心中想道：「此水來自西川，去而不反，同着自己一樣，此時不死，更待何時？」將手攀着闌干，舉身一擲，可憐一個聰明英果的絕世佳人，竟隨著一片清流，魂歸大暮了。

衆侍女措手不及，胆裂魂飛，寺裏從人，急喚沿江漁舟撈救。那長江水勢，到此處洶湧異常，又兼是天與全貞，那裏還撈得著？從人慌忙回府，報知孫權。孫權痛哭，裏面國太已經暈倒在地，慢慢地裏醒來，只是痛哭，任憑你百般勸解，那裏肯聽？老年人看見心愛的女兒，生生慘死，如何不氣！一連三日，水米不沾，也就死了。孫權只捶胸痛哭，悔之無及，開吊成服，一照禮經不提。

那消息長江上下，當作新聞，揚揚沸沸的傳到荊州。雲長正接着玄德手書，屬送夫人入川，剛欲派關平前往迎迓，聽得此項消息，不覺大驚，急請徐庶入府，商議此事是否確實。元直答道：「以庶觀之，殆有十九頃聞許昌消息，穆順伏完被殺，曹操久有篡竊之心，懼荆揚之聯合，必以利啗孫權，權欲立三分之局，必留主母不令西歸。主母處於兩難，勢必至於自殺。國太年老，痛女亡身，尤爲常有之事，可否遣人吊唁，藉悉實情。雲長大怒道：『吳不告哀，何弔之有？孫權見利忘義，殺我主母，此仇不可不報。』即煩軍師傳令，叫下游諸將，



嚴防汛地，令劉琦伊籍，整頓水師，聽候出發。差人星夜入川，報告主公，調子龍夫婦，並張苞、廖化，軍前聽用。徐庶應諾，即時分派前往。雲長再令從事飛檄江夏守將徐盛，請轉達孫權，速送孫夫人西還荊州。候了外日，杳無音信。雲長下令，替孫夫人發喪，對江南宣告絕交。

駐紮襄陽的張飛，聞聽嫂嫂在江南死於非命，激動他的三千丈無名火，依他的主見，立刻興動傾國入馬，前去報仇。虧着龐士元洞悉孫曹聯合的原由，知道襄樊重地，不可輕動，將此項情形，委宛曲折，跟張飛說個明白。張飛方才接捺下去，靜候雲長命令不提。

却說玄德受了肆安旨意，正與孔明商議進取漢中，以出長安。馬超黃忠領兵先後出發，關中下辯一帶屯紮，忽然接到雲長三次手書，不覺凄然淚下，痛恨孫權，意欲起兵報仇。孔明諷道：「主母凶終，理應報復，但近方議取漢中，不可同時樹敵，待克復長安，然後令雲長出兵，猶未為晚。」玄德依允。深恐雲長輕動，叫子龍夫婦，帶了張苞、廖化，領荊州軍八千，西涼軍五千，沿江東下，直抵荊州，協同守禦，以防吳兵。要雲長暫時按兵不動，子龍夫婦領命自去，令孔明前往關中，督率諸將，進取南鄭。孔明拜辭出府，玄德自與法正並荊州軍萬人，坐鎮成都，接應孔明。

劉玄德又思想孫夫人恩愛情深，在武擔山南設位，向東遙祭，招魂虛葬。文武百官，盡皆縞素相從，陪位祭奠。玄德掩袂痛哭，羣下無不哀感，苦勸回府。

那趙雲夫婦領兵順流直下，到了荊州，見過雲長，子龍夫人入內，見過雲長夫人，張苞



廖化向前參見，子龍宣布主公本意，雲長敬謹受命，候子龍休息數日，部領諸軍沿江沿湖分途駐紮，隔江徐威，以吳侯失策，自釀兵端，此番荊州益戌增防，兵禍懸於眉睫，只得協同部下，盡心守禦，正是。

功利紛紜，塗炭生民，誓血權謀傾側，摧殘壯士頭顱，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吳史氏曰：作者不欲操得行文王之志，以明正篡竊之罪，此間著筆頗難，且須溝通孫夫人不歸，吳蜀興仇事迹，又惡不得一人救，善不得一人掩，彰之輝之，而時勢則早為改造，迥非三國易於離合之局，此再歸於舊轍，合於前車，寫死寫篡，不紆迴一筆，遺却一事，誠不易易，看他借一公瑾身死，以寫國太之病，由病而有孫夫人之歸，借一劉備入川，以寫逼宮之禍，由禍而生玉璽之去，事猶三國之故事，人猶三國之舊人，然均情理一新，心目一易，更何得強削足履，自適其踵，妄生矛盾，自反其說，乃將如何為寫夫人之忽不歸，帝后之仍遜國也，不意即借玉璽之去，挾君無用，激操不得不怒，急自篡以登台，復借玉璽之仇，有計可行，激吳不得不離，利三分而火併，則操走挺險之途，權醒蕉鹿之夢，有不合文王而留大妹者乎，此真舉重若輕，寫來入理入情，而又自然合拍，豈不妙極，只用空頭勅語四字，暗暗關合，即將金縷衣裳，密縫成功，針頭線脚，一齊不見，而后明第十一回之寫私送國璽，慟哭東牀，俱非閑筆，則於公瑾身亡不得空作風流史讀也，又非至此回讀過不能知也。

劉擘之說孫權，亦猶演義孔明赤壁之說吳侯也，劉備之祭夫人，亦猶招魂西蜀之祭關張也，曹操以數十萬衆，遺書吳會，將欲會獵於江東，權必待激而始與兵助備，是可恥



者也，故今即以寫孔明者寫劉曄，則貶吳之義自見，國賊曹操，非孫權也，備以七百里連營致敗，事固非然，顧篤於兄弟之倫，雖異姓而存至性，是不可削者也，故今即以祭關張之地，改祭夫人，則予備之義亦明，若孫夫人，不待聞皇叔統亭，誤傳噩耗，而后沉江，竟寫孫劉棄好成仇，懸於眉睫，失其進退，先自全貞殉節，以入清流，又何其悲壯蒼涼，如聽杜鵑血淚，啼殘蜀道也，如此翻案，夫人真足傳矣。

第十五回 吳蜀仇讎阿瞞稱帝 漢魏禪讓子建出亡

話說劉曄回到許昌，將孫權情態，稟知曹操，操大喜，不到兩月，合肥守將張遼，報稱細作自建業回來，言孫夫人投江身死，關雲長對江南宣告絕交，現在雲長派趙雲同着馬良，領兵二萬餘人，在巴邱夏口附近一帶紮駐，東吳調陸遜守濡須，調呂蒙守夏口，徐威甘寧，盡歸節制，兩處兵隊，日形接近，早晚常有戰事，曹操聞此消息，拊掌大笑道，荆揚自鬪，孤無慮矣，即令曹洪於許昌南郊，晝夜督工，建造受禪台一座，曹洪領命，發兵夫三萬，前往建築，十日之內，即行完畢，曹洪繳令，操更令華歆向建安勒索禪位詔書，選擇良辰吉日，與建安皇帝實行交代，文武百官，贊謁如儀，建安皇帝，退就臣列。

曹操改國號曰大魏，以漢時即位改元，徒撓觀聽，詔即稱大魏元年，昭示天下，封建安皇帝為山陽公，為國三恪，即日就國，赦天下殊死以下，以曹洪為大將軍，曹仁為大司馬，曹休為司隸校尉，曹真為城門校尉，封夏侯淵為南鄭侯，夏侯惇為郃陽侯，許褚為舞陽侯，張遼為渦陽侯，李典為冠軍侯，徐晃為瑯陽侯，張郃為桐鄉侯，以司馬懿為丞相，華歆



爲御史大夫，郗慮爲廷尉，劉曄爲丞相府掾，賈詡爲侍中，文武百官封關內侯者八十人，其餘皆進爵有差，以次子丕爲太子，封熊爲濡陽王，植爲東阿王，彰爲任城王，彪爲白馬王，追贈長子昂爲宛哀王，少子倉舒爲靈寶烈王，立妃下氏爲皇后。

看官們不要希罕，兄弟因曹操要做同文王，心中恨他不過，所以偏要他做周武王，送他踞在火爐上，以便我這反三國志後半部裏發展發展，這也算做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比那武成三策，血流漂杵，一樣荒唐，祇可意會，不可言傳罷了，惟有華歆真是個孽龍頭，無惡不作，也不候曹操的旨意，暗遣勇士，隨着山陽公夫婦到了山陽，乘間將他二人雙雙刺死，地方官吏，只好以急病奏聞，曹操心內明知係華歆斬草除根，表面不能不輟朝三日，御賜祭弔，遮掩耳目，江東孫權，聞知曹操稱帝，又遣張紘入許，稱臣納貢，操仍令其行大司馬事，江南諸將，各加封爵，張紘拜謝，回轉江東，在此轟轟烈烈的中間，却又出來一件奇奇怪怪事實，原來就是東阿王曹四王爺棄位潛逃，莫知所向，府內從人，呈上遺書一紙，操大驚，啓視書云。

臣植言，臣夙承眷愛，早受義方，東髮讀書，歷覽前史，見往昔聖哲之后，每以纖芥之私，閉其日月之顯，榮惑于左右邪僻之臣，肆志于遠古嬗代之事，遂令大節不終，貞懷日昧，使東海遺民，輟耕與歎，西山同氣，采薇甘食，寧復當時澄清天下之初心，早歲孝廉爲郎之本志哉，抑又聞之，功不倍者不圖事，利不什者不興工，昔據幽冀徐兗雍青方州之地，舉中原之衆，挾天子之尊，萃計謀之士，竭將帥之材，然猶東斥於合肥，西夷于關輔，趙雲以三數人闖入許昌，而將吏不知，穆順挾國之大器，遠赴益



州來去自如，游徼捕盜，視若無覩，此豈王威之所不加，與國之所宜有者哉！今既毅然冒大不韙之名矣，主者方以爲孫劉交惡，爲我之利，乘時肇運，千載一時，何其昧于目前之機，而忘百世之計也！孫權反復小人，但思久據江東，游移其旨，擇利以趨，世無兩利之享，利于我卽不利於彼矣，彼旣不利，附我何爲？朝可棄劉而附曹，暮又何不可棄中原而卽荆益哉！羈縻之則無益，資輔之則養寇，制挺而命之，彼將喧然而相詬，戎馬之勢，絀于戈船，徒假虛名，將安用此？劉備以梟雄之姿，屈身忍志，翻然徐沛之間，迫蹙襄樊之地，我不能以時翦滅，遂使唾手而得荊州，近據西川，更謀南鄭，金城天水，聲息相通，隴西羌氏，畏服馬氏，馬超與我仇讎，新降劉備，締好趙雲，關西之卒，一呼可集者，毋慮十萬人，以劉備之雄武，馬超之凶悍，羌氏之敢戰，佐以諸葛亮之陰謀，趙雲黃忠之精銳，韓遂馬遵之響應，若出下辯，夏侯征西，非其敵也，南鄭一失，關中三面受敵，關雲長虎視荊州，張翼德窺伺河洛，又得龐士元徐元直以爲之輔，養精蓄銳，伺隙而動，我若西救關中之急，彼必進搖許下之防，是我進退失據，彼則東西響應，孫劉失和，於我又何利之有？聞關雲長近絕吳好，以馬良佐趙雲，鎮撫下游，馬良老成持重，趙雲今日之雄，水陸輻輳，文武輯和，吳雖欲與我相輔以行，而下流仰攻，良不易易，荊州以逸待勞，吳雖有呂蒙徐盛，亦無如趙雲馬良何也，吳旣不能牽制荆襄之兵，我乃獨承關隴漢中之禍，今又詒之以扶義之名，假以出兵之號，人心思漢，事將有不忍言者，何與作之急急，而不稍緩須臾，以思之也？華子魚以孝廉入仕，受漢厚恩，折而從我，惟刃故主，如又有以重利啗之者，則可以施之。



于建安者，未必不可再施之于我也，願陛下三思。臣本書生，深懼禍患，語不云乎，成事不說，遂事不諫，願陛下深思治亂之原，以爲應變之具，臣得優游盛世，以終餘年，皆陛下覆載之貽也，必欲求索，則惟有從幼安之後，蹈東海而死耳，瞻望宮闈，不勝依戀，臨書涕泣，未盡欲言。

操覽書長歎，悶悶回宮，正是。

犛牛之子，亦可用于山川，狐貉一丘，自易別於梟鳳，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異史氏曰：曹操身不篡漢，而千古以篡賊目之，以漢帝本成贅瘤，操實行篡竊也久矣，當時人人心目，皆以漢卽是曹，曹卽是漢，如華歆輩，且屬只知有曹，不知有漢。則又與篡何異，乃操志於文王，會不尸篡漢之名，此大奸大雄，所令千古人心恨者也。本書直寫其篡，便如掘疑冢而戮其尸，以爲千古旣無信史，自不必以史爲信，可逕作誅心史筆之傳，則操本傳寫至本回，而明正典刑矣。操一生所畏，踞於爐火之上者，只此一事，即踞之於爐火上死之，不亦快哉。若附逆華歆，亦故以手弒山陽公夫婦書，殆猶十惡不赦，不分首從，一律問斬之意云耳。

曹植豆箕之詩，聞於千載，則處相煎之急，誠未聞適異國而逃兄，使能如本書而行，豈不爲當日自處妙策，而植惜不知此也。操有七子，惟植人品較佳，所爲詩賦，亦不乏孤臣孽子之詠，後世輒能原之。此作者所以命爲犛牛之子者也。今就本書局勢，爲作遺書，瞻慮詳明，儼如植生平懼禍懷憂之素抱，不知何法以寫出之也。所謂與作亟亟，何不稍緩須臾以思，則言外貶植，終爲賊臣之子，匪不黨惡之意，亦見，未可以全有視之也。



第十六回 大復仇劉玄德興師 小得勝夏侯淵敗績

且說曹操代漢而興，改元大魏，大赦天下，華歆逆賊，弒殺山陽公夫婦，一人傳十，十人傳百，消息到了荊州，雲長本受建安皇帝特殊知遇，一聽建安國亡身弒，不覺撫膺大慟，一面遣人飛報入川，一面率領文武將吏，盡皆縞素，出荊州北郊，大臨三日，整軍蒐卒，秣馬厲兵，候大將軍命令，出兵討賊。

玄德接到雲長手書，揮淚就位，吩咐法正傳下命令，大小將士文武官員，一律挂孝，為建安皇帝發喪，追上尊號曰孝獻皇帝，仍用建安年號，承制授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為左將軍，出兵討曹，總攝東征諸軍事。

孔明在閬中接到大將軍令，立時升帳，馬超黃忠魏延馬岱李嚴王平張嶷張翼陳式雷同馬忠劉琰廖立吳蘭李豐等，率領偏裨將校，環立帳前，靜聽指揮，孔明立在帳前，拱手說道，衆位將軍，今曹操逆賊，傾覆漢祚，推刃君親，大逆無道，大將軍受先帝手詔，繼漢家之絕祚，為國除賊，亮以不才，忝膺重任，各位將軍，受國厚恩，務宜協力同心，中興漢業，上繼雲台諸將之勳名，亮亦與有榮光也，諸將齊聲應道，願聽元帥指揮。

孔明拔出令箭，叫馬岱道，我兵進取漢中，夏侯淵必求救於長安，馬將軍，你可帶領三千人馬，由陰平武都，仍回天水，啓知馬太守，協同姜維，各領三千人馬，騷擾汧陽寶雞一帶，多設疑兵，虛張聲勢，隨時進退，不可深入，使彼不敢撤隴坻之防，置彼重兵於無用之地，則吾事濟矣，馬岱領命，拔隊起行，孔明再叫黃老將軍聽令，黃忠應諾，孔明道，夏侯淵



魏之名將，深知兵事，久知我欲取漢中，沿途關隘，節節增防，老將軍可同張熾、張翼領兵五千，由巴峪關越過巴山，令張熾領兵三千，打着將軍旗號，直取米倉山，老將軍與張翼各領兵一千，分襲米倉山左右，俟夏侯德兄弟出戰，張熾老將軍與張翼乘虛上山，得了米倉山，即徑取天蕩山，不得有誤。黃忠領令，帶了二將，立時出發，孔明再喚馬超上前說道：孟起、陽平關守將，乃係張郃，是曹操手下的一員上將，非孟起不足以制之。前時劉璋派遣孟達赴漢中求援，因成都失守，孟達就歸了夏侯淵。現在探聽得同張郃守關，孟達與李將軍最善，孟起可同李將軍、王將軍領兵八千，直叩陽平關，專搦張郃出戰。張郃好勇，必出關來，可令李將軍修書一封，派遣心腹人，乘兩軍混戰之時，混入關內，投書孟達，必可唾手得關，得了陽平關，可令王將軍領兵兩千，收取略陽，以通西路，響應天水。孟起可與李將軍、李豐領所部，窮追張郃，沿沔水東下，直取褒城，會師南鄭。我自派軍前來接守陽平關，馬超領命，同李嚴王平去了。孔明再教李豐領兵三千，押運糧草十萬，住守陽平，接濟馬超。李豐領令解押糧草前往，孔明分付已畢，教嚴顏守住閬中，接應糧草，自領魏延諸將，部兵三萬，向米倉山進發，接應黃忠。

那黃忠領兵來到米倉山前，守米倉山的，乃是夏侯德、夏侯尚兄弟，因夏侯淵向來想取西川，沿途安頓重兵，積草屯糧，米倉山為漢中要道，故命兄弟二人把守，二人正在議論川中發兵事情，忽聽得探子報道，川兵在山下討戰，打着長沙黃忠旗號。夏侯德問有多少人馬，探子答道，約有三千人馬。夏侯德、夏侯尚前時跟着夏侯淵平定漢中，如同摧枯拉朽，自己以為天下無敵，聽見川兵到來，並不在意，留心夏侯尚守住山頭，自己全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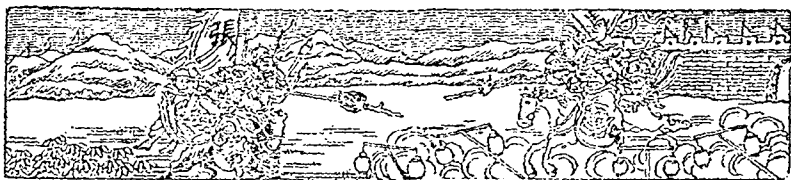
披挂，帶領三千人馬，衝下山來。

張嶷見夏侯德領兵下山應戰，忙把兵往後一退，約莫戰了十餘個回合，回馬便走。夏侯德縱馬趕來，離了山脚，不過一二里地，只見山上火光冲天，夏侯德心內着慌，勒馬欲回，張嶷倒趕回來，奮起精神，手起一刀，將夏侯德斬落馬前。魏兵大亂，川兵乘勢衝殺，火光襲襲，黃忠手提一個人頭，同張翼四處趕殺魏兵，登時占了米倉山。魏兵逕向天蕩山敗走。

黃忠叫張嶷守住米倉山，收拾糧草器械，自己同着張翼，馬不停蹄，追趕敗兵，看看到天蕩山，守天蕩山的乃是韓浩，看見自己敗兵回來，放其上山，川兵乘勢殺上山去，魏兵大亂，自相踐踏，韓浩見勢不好，帶領親兵，由山後小路，逃奔定軍山，報知夏侯淵去了。黃忠一連得了兩處關隘，休息兵士，候元帥命令再進。

你說夏侯淵不紮南鄭，爲何紮住定軍山，這便是夏侯淵的長處，那南鄭是漢中的中樞，便於發號施令，定軍山是入川的要隘，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夏侯淵久欲取川，無奈被劉玄德捷足先得，又隄防川兵東下，自己出駐此山，以爲天蕩米倉後援，扼住川軍前進要路，不比現在軍官，單揀市鎮繁盛處所駐紮，以便就地籌餉，嫖賭吃喝，這是今人不及古人的所在。

當時夏侯淵聽得諸葛亮督師進窺漢中，急遣人星夜報入許都，一面從長安調兵萬人，軍前聽令，守長安的夏侯楙，是他兒子，豈敢不遵，火速派援，夏侯淵分頭派人前去傳諭陽平關米倉山天蕩山三處，令堅守勿戰，以老川兵，誰知道將令到時，三處地方都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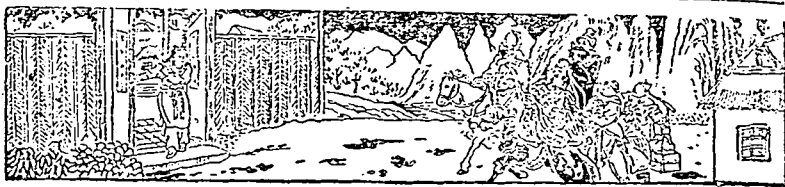


失守了，夏侯淵看見韓浩敗回，心中大驚，吩咐將士，死守山頭，不許出戰，候長安兵到，再行定奪。孔明教黃忠將人馬離山十里下營，不必仰攻，徒傷士卒，候馬超兵取南鄭，必自亂，黃忠領命，固守營地。

再說那馬超領兵來到陽平關，真個單搦張郃出戰，那張郃久聞馬超的大名，要跟他比較比較，聽得馬超來到，不勝歡喜，便叫孟達守關，自領三千人馬，下關來戰馬超，兩個戰了八十餘合，孟達在城上看見李嚴，李嚴因要派人下書，號令一聲，諸軍圍繞上前，混殺一陣，張郃見川兵勢大，火速收兵，那奸細也就混了進去，暗暗的打聽孟達住的地方，黑夜裏求見孟達。

孟達看見此人形迹可疑，加意盤問，那人貼身將書取出呈上，孟達見係李嚴手筆，書內略言曹營在成都，由孝直保護，完全無恙，今曹操篡逆，諸葛將軍奉命督師，以順伐逆，戰無不克，願足下深思順逆之原，反顧桑梓之地云云，孟達沉吟了好一會，叫將來人安頓，自己來見張郃，張郃道：川兵勢大，如何是好？孟達道：明日將軍領兵出戰，達領三千人從左翼側出，橫擊馬超，必獲全勝，張郃道：此計甚善。

到了次日，張郃仍領兵出戰，馬超見下書人尚未回來，心中猶豫，李嚴道：孟達足計多謀，今日必有動作，將軍與張郃交戰，王將軍掠陣，嚴領二千人斜上搶關，馬超裨善，分布已定，李嚴自引兵從右側偷關，馬超與張郃更不答話，飛馬接戰，孟達引一彪人馬從關上下來，正迎着李嚴，二人以目示意，回馬便走，李嚴從後追趕，孟達在前，李嚴在後，緊緊跟着，守關將士阻擋不住，李嚴進得關來，教將漢兵旗幟扯起，孟達令親軍將士傳呼降



者免死，自古道蛇無頭而不行，他們這些小嘍囉們，那裏有抵抗的能力，個個棄械投降。李嚴招降了四五千入馬，得了許多糧草器械，請孟達護住了城池，自己帶了數十騎飛馬下關，來助馬超，來攻張郃，張郃見川將從關上下來，情知不好，殺條血路，帶領殘兵，往關前小路沒命的走了，馬超吩咐李嚴鎮守關內，候第二路兵到，火速前來接應，叫王平分兵去取略陽，自己也不進關，帶了四千人馬，一陣風，追趕張郃，張郃成了驚弓之鳥，連頭也不敢回，一直向後退去，馬超一步一步追趕不休，看看追到褒城，張郃進得城去，死守不出，馬超因兵士勞苦過甚，也就休息，李嚴將陽平關交付兒子李豐把守，令孟達發了捷報，回成都奏報，自己領了三千人馬，來到褒城，會合超馬，王平已乘勢取了略陽，與馬岱姜維，遙相呼應。

單說夏侯淵死守定軍山，望長安救兵，久不到來，原來馬岱姜維，分兵騷擾右扶風一帶，鍾鄧二將，分頭迎敵，只見處處是川兵旗號，究不知多少，一面用心防守，一面飛報長安，夏侯淵把救漢中的兵，移救扶風，再調各地的兵去救漢中，因此上便透著遲慢了。夏侯淵接二連三，聽得陽平關失守，馬超已至褒城，南鄭陷落，就在旦夕，寶雞泝陽，又有戰事，後路已斷，死守此地，也是無益，傳令諸軍，整兵出戰，一聲鼓角，夏侯淵匹馬當先，殺下山來，山脚下正是陳式的營壘，陳式急忙提刀上馬，接住夏侯淵廝殺，那裏是夏侯淵的對手，戰不上十合，被夏侯淵一刀劈於馬下，魏兵一擁向前，川兵抵擋不住。正在危急，一聲鼓響，左邊黃忠，右邊魏延，前右張嶷，後有張翼，四面圍攻，夏侯淵衝突不出，火速收兵，仍回定軍山暫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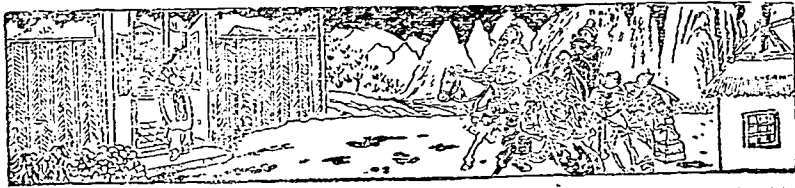


孔明見折了陳式，令黃忠領五千兵，離定軍山東向十里埋伏。候夏侯淵到此處，乘機截殺，不許放過一兵一卒。叫張嶷、張翼各領兵二千，埋伏定軍山左右。候魏延引誘夏侯淵下得山來，分頭截殺。又令魏延領兵三千討戰。候夏侯淵殺下山來，在其逃走，只截殺後面兵隊。衆將領命分頭前往。夏侯淵敗回山上，喘息已定，獎率軍士預備冒死衝出重圍，到了南鄭，再作道理。

挨過一夜，聽見川兵討戰，夏侯淵盡起定軍山人馬三萬，分作三隊，自領一隊當先。陷陣衝鋒，韓浩領二隊接應，偏將徐延領三隊，從山上如崩山倒海一般，衝殺下來。魏延讓過夏侯淵，韓浩兩隊人馬，單截擊後隊。三合之內，將徐延砍落馬下。魏軍後隊一亂，前頭兩隊紛紛自擾。山左右鼓角齊鳴，張嶷、張翼攔腰截擊。夏侯淵拚死向前，被川兵一陣亂殺，三停中又去了一停。看看來到黃忠埋伏的地方，一聲喊起，黃忠縱馬提刀上前截住。夏侯淵見前有伏兵，後有追兵，滿拚一死，橫了心腸，接住黃忠廝殺。黃忠因奉了孔明將令，不許放走夏侯淵一兵一卒，也就奮勇向前。

論起三國中夏侯淵，本是一員上將，與黃忠旗鼓相當，不過此番戰爭，一個是死裏逃生，一個是成心邀擊，情見勢絀，強弱迥殊。韓浩被張嶷、張翼二人圍住，正欲脫逃，魏延舞刀縱馬，追趕上去，刀光一閃，人頭落地。夏侯淵孤掌難鳴，心內一慌，刀法不依古格，被黃忠奮起神威，大吼一聲，攔腰一刀，將夏侯淵揮爲兩段。魏兵無路奔逃，個個跪地求降，不會走脫一個。黃忠鳴金收軍，來到中軍帳中報功。

孔明聞知前軍大捷，親自出營，迎接諸將，諸將感激不盡。孔明道：「夏侯淵世之虎將，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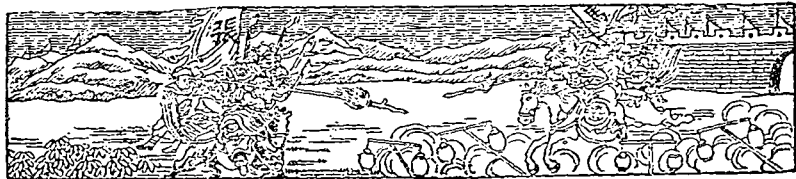


被老將軍所殺，摸賊喪胆矣！記了黃忠第一功，魏延第二，諸將按照功勞，一一記上，以便啓稟大將軍封賞，諸將謝了，又命將陳式尸首好生收殮，差人運送回川安葬，厚恤家族，投降魏兵分營安插，飭地方官吏，即日掩埋戰士遺骨，隨令黃忠領兵五千，逕取南鄭，將新降魏兵，編作先鋒，乘勝直進，張嶷領兵三千，洵漢陰洵陽一帶州縣，張翼領兵三千，徇西鄉石泉一帶州縣，三將領兵分頭自去不提。

孔明自領魏延諸將向南鄭進發，接應黃忠，那南鄭城中，僅有毛玠率領二千餘人守城，聽得夏侯淵被殺，全軍覆沒，督率軍士，死守孤城，與張郃犄角，以候長安援兵，黃忠攻打三日，均不能破，正在懊惱，只聽得城上殺喊連天，守兵自亂，城門大開，你道為何，原來是張魯餘黨，因夏侯淵殘殺過甚，恨心切齒，今日聽得夏侯淵被殺，川兵攻打南鄭，都以為祖師爺顯靈，一個個拿着菜刀，麪杖，在城中放火，毛玠督兵掩殺，死者不知其數，那漏網的餘黨，便去開城迎接川兵，黃忠見城門洞開，知有內變，身先士川，躬冒矢石，軍士無不以一當十，毛玠抵擋不住，棄了南鄭，投奔褒城去了。

孔明來到南鄭，安撫軍民，吩咐魏延道，文長，你可領兵三千逕向褒城，多設金鼓，沿城鳴擊，張郃必棄城而走矣，魏延得令，來到褒城，沿城四面，大吹大擂，鬧的天搖地動，張郃已得毛玠報告，夏侯淵被殺，南鄭已失，忽聽金鼓齊鳴，嚇得心胆俱裂，與毛玠帶了殘餘人馬，望太白山小路而走，退入斜谷去了，魏延馬超追殺了一陣，方才收兵，兩人合兵，來見孔明，孔明着實獎勵二將，又深贊李嚴招降孟達之功，諸將盡皆喜悅。

孔明敕行軍司馬楊儀，權領南鄭太守，招集流亡，修繕城郭，肅清土匪，掃蕩蠻兵，十日



之間，王平、張嶷、張翼先後回軍，報告東川全境肅清。孔明遣軍諮祭酒卻正回成都，報捷。休兵三日，大賞將士。令馬超、李嚴、王平領兵一萬，由陳倉故道直出雍郡，會合馬岱、姜維，攻取扶風武功，進據長安南面。馬超領兵去了，令魏延領精兵三千，沿子午河，出子午谷，逕襲長安。黃忠領兵八千，隨後接應。令張嶷、張翼領兵萬人，逕出斜谷，追趕張郃，步步為營，不許輕進，留下偏將傅僉、傅彤、輔助楊儀，緊守南鄭。令雲長次子關索引軍三千，駐紮漢陰，鎮撫新降城邑，就近與鄆陽各戍將互相策應。諸將分頭領兵出發，孔明自率大兵，離了南鄭，逕向子午谷進兵，接應黃忠、魏延，正是。

漢水連天，已接西南之訊，秦川匝地，乍揚東北之威。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吳史氏曰：曹操既定漢中，玄德以三郡歸吳，求伐合肥，而解西川之急。及操還許，而蜀師已出，張飛馬超分兵下辦取關，於是智奪瓦口，隘計奪天蕩山，以至斬夏侯淵，敗張郃，亮取漢中，瞞退斜谷，皆演義中收復東川大節目也。本營至此，乃走筆而及之矣。然欲令諸葛收復中原，克成一統大業，不先定漢中之地，不能策分兵東進之功，不先有箕穢之成，不足建興師復仇之職。是以先寫代漢而興，而後振縞素六軍之旅，預寫關中出鎮，即以陳漢中三路之兵，以見師出首實有名，而戰略又必識其所向也。故本書將東川爭戰，俱留於此一回中，一次了之，而案無不翻，善無不賞，如取米倉，取天蕩，斬夏侯，敗張郃，取定軍，取陽平，皆與演義略同者也。回天水，擡濟陽，降孟達，死陳式，取褒城，取南鄭，則皆與演義不同者也。至曹兵退入斜谷，其結果又相同矣。同者用存各將戰績不滅之功，不同者自見行軍兵法有別之理，於是武侯六出祁山之志，乃得大伸，而阿瞞一怒登極之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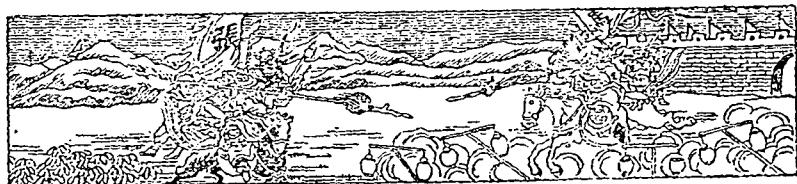
轉以自斃，又俱於此一回始之也。

劉備之不得成一統，在忘漢賊而興忿兵，自以魏亭為復仇之師，此所見譏於千古者也。本書於篡弒之後，特以大復仇劉玄德與師誥，蓋必如此方稱復仇也。然備之征吳，趙雲諫之，多官諫之，諸葛瑾來和，又諫之，備尚有不知國賊所在者乎？所以輕重倒置者，殆以漢獻尚存於山陽，所謂成帝猶生之懷抱也。今先寫過弒，既甚惡於華歆，亦暗明玄德忘其所忌，復挾國器，奈何不再與師書，發表與師，實專有風人之筆，比事自見，特不著其形迹，讀者必多不覺，為賢者諱，仍自半字不饒，因特為作者明之。

襲城疑兵之播鼓鳴金，使張郃棄城而走，亦猶演義中漢水之潰，陽平之棄，操所大疑於背水結陣，多襄馬匹軍器，與夫四下炮响，鼓角齊鳴，東門放火，西門呐喊，南門放火，北門播鼓者也。今操未至，故以張郃當之，亦寫諸葛之仍為諸葛，不更為多添顏色，非欲偷懶竟勘襲演義也。

第十七回 魏文長偷度子午谷 馬孟起再入長安城

從前看三國演義的人，見孔明不聽魏延的條陳，兵出子午谷，直取長安，莫不引為深憾，你想孔明何等聰明，豈有見不及此的道理，因那時節荆襄已失，隴坻無援，他老人家原本以攻為守，既不敢冒險以徵不可必之功，又不敢逕犯長安重兵之地，然後想出避堅攻瑕的主意，北出天水，東出祁山，正是他小心謹慎之處，魏延一得之見，何曾統籌全局，回顧後文，言之非不成理，只好與桓將軍說吳王，同一空中樓閣罷了，如今兄弟既存



心替孔明彌補缺憾，自然調兵遣將，着着佔先，但看關雲長同徐元直坐鎮荊州，張飛同龐士元屯兵襄樊，趙雲同馬良屯兵江漢一帶，關興同趙雲扼住南陽，一個將軍配一個謀士，層層設備，息息相通，這真是望江居跑堂的說落馬湖，三面是水，一面是山，上有銅蒙，下有鐵網，運飛鳥也不能進去，何況於區區那曹操孫權，照兄弟這般說來，那有名的隆中對出宛洛以向秦川，可就真對了自己防備十分嚴密，然後才可放胆攻人，這是天經地義，孔明有知，還當感激我兄弟，偏有一些朋友，只當兄弟存心糟塌孔明，豈不冤哉枉也！兄弟宗旨已定，爲所欲爲，免得犧牲古人，靜聽後人評論罷了。

且說關雲長聞聽孔明得了漢中，關索屯兵漢陰，與襄陽各地互相策應，心中大喜，急令人前去襄陽，令張飛龐統整兵向武關一路，作西入武關以通藍田之狀，以掣長安南面之防，通漢陰之消息，俾孔明得以專意進攻長安。

守關中的夏侯楙，乃是金枝玉葉的粉侯，那裏知道戰爭的原理，從前曹操所以安置他做長安都督，因漢中有夏侯淵張郃，扶風有鄧艾鍾會，馮翊蕭關，有楊阜韋康諸人，夏侯楙雖無才具，做太平宰相，尚自自餘，此番聽得漢中失守，父親身亡，諸葛亮派遺張飛從武關入藍田，馬超從濟陽攻寶雞，張嶷張翼由斜谷取郿縣，諸葛亮親督大兵，以爲後援，關雲長出兵宛洛，截擊許昌援軍，聲勢十分浩大，把夏侯楙嚇得魂魄俱無，連夜派人至許昌求救。把長安軍隊，四出救援，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應付不暇。偌大的長安，只剩下二千人，二千年來不得志的魏文長，可就天從人願了。

且說魏延奉了孔明將令，領了三千人馬，爬山越嶺，渡溪過澗，攀藤拊葛，依草附木，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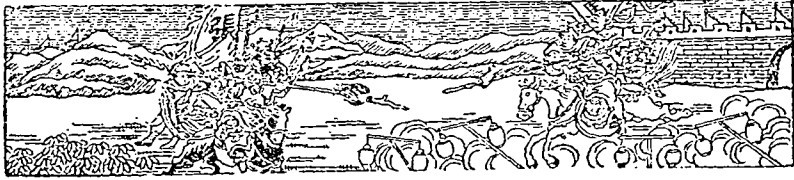


苦千辛，出了這幽門鬼道，只因夏侯楛四救各地無暇顧及，雖有些小小戍兵盡被殺，屠殺。從來，輕兵襲險，多半成功，鄧艾之出陰平，劉裕之出大峴，李文忠之襲紅羅山，蕭朝貴之圍長沙城，都是攻其無備，猝不及防，士無歸路，自殊死戰。魏延好不容易出了子午谷，乘着兵勢，一鼓得了鄂縣，教軍士飽餐一頓，棄了鄂縣，乘夜向長安南門進發，黎明時候，便到了長安。

那長安雖在戒嚴時間，因離戰區尚遠，四門出入，嚴密稽查，往來行人，尚未禁止，誰也不料魏延的兵，來得這樣神速，天色初明，魏延先令川軍數十人，穿着魏兵服色，扣門告急道：斜谷張將軍全軍大敗，派人回來求援，城上守兵聽見，不敢怠慢，火速開城，川兵進得城來，逢人便殺，在城樓上放起火來，魏延橫刀躍馬，督隊入城，喊殺連天，全城大亂，夏侯楛從睡夢中驚醒，只見滿城火起，衣服也穿不及，帶領親軍出了西門，投楊阜軍中去了，魏延得了長安，喜得怎麼樣似的，吩咐禁止騷擾，安謐居民，嚴守城池，靜候將令。

一二日間，黃忠領兵到了，將沿途要隘，置兵防守，孔明令軍士開關子午谷道路，以便兵隊往來，聽見魏延得了長安，兼程前進，黃忠、魏延出郭迎接，孔明入府坐定，重賞魏延，着實誇獎了一番，令黃忠帶領一萬人馬，副將馮習、張南，乘魏兵新敗，前敵未知，仍令部卒，穿了曹兵衣甲，充作敗兵，直到了潼關，賺過徐晃，奪取關隘，好生把守，阻住曹兵西下之路，黃忠得令，火速起程。

自古道：兵貴神速，潼華一帶，只聽得漢中失守，長安危急，冷不防飛將軍自天而下，長安到潼關，都是平原大道，無山河之阻，黃忠兵到，簡直如狂風掃落葉一般，由長安到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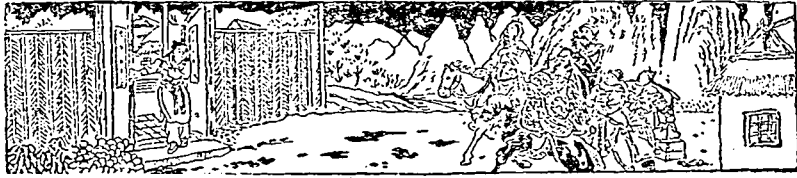


關不過五百餘里，三四日間，便到了潼關。潼關守將徐晃，新從宛城調來，正接着大魏皇帝親征消息，正預備躬迎聖駕，接連收到夏侯惇告急文書，吩咐副將徐瑛守住城池，自領精銳五千，來救長安。

徐晃剛才出發，只見長安敗兵，如雪片的敗進關中，徐晃情知有變，急忙吩咐關那裏還來得及，城門邊鼓角齊鳴，黃忠抖擻精神，左有馮習，右有張南，催兵殺入，川兵新得長安，銳不可當，魏兵不料川兵來得這樣快，更不知有多少人馬，川兵進得關來，四處放火，魏兵大亂，徐晃抵敵不住，撥轉馬頭，招呼人馬，出關東走，黃忠乘勢追殺，在狹道中，短兵相接，魏兵死者，不計其數，徐晃徐瑛死戰得脫，帶領敗殘人馬，退守閿鄉，黃忠回轉進關，吩咐救火安民，犒勞軍士，叫馮習張南各領二千軍士，分守潼華各地，搜捕曹兵，連絡聲勢，遣人西入長安，飛報孔明。

孔明聞報大喜，手書獎勵，再令吳蘭雷同各領兵三千人，分屯藍田渭南一帶，以固長安，而壯軍勢，遣人星夜入川報捷，玄德承制教孔明權領雍州牧，俟關中大定，再圖進取，從征諸將，各加升賞，孔明拜謝，賚使命的乃是孔明之弟諸葛均，新授長安太守，由玄德派來協助，兄弟相見，自相歡慶，孔明將民事盡付兄弟，自己一心籌畫軍事，長安已入川軍之手，那張郃兀自與張疑張翼戰爭，聽得長安失守，連夜逃往武功，張翼得了郿縣，與郿縣聲息相通，孔明教他二人，進攻武功，截鍾鄧的後路，二人領命，領兵前進，到了武功附近，擇險要處安下了營寨，四處遍設了川兵旗幟，聲威赫耀，且自不提。

且說馬超奉了孔明將令，由陳倉故道出兵，那鄧艾鍾會早在散關左右，設險以待，馬



超繫住人馬，同李嚴王平計議道：鍾會少年善戰，我所深悉，今據險以扼我進兵之路，天險難攻，以我之意，欲煩李將軍領兵三千，繞道赴濟陽，會合舍弟馬岱，與守將姜維，以全力進攻扶風，鍾會急於救援，然後我始可以得志，李嚴領命自去，馬超與王平，結營自固，並不出戰。

山上係鍾會營寨，鄧艾在扶風竊馬駐紮，當下鍾會在山上看見馬超營壘整齊，聲勢浩大，却按兵不戰，知道是來者不善，便令開營出戰。一連三日，川兵只是不出，到了第三日，王平與馬超商議道：鍾會詭計多端，連日索戰，欲視我軍勢，以我按兵不出，必疑我另有別圖，聞兵士說道：此山有一小道，可遠出魏兵寨後，平今晚領三千人馬，去越魏營，鍾會必領重兵，據險要擊，以覆我師，備多力分，將軍可領兵竟取其營，我遇險不進，以虛其望，彼進無所得，退失所據，不敗何俟？馬超大喜，與王平各自暗暗準備，那鍾會在山上看見川兵移動陣脚，知道將從小路進攻，教裨將胡榮謹守寨棚，自領精銳三千據險以待，預備生擒馬超，王平到了險地，並不進兵，吩咐軍士安排強弓硬弩伺候，任憑魏兵如何鼓噪，不必理他，候他臨近，射他一頓，鍾會埋伏許久，看看川兵來到，忽不前進，心中猛省，麾兵急退，一聲鼓角，川軍萬弩齊發，鍾會退兵不迭，回看大營火光冲天，那胡榮豈是馬超的對手，被馬超殺進營中，一鎗刺死，殺散魏兵，奪了要隘，引兵前來迎接王平，鍾會前後受敵，只得棄了散關，逃到扶風，與鄧艾會合一處。

那鄧艾與李嚴鏖戰三日，不分勝負，姜維與李嚴馬岱計議，來日李將軍出馬，維引兵虛作搶城之勢，以亂鄧艾軍心，馬將軍引兵三千，橫擊魏兵，使彼首尾不能兼顧，則扶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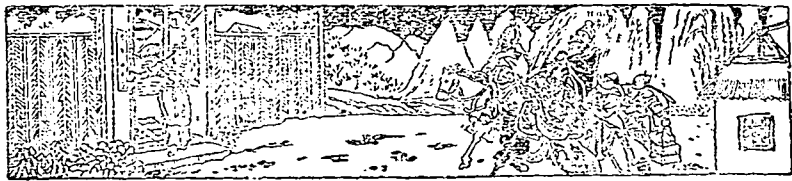


可得矣，李嚴依計，到了次日，兩個再戰，姜維領兵三千，直衝將來，向扶風城過去，鄧艾急揮兵阻攔，剝斜裏馬岱一軍橫殺出來，阻住鄧艾歸路，鄧艾奮勇死戰，殺條血路，落荒而走，姜維奪了扶風，李嚴馬岱追趕鄧艾，鄧艾正在危急，鍾會敗到此地，向前接應，不敢戀戰，退到武功，見了張郃各訴敗兵之苦，二人才知長安已失，川兵勢大，孤城難守，棄了武功，同去涇陽，會合韋康楊阜，參見夏侯都督，招集潰兵，尚有二萬餘人，欲圖反攻長安。

孔明得了馬超捷報，飛檄令張嶷張翼，分屯扶風武功，馬成屯寶雞，馬超率領李嚴姜維王平馬岱，去取涇陽，命令到時，馬超已追趕張郃鍾會，到了涇陽，夏侯楙聞知馬超兵到，嚇得面如土色，楊阜道：都督休要驚慌，馬超有勇無謀，此次窮兵遠追，士卒已疲，張將軍領新兵一萬出城迎敵，鍾鄧兩將軍各領新兵五千，離涇陽十里左右埋伏，馬超追趕前來，三方夾擊，必獲全勝，夏侯楙本無主見，便依計行事。

那邊馬超見張郃出軍迎敵，姜維啓道：張郃鍾會皆新敗之將，不堅守涇陽，而輕出迎敵，必有埋伏，要擊我師，爲今之計，將軍領兵萬人，直擊張郃，張郃必敗，越伏而進，以牽涇陽。李將軍引兵截住張郃，使不得回救，維與平北將軍各領五千人，截擊伏兵，得了涇陽，前無堅城，後無勁敵矣，馬超連聲道：伯約眞良策也，立時分派，馬超自與張郃接戰，魏兵累敗，氣已先衰，川兵鼓譟直進，張郃回馬就走，鍾會鄧艾急出接應，馬超號令軍士衝鋒直過，姜維馬岱關住了鍾會，李嚴戰住了張郃，馬超揮兵搶城。

城內因大兵在外，不敢閉門，馬超躍馬當先，魏兵披靡，殺入城來，楊阜叫軍士放箭，如飛蝗一般射來，馬超攔開箭林，手起一鎗，將楊阜刺死，韋康上前急救，又被馬超刺落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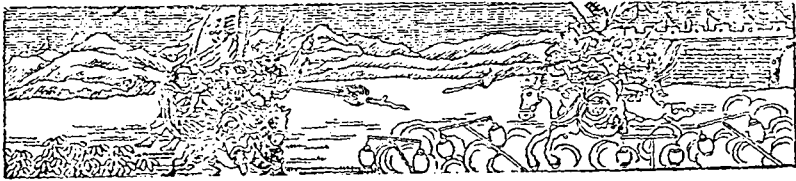


下川兵如潮水一般，聲勢洶湧，守城軍士，棄了弓箭，紛紛逃命。夏侯楙同着楊緒，開城便走，却給前頭一彪兵，爲首一員大將，橫刀躍馬，攔住去路。三合之內，擒了楊緒，却是魏延。奉了孔明將令，夾攻涇陽。夏侯楙撥馬便走，馬超趕到，又是一鎗送了性命。

那張郃、鐘鄧二將，見城池已被，率領殘兵，由瀋城渡河，竟奔安邑去了。馬岱、姜維追趕了一程，回兵候令。馬超令李嚴駐紮涇陽，姜維、馬岱、王平分徇各縣。自己同著魏延、回長安來見孔明。遠遠望見長安城闕，想起當時情景，如今又捲土重來，不覺感慨橫生。孔明聽見二將大獲全勝，回轉長安，自己出城迎接，馬超下馬參見，孔明笑道：「關中大定，皆孟起文長之功也！」二將稱謝，隨着孔明入城，正是：

會幾何時，又見咸陽宮闕，有如此酒，必誅許下仇讎。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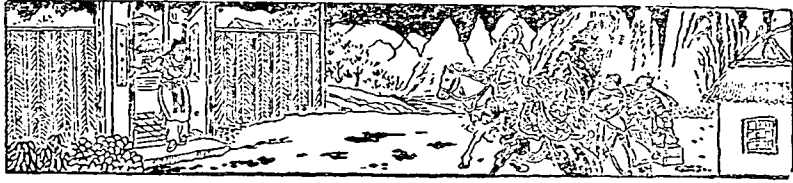
異史氏曰：作者於人一善，必予盡力彰之，如本回之寫魏延。兵出子午谷，益可知之矣。而又不願自居蹈襲他人故智，或至毀及前賢，故於回首，不惜重言以辯明之。然吾謂孔明之不得出子午谷，由於荆襄既失，後路空虛，一方伐魏，一方又時刻防吳，此其不得不趨於謹慎者也。而一論荆襄之失，咎在何誰？不置援兵，作者固於楔子中責之矣。是斯時不可履危途，出子午谷，不可謂孔明之非，而使不得出子午谷，以成奇功，亦不可不謂咎實仍在孔明也。孔明之必六出祁山者，以此孔明之鞠躬盡瘁者亦以此。孔明不意而聞此言，正撫膺而增奇痛。魏延以爲不從，其計而生怨，後人亦以爲不從其計而可惜。竊知孔明當日匪計之不從，亦非兵出祁山，不足以自誌不忘之過耳。此所以愈出祁山而疾愈深也。吾於演義中孔明謂非萬全之計，僅言汝欺中原無好人物，以答魏延，而於吳之



上犯，諱莫如深，未嘗並舉，用以自證，或不誣也。今作者特先爲孔明地，此爲立言有體，其胸中必另有獨到之見，惜於書中不獲聞之。至爲鄧艾陰平，遙遙相對，作報復翻案之筆，則吾旣亦知之矣。

夏侯楹爲淵之子，嗣於惇，淵爲忠，斬操憐之，妻以清河公主，此楹招爲駙馬，本在淵死以後，而孔明初伐中原，兵出隴右，自請領兵拒蜀，拜大都督，卒至死五將，失三城，大敗而亡，走入羌，孔明方盡提漢中兵馬，大出祁山，是楹固與蜀首出交鋒者也，其人統絳而驍，其兵脆弱而怯，其戰役摧枯拉朽而無可紀，兵不得抹殺史迹，而廢此一人，則以姜維於此而歸，祁山自此而出也，故今仍令首當蜀兵，而於前數回中，先伏其都督關中之筆，惟以淵鎮漢中，則楹之見任，不得以親貴受命書，此駙馬之招，不及待淵身死之所翻案也，否則作者豈有明其身世，而不知尙主之前後者乎？數回之前，故伏此人，卽爲諸葛師出漢中，首向長安進收關輔之地，而必仍依於史，由楹先行拒敵，以嚴從逆之誅，關中一得，隨手卽了，知此人，於是馬超趕上一鎗，結果性命，除掉廢物一個，此中皆大有筆法也。

此回係以演義中九十一回，伐中原武侯上表，與七十二回曹阿瞞兵退斜谷，前後接筭，期翻前人之案，來合自布之局，聯絡兩回，獨抒韜略，分兵而進，陳兵而援，處處設防，著著占先，風馳而戰，破竹以入，於是漢中一出，關中卽定，長安失而潼華危，散關克而關輔急，長趨深入，捷報紛馳，魏延成襲險之功，黃忠受奪關之賞，此一路也，馬超從王平之計，則敗鍾會，分李嚴之兵，則敗鄧艾，姜維展首尾夾攻之策，而取扶風，陳越伏以進之謀，而取涇陽，此又一路也，張疑張翼，前拒斜谷，張郃之兵，以通郿鄠，後屯扶風，武功之地，以截



鍾鄧，此又一路也，更有張飛整兵武關，牽長安南面之防，關公虛出宛洛，分許都援軍之勢，如此攻伐，如此聲應，行軍之道，至矣備矣，有不使夏侯惇慌張而出長安，躡撲而死涇陽，徐晃畏怯而拋潼關，顛沛而退閿鄉者乎？雖有張郃之勇，歸路斷則不得留於斜谷，雖有鍾鄧之智，要隘喪則但見逃於落荒，相訴苦於武功，同大哭於涇陽，圖反攻而莫得，謀何有於阜康，卒使都督命喪，楊韋身亡，文長得志於子午，孟起重入於長安，嗚呼噫嘻，不亦快哉。

第十八回 修親征魏武帝逞兵 雪積憾馬孟起奮武

話說曹操初登大寶，大封功臣，又以孫劉失和，心中稍懈，不防着諸葛亮乘機進取，得了漢中，殺了夏侯淵，操不覺大驚，一面調徐晃去守潼關，一面令曹洪爲前部先鋒，領兵三萬，先入長安，傳諭大小將士，御駕親征，又在許昌替夏侯淵發喪，親自祭奠，曹洪正待開拔，却被龐士元打聽消息，飛報荊州，請出兵宛洛，以分曹兵之勢，好教孔明安穩收拾關中，雲長元直都一致贊成，派張苞領馬步兵八千，來到襄陽，聽士元調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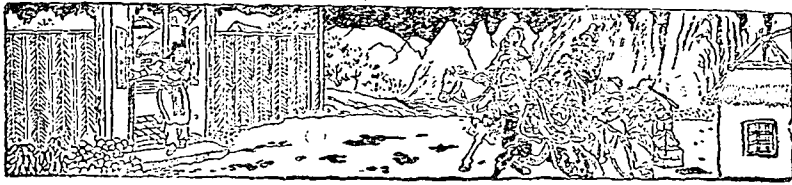
當下龐統與張飛定議，派裨將黃叙引兵三千替關興守南陽，那黃叙乃是老將黃忠之子，南陽又是黃忠的故鄉，黃叙家傳武藝，穩重老成，接守南陽，實屬人地相宜，然後令關興引馬步全軍一萬二千人，趙累爲副，進逼舞陽，遙窺葉縣，令張苞領馬步全軍一萬二千，陳震爲副，由博望屯逕出伊陽，斷嵩汝之路，張飛同着簡雍自領大軍二萬，出駐南召，接應兩路人馬，龐士元自守襄陽，以防後路，三支人馬同時出發，聲勢非常浩大。



葉縣守將曹仁，伊陽守將文聘，飛章告急。曹操素來畏服雲長，如今聽見雲長出兵，格外注意，急令曹洪兵駐方城山，擋住關興，屏蔽許昌，令曹休領兵二萬，沿汝水駐紮，以防張苞。就此東西調動援兵時候，魏延已從子午谷得了長安，張飛却按兵不出，觀望形勢。曹操才知道荊州出兵全是牽制自己，援救關中軍馬，急令太子曹丕監國，司馬懿都督豫州軍事，自己領大軍九萬，令許褚領兵一萬，火速前往潼關，接應徐晃，援救長安。親督大兵，陸續出發，許褚晝夜兼行，來到閿鄉，徐晃已經敗退，二人相見，許褚便要前進，徐晃勸止，且候聖上到來。

不到三日，曹操大軍來到，從行謀士劉擘、賈詡、陳羣、董昭、桓階、陳泰、武將曹彰、呂虔、孫禮、郭淮、田豫、王基、曹純、曹真、曹芳、曹訓、國淵、涼茂、任峻、臧霸、龐清、張範、王雙、王凌、母丘儉，大小將官五十餘員，旌旗連屬，不絕於道者七十餘里。二將恭迎入城，徐晃叩首請罪，操親扶起，說道：「孤為荆襄疑兵所誤，遣救來遲，將軍何罪之有？」那敗退安邑的張郃、毛玠、鄧艾、鍾會，聞知魏王御駕親征，一齊都到閿鄉見駕，請按失城戰敗之罪。操撫慰四將道：「諸葛亮三路入關，兵勢浩大，孤不能先遣軍兵救援，致諸位將軍血戰經旬，外無援助，渡河北守，為國勤勞，孤罪大矣。諸將何罪？」命置酒慰勞諸將，諸將皆感激，誓死圖報。

操又問張郃漢中兵敗情形，張郃將孟達通敵，失守陽平，退入斜谷，協同鍾鄩再戰馬超，及夏侯征西失守定軍情形，一一奏知。操流涕道：「征西昔同患難，中道死亡，失吾右臂矣。隨問徐晃道：「川兵守潼關者何人？」徐晃道：「是老將黃忠、張郃道：「殺征西者，正是此人。」操下令軍中，有得黃忠首級者，賞黃金千斤，賜爵關內侯。隨令鄧艾、鍾會各增兵五千人，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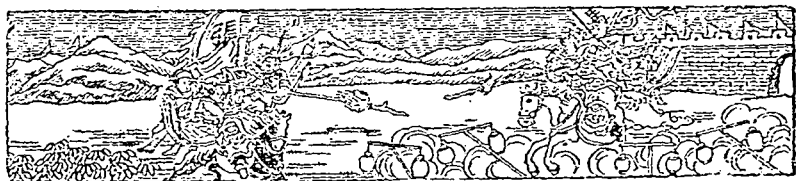


領國淵，涼茂，龐清，臧觀四將，仍回安邑，由清津伺隙渡河，逕襲大荔高陵，以分川兵兵勢。毛玠引兵五千往後接應，五將領兵去了，令許褚爲正先鋒，張郃爲副先鋒，領兵一萬，逕叩潼關討戰。

誰知孔明在長安，早得着漢南急遞消息，知道曹操大舉親征，聲勢甚威，不可輕敵，命偏將軍馬忠劉琰領兵五千，幫着兄弟諸葛均緊守長安，杜瓊霍峻分行雍州牧府事，協同長安太守，接濟前方諸軍軍實，令魏延領兵八千，合張嶷張翼五千兵，駐守韓城郿陽一帶，晝夜嚴防，以免曹兵從上流偷渡，擾亂我軍後方。

魏延領命欲行，孔明喚道：「文長！鄧艾鍾會曹兵後起之良，前在濟陽，以孟起之勇，猶不能得志，率飢疲之兵，於屢敗之後，尙能轉戰千里，渡河北道，曹操善於用人，知我得潼關，一時難下，必分兵從上流偷渡黃河，以擾長安之北，駕輕就熟，自必以二將領兵，我軍新定關中，曹兵潰散鄉間者尙多，鐘鄧詭計多端，必遺細作，渡河勾引，乘機舉事，文長此去，可令伯岐駐兵蒲城，專清鄉間伏莽，將軍與伯恭分屯韓城大荔嚴修守備，不得片時懈怠，務使曹兵不能飛渡，則將軍之第一功也。」魏延領命，自駐韓城，前倚龍門，下臨黃河，令張嶷駐蒲城，令張翼駐大荔，遵照孔明所囑方略行事不提。

孔明傳馬超入府，馬超參見已畢，侍坐一旁，孔明道：「孟起前入益州，主公面許爲先將軍復仇，今曹操近在咫尺，是將軍復仇之時至矣！馬超再拜流涕道：「願領元帥將令，去當前敵，孔明道：「我已令文長前赴韓城防守黃河上流，孟起可領舊部萬人，先赴潼關，與黃老將軍合兵，曹兵到此，便可出關應戰，以挫其鋒；即日差吳蘭雷同等往涇陽高陵鎮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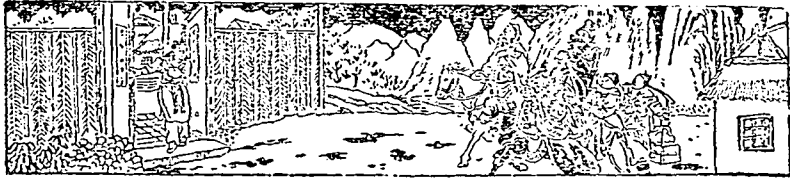


替回正方子均伯約仲華四人來潼關助戰，曹兵若敗，不可追趕，小心守關，候令再進。馬超領命去了，孔明差雷昊二將領兵五千，替李嚴王平姜維馬岱鎮撫各地，令四將火速回長安聽令，二將星夜去了。

二數日間，李嚴四將來到長安，孔明獎勵有加，令李嚴領兵三千，駐紮華陰，專護往來軍實糧秣；姜維馬岱各領兵二千，前赴潼關，協助孟起；王平領兵三千，駐紮渭南，四將領兵，立時出發。孔明再令費詩從武關出襄陽，知會翼德士元，轉啓雲長，將張苞一軍，西沿白河，移駐伏牛山，與武關駐軍策應，再令宗預迅速往金城，調韓遂軍隊萬人，即日東下，填駐蕭關涇陽馮翊一帶，兩路使者，分頭領命，十日之內，張苞移兵附近武關，韓遂差姪兒韓瑛韓理，各領五千人入關，遵照命令，填防各城。

玄德在益州，知孔明連取漢中長安，曹操興兵，爲夏侯淵報仇，猶恐地廣兵分，恐有疎虞，派益州治中從事楊洪，率偏將陳曷鄭綽，將蜀兵萬人，由漢中出陳倉故道，來長安助戰，並賣犒賞將士許多物品，孔明率領諸將，拜受已畢，吩咐楊洪率二將，屯駐渭南藍田華陰各地，那楊洪有謀善斷，夙得孔明知賞，奉了命令，駐紮關東各地，真是動協機宜，地方安堵，孔明見關中四路安靜，自己帶了李嚴王平，率兵一萬，來到潼關，與曹操決戰，那願當敵的馬超，早與曹操血戰幾場了。

各位休怪兄弟，實在先要將關中佈防妥帖，才可決戰，因此才把馬超報仇的事擱下來了，如今且說馬超領兵來到潼關，黃忠迎接入內，兩下坐定，馬超動問曹操兵勢如何，黃忠說道：據細作報稱，曹兵約十餘萬，旌旗車馬，連綿七十餘里，聲勢甚大，某家因未奉



將令，不敢出戰。曹兵連日討戰，只加意防守，未曾出兵。如今將軍到來，休息數日，便可出戰了。馬超道：老將軍所見甚是。末將奉了元帥將令，前來協助將軍，明日請將軍守城，末將出關，務要生擒曹操，以報先將軍之仇。

黃忠道：馬將軍，你看關中新定，兵力未充，曹操兵勢洶湧，一有疎虞，反誤大事。好在潼關天險，其家協同將軍把守，料他插翅也難飛過。曹兵攻堅不下，求戰不得，曠日持久，銳氣自挫。俟伯約與令弟兵到，再行開關出戰，必獲全勝。將軍以為如何？馬超喜道：老將軍高見，末將願從良策，兩人督率將士，分城把守。

曹兵營裏，許褚張郃，連日討戰，川兵居高臨下，堅守不出，回報曹操。曹操與眾謀士商議道：我兵遠來，利在速戰，黃忠堅守不出，曠日持久，以老我師，如何是好？賈詡道：聖上，諸葛亮以不滿十萬之兵，乘勝之勢，不及兩月，奪取漢中，進收關輔，兵鋒之銳，近所希見，而頓兵不進，堅守潼關，以詭管見測之，必係徵集後方軍隊，鎮守關中，俟內地肅清，然後出而決戰。我若俟其定而後戰，則彼以逸待勞，先已制勝，非使之求戰於我，以搖其未定之基，殆不足以要必勝之局也。操道：文和之言，洞見微結，但如何方可以使其求戰於我？詡道：諸葛亮相現方撫定關中，未暇遠略，關雲長遣兵上犯伊嵩，不過以固武關之防，而掣我援兵之肘。我若感兵以臨張苞，則黃忠必出關而追我，是我之所求者得矣。

操大喜，令徐晃率兵一萬，會合曹休、文聘、進攻張苞，一面催督鄧艾、鍾會乘機渡河，撥亂川兵後方。鍾鄧二將奉命，百計千方，要渡黃河，無奈魏延、張翼把守十分嚴密，後方又來了韓遂一枝生力軍，協同張疑，將地方潰兵積匪，收拾乾淨，鍾鄧無法，遣人飛報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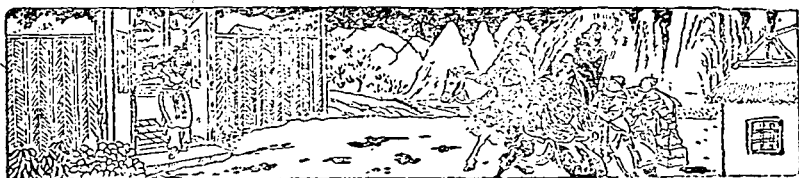
曹操教毛玠督臧觀四將，嚴守河津，調鍾鄧二人回營。鍾鄧回來見過曹操，操令二人各領兵三千，在潼關附近左右埋伏，專等川兵出關，從後襲擊。

關上黃忠馬超，見曹兵連日不出，兩個正在商議，姜維馬岱來到，見過二人，四人一同商議。姜維道：「曹操詭計多端，見我堅守不出，必轉而攻武關之兵，以濟我軍耳目。我軍利在首尾相救，非出援不可，彼必伏兵關外以伺我。我軍遠救不能，必且近敗，是我為彼致，而我失其所據矣。」馬超道：「伯約之言是也。武關之兵，有翼德為之後援，曹兵不以全力臨之，未易猝敗，我不為彼所誘，則彼無從施其技矣。」

姜維道：「曹兵急於求戰，我不如將計就計，亦足以寒曹兵之膽也。」馬超道：「計將安出？」姜維道：「曹操用兵，十步九計，潼關之外，必有伏兵，如今請馮張兩將軍，謹守城池。將軍領兵五千，直入曹軍，黃老將軍領兵三千，為第二隊，維與平北將軍，各領三千人，分左右翼截殺伏兵，戰勝之後，即速回兵，仍設二伏，以待追者，是操欲棄此而不能，攻城而不得矣。」馬超黃忠，並皆稱善，各各依計行事。

馬超自領前軍，黃忠將後軍，姜維將左軍，馬岱將右軍，即時開關出戰。曹操料川兵將出，令鍾鄧為第一伏，又令曹羲曹訓為第二伏，許褚將左軍，張郃將右軍，俟成領贏卒居中搦戰，分撥已定，只聽得關上一聲鼓響，關上川兵，如排山倒海衝將下來，馬超一馬當先，俟成退後不迭，被馬超一鎗刺死，曹兵望後便退，馬超乘勢追趕。

馬超趕過了第一伏，鄧艾鍾會伏兵齊起，要來截住馬超，馬岱姜維，就勢迎住，黃忠亦揮兵殺來，川兵占領高地，衝鋒下擊，鍾鄧二將，抵敵不住，棄伏而走，馬岱姜維追殺一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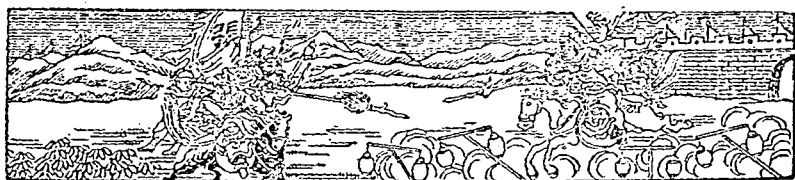


退伏原地，馬超已進了第二伏，曹義曹訓，雙馬齊出，馬超奮勇上前，兩三個回合，先殺了曹義，後殺了曹訓，曹兵大亂。

曹操在中軍轅車上，望見馬超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心中大怒，把令旗一揮，曹營眾將，四面圍繞上來，馬超回馬便走，鐘鄧許張四將拍馬追來，將近關前，馬岱姜維護過了馬超，六千弓弩手迎着曹兵，如飛蝗般射來，曹兵紛紛落馬，馬超回兵追來，左有姜維，右有馬岱，後有黃忠，乘勢追殺，勇不可當，曹兵退下二十餘里，四將乃緩緩收兵進關，曹操查點兵士，折了五千餘人，損了三將，大怒道：「不破潼關，孤不歸矣！」揮軍前進，仍紮原地，守關軍士，報知黃忠馬超二人，姜維道：「此謂憤兵，不宜輕敵，任彼猛攻，祇宜禦之，損失太多，彼自退兵。」

到了次日，曹操果然下令進攻，諸將捨死忘生，拚命向前，誰知道潼關乃是天險，內有精兵良將，守禦得法，曹兵一連攻了三日，死傷山積，潼關還是不動分毫，劉擘入諫道：「頓兵堅城，仰攻不拔，兵家大忌，請陛下飭諸將停攻，防城兵之乍出也，操見折兵太多，將士勞苦，下令停攻。」

曹軍諸將，方待休息，關上鼓角齊鳴，川兵兩路殺出，左有黃忠姜維，右有馬超馬岱，勢如風雨，曹兵大敗，馬超縱馬上前，殺入中軍，直取曹操，許褚向前迎住，黃忠大叫道：「休要放走了曹操！」拍馬舞刀，上前來捉曹操，曹彰挺鎗迎接，姜維馬岱指揮弓弩手沒命的射來，曹兵自相踐踏，死者狼籍，張郃保着曹操，往後便走，姜維見自己兵少，鳴金收軍，這一陣殺得曹軍亡魂喪胆，得了曹操御用車蓋，正是：



河水洋洋，一雪當年之恨，陣雲黯黯，誰招萬古之魂，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異史氏曰：前回大戰，以寫諸葛出師即捷，備書戰略，籍明成敗利鈍，所可逆料，不欲使祁山六出之頓挫，再見於今，而將盡拭英雄長滿衣襟，出師未捷之淚者也。其文之表，則凱歌四奏，滿紙風雲，其文之骨，則雅唱千年，異常沉痛，思之思之，特猶草堂誰覺之大夢云耳。然以鳳雛元直分輪荆襄，共成大業，則不可獨寫諸葛，冷落龐徐，在軍事既必重牽制之兵，在人材亦須泯偏重之筆，故本回之首，即轉筆一寫關張，同樣亦分三路出兵，以擾宛洛，而龐徐謀主，自即所以歸功，是寫關張，皆只欲寫鳳雛元直二人，以並諸葛而已，如此始無容心於迴護，絕不輕易以恭維，前回文章，完全盡出翻案，直屬哀音迭作，熱淚頻揮之筆，固未嘗絲毫有同於演義之寫諸葛者也。本書一直到底，胥應作如是觀。

作者不予曹操，乃以親征書也。曰：用明其黨，正所以行誅也，非予也。曰：又許孟起以復仇也，許復仇而以親征書，仇得復矣，故孔明之命馬超，首申此義，於是孟起復仇之時，至老喘有不兵敗將亡，喪魄失魄，再逃渭南之命者乎？超之與維，皆不匱能錫其類，前既明之矣，故本書每寫馬超赴敵，必處處寫一姜維以助之，以維之謀，輔超之勇，天下可斷無敵更有何仇，超不得報者耶？至士元在羽，元直在飛，馬良在雲，甚且趙雲在興，奈何如超之側，可無能謀之士以佐之，此以維授超之更兼文武智勇，尤勝其他，固又有獨重英雄之意，別存其間者耳，固不僅欲翻馬超寡謀，以至仇不得復之案也。

行軍之道，後防最要，失後防則失所以守，至不能守，而尚有能戰者耶？世知西蜀偏安以終在失荊州，而荊州之失，即在後防莫守，是直關全局興亡，非可以一時戰局，卒乃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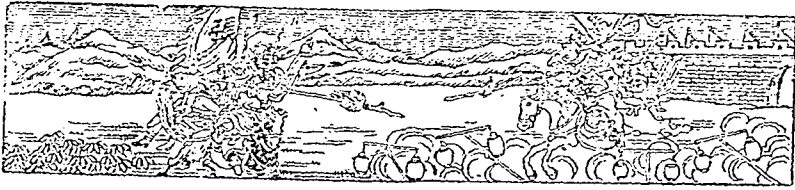


之也，而守者又必得人，有戰將焉，有守將焉，尤不得用非其材，自襄厥後，如麋芳、傅士仁輩，直不能戰，又不能守之流，署之後防，則荊州之有，亦若無人也，其人重矣，本書作者，最能知此，其敢操必勝，果足自賞雄材者，亦在此，此回如超有勇，如維有謀，舉以復仇，猶必急亟完備後方，再圖克敵，而東西飛調，擇人又若是其慎也，使庸手當之，必不如此，以為超維即足制勝，而鼓頭之戰，裨衣之鬥，早必金鼓淵淵而起，有不鍾鄧渡河再蹈渭原之覆，而貽譏於軍事學家，謂是役可卜必敗也乎？尚何操蓋之能得也。

第十九回 徵舊部馬岱旋武威 襲故智魏延渡壺口

且說曹操被馬超黃忠開城出戰，殺了一個落花流水，心中非常憤恨，回到營中，吩咐飛調徐晃一軍，軍前聽用，令劉曄還許，徵發兗州兵三萬，青州兵三萬，會攻潼關，不得有誤，劉曄領命自去，操命諸將補葺卒伍，謹守寨柵，乘機再戰，以整軍威，早被細作探得，報入潼關，黃忠馬超姜維馬岱四人商議迎敵之策。

忽報馬飛報，元帥領兵來到，四將出關迎接，孔明入城，報告戰勝情形，孔明喜道：伯約料敵如神，非漢升孟起，亦不足以挫曹兵也，四將又將曹操頓兵計畫，一一啓知，孔明道：頓兵堅城之下，曹兵雖多，不足慮也，惟我軍迭經大戰，不無傷損，川兵利於山谷戰爭，將來與曹操馳騁中原，非西涼土馬，不能為功，孟起約計武威，酒泉張掖金城四郡，餘卒尚有多少？馬超答道：四郡餘留兵鎮撫羌氏外，約可得材官騎士三萬餘人，皆可以即時徵發，孔明道：本擬煩孟起回去收兵，今大敵當前，相需正急，可令仲華前往，隨喚馬岱聽令。



速領軍士三百人，回到武威，協同韓遂，徵發四郡餘兵三萬，即由將軍統率，轉回潼關，以便與曹兵決戰。馬岱領令，星夜起程前往，徵兵四郡，往返至少也，須兩月，暫且按下。

孔明喚姜維道：「曹操頓兵堅城，連遭挫敗，調集大兵，以圖困我，潼關天險，以逸待勞，操雖有百萬之衆，亦不足慮。惟文長領兵防守黃河上流，責任重大，若有疎虞，非同小可！伯約可領五千人，前往協助，小心謹慎，臨機應變，總以不使曹兵偷渡爲要。」姜維領令，同著副將高翔，領兵去韓城會合魏延，協守河津。孔明教李嚴王平督率軍士，嚴守關隘，黃忠馬超領兵二萬，在車箱谷口，紮下大營，以便將來出兵，不令曹兵封鎖關口，四將領兵各自前去。

孔明自將詳細情形，差人飛報入川，書末具言曹操西攻潼關，必懼雲長進躡其後，將賊江南進犯荊州，宜遣人知會雲長，嚴防東寇。川中劉玄德接得孔明手書，差人火速知會雲長，雲長令趙雲督兵嚴防前線，此係軍事上應有之手續，作書的不嫌煩絮，層層寫上，就是因爲要彌補荆襄缺憾，故而十分鄭重其事，好叫那呂蒙有法無處使，雲長公也不至於走麥城了。

單表姜維領兵到了韓城，會見魏延，兩下相見，甚爲喜悅。姜維宣布了孔明的意旨，魏延受命，擺酒與姜維高翔接風，酒席中間，魏延道：「伯約！如今曹操兵紮關鄉，四處徵調軍隊，欲與我決一死戰，若待其大兵雲集，然後戰爭，兩軍勝負，尙未可必！元帥深慮遠謀，欲俟河西兵至，始與交兵，自屬深穩。但以延觀之，似宜乘其未定，進擊爲妥。」姜維道：「將軍之言甚是，但曹操用兵，深得古法，將士一心，壁壘森嚴，不能謂之未定，不特據城池之固，抑



河之險，有黃馬二將軍之雄武，乘破竹之威，猶不肯輕於一戰者，不過因關中新定，伏莽尚多，勝則匿跡銷聲，稍有挫敗，則市人皆敵，軍心一亂，不可收拾，故而一面極力鎮撫地方，一面據險以老曹兵，防地不寬，則易于守，軍鋒不勦，則利于戰，我與將軍但宜謹遵將令，靜候調遣爲是，魏延默然，酒筵散後，各自歸營。

你說魏延懷着什麼心腸，原來他是一位好動不好靜的，自己雖然得了長安，孔明却教他來防河，不令他身當前敵，此番聽得馬超黃忠，大捷潼關，只急得心癢難搔，又聽得鄧艾鍾會，已回團鄉，知道隔河魏兵，現無良將，心中打量，彼軍可以伺隙渡河，擾我後方，我寧不可伺隙渡河，擾彼後方，盤算已久，恰好姜維來到，意欲與姜維合作，却一團高興，爲姜維所阻，當下回營，通盤計畫，決定違令私行，冒險進兵，隨修書一封，教人送與姜維，要他謹守汎地，自己率領五千人馬，把從前拘集船隻，乘着黑夜，一聲暗號，渡過黃河，向孟門上岸。

那守孟門的，乃是魏將臧觀，猛不防川兵偷渡黃河，一聲喊起，魏延身先士卒，殺入曹營，曹兵營中，人不及甲，馬不及鞍，黑夜裏不知川兵多少，自相踐踏，與臧觀連營接近的，便是龐涓，聽見臧觀營中大亂，急忙提兵來救，魏延正從臧觀營中殺出，從暗擊明，手起一刀，將龐涓砍於馬下，川兵無不一以當百，喊聲動地，隔岸姜維，接到魏延書信，知道他私自出兵，一面將自己部隊沿河布列，金鼓齊鳴，滿布船隻，來相接應；一面火速叫人告知張翼，派兵聲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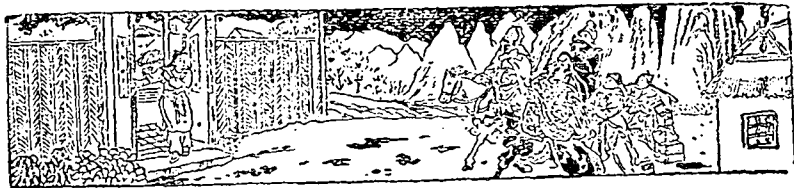
那魏延渡河得勢，一夜之間，連破國淵涼茂二營，姜維恐魏延孤軍深入，叫張翼謹防



河曲，自己提兵渡河，接應魏延，兩個乘勢追趕魏兵，得了壺口襄陵，倚氏聞喜，安邑五縣，差人飛報孔明，孔明聞知，二將渡河深入，惟恐有失，急令李嚴領兵五千，進駐河津，爲二將聲援，張嶷進屯韓城，張翼進屯臨晉，五將分屯，烽火相望，各據險要，不許再行深入，免致爲敵所乘，前敵軍事，悉主魏延，姜維爲副，又與書魏延，獎其成功，責其輕敵，不得狃於此役，二次輕舉，伯約有謀能斷，凡事須計議後行，魏延得書，心悅誠服，真個事事與姜維商議，姜維令嚴守新得各城，自己與魏延，秣厲兵，深溝進壘，以待曹兵。

那毛玠率領國淵，涼茂，臧觀，退屯平陸，遣人星夜渡河，飛報曹操，曹操急召衆文武商議，道：川兵越過黃河，取得安邑，我軍退屯平陸，若彼分兵以西擾并州，東襲灑池，則冀州亦爲震動，我軍前後受敵，爲之奈何？賈詡道：兩軍相持，不利退後，宜令大將簡趙魏之銳卒，以屯并州，防川兵之西擾，簡中軍之良，潛師夜渡，以致安邑之敵，諸葛亮方據潼關，以老我師，不虞我之盡銳而北，我以一將據育函之固，扼潼關之敵，不得志於西，或可成功於北也，操道：文和之言，所見甚是，遂令任城王曹彰，持節都督冀并兩州軍事，以禦魏并之敵，令徐晃領兵一萬，謹守關鄉，自己拔寨起行，渡河而北。

那姜維魏延，接了孔明將令，分防要寨，姜維與魏延商議道：將軍魏兵退屯平陸，必然飛報曹操，曹操足計多謀，知道我重兵現駐潼關，來此問者，不過偏師，若以一將守關鄉，而悉銳渡河以凌我，衆寡不敵，進無所據，退阻黃河，必辭全軍覆沒，魏延道：伯約所見，情勢顯然，一面你我冒死拒敵，一面飛報元帥，速派援兵，姜維道：求援亦是，但遠水不救近火，以維懸見，魏兵敗屯平陸，不如與將軍合兵圍攻，先破其隔岸之孤軍，後據大河之險



塞，彼既一時不能飛渡，我得後援，豈不濟矣。魏延大喜，兩人拔隊起程，分爲兩路，直撲平陸。

魏兵驚魂未定，被魏延、姜維兩路夾攻，不消半日，便已打破城池。毛玠四將，敗向垣曲去了，二人吩咐軍士，憑河築壘，以待曹兵。剛才把壘築好，只見對岸曹兵，旌旗蔽日，金鼓震天，沿河尋找船隻。姜維吩咐軍士，將川兵旌旗豎起，安排強弓勁弩，截殺登岸曹兵。飛檄李嚴，選屯安邑。曹操方欲渡河，有平陸逃回敗兵，稟報川兵已得平陸，沿河駐守。曹操在馬上長歎道：「川將知兵，吾事敗矣。」傳令諸軍暫紮澗池，由澗池渡河，以驅安邑之敵。諸軍遵令，由澗編北渡黃河，進駐垣曲，相機進取不提。

且說孔明接到魏延、姜維告急文書，知道曹操北走，潼關決無戰事，仍令黃忠帶了馮習、張南，領一萬五千人馬，鎮守潼關，無論如何，不許出戰。自己帶了王平馬超，並偏裨將校二十餘員，大兵三萬，由潼關渡河，逕向平陸。魏延、姜維前來迎接，孔明進帳坐定，二將頓首請罪。孔明扶起道：「二位將軍，冒險進兵，都係忠愛之情，且已成功，何必再論！惟向時所遇，非魏之良，若鍾鄧在此，文長非全軍覆沒不可矣！以後須當切戒，慎之慎之！」二將再拜受命。孔明叫姜維道：「防河之責，伯約專之，當令伯歧相助，文長隨我去安邑可也。」姜維應允。

孔明飛調張疑、姜維防河，自同魏延諸將，來至安邑。李嚴迎接入內，孔明道：「曹操不得志於西，欲移兵而北，我兵已入河曲，不如乘曹兵未至之先，火速進兵，截定并州，據上黨，以扼天下之脊。那位將軍帶兵前去奪取上黨？」馬超應聲願往。孔明道：「毛玠諸將，現屯



垣曲，不虞我兵越過上黨，將軍領兵一萬，輕騎長驅，由平陽長子，徑襲上黨，塞住壺關，晝夜兼行，務使在曹彰未到上黨之先，得了上黨，火速勿延，馬超領命兼程去了，孔明再令李嚴領所部五千人進屯長子，接應馬超，李嚴去了，再令張翼領所部兵五千，駐紮冀城，與姜維張嶷，聯絡聲勢，張翼領兵去了。

孔明自駐平陽，傳檄長安，調馬忠領兵三千，來平陽聽令，六七日間，馬忠到了，見過孔明，孔明令馬忠由絳縣去襲垣曲，張翼引兵接應，又令姜維由茅津渡來攻，兩路進兵，垣曲本非用兵之地，毛玠四將，抵敵不住，敗退陽城。

那時曹操大兵，已到晉城，聞知諸葛亮自至平陽督師，火速催曹彰先入上黨，曹彰領了三萬人馬，剛到壺關，關上遍豎川兵旗幟，上黨已為馬超捷足先得，馬超得了上黨，任憑曹彰如何攻打，只盡心守禦，斷不出戰，把一個曹彰急得鬚鬚倒豎，暴跳如雷，後面李嚴催督糧草，源源接濟。

孔明聽見馬超得了上黨，喜之不勝，調張嶷張翼駐紮芮城垣曲一帶，專防河曲；姜維領部兵八千，進據高平，與上黨犄角；廖立引兵五千，駐紮曲沃，回環策應；馬忠領部兵三千，出屯虜武，吩咐諸將已畢，將魏延王平二將，喚進帳來，二將參謁禮畢坐下，孔明道：文長孟起已據上黨，曹兵首尾中斷，文長子均，各引精兵八千，由介休直取榆次，蕩定并州；得了榆次，進取定襄；定襄守將田疇，漢室舊臣，可令其守備，然後東塞并陘，子均沿太行山南下，徑據黎陽，黎陽守將劉延，與雲長君侯有相知之雅，我兵一至，彼必迎降，乘勢銳進，燕定各縣，并州非復曹氏有矣！二位將軍成蓋世之名，即在此舉，二將聞聲應諾，分撥



軍隊，馬上起程。

并州舊係袁氏所有，門生故吏尚多，亦有漢室遺臣，憤曹操代漢，欲圖恢復，曹家將吏，雖有一二腹心之臣，因馬超據了上黨，消息中梗，魏延王平，如入無人之境，不上一月，魏延到了定襄，定襄守將田疇，開城迎接，魏延取出孔明手書，承大將軍令旨，即請田疇領定襄太守，盡復漢家舊制，遺副將高翔，分兵三千，塞住井陘口，魏延自領重兵，駐紮榆次，王平到了黎陽，劉延亦係漢室宗親，親自出城，迎接王平，以次撫定各州縣，王平留兵三千，助劉延守黎陽，自領五千人，來助馬超。

孔明檄令施田領雁門太守，駐紮榆次，馬邑定襄各戍，盡歸節制，令魏延分兵二千，駐紮離石，以三千人駐紮介休，徵發各地兵士萬人，突騎八千人，回到平陽，見了孔明，孔明甚喜，極力誇獎魏延，飛章報捷，教魏延暫駐平陽，接應諸將，孔明帶了許多金帛糧食，自去上黨，犒賞將士，馬超王平迎接入關，孔明慰勞已畢，真個萬眾歡騰，六軍感戴，又向各處巡視要隘，都十分堅固，孔明教王平領全軍萬人，堅守上黨，自同馬超率突騎八千人，還平陽，仍回潼關，預備出關決戰，正是：

河西撫定，足搖幽冀之心，雲北歸仁，已顛孫曹之膽，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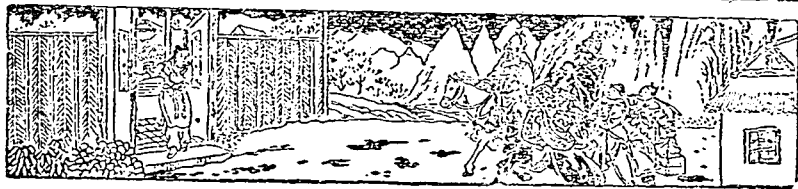
異史氏曰：於是孔明將向中原矣，馬氏恩撫西涼，歸收故卒，自以馬超尤得士心，而不可遺者，則以許其復仇也，前韓遂兵來，所以填涇蕭馮翊之防，以重馬超後路，使仇得復，今馬岱人去，所以徵武金張掖之卒，以重馬超前驅，使功易成，本書開宗明義，即欲爲英雄孟起吐氣，珍重言之，故此等處皆是將寫馬超之筆，不是以寫諸葛之筆，所謂馳騁中



原，川兵不合云，是知盡屬設詞耳。

後防既備，更欲就後防而出奇，此真兵法之變幻，至不可捉摸者也。讀此一回，能無令老於軍事者，一齊拜倒，敵之不可我乘者，我且得從而乘之，於是得攻不備，出不意之至。意，作者欲寫兵法之變，且就寫地理之精，不順寫魏延之負勇渡河，乃逆入姜維助守，先寫孔明之深慮疎防，恐操偷渡，則又筆法之善變者。觀於姜維既至，魏延始有乘其未定，進擊之詞，則前之未渡何也？惟仍假延好勝逞能，以掩讀者耳目於不覺，乃明姜維之往，正爲作者特遣，以接魏延之防，而后知此次出奇，實非延在心，滾雖抓，不幸之龐涓，却身殉作者有意炫人之筆底者耳。如此奇兵，一鼓而登孟門，再鼓而下五縣，不有非常之事，安克立非常之功，姜維方舉武焚舟，繼延而渡，李嚴又接踵奉命，接維而防，五將分屯，獲據險要，則作者之筆，亦不再爲深入矣。此者西擾并州，東據灑池之伏筆，爲任城退保冀州之地，又不可不知者也。否則曹軍潛師，盡銳而北，奈何又爲姜維先破隔岸孤軍，使操不得復渡耶？然則川將知兵，亦無非夫子自道而已。

曹操北走，潼關解嚴，孔明平定并州，自爲應有之筆，而上黨先曹彰以入，又見孟起成第一功，因此先寫魏延渡河，又是將寫馬超之筆，而王平姜維魏延之進兵也，張凝張翼廖立之回環策應也，皆欲塞井徑以固後防而已，不如是，諸葛安得出關決戰以規中原耶？然作者即此半回之中，遍寫地理，具徵親覽形勢，實有懷於古今戰陣得失勝負之林，而又素經謀略計畫出入攻守者，斷非書生負手，空喜談兵之比也。



第二十回 急援兵賈詡明聯吳 扮舟商呂蒙暗襲蜀

且說孔明派遣馬超，襲取上黨，絕了并冀兩州交通，乘戰勝之威，分遣王平、魏延，徇下介休、定襄、陽曲、并陘各地，收兵拒險，蕩定并州，那三晉雲山，盡皆北向，二陵風雨，枉自東來，洩旬之間，兵威大震，那曹兵西扼於潼關，北阻於上黨，進不能得一戰，退又恐為敵所乘，形勢日迫。

曹操在晉城聚集衆謀士商議道：諸葛亮用兵，神出鬼沒，我軍着着落後，為其所制，今彼又襲據上黨，以窺趙地，收定襄以拊榆林，閉關自守，收兵益卒，遠足以俯瞰中原，退亦足以憑陵幽冀，腹心之患，日益加深，如之奈何？賈詡道：川兵屢勝，拓土開疆，不徒我腹心之患，亦江南之不利也。關雲長既絕孫權之好，其意豈須臾忘江南，不過因諸葛亮北出秦川，不肯同時樹敵，故雖當諸葛亮連得秦隴，荊州尚默然無聲，張飛之出駐南召，純係虛張聲勢，掣我援師，今西北日亟，詔請奉明令以入江南，說孫權乘隙以攻荊州，雲長事急，必求救於諸葛亮，諸葛亮必簡西行之銳，以南援荊州，我從而襲其後，雖不能盡復故疆，三晉之地，當可得矣。操道：事勢危急，即煩文和一行。

賈詡領命，星夜兼程，前赴江南，好容易到了建業，見過孫權，孫權優禮款待，賈詡便將奉使來意聲明，孫權道：川兵得勢，亦孤之不利，孤為自衛計，亦必取荊州，大夫可歸達魏王，江東早晚即當出兵，賈詡道：軍情星火，俟諸葛亮出了潼關，得了洛陽，荊襄消息，聯絡一氣，江南雖有百萬之兵，亦無所用之矣。孫權笑道：大夫放心，孤不出兵，當年便不絕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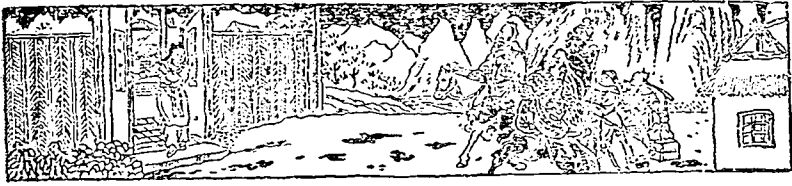


州之好；今日之事，孤不併荆州，荆州將併孤矣。賈詡聽孫權說得果決，知道他必然出兵，即時辭別，回轉晉城，報知曹操。

且說孫權送過賈詡，召集文武商議江東文武，當初原有兩派：一派是主張親善荆州，以魯肅爲首，顧雍徐盛屬之；一派是主張三分天下，擇利而趨，以呂蒙爲首，諸將皆屬之。第一派是完全失勢，魯子敬懦弱無能，徐盛鎮守江夏，見孫劉失和，知道不免戰爭，只好加緊提防，服從上命，此刻孫權權提及出兵助曹之事，在廷文武，一律贊成，他們對於形勢，都甚明瞭，知道諸葛亮出兵討曹，兩三個月間，便得了漢中關輔，北定并州，曹操用兵如神，却也顧此失彼，江南若不於此時出兵助曹，後來雖有此心，亦無用兵之地了。與其坐以待斃，不如競起圖存，除了束手歸降，那就非戰不可。

當下孫權見衆文武一致主張出兵助曹，便差陳武潘璋，持着自己手書，去見呂蒙，叫他起兵，水陸將士，盡歸節制，二將領命，來到夏口，見過呂蒙，呈上吳侯手書，呂蒙看罷，叫二將權且休息，派人至江夏請徐盛前來商議。

徐盛得令，即刻過江前來，呂蒙道：文嚮川兵連勝曹兵，盪定關輔，徇下并州，兵勢之強，日與月感，無曹即無我矣！我既與劉氏絕交，終久必出於一戰，與其待曹兵勢敗而後始求自全，不如及曹兵勢存而先相策應，文嚮以爲如何？徐盛道：將軍之言甚是，但荆州方面，守備甚嚴，我欲興兵，何從而施？請將軍見示，以啓艱慮。呂蒙道：兵法避堅攻瑕，荆州以重兵守江，防我上攻江陵，我今以水師飾商人模樣，沿江而上，以陸兵沿西岸漸進，暗襲巴陵，如天之覆，得了巴陵，便可逕窺長沙，斷荆州之右臂，荆州若以兵援巴陵，我以舟師



橫江擊之，嚴守夏口，以致敵兵，則進退有餘，可立於不敗之地矣。

徐威道：將軍胸有成竹，感無所復用其一得之憑，但關雲長徐元直一世之人才，近加以趙子龍游弋江湖，西北用兵，必備東南，若其有備，深入必危，曹之求我，我之援曹，皆欲起東南之戰鬥，緩西北之圍攻，欲令劉玄德備多力分，俾曹氏得以收回三晉耳，我似可虛張聲勢，以襲江陵，而集兵夏口，以待強敵，關雲長心高氣傲，久欲起兵與我為難，我若以取江陵為名，彼必為先發制人之舉，悉兵以爭江夏，是彼為我致，我竭水陸以環攻之，必可操勝算矣！

呂蒙道：彼兵大集，勝負未知，乘隙襲之，得巴陵，則彼亦不得不出兵，是彼亦為我所致矣！我若得巴陵，亦可寬江夏之防，而制荊州之後，即煩將軍來守夏口，調興霸守江夏，我自率潘陳二將軍，去襲巴陵，防地有失，將軍之責，戰事有失，蒙受其罪，徐威見呂蒙決意，知不可爭，便道：將軍決意出兵，感願負夏口之責。

呂蒙大喜，飛檄召甘寧來守江夏，一面吩咐潘璋陳武各領兵三百人，盡着白衣，駕着商船，向巴陵郡進發，自己帶着杜襲，領戰船五百，水師三千人，隨後接應，令蔣欽朱桓領陸軍五千，從羊樓洞襲巴陵之後。

呂蒙預備已久，一聲出發，即時就道，極其神速，甘寧調防江夏，分兵陸續應援，徐威接守夏口，深恐荊州兵若識破機關，以重兵阻巴陵，以輕兵襲夏口，弄成一個角弓反張，吩咐所部，用心防守，陸路添設烟墩，水路添設巡船，派了重兵，扼住荊州來路，以免為其所乘。正是：



白衣搖櫓，枉勞上將之陰謀，黑雲壓城，深恐敵兵之肆志，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劉備一生大業，成於諸葛，而前後大失有二：赤壁聯吳，東風克捷，不乘戰勝之威，蹶彼之困，長驅襄樊，併力中原，進規河洛，滅此朝食，而與周郎相爭於荊州一席之地，遂使曹操坐大，不可復制，此一失也。兩川既定，斜谷倉皇，不乘雞肋之歸，悉我之銳，南圖關輔，戮力中興，旁收秦晉，灰吾故土，而與諸葛相娛於漢中一日之王，轉令關羽釋兵，不可復救，此又一失也。倘以攻襄之命，臨於赤壁，祁山之師，奮於關中，會何司馬懿之善謀，能離吳蜀，滿寵之善使，能合孫曹，致有子明驕白衣飛渡之舟，雲長哀麥城夜走之刃，以終於西蜀偏安，淒其白帝者乎？此本書所以一定漢中，即圖關輔，而揚威華夏，先固荊州，即此提前反後之倒頓，遂握覆操折吳之勝算，而一為按迹，仍屬以演義七十二回接寫七十三回之翻案文字也。其蕩定并州，無非自抒偉略，而求援吳會，依然不易操謀，於是文和奉使，權代滿寵之行人，白衣渡江，故是呂蒙之面目，然雲長未出，烟墩烽火，轉成設自阿蒙，子龍巡江，斥候樓船，便以俘其伏卒，不亦寒盡吳兒助賊之膽，再敢出乘虛蹙後之奇否乎？讀前回，孔明書來，知會雲長，嚴防東寇，吾已知雲長將鞠旅而出，荆襄是逆筆也，讀本回，呂蒙計中，偽飾舟商，上犯巴陵，吾益知雲長必陳師而即北伐，是犯筆也，犯筆見，則翻新之文至，而吳謀折，雲長之兵，可不大大出耶？若夫雲長之兵，可出荆襄，乃欲諸葛之兵得出關中也，又作者欲救玄德平生二失之意，彌平詩葛缺憾，俾成大業，良有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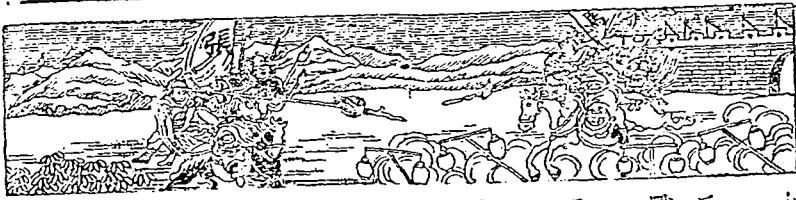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回 趙子龍截江敗 蒙呂龐士元巡城識向寵

話說關雲長坐鎮荊州，招軍買馬，積草屯糧，立意與建安皇帝報仇，祇因孔明西出秦川，曹兵勢力尚威，自己一時威怒之下，絕了東吳的交情，倘若荊州方面同時發動，兵力既恐不敷，樹敵尤其可慮，又兼玄德三令五申，時加儆戒，是以按兵觀變，暗地籌防，中間聽着龐士元的主意，命張苞關興，分路進窺河洛，張飛援應雙方，因之孔明得以乘間恢復關中，蕩平并地，聲勢十分浩大。

依着雲長的意思，便要起兵進犯許昌，與徐元直切實商議。當下徐庶諫道：君侯請息遠征之思，先求近攻之策，昔人有言：螳螂捕蟬，不知黃雀在後，昔吳方入郢，而越即入吳，願君侯深思，曹氏之不可猝亡，而江南之近在肘腋也。

雲長道：元直得無慮江南之乘虛襲我乎？徐庶答道：自主母凶終，吳交已絕，彼既絕我，即當附曹，既已附曹，則曹存亦存，曹亡亦亡，曹勢日危，寧彼江東之福，彼限於危急存亡之際，寧不助曹以謀我，謀我之道，非出夏口以圖江陵，即由江夏以窺巴陵，勢之所必至，理之所必然，勝則足以窺長沙，不勝亦足以撓我響應，雍梁之卒，亦猶我之窺河洛以掣援關輔之曹兵也，江東文武輯和，將吏精銳，合肥戰勝之後，即從事休養，元氣熾然，兵力充足，若以援曹之故，溯江上犯，殆不可等閒視之也，曹兵西扼於潼關，北扼於上黨，求一戰而不得，出他道而不能，必以唇齒之誼，激吳，令吳出兵以撓我，我稍失守，則荆襄之防必急，而關輔之心必搖，曹兵必盡銳攻并州，而遣偏師以制關輔，以致死之兵，臨新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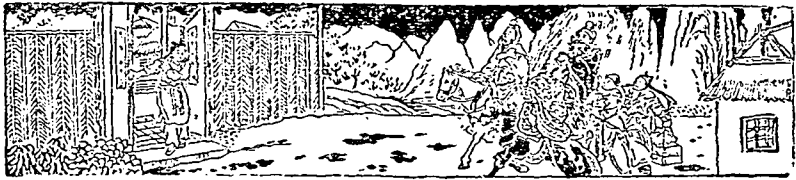
地，一城失守，全功盡棄矣！

雲長道：元直之言，洞徹內外，吳既襲我，我當有以禦之。徐庶道：潛江沔陽各地，現駐重兵，水陸嚴防，江東決不敢犯，所慮者巴陵太守伊籍，吏事有餘，武備不足，劉琦多病，不勝戰陣，江東若沿湘而上，則巴陵危矣。雲長道：似此如之奈何？

徐庶道：可令子龍夫婦，領水兵五千，直出洞庭，協助劉琦鎮守巴陵，令廖化胡班領陸軍五千駐紮羊樓峒，據險以待，江東雖有十萬之卒，欲越此險，甚不易易，君侯自引大軍一萬，出巡公安，既壯聲勢，亦杜窺伺，荊州之防，庶願盡力以任之也。雲長大喜，道：軍師計畫周詳，江東無如我何矣！急令人飛檄趙雲，迅往巴陵，所有水陸軍吏，悉歸節制。廖化胡班去，到羊樓峒，把守要隘。雲長即日出巡公安，荊州大小事件，悉由元直理處。

那趙雲奉了將令，順流直下，到了巴陵，會着劉琦伊籍，詢問江東有無軍事消息。二人答道：頃有細作從江夏回來，言呂蒙召徐威過江商議事件，三日未歸，現在江夏守將換了甘寧，夏口守將換了徐威，呂蒙不知去向。趙雲笑道：孫權命呂蒙守夏口，即係爲着荊州無事換防，必有舉動，豈有統兵大將不知去向之理！急忙下令，命將水師船隻開赴下流道人磯，分屯東西兩岸，江東上水船隻，無論大小，不許放行，違令者斬。水師將校領令，即行開發。

趙雲吩咐劉琦伊籍，謹守巴陵，自己兩口子統率部兵，隨後出發。剛到道人磯，前面哨船進來稟道：江面上有幾十隻商船，向上流開駛，不服盤查，勢將用武。趙雲怒道：商船喧鬧，何恃不恐，必係江東奸細，吩咐衆兵，一擁上前，將船上所有商人，盡行誅戮，不必容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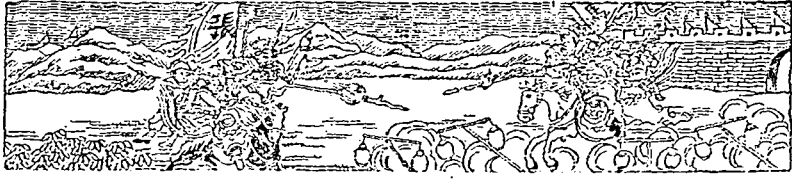
留衆軍得，令蜂擁上前，圍着商船，大殺起來。

那些商船，本欲賺開關口，越過上流，被趙雲令兵船圍攻起來，不能逃脫，就船中拿出短刀軍器，上前抵敵，趙雲見此情形，知係江東兵士無疑，急就軍中擂起鼓來，屯兵四合，一霎時將那幾十隻商船，殺得烟消火滅，潘璋陳武，見不是路，赴水逃生，趙雲正待教人下水擒拿，只見下流旌旗蔽日，金鼓震天，江東的兵船，如黑雲一般，層層推了上來。

趙雲吩咐將所有兵船，分成三路，一路分成三行，第一行盡用火彈火箭，射擊賊兵船帆，第二行盡用強弓硬弩，專作衝鋒之用，第三行盡用短刀盾牌，逼近賊船迎敵，安排初定，江東兵船，看看上來，滿駕風帆，駛如奔馬，趙雲令將各船約住，俟江東船隻，剛離一箭之地，中軍船上，一聲鼓響，三路兵船上，第一行的火箭火彈，盡向江東兵船風帆上射來，風火相生，船身也就延燒起來，江東兵士，收帆不及，荆州船上第二通鼓響，箭如雨驟，三方盡着，江東兵躲避不及，紛紛落水。

呂蒙見荆州有備，知道不能取勝，徒傷士卒，號令各船，回軍就走。荆州兵船上，見江東兵退，趙雲教妻子馬雲騾鳴鼓催軍，自己身先士卒，勇勇上前，追趕江東兵士，上流水急，到了附近，荆州兵無不以一當百，個個跳入江東船上，殺人如麻，風火生成，呂蒙雖勇，孤掌難鳴，抵敵不住，敗向下流而去，潘璋陳武，逃得兩條性命，岸上陸軍，見水師已敗，全軍而反，呂蒙回到夏口，再圖報復不提。

荆州兵大獲全勝，追趕了一程，鳴金收軍，扎住原處，晝夜巡邏，預防吳兵復仇，一面遣人赴荆州報捷，雲長自是歡喜，仍回荆州，與元直計畫孫曹兩方軍事，遣人分頭去河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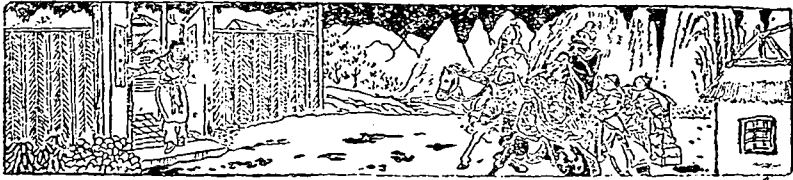


關輔，前敵各軍，散布捷音，以壯軍心，以寒曹兵之膽，前敵諸軍，得了巴陵捷報，軍氣自如十倍，內中只有龐士元，因張翼德出屯南召，襄陽城守，盡由士元布置，士元嚴修烽燧，廣置耳目，積貯糧草，製造軍器，接應出屯三路軍兵，真個士飽馬騰，械精糧足。襄陽處在後方，根基深穩，人民安堵。

士元每隔一日，自家帶領軍士，巡視城廂內外一遭，那日巡視襄陽北門，見一牙門小將，形狀魁梧，舉止沉默，士元一見大異，駐馬下問，那牙將拱手上前致禮，士元便問他姓名居處，那將拱手道，末將姓向名龍，襄陽宜城人氏，言詞暢達，更無多說，士元教他乘着馬匹，一同回府，命他坐下，然後問他襄陽形勢，那將不慌不忙，手指口畫，詳瞻精冷，動適機宜。

士元家住襄陽，久知形勢，一聽向龍所說，了如自己所見，不覺驚歎，然後再問他，諸葛將軍西收關隴，北定并州，此後用兵，當主何道，向龍答道，以末將愚見，宜東出潼關，以收河洛，與荆襄成輔車之形，聯兵北向，以窺中原，既無進退失據之虞，又有左右提攜之美，中興漢業，莫善於斯，龐統拊掌道，將軍之言是也，立時修書薦達荊州，請雲長、韓達大將軍，承制授向龍為驍騎將軍，歸翼德調遣，正是。

求賢若渴，不遺大匠之材，與僕同升，愈見宗臣之度，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先主蹈於二失，至覆敗身亡，則繼志以興，惟望於白帝託孤之阿斗，而阿斗庸懦不材，又如彼也，祖廟號咷，則王孫為之痛哭，南方設座，則孫皓尚有心肝，乃長坂坡頭，幾亡上將，荊州江上，再奪重圍，子龍以一身百戰，萬苦千辛，出之酣睡之懷，歸之孤掌。



之下者，只留得千秋譏笑，樂不思蜀之一個不肖子孫，是先主骨血雖完，而漢家禮祀以斬，則亦要之何用，保之何益，世俗爭傳救主，本非以傳劉禪，傳子龍也，今長坂之戰，既不獲書，截江之功，斷難再沒，因令以敗呂蒙傳，即不欲見子龍心血，灑向江流，英雄功績，盡於豎子，明謂不必生還劉禪，暗言何若死救關公也，前曰削，後曰筆，削老削之，筆者筆之，如此，則中與之業，可不更望於該死之劉禪，而北伐之成，終得再震於復生之關羽，此於彌補先主生平之二失之後，所不可不亟寫者也，若僅以故翻截江之案，拉湊趙雲入書視之，則陋矣。

先主坐王漢中，詔雲長出攻襄樊，以解吳魏合從之急，而不遣一上將守荊州，以防吳之圖，其後，則諸葛之計，疎不得免於清議，玄德自守成都，命諸葛出定秦川，以討漢蜀同仇之賊，而不遣一上將，離荊州，以扼吳之變於前，則關公之功，大不得止於籌防，只此三令五申之片紙，既復漢家之鐘靈，乃高異姓於雲臺，豈不重且賢於七百里之連營，忽大忘於國家，亦無補於弟兄者哉。

或謂截江之敗呂蒙，荊州先事得防，使趙雲不先不後，此時出而巡江，未免太巧，真所謂無巧不成書之小說成規也，前之得圖也如此，今之敗吳也又如此，既云商人至多伏卒耳，任命一將，可得破之，亦不必趙雲，何故走筆定遣上將也，曰，不觀元直之諫，息遠征之思，先求近攻之策歟，時雍梁河北並及三晉，既去操而入劉，曹勢不危，不求吳也，荊州威兵爲守，吳計不詭，不得圖也，此因曹危而得算吳兵，因防密而得算詭計者也，知彼知己，算則有時，決進決退，諒則有時，徐庶帷幄運籌，一段言詞，洞如觀火，非如演義之憤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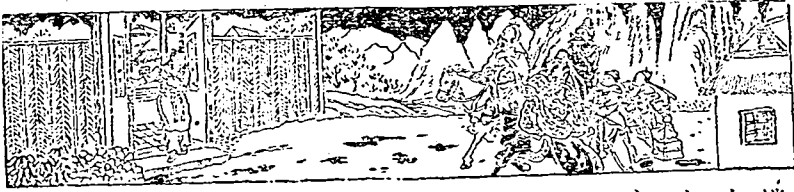
天意者比，此以人事而得窺千里，會何巧之足云，乘虛上犯，敵何可輕，雲長敗亡，即以明有陸遜，猶生大意，矧出奇而來，既屬可料，自非筆遣大將不可以，趙雲當之，更非有意犯得圖之前文，又可知已，然則未可與小說一類同觀，毋自隘也可。

讀武侯前出師表，未有不知將軍向寵其人者，表曰：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之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云云，然終玄德之死，演義中未見試用，如何曰能之事，終孔明之死，拜表後，亦未見如何事無大小悉咨之事，以如此人物，出師舉，首列於武臣者，演義全文，乃不一查，不信甚矣，本回爲立半日，特以傳之，是即可徵與演義有上下牀之別。

第二十二回 張翼德血戰奪方城 關雲長兵威震河北

且說劉玄德坐鎮成都，迭次接到孔明奪取南鄭，恢復關中，蕩平并地，接二連三的捷報，心中大喜，又接到雲長大敗江東捷書，更兼喜到萬分，眼見公仇私憾，均有報復之期，大發金帛，分遣差官，前去長安荊州兩處，犒勞將士，前敵有攻諸將，各進一階，侯劄平許都，再授分茅之賞，徵調川中壯士，編集新軍，選將嚴行訓練，聽候指撥。

法正見軍勢已定，入見玄德道：主公往者欲雪江東逼迫主母之恨，徒以漢中事急，姑且忍耐，今我北征之軍，一月三捷，會未經年，蕩定三輔，東據潼關，北扼上黨，踞三秦之輿，扼天下之脊，形勢已定，將士得休，進可以戰，退可以守，而孫權以聯曹之故，葉好崇仇，乘我不慮，犯我巴陵，賴主公威福，雲長元直，當機立斷，子龍季良，協心應敵，大敗吳軍，今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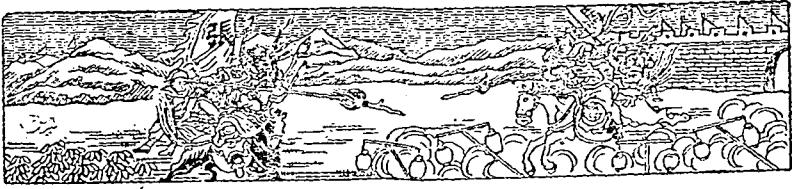


端一發，未有已時，不如乘江東新敗之初，令雲長舉兵北向，以窺河洛，得尺則尺，得寸則寸，先取方城，進規宛葉，許都根本，必致動搖，曹操既有後顧之憂，將舍晉城以還許下，是我上黨之防，不致吃緊，而潼關之兵，乘機可出，兩軍既合，兵勢自增，孫權雖切報復之心，但今子龍游弋巴陵江沔之間，增發駐成都之荆州兵五千人，令劉封率以東下，駐守公安，接應子龍，是荆州方面，可保無虞，後有堅城，前無勁敵，大仇之復，無待著龜，願主公毅力進行，以成大業。

玄德喜道：孝直燭照敵情，可謂明見萬里，孤意決矣，便請曉諭將士，整裝待發，法正領命出府，玄德自作手書，承制授雲長爲驃騎將軍，出兵伐魏，進屯南陽，令劉琦領荆州牧，馬良監荆州牧府事，隨令劉封發了書信，領軍東下，出了川境，到了江陵，上得岸來，見過雲長，呈上書信。

雲長拜命已畢，即令劉封進駐公安，差人召回劉琦馬良，將荆州大小事情，盡行付托，劉琦馬良，敬謹受命，雲長再令廖化前去子龍處，聽候調度，下流一帶，前敵六小將官，文武水陸官吏，悉歸子龍節制，以一專權，廖化領命去了，雲長選兵二萬，騎卒八千，同了軍師徐庶，即日起程，前赴襄陽，軍行迅速，五六日間，到了襄陽，龐士元迎接入城。

雲長坐定，極力慰勞士元，士元遜謝不遑，又引見了向寵，雲長甚爲激賞，同士元直二人商議，以荆州方面，須得良將，方資鎮撫，且可接應子龍，以固根本，不如令向將軍領本部三千人馬，回紮沔陽，爲子龍臂助，士元元直同聲贊成，雲長下令向寵回紮沔陽，嚴防江東入寇，向寵領兵自赴防地，雲長請士元前往南召，將翼德全軍移攻方城，士元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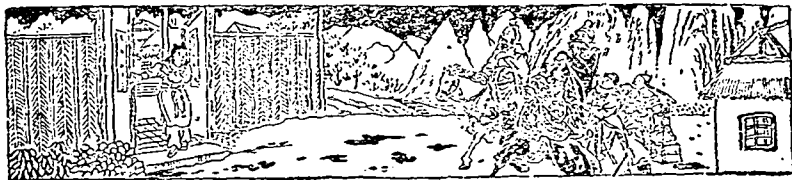


命，辭別出府，雲長檄調關索一軍，進屯武關，張苞一軍，移屯南召，從西面會攻方城，關興一軍，從泌陽南面會攻方城，盡聽張飛號令，雲長分兵八千，調黃叙防守襄陽，自引步卒一萬二千，騎兵八千，進紮南陽，以爲張飛聲援，分撥已定，拔隊起程，浩浩蕩蕩，直向南陽進發。

消息傳入曹兵營中，守方城的乃是曹兵大將曹洪，奉了魏王令旨，領兵三萬，援助曹仁，曹仁駐紮宛城，兩個相爲犄角，當下曹洪正與副將文聘商議軍事，忽聽細作報稱張飛領兵二萬，前來攻打方城，關雲長自領大軍，進屯南陽，接應張飛，聲勢十分浩大，文聘主張火速派人至許昌求救，曹洪道：「聖駕西征，軍情正急，爲人臣子，不能分憂，今寇盜初臨，不謀禦敵之方，便爾張皇入奏，徒亂前敵軍心，你我臣僚，應不出此，且張飛之兵，僅有二萬，我兵三萬，足供戰守，但告知宛城將軍，相爲應援，可耳。」文聘唯唯稱是。

到了次日，探馬報稱張飛人馬，離城十里，安營下寨，曹洪與文聘商議道：「張飛人馬，遠來疲乏，我領兵二萬，出城迎擊，將軍小心保護城池。」文聘應允，曹洪提刀上馬，領兵出城，前來迎敵，張飛令軍士分一半出戰，一半安營，龐士元指揮將士，憑山築壘，襄陽軍士，教練有素，器具齊備，工作敏捷，兩萬大軍的營寨，掉鞭立就。

那張飛自從駐紮襄陽以來，久未出戰，每每聽着馬超黃忠大敗曹兵，紅旗報捷，心中久已躍躍欲試，此番來到方城，迎着曹洪，並不通名道姓，挺起手中丈八蛇矛，飛馬上前，就是一矛，曹洪久聞張飛大名，不敢怠慢，把刀架住，兩個在戰場上，一來一往，戰到六十餘合，城上文聘，惟恐曹洪有失，鳴金收軍。



張飛回到本陣，入營休息，與龐統商議道：「方城城池堅固，曹洪善戰，曠日持久，救兵一至，非我之利，軍師有何妙計？」龐統道：「曹洪被困，必求救於曹仁，可令關興張苞，越過方城，迎擊曹仁之兵，曹洪必出城迎接曹仁，將軍可領兵截殺曹洪，統自督軍襲城，兩曹扼於外，一文聘無足爲也。」張飛大喜，依計行事，自己引兵前來，攻打方城，曹洪領兵出戰，又戰了七八十合，關興張苞，乘隙越過方城，埋伏山內，靜候曹仁兵到。

曹仁在宛城，接着曹洪告急文書，一面派人去許昌告知，一面令陳矯領兵三千，守住宛城，盡起宛城防兵二萬，令副將牛金爲先鋒，自督中軍，星夜來救方城，看看行至方城山側，只聽得一聲鼓角，兩支兵打着漢兵旗號，左右殺來，曹仁縱馬上前，敵住張苞，牛金敵住關興，喊殺連天，鼓聲動地，曹兵障上牛金，那裏是關興對手，十合之內，被關興大吼一聲，手起一刀，揮爲兩段，縱馬上前，來助張苞，夾攻曹仁，曹仁毫無懼色，一口刀抵住兩般兵器，死戰不退。

就在這是間，城裏曹洪，已得了探報，知曹仁領兵來救，被關興張苞截殺，折了牛金，曹洪惟恐曹仁有失，吩咐文聘守城，自領兩萬人馬，殺出城來，救應曹仁，剛到山前，張飛勒馬橫矛，早在此地相候，兩個接手就殺，那邊龐士元吩咐軍將，就勢攻東西北三城，文聘急上城抵禦。

士元早預備下土囊多具，乘曹軍分防三城，令二千人向南城角上疊着土囊，頃刻之間，高及城腰，士元下令軍中，先登者重賞，衆軍士一聲喊殺，肉薄而登，前仆後繼，頃刻之間，上去了千餘人，將南門砍開，襄陽兵勢如潮湧，龐統催督後軍殺入南城，文聘抵敵不



住，率領殘兵，開了北門，會合曹洪，曹洪知方城已失，無心戀戰，殺開一條血路，招呼曹仁退兵，三人死戰得脫，折了萬餘人馬，退到葉縣駐紮，連夜差人入許求救。

那邊張飛回轉方城，見過士元，說道：「軍師神算，百發百中，龐統笑道：『此將軍與二位小將軍血戰之功也。』張飛吩咐擺酒賀功，一面遣人飛報雲長，龐統說道：『葉縣離許昌不過三數百里路程，曹仁兄弟，尚有兵三萬，許昌必來重兵救援，兩軍相持，尚需時日，今乘戰勝之威，張小將軍可領本部人馬，逕襲伊陽，關小將軍可領本部人馬，逕襲舞陽，得了兩城，不必進攻，好生城守，以撓曹兵之勢。』二將領兵，火速起程，三五日間，兩軍回報，都已得手，這是為何？」

原來文聘先守伊陽，因張苞移兵，曹洪檄調文聘共守方城，伊陽守兵單弱，被張苞一鼓而下，關興得舞陽，却是因先時派遣奸細入城放火，乘勢進攻，故而勢如破竹，張飛得了兩處捷音，飛告雲長，雲長自是歡喜，遣奈新收四將，領兵八千，順帶羊酒什物，犒賞前敵軍士，張飛接收，吩咐立時俵散。

那四將上前參見，內中却有兩個龐士元的本家，提起來却話長，新來四將中，一個是諸葛孔明的小舅，黃承彥的兒子高武，一個是崖州平的兒子崔順，兩個是龐德公的孫子龐豫龐豐，那黃武身長七尺，力舉千鈞，巧思無雙，家傳妙技，使一柄方天畫戟，那崔順身高五尺，能走逐奔馬，使一柄鎖鐵板刀，那龐豫龐豐兩個，翩翩年少，文武全材，兩兄弟都使長鎗，他們祖父，因為漢室衰頹，權奸當道，帶領子弟，躬耕隴畝，真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此番聞得孔明揚兵西北，龐士元參贊北伐戎機，連戰皆捷，聲勢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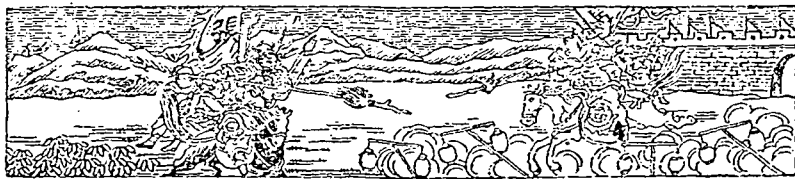


入龐德公耳內，偶與黃崔兩人談論，德公掀髯大笑道：「劉玄德困頓半生，今始稍爲伸氣。漢家火德，行復中興，我輩暮年，不圖又覩漢官威儀也。」

他三人只顧高談雄辯，却不提防引起他們子姪的雄心，他們小兄弟暗暗聯絡，向上輩老人家提出意見，要去投軍。龐崔二人久絕塵緣，漫無可否，黃承彥因女婿兄弟均出從王事，自己又是懷才不試，屈刀作鏡，眼看着年輕子弟，就讓他埋沒田間，不如讓他們出去，助女婿一臂之力，也叫他們增長見識，就把自己主意向二人說出，二人本無成見，讓他四人去到襄陽，謁見雲長，呈明履歷，因三位老人家，都是南州碩彥，冠冕羣倫，又是孔明的內弟，龐士元的姪兒，一個個威風凜凜，相貌堂堂，雲長正在用人之際，無任歡迎，他回人又以子姪禮見過徐庶，自然親熱萬分，雲長傳令設筵款待，叫關平陪宴，年輕人相見，都十分意氣相投，在襄陽住了三天，各人寫信還家，報告老人，以免懸望。

恰好那時張飛第二次捷報到來，徐庶見張苞去守伊陽，關興去守舞陽，前軍大將，僅翼德一人，殊嫌單薄，即時告知雲長，令新來四將，各配兵二千，前去方城效力，聽候三將軍指揮，雲長應允，即時令四將來到方城，四將當時見過張飛，再見過龐統，士元都早見過，問候他們老人家安好，四將齊聲道好。

休息數日，龐統與張飛商議，令新來四將，各配兵三千，分作四隊，巡環游弋方城四境各地，遇有敵兵，一軍赴敵，二軍救應，左軍攻右，右軍攻左，前軍攻後，後軍攻前，往來反復，如環無端，敵敗不許窮追，游弋不許過五十里，不許騷擾居民，不許稽留一處，沿途安置急遞，互傳消息，一軍遇敵，三軍互應，兩軍逼敵，兩軍互應，敵強則守，敵弱則戰，強敵卒臨，



火遠還報大營，發兵接應，四將聲諾，領兵各去。

南陽一帶，是他應四人生長地，甚麼村落，甚麼鄉邑，甚麼山僻小道，甚麼兵形要地，都是童而習之，各人領兵去後，就預計今晚在何處歇宿，明日在何處會面，又依着十元將令，將旗幟時時更換，彼去此來，不絕於道，環方城百里內外，無時不見襄陽軍馬。

那退守葉縣的曹仁、曹洪、文聘三將，只聽見報馬稱城西發見黃旗漢軍，城東發見白旗漢軍，城南發見青旗漢軍，城北發見紅旗漢軍，彼現此沒，不知多少，叢山峻嶺，樹木中間，盡插着漢兵旂號，一時間又聽得伊陽、舞陽兩處地方失守，數百里內，風雲變色，河洛之間，人心大震，三將連夜遣人逕至晉陽，啓奏魏王，正是：

中原鹿走，當塗之幸運難期，大澤蛇啼，金卯之中興欲定，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演義於七十三回之前，東川大戰，下辨取關，督奪瓦口，威鎮關中，間道以取南鄭，截糧以劫陽平，能使諸葛平定漢中者，首以猛張飛血戰數場之功績爲多也。本書翼德早守南陽，玄德入川，雲長鎮荊州，又以翼德守襄陽，當諸葛平定漢中之會，輒使翼德千秋汗馬，湮沒不彰，旣多讓功績於馬超矣。此固緣軍事地理，布防命戰，局勢差異，而莫可如何，令雲長將出於荆襄聲應王師，以向宛洛，是翼德威張奮績，武耀前勛之時，至則不可不於雲長師出而先寫之，以補關中戰陣之遺功，而酬襄樊犄角之奇命，此本回方城血戰之所由特寫也。故與曹洪數戰，無異與張郃之對壘也。截宛城援兵，無異命魏延之塞峪也。不知者以爲鋪敘新功，善讀者便明表揚前烈，否則正接翻七十三回之案。



忽插入張飛血戰一段文字，且用實筆以詳寫之，雖寫張飛卽是寫雲長，而不卽寫雲長，乃必急寫張飛，果何意也，蓋於按寫之頃，先完補寫之筆，將翻雲長之案，又必帶翻翼德之案，苟不理清線索，烏得以窺所翻之案，所筆之意，究屬何處，究出何故，乃真不可入窮其勝也已。

白帝運危之頃，諸葛自嘆，若孝直在，必能制主公東行，是魚水之交，曾不如翱翔之親信，此本書所以令孝直居守，近侍玄德，而諸葛專圖，遠征曹操也，推先主東征之由，原於荊州之禍，而荊州之作，始自亮命關羽攻襄，今雲長又將出矣，誠不能無所奉命，則卽以能制主公東行者，從進雲長北伐之謀，玄德以之不失國賊，無親征出狩之危，諸葛以之不失聲援，有上將荊州之命，宛洛可出，號亭不悲，是孝直陳言，所以成諸葛定策隆中之志，亦所以翻諸葛命將攻襄之案也，由玄德翩然荆益不可復制論之，自益非孝直不可，由雲長恍然偈，還我頭來論之，更亦非諸葛不可也，則言出孝直，誠入骨翻案之筆，觀辟諸葛，至於滾理者也。

南陽四將之來，所以易向寵一將之去也，向寵去，則翼德之將失一大臂，因生出四小將補之，觀方城尚有文聘在內，而士元可肉薄以登，幾成戰守罅漏之筆，是不得不添兵益將，以助前方也，沔陽向寵之成，所以增子龍荆湘之防也，子龍赴敵，則荊州之守失一大將，因早披一向寵調之，在荊州如彼劉琦之無能，而雲長又出駐於外，焉抵吳蜀相距之勢，是不得不移兵遣戍，以固後方也，此交情互生，而有四將之筆，四將來投，亦無異筆底調到，特不意爲此四人耳，至四人從戎，出自黃承彥贊成，豈以陸遜魚腹浦得出八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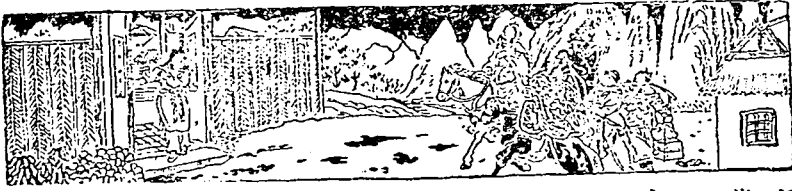
圖之故，由於承彥引路，有暗助東吳之咎，遂令今日，亦爲子姪輩引路，以明助西蜀，使自補其過數，若然，則筆底滑稽，微妙至不可言矣。

第二十三回 議遷都曹操還許下 領新兵馬岱出關中

且說曹仁曹洪，因失了方城，退守葉縣，聽見張苞取了伊陽，關興取了舞陽，襄陽軍士，遍布各地，聲勢十分浩大，惟恐葉縣有失，危及許都，火速遣人去晉城報知曹操，曹操正聞得江東出兵消息，召集衆謀士商議，派兵遣將，聯合鮮卑，從飛狐口入定襄，令曹彰領大兵三萬，從井陘入趙地，以躡上黨之後，細作自江東回來，報稱呂蒙兵襲巴陵，爲趙雲截江迎擊，大敗而歸，接連曹仁曹洪的告急文書，雪片似的來到。

操得書太息道：「東阿之言驗矣，吩咐任城王曹彰，領兵三萬，鎮守晉城，自己帶領衆文武，星夜回到許都，在道上令鄧艾鍾會分兵二萬，去關鄉協助徐晃，令張郃曹休領兵二萬，去葉縣協助曹仁曹洪兩路人馬，分頭去訖，操到了許都，立時陞殿，召見羣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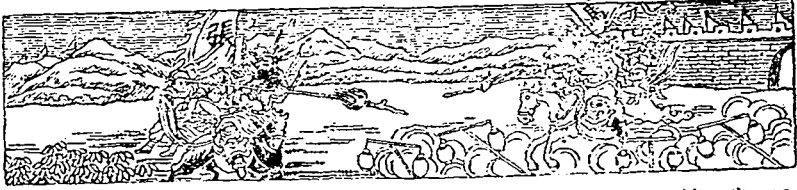
文武朝賀已畢，操對諸文武道：「關雲長素有大志，與朕勢不兩立，今乘諸葛亮西進之機，興兵北犯中原，既佐以張飛趙雲之勇，復加以徐庶龐統之謀，據荆襄四戰之地，採梁益財賦之區，部下皆久練之兵，前敵盡新羈之馬，與諸葛亮互相犄角，潛師銳進，是以一戰而得方城，再戰而破葉縣，若葉縣再有疎虞，則輕車快馬，三日可抵許昌，許昌平坦，無險可守，根本一傾，四支自潰，朕欲遷都幽州，據士馬之區，臨形勝之地，然後與雲長喋血中原，衆位卿家，以爲如何，言訖，只見班部中一位大臣，上前奏道：「不可，不可，操視之，乃都」



督豫州軍事司馬懿，操問道：仲達有何高見？懿奏道：葛賈有云：我能往，寇亦能往。今大敵當前，而先移國本，詭言一起，人心瓦解矣。

操笑道：仲達之言是也。朕姑以試諸卿耳。既不遷都，必謀所以禦敵之方。仲達計將安出？懿奏道：呂蒙大敗於巴陵，其志豈須臾忘報復？關雲長之所以悉銳出宛葉，欲使我兵疲於奔命，分西防之兵力，注重東防，俾諸葛亮得以乘機而出潼關，遂定三川，以通襄樊。然潼關以東，新安瀝池，是秦嶺函谷，夙稱天險。我既節節駐有重兵，以彼據潼關以扼我，故我進取爲難。若我悉兵退守，彼欲犯我，難與我同。諸葛亮一生謹慎，此番所以襲取并州，皆其部下冒險進兵之所爲，遂從而撫有之。初無深謀遠略於其間也。據上黨，塞井陘，威兵飛狐之口，皆所以防我。足見一時尚無進取之心。地廣則兵分，防多則力弱，非俟新得之區，又安無事，彌縫之卒，訓練可用？諸葛亮決不敢冒秦嶺函谷之險，以出潼關。宵旰程功，猶需三月。我但飭圍鄉晉城諸將，堅守不戰，與彼相持，挾全力以應關張。吳知關張與我血戰中原，寧不乘時思報？江漢之間，風雲必起。然後我簡申息之卒，令一上將領數萬之兵，越桐柘以窺襄陽。雲長與我相持宛葉之間，吳之西擾，既足以增其後顧之憂，我桐柘之兵，亦可以覆其根本之地，是良平之智，不能爲謀，賁育之勇，不能爲武矣。

操大喜道：仲達之言，可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也。隨令司馬懿行大司馬事，假黃鉞，都督徐豫兩州軍事，領軍七萬，出禦雲長。司馬懿領旨，辭別聖駕，引兵來到葉縣。曹仁曹洪張郃曹休文聘，迎接入府，參見都督，兩傍坐定。司馬懿便問曹仁道：張飛兵勢，現在如何？曹仁道：張飛自駐方城，張苞駐伊陽，關興駐舞陽，黃武四將巡游四邑，兵數約五萬人，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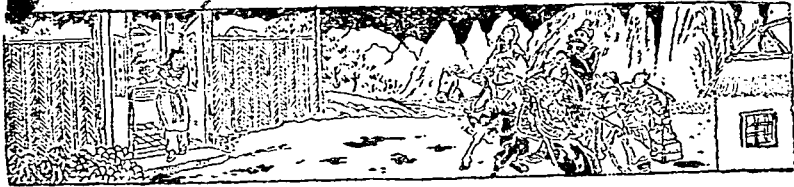


日並未討戰，懿驚道：張飛勇猛，向主深入，今鎖靜如恆，專收旁縣，以濟軍食，翦我羽翼，待我自困，必有能者在。其軍中曹洪道：聞襄陽龐統為其謀，主方城之失，伊陽舞陽之陷，皆其謀也。

司馬懿聞言，太息道：冀州伏龍鳳雛之名，今日一視，名不虛傳。傳令眾將，小心防守，不可輕敵。俟江東起兵，我方進戰，以收夾擊之效。命張郃引所部三千，持虎符發申息防軍二萬人，晝夜兼行，越過桐柏山，暗襲襄陽。若得襄陽，即行焚燬，棄而不守。匿兵博望屯，以截關張歸路。若襄陽守備嚴密，不可即得，可大掠近郊，以搖敵軍心。襄陽兵出，弱則與戰，強則退守邊境，彼以防禦為主，決不敢窮追也。張郃領令，自去申息。

且說馬岱奉了孔明將令，到了金城，見過韓遂，說明來意，回到武威，收集精兵三萬餘人，馬萬餘匹，星夜起程，回轉長安，將兵馬紮在四郊。自己輕騎到潼關來見孔明，孔明大喜，慰勞馬岱，甚為周至，馬岱感激不已。

孔明喚過馬超道：孟起頃聞細作報稱，曹操因雲長君侯兵入方城，許下震動，星夜馳回許昌，令司馬懿督兵拒敵。司馬懿足智多謀，必多方以撓荆襄之後，雲長現駐南陽，襄陽雖有防軍，恐猶不免為彼所擾，以搖敵軍心。幸仲華收兵還寨，現在曹兵嚴防，備我兵不必冒險進攻。徒傷精銳，孟起可赴長安，選騎兵八千，火速由藍田出武關，助守襄陽。退可聲援子龍，進可助威翼德。魏兵來擾，便與痛剿，使其不敢再窺襄樊，以保我軍後路。襄樊事定，可還武關，進攻廬氏，循峯山以東，襲取宜陽，南可與張苞聯絡，北可出龍門，以攻洛陽。當令仲華引兵來相接應，馬超領命，選騎兵八千，星夜前赴襄陽。



孔明巡視潼關一帶防地，異常堅固，吩咐黃忠，小心在意，提防魏兵，自己同着馬岱回到長安，檄令馬成領新兵一萬，駐屯潼關附近，候令出關，令馬岱領新兵一萬五千，駐紮武關，候馬超自襄陽回兵，進攻虜氏，二將領兵，分頭自去。

且說馬超領兵，星夜兼程來到襄陽，黃敘出來迎接，以子姪禮參見，馬超異常欣喜，入府坐定，即分頭差人前去南陽報知雲長，去荊州報知子龍，雲長與孝直正因魏兵以司馬懿督師拒敵，素聞司馬懿足計多謀，必遣兵擾亂後方，正欲派關平領兵三千回襄陽助守，接到馬超呈報，雲長大喜，掀髯笑道：「孟起一來，襄陽安如泰山矣。」孔明思慮周密，真不可及也。隨即復書，襄陽各地戰守事宜，悉歸孟起主持，決不遙制，以一事權。馬超接到復書，吩咐黃敘道：「賢姪領兵，守護城池，我引兵東屯白河，既便兵士芻牧，又可防曹兵西來。」黃敘應諾，馬超吩咐眾軍遠斥候，明烽燧，以待曹兵。

那張郃整頓人馬，越桐柏山，來襲襄陽，早被馬超探悉，急令眾兵分散，埋伏白河附近，候曹兵半渡，聽中軍鼓響，四出截殺，眾軍領令，那張郃越過襄陽防地，不見一人，催督眾軍，勢如風雨，黃昏時候，到了白河，曹兵便自渡河，未曾渡得一半，兩岸鼓聲動地，火把齊明，伏兵齊起，箭如飛蝗，張郃敗急，待退軍，只見火光叢中，一員大將，銀盔銀甲，白馬長槍，大叫道：「張郃休走！」馬超在此，張郃大驚，馬超原在上黨，怎麼來到此處，正在遲疑，西涼兵捲地而來，萬馬縱橫，曹兵大亂，赴水死者，不計其數，張郃拚命殺出重圍，馬超縱兵追趕，黑夜之間，不知漢兵多少，只聽得西涼兵齊聲叫道：「降者免死。」曹兵走頭無路，紛紛投降，張郃兩萬餘人，剩下數百敗殘人馬，回到葉縣，自去都督台前請罪不提。



馬起計點降兵，約有萬人，馬匹器械，不計其數，將降兵教誡一番，各給銀一兩，立時遣散，不許逗遛境內，降兵拜謝，出境去了。馬超叫衆兵將所得各件，移運襄陽城中，休息士馬，分頭飛馬報與雲長孔明知曉。雲長得了捷音，大喜道：「人說孟起年少英雄，今以八千兵敗曹兵三萬，神速無倫，吾兄有此能將，何愁漢室不中興也！」馬上請元直自去襄陽犒軍，說道：「曹兵經此大敗，必不敢再出襄陽，不宜以精銳之師，久置無用之地，或調赴前敵，或仍出潼關，軍師自往，與孟起一商。」

徐庶領令，還到襄陽，慰勞馬超，會同犒賞軍士，黃敘設筵款待，元直將雲長意思，告知馬超。馬超道：「末將正欲啓知君侯，移兵武關，以襲盧氏，奉行諸葛元帥原定計畫，軍師此來甚好，張郃諒不敢再來，軍師稍留數日，加設襄陽防務，超明日即當引兵西行，請轉達雲長君侯，恕未面謁也。」徐庶道：「將軍勤勞王事，跋涉山川，君侯愛慕方殷，寧以末節小禮，遂爲介介，庶當稍留此間佈防，將軍明日登程可也。」賓主盡歡而散。

到了次日，馬超領原來人馬，逕回武關。徐庶從荊州調兵三千，屯兵白河，合黃敘原屯兵一萬二千人，聲勢相屬，防地穩固，自回南陽，贊畫戎機。馬超領兵來到武關，馬岱迎接，弟兄相見，格外親熱。關索因屯兵武關，三人會議，欲進襲盧氏，關索道：「據細作報稱，盧氏守將徐瑛，係前九江太守徐璆之弟，前與徐晃守潼關，失守之後，移防此處，有兵萬人，守備嚴密，素懼西涼兵，不如將人馬改換旗幟，扮作寇盜形式，去到城廂附近，擄掠徐瑛，必出兵驅逐，我兵不必迎敵，四散而走，待其追遠，以一支兵伏城側，若獲徐瑛，盧氏必破。」

馬超道：「此計甚妙，即令馬岱前去誘敵，自己引兵襲城，馬岱吩咐衆軍，塗面挂鬚，剗掠。」



城廂附近，只擄金帛，不許殺人。徐瑛聞報，自領兵卒，前來捕治。馬岱率領衆兵，向西便走。徐瑛見盜寇只數百人，衣甲不齊，形狀狼狽，並不疑心。離城不過十里，追趕不着，方欲回兵，只聽得後軍吶喊，說城中亦有寇盜。徐瑛急回到城邊，只見城門大開，西涼兵佈滿城廂內外。徐瑛原被西涼兵殺怕的，回馬就走。馬岱倒追回來，提刀截住，十合之內，被馬岱一刀砍下馬來，兩個得了盧氏，乘勢追趕潰兵，看看將趕到宜陽。

宜陽是原個險要大縣，從前駐兵八千餘人，收留伊陽潰兵四千餘人，守將夏侯元聽得馬超兵到，急閉城把守。那馬超追趕的盧氏潰到兵了城下，要他開城。夏侯元不肯開城，潰兵情急，環城辱罵。夏侯元吩咐守城兵士放箭，那伊陽潰兵便三三五五，互相傳語。我輩幸是來早，若是來遲，也不免爲亂箭所射。守兵便疑伊陽潰兵變了心，禁止他們交頭接耳。伊陽潰兵不服約束，三言兩語，衝突起來。守城將士將潰兵首領，立時殺了四五個，剩下潰兵，大鬧起來。就在城中殺人放火，守兵分頭巷戰。城外潰兵，隔城響應，自己將宜陽城攻破。馬超揮兵入城，敗兵四散出城逃走。夏侯元死於亂軍之中，馬超得了宜陽，救滅火災，撫恤居民，修繕城堞，遍樹旌旗，與張苞聲息相通，令馬岱領兵三千，謹守盧氏，與關索聯成一氣。張飛軍勢，又爲一振，正是。

虎將威稜，會八方之風雨，馬兒聲勢，勝萬里之波濤。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異史氏曰：當雲長擒于禁，斬龐德，威名大震，華夏皆驚之日，曹操欲遷都以避之矣。乃爲司馬懿以聯吳不必遷都諒，遂解樊城之圍，而起呂蒙之禍。今者雲長一出襄樊，兵威又震於河北，使曹操兵還許下，仍以議遷都書，真大快事也。演義之議遷都，未言其他。



以雲長未越襄樊，其時操得避之地廣矣。今也不然，諸葛則西據潼關，北扼上黨，雍并之地盡蹙，雲長則一戰入方城，再戰陵華縣，河洛之地胥危，至操踰跟而出晉城，狼狽而歸許下，三窟無所，直欲走避幽州，豈不更大可快也哉？乃仍為司馬懿進諫而止。於是知本書之罪仲達深矣，此無他，備寫其謀，既以正司馬懿之誅，甚善其謀，即以寫司馬之出，及司馬領兵，則暗已志曹操之無能為，而明將翻仲達之戰諸葛，喋血中原，重提舊案，諸葛出關在即，而虎鬥龍爭文字，自此始矣。

馬岱新兵之至，吾於阿瞞歸於許下，已知之矣，諸葛據上黨，塞井陘，雲長出荆襄，向宛葉，此皆欲與操相見於河洛之交，從事與操同於三晉之地也，惟操狼子野心，亂國罪人，始有聯合鮮卑，分兵趙地，假外胡以爭中國，舉民族而酬私願之志，諸葛不使得逞也，故按兵以待雲長之動，一旦華夏震動，老賊自歸，玄黃龍戰，不日可卜，馬岱可不即出關中乎？雖曰諸葛之計如此，在作者筆底，綢繆戰局，早事圖維，固亦不許不如此也。至飛援桐柏，後衛荆襄，自更非鐵騎馳赴，不足應敵，則馬岱尤須即歸，不可再緩，特張郃蠢材，以為飛將軍自天而下，遂驚馬超何又在此間耳，有以馬岱何竟恰歸於此時疑者，張郃之類也。

本書深明軍略，對於潰兵收容，屢屢致戒，楊秋程銀之破潼關也，韓浩之失天蕩山也，黃忠之得南鄭也，魏延詐稱敗兵之破長安也，本回馬超馬岱之入宜陽，寫得尤為明顯，皆喪域失地，緣於收容潰兵，以至覆敗者也，然國內自軍閥以來，此仆彼起，年年季戰，每多喜收容潰兵，以申張個人中心之武力，卒至覆敗接踵，而不自悟，果何說耶，由今反古，



取鑿極明，因重感作首努力此書，其欲垂戒世道人心之意深矣。

第二十四回 孫仲謀兩路攻荊州 趙子龍一軍奪江夏

且說張郃被馬超殺得大敗逃回，來到葉縣，見過都督，頓首請罪。司馬懿驚道：將軍為何狼狽至此？張郃道：末將奉了都督將令，收兵申息，就攔六七日工夫，整齊隊伍，遵照指定路線，越過桐柏山，逕渡白河，半渡中間，忽然伏兵齊起，末將收軍不及，又係黑夜，軍士遠行勞乏，自相驚擾，遂致全軍覆沒。懿道：荊州名將，趙雲現駐巴陵，專防吳會，關雲長自駐南陽，張翼德現駐方城，是何將領兵，使將軍全軍覆沒？張郃道：是西涼馬超。

懿驚訝道：馬超聞在上黨，為何又至襄陽？張郃道：西涼兵純係馬隊，故調動甚易。懿凝思道：前聞諸葛亮派馬岱收河西五郡之兵，此來必係新兵初至長安，諸葛亮深恐我去擾襄陽，必令馬超率領馬隊，先駐白河，以待將軍，將軍貪功心急，不思徐庶龐統皆係智謀之士，豈有襄陽根本，不置防兵，入境數十里，不見一人，明是誘敵之計，將軍不知，故有此敗。張郃聞言，如夢初覺，願甘軍法。司馬懿扶起道：勝敗兵家之常，將軍國之良將，方倚為重，何能加罪？願將軍以此為鑒，徐圖報効國家可也。張郃謝過，懿謂諸將道：西涼馬隊，飄忽靡常，恐其又從武關東出，則宜陽各地，又非我有，說罷便令長子司馬師，領兵八千去守宜陽。

司馬師行至登封，聞知宜陽已失，頓兵不進，遣人飛報都督。司馬懿正在進膳，接着警報，擲箸歎道：馬超之兵，何神速乃爾耶？急移司馬師兵去守洛陽，令次子司馬昭領兵一



萬屯整鞏縣，龍門少室各山，分途嚴加防守，以免馬超暗襲洛陽，又令徐晃專守關，鍾會鄧艾專守靖山西北，使馬超軍隊不能便與潼關川軍會合，以爲持久之計，諸將領令各自分防。

馬超南收嵩縣，聯絡張苞，沿着熊耳山，將本軍馬隊沿途安插，自領兵八千，調來張苞步兵三千，同守宜陽，司馬懿見馬超兵鋒甚銳，急移曹洪去守郊縣，文聘去守登封，與馬超之兵，一個倚着少室山陰，一個倚着山陽，與張苞的兵，一個倚着箕山山陽，一個倚着箕山山陰，雙方深溝高壘，安下鹿角，掘下陷坑，互相提防。

張飛龐統，因司馬懿勁敵當前，也不前進，只遣遊兵蠶食近地各縣，派人招誘袁巾餘孽，在曹兵腹地擾亂，只因曹操坐鎮許昌，立時派兵撲滅，然而地方已很騷然不安，就在此時，果然應着司馬懿言語，孫權又起兵報仇了，原來呂蒙自敗回夏口，朝夕伺隙，以圖報復，聽得曹操派司馬懿拒敵關雲長，司馬懿令張郃去襲襄陽，呂蒙便要乘機起兵，徐感諫道，將軍，關羽張飛趙雲，皆一世之雄，龐統徐庶馬良，皆聰明之士，豈有不顧根本的道理，魏兵未見其得志也，呂蒙見徐感說得有理，只得按下雄心，靜聽魏兵消息，待張郃得手，火速進兵，若張郃失機，再圖良策。

不數日間，聽得馬超大敗張郃，魏兵片甲不留，呂蒙亦自吃驚，知道馬超到了襄陽，江東若犯荊州，馬超必然回救，師必無功，過了些時候，探子報道，馬超移兵武關，襲取宜陽，呂蒙大喜，正與徐感商量起兵，聽得吳侯命孫韶到來，言水軍都督魯肅身故，特命呂蒙爲水軍都督，建業上流水陸諸將，盡歸節制，火速興兵，去取荊州，呂蒙拜命已畢，與徐孫



一人計議道，荆州良將，僅一趙雲，我令朱桓領陸軍五千，明張旗幟，去取巴陵，趙雲必然去救，趙雲既受牽制，然後令蔣欽代興霸守江夏，由興霸領陸軍萬人，西沿漢水，出潛江，以攻荆州之東，某自率水軍二萬人，溯江而上，以攻荆州之南，彼若抽前敵之兵，回援根本，司馬懿必乘勢銳進以追之，是荆州首尾受困，我亦可以雪巴陵之恥矣，二將齊聲贊成，議決之後，水陸軍隊，同時出發。

巴陵方面，趙雲自從戰敗江東兵隊之後，派了許多細作，在下流一帶，探聽消息，吳兵未出，趙雲已經知道，火速令人報知劉琦馬良，移劉封軍隊，堅守潛江，令妻子馬雲驤領西涼兵五千，接應劉封，雲驤領命，帶兵去了。

趙雲召向寵計議道，江東兵三路進犯，當以何路爲重，向寵道，吳兵之出巴陵，不過虛張聲勢，欲以牽制將軍，呂蒙甘寧，皆江東良將，不可不防，雲道，潛江陸路，已有重兵，尙不足慮，呂蒙自領水師，來攻荆州，志在必得，我意彼以疑兵牽我，其備必虛，不如乘機盡起羊樓峒防軍，暗襲江夏，將軍能爲我統領水陸軍士，扼守洪湖十日，不使呂蒙兵過，則吾事濟矣。

向寵道，既主帥見委，寵不敢辭，但庸事權不專，不能令衆，雲喜道，公能負責，尙復何言，立召諸將入內，告知請向將軍代理十日，無論何人，不許違抗，諸將齊聲應允，荆州原有水軍三萬餘人，除去分防各地外，駐紮巴陵一帶約二萬餘人，兩岸陸軍九千餘人，悉歸向寵節制，趙雲自領輕騎數百，向羊樓峒出發，暗令太守伊籍，飛檄長沙太守，派兵萬人，順流東下，從巴陵上陸，逕赴江夏接防，伊籍得令，加緊派人前往。



趙雲到了羊樓洞，廖化胡班接着，雲令二人盡起防軍，向江夏方面出動，離江夏城二百餘里，只見前面旌旗招展，朱桓領兵前來，雲令二將各領千人，在山左右埋伏，自領三千人避入山內，讓朱桓過去，轉向江東兵後隊殺來，朱桓此番出兵，純係誘敵，緩緩前進，絕不料荊州兵趕過前頭，急忙揮兵回轉，趙雲將人馬迎頭截住，朱桓舞刀來戰，趙雲兩個戰了二十餘合，一聲喊起，左邊廖化，右邊胡班雙殺出來，朱桓心內一慌，趙雲奮起精神，一鎗將朱桓挑於馬下，江東兵士四散奔逃。

雲趙令軍士四面兜剿，齊聲叫道，降者免死，江東兵士走頭無路，個個跪地投降，趙雲令降兵將衣甲脫下，把自己兵士改裝三千餘人，降兵器械一律沒收，每人給旗一面，令胡班押着，待道兼程，向江夏南門殺來，次日下午，到了江夏城上守兵，見是自家兵士，放他進城，趙雲率領親軍，逕向太守衙門，找尋蔣欽。

蔣欽聞報，只道朱桓兵敗回來，領了從兵，出外彈壓，迎頭看見趙雲，原在江東見過，不由得大吃一驚，趙雲劈面一鎗刺來，蔣欽虛掩一刀，往左側便走，趙雲令廖化領兵驅逐城內江東兵士，胡班佔領城池，自己追趕，蔣欽沒命的逃出東門，跳下兵船，向夏口便走，趙雲吩咐軍士，將沿河兵船放火便燒，登時火光徹天，照得江面通紅，徐威正待派兵過江東來救，蔣欽早已來到，見過徐威，訴說一切，徐威頓足道，朱桓必全軍覆沒矣，趙雲膽略，豈不可及，明日當率兵渡江決戰，一面吩咐將士徹夜警備。

那邊趙雲得了江夏，將江東降兵，立時驅逐出城，一面清查府庫，一面安排守禦，令胡班專護城池，廖化防守陸路，雲自領兵防守江岸，那些降軍，渡過江來，報知徐威，反替趙



雲虛張多少聲勢，徐感素知趙雲老成持重，此番一戰便得江夏，勢力必厚，不可大意，彼已憑城拒守，即使渡江，亦無益處，只得嚴守夏口，靜待呂蒙消息。

趙雲候了數天，夏口並無一船過來，長沙新兵到陸續到了，雲大喜，令廖化領江夏太守，率領全軍，協同胡班，謹守城池，那江夏城自從徐威甘寧相繼接守，真個是城高垣峻，粟支十年，雲吩咐廖化小心謹慎，自領原來輕騎，星夜馳回巴陵，伊藉聽得捷音，舉手加額，道將軍真天人，也雲便問隔江軍事如何，伊藉道：向將軍將水師堵住洪湖口，陸兵沿岸相輔，迎擊江東水軍，兩三日來，大小十餘戰，兩邊死傷相當，我軍因係上流，頗占優勢，東吳既無陸軍，純恃水師仰功，故不能取勝，呂蒙昨令陳武水師船隻來攻巴陵，我軍據城陵磯，舍死拒敵，吳兵方才敗退，將軍既歸，江東不足慮矣。

趙雲聞向龍血戰，心中大喜，伊藉又道：長沙蔣太守，聞下游戰事，深恐兵力不敷，除由本郡先發萬人，進屯江夏外，更由零陵桂陽各郡，徵精壯二萬人，即日開拔來此，聲候調遣，趙雲喜道：公與蔣太守，真國家之柱石也，雲問巴陵水師現有多少，伊藉答道：約有三千餘人，雲令傳語水師將校，隨同某家，即行啓旋赴洪湖口助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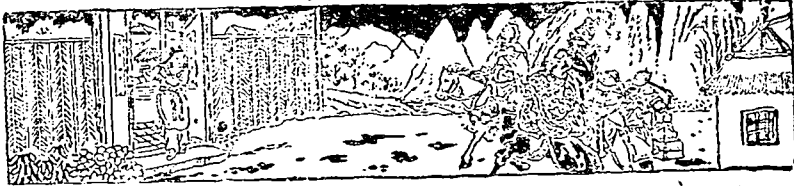
正在分派，長沙第二撥新兵五千人到了，統將是蔣宛族弟蔣琪，當下見過趙雲，伊藉雲令新軍即行開赴城陵磯，沿岸遍設旌旗，擂鼓助戰，蔣琪領命，帶隊即行，雲告伊藉：第三撥兵到，即開赴江夏，聽廖將軍節制，第四撥第五撥兵到，派赴巴陵，至江夏一帶，沿途扼要屯紮，分撥已定，自己別過伊藉，上了水師大船，船上扯着常山趙雲旂號，那些軍士，聽見本軍大將，奪取江夏回來，個個歡聲動地，奮勇向前。



江東方面，呂蒙因連日仰攻，爲向寵督率水陸兵抵死拒敵，不能取勝，心中憤懣，當日號令軍中，大小三軍，只准向前，不許退後，違令者斬。呂蒙左手執盾，右手持刀，身當前敵，躬冒矢石，殺近荆州船邊。江東兵見主將奮不顧身，個個禱船近前，爭先恐後。荆州水兵，也就冒死抗拒，岸上陸兵，各持炬火，向江東船上拋擲。正在那血肉橫飛的時候，忽聽得上流鼓角齊鳴，岸上旌旗蔽日，幾百號戰船，撥過柁，望江東水師直撞將來。荆州水陸兵，都看見本軍大將旗號，個個精神百倍，向寵一聲號令，吩咐水軍將船隻盡行開動，直衝過來。呂蒙看見趙雲來到，心中也吃了一驚。

荆州兵得了勢，露刃直進，殺人如麻。趙雲到了吳船附近，舉槍望呂蒙便刺。呂蒙將盾一擋，一來是趙雲力大，二來是船從上流下來，向前一壓，呂蒙站立不穩，跌倒船上。左右急忙救護，荆州兵齊聲喊道：呂蒙已經被殺，一唱百和。江東水軍氣爲之奪，潘璋陳武回船便走。呂蒙再起身來，欲來迎敵，船已倒退下來，兵士落水者數千餘人。呂蒙知不能取勝，吩咐退軍。自己領兵殿後，趙雲督兵水陸追殺。江東兵士一敗不能復振。趙雲吩咐向寵督陸兵還守要地，自己督水師窮追呂蒙，好似流星趕月，看看趕到夏口。雲令水師船隻分屯涓口金口，與江夏陸軍聯絡一氣，水師更番休息，預備進取夏口。

徐威自領兵船接應呂蒙，呂蒙上岸，入府坐定。徐威始將江夏失守情形告知。呂蒙長歎道：血戰經旬，不徒不能取荆州尺寸之土，反失江夏重鎮，有何面目，回見吳侯，便欲拔劍自刎。徐威奪劍道：趙雲既取江夏，必合襄陽之兵，順漢水東下，以取夏口，都督不謀急救夏口，乃欲自殺，豈不令天下豪傑恥笑。



呂蒙收劍問道，興霸兵勢如何，徐威道，聞在潛江爲劉封所扼，不能前進，蒙即喚潘璋領兵五千，前去接應，興霸不必再進，即守此地，以扼荊州兵沿漢水東下之路，呂蒙令查點各軍損失，失了七百餘號戰船，死傷兵士九千餘人，人不覺長道，十載菁華，一朝盡矣，徐威力加寬慰，令孫韶領自己所部戰船，巡緝江面，飛檄凌統，將鄧陽水師，交杜壘帶領萬人，前來夏口助防，一面補充卒伍，休養傷痍，與趙雲隔江相持。

潛江方面，經向龍飭人倍道飛報捷音，馬雲驍聞信大喜，喚劉封道，我兵兩路大捷，甘寧必走，賢姪可領兵徑劫其營，甘寧老將，決舍死迎敵，我自引兵接應，縱火燒之，敵必潰矣，劉封領令，真個領兵直闖甘寧營寨，甘寧正接水軍敗報，方欲全軍而退，只聽得營門外鼓角喧天，知道荊州兵闖營，便激厲軍士，開營出戰，兩馬相交，不到十合，劉封不是甘寧對手，待正敗走，只見西涼兵分兩翼用火煎火彈，向江東兵營亂射，馬雲驍一馬當先，大叫賢姪休慌，咱家來也。

劉封見救兵到了，奮勇力戰，雲驍縱馬上前，甘寧力戰二將，並無懼怯，只是西涼兵弓箭犀利，着火燒身，軍士那裏抵擋得住，望後一退，荊州兵乘勢壓上前去，江東兵步步退後，甘寧禁約不住，只得敗下陣來，荊州兵奮勇追趕，大獲全勝，追了數十餘里，幸虧潘璋領兵接應，方才紮住人馬，計點軍士，折傷四千餘人，甘寧仰天嘆道，某家結髮從戎，大小數十餘戰，未曾敗北，今乃爲一女子所敗，豈非大憾，潘璋道，西涼兵弓箭是其所長，加以火器，我兵自不能敵，非將軍之過也，兩個歎息不已，正是。

女子從戎，竟敗錦帆之賊，男兒何用，偏輸玉貌之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作者慕諸葛之遇，哀諸葛之計，惜諸葛之材，成諸葛之志，而評諸葛將略非其所長，許知言於陳壽以寫本書，故處處既明將略，如戰貴神速，守重後防，將必置謀，兵必樹應，出軍則如脫兔，得地則先撫民，旁邑必循，潰兵不納，必使內顧無虞，後防已固，然後再進以圖功，深兵襲險，埋伏出奇，不喜爲也，而又處處善寫諸葛，如隆中對，如出師表，皆無時無地，不詠嘆之，烘染之，寫去寫來，無非抱此異篇大文著筆，再三設色，以寫今文，老瞿比議遷都，已將隆中一對，出宛洛上將之師，寫得聲威大動矣，今乃轉筆而趨荆州，寫入東吳，無非爲寫趙雲，寫到趙雲，無非欲寫向寵，何以必寫向寵，則又無非更寫出師表也，於是先主生前，試用之於昔日，稱之曰能者，於本回及鋒而試，乃獲新發於矧矣，二十一回，始著寵之姓名，二十二回，略見寵之頭角，閑閑敘引，逐步入來，方閱一回，而洪湖十日之守，江東大敵之戰，一身重寄，材武驚儻，備寫向寵之果能，而試用二字，又自然顯露於筆底，謂非寫隆中對後，再一寫出師表，得乎，寫關公即寫隆中對，作者明言之，讀者自無不知，若寫向寵以寫出師表，則作者暗寫之，令人意會其間，使明諸葛將略雖非所長，而二大文章，實堪見志於千古，將略可更，而文章不可更，將略可不寫，而文章不可不寫，然則寫雲長，寫向寵，亦無非仍寫諸葛，以惜以哀，以羨以慕，深情婉戀，曲意迴環，安得謂非諸葛古今第一知己。

前寫趙雲截江，乃破呂蒙之計，今寫兩路攻荆，乃復東吳之仇，雖同一呂蒙行軍，非可以犯筆論，而視作一案兩翻之也，曷觀回目，此明以孫仲謀冠首書，即得之矣，蓋吳業好崇仇，興師犯蜀，爲一罪案，蒙設謀行詭，襲殺雲長，爲又一罪案，君臣同罪，而實有分，故非



前後各翻，爰書不定，卽未足大快於人心也。蒙善以白衣渡江，是以前回特破其計，餘勇殺敵，亦僅敗其舟師而止。陸路仍令全軍以返，因為觀筆，乃若虛攻，否則早盡殲之，安望半卒生還耶？權以順操命將，襲取荊州，背漢從賊爲志，變婚媾爲仇讎，致先主號亭撓敗，漢終以亡，其意甚大。今雲長已出荊囊，先主之仇何可不復，是以本回乃盡翻荊州之案，蓋至今日追論，已不止殺一弟之仇，宜並先主復之耳。如吳取荊州，此取江夏，吳以陸遜代，此以向寵代，吳慰撫荆兵，不殺一人，使失戰心，此驅逐吳兵出城，令張聲勢，亦使使戰心，吳縛沿台官軍，無人知覺，此殺在路吳軍，亦無人知覺，吳以降卒賺開城門，此亦以降甲賺入城門，吳降傅糜二將，此殺朱桓一人抵之，吳燒七百里連營，此失七百餘號戰船，當之，所爲翻案復仇之筆，不一而足，則知前回所寫，乃先雪關公之恥，罪及一人，而此回方大復先主之仇，罪在其主，於及全吳，因必使水陸同敗，同失重地焉，以一荊州並翻撓亭之案，孰又能謂不可分作兩回寫乎？

第二十五回 劉玄德正位漢中王 諸葛亮誓師長安道

且說趙子龍二路大捷，得了江夏，飛報南陽成都兩處，雲長喜極，手書崇獎，顧謂元直道，子龍夫婦，陷陣衝鋒，不亞猛起，又不意向寵小將，竟能血戰呂蒙，至四五日之久，俾子龍得以從容逕取江夏，還關洪湖，士元可謂知人矣，便自解建安皇帝所賜綠錦戰袍，送交子龍，轉賞向寵，向寵感激莫名，請子龍轉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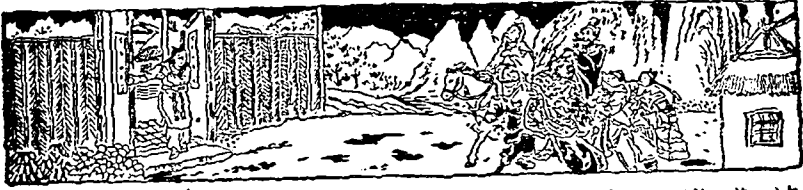
玄德在城都，才接得馬超大捷襄陽的消息，又接到趙雲血戰呂蒙奪還江夏的捷音，



那一喜非同小可，承制授馬超為伏波將軍，以繼祖業，授張飛為右將軍，趙雲為起將軍，魏延為盪寇將軍，李嚴為破虜將軍，王平為冠軍將軍，雲長領豫州牧，廖化為定南將軍，頒布捷音，分賚犒賞成都一帶，歡聲雷動。

那時法正由益州太守轉監大將軍府事，見前敵諸軍，累次得手，諸將名位日崇，雖用建安年號，於統率上頗形不便，擬與前敵軍官聯銜勸進，尊玄德為漢中王，以定中興之基，分頭致書荆豫雍梁牧伯將帥，徵求同意，諸將領對於孝直，夙所欽佩，此舉又係國家大事，前後復書，兩心一致，由孝直主辦，由雲長領銜，奏記大將軍幕府，書云。

驃騎將軍領豫州牧漢壽亭侯關羽，左將軍領雍州牧軍師中郎將諸葛亮，荊州牧劉琦，揚武將軍益州太守監大將軍府事法正，右將軍都督襄樊宛葉諸軍事張飛，襄陽太守領左軍師龐統，伏波將軍都督梁州諸軍事馬超，前將軍都督江漢諸軍事趙雲，後將軍都督河渭洛潼諸軍事黃忠，江陵太守領右軍師徐庶，盪寇將軍領平陽太守都督汾晉軍事魏延，破虜將軍領高平太守李嚴，征虜將軍護河曲詎軍事姜維，冠軍將軍領上黨太守王平，領雁門太守都督定襄馬邑離石諸軍事田疇，驍騎將軍護漢沔諸軍事領江夏太守向寵，龍額將軍領關中太守嚴顏，定遠將軍領金城太守韓遂，定西將軍領天水太守馬遵，平北將軍監河西五郡軍事馬岱，定南將軍領江夏太守廖化，行軍司馬領南鄭太守楊儀，益州治中從事領華陰太守楊洪，監荊州牧府事馬良，撫戎將軍領平陸太守張嶷，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事責權，安漢將軍領建寧太守李恢，征西將軍領扶風太守張翼，奮威將軍領廣武太守馬忠，安西將軍領長安太守諸葛均，領長史領軍將軍許



靖，輔漢將軍糜竺，太常賴恭，少府王謀，領長沙太守蔣琬，領桂陽太守馬謖，領南郡太守費禕，領巴陵太守伊籍，領鄆陽太守董允，文武將吏三百八十七人，諸奏記大將軍幕府，漢祚再衰，權奸竊位，卯金之運，忽焉中夷，海內皇皇，靡有定所，幕府藉宗藩之系，秉上哲之資，顛頭徐克之間，以從王事，六寓聞風，莫不響義，綿獻皇帝，迫臨兩觀之間，追惟祖宗付託之重，前遣內臣穆順，齎錫國璽，副以詔書，凡欲以拯漢祚之危亡，創中興之盛業，所以期幕府者至深且重，幕府感宗社之阽危，奮鷹揚之姿，簡荆益之衆，乘深東下，載蒞北征，欲以桓文之節制，翊平壤之艱難，賊臣曹操，比迹莽卓，迫於篡弒，推刃君親，孝獻皇帝奄棄羣臣，凡有血氣之倫，莫不引為深憾者也，幕府秉春秋之義，闡禮經之旨，為孝獻皇帝發喪，仍遵建安年號，宣昭大義，誓師討賊，數年以來，承幕府威靈，將士效命，得以西定雍梁，北平代趙，東收江夏，南靜蠻夷，陳師鞠旅，萃攻河洛，中原之定，不俟蒼龜，曹操屢敗，假息人間，當無多日，是幕府既有以慰孝獻皇帝在天之靈矣，當思所以鑿海內人民之望也，羽等聞君子經綸，渙汗大號，寧為尊富所移，亦不過示天下以正則耳，今諸軍將吏，多相等夷，君位久虛，徒記日月，甚非所以收拾人心，統一軍府之善策也，昔高祖肇基，始封南鄭，光武發迹，爰以蕭王，此皆人事之必然，天命之初相也，今我軍首義，即得漢中，征馬所至，已及河北，羽等擬上幕府正位漢中王，以定天下人心，名雖限於一隅，聲將馳乎萬里，俟孫曹剿絕，字內平定，然後復鄆南之感典，宅長安之故都，太宰告廟，不亦可也，願幕府審幾度勢，俯順輿情，繼二祖之宏規，成萬世之大統，則漢室幸甚，諸奏記以聞。

玄德覽書，沉吟不決，還顧法正道，孤方以大義誅曹操，而使僭大位，何以示天下，法正



道；孝獻皇帝詔書猶在，主公理當遵依；今但稱王，有原有本，何僭之有，前敵軍將，忘身血戰，皆有攀龍附鳳之心，非區區之建安年號所可驅使也；主公久在軍中，寧不知此；且大位既正，從逆者皆可以啓其悔罪之誠，而生其自拔之念，正誠知主公不忍負孝獻皇帝，但孝獻皇帝之所以命主公，與主公之所以報孝獻皇帝者，固在彼不在此也；卽孝獻皇帝尚在人間，主公僅止稱漢中王，他日恢復中原，重興漢業，本居臣列，何有嫌疑，正等之上請者，欲以收拾人心，便利軍事耳，願主公勿疑，玄德道孝直之言，洞中情勢，孤雖不欲，衆意難違，卽以便宜行之可也。

法正見玄德應允，出府與許靖諸人商議，以軍事方殷，國仇未復，但存儀注，無事鋪張，擇了吉日，就成都帥府，自奉孝獻皇帝靈書，大將軍率文武將吏朝謁如儀，退就臣列，北面受賀，文武官吏，各就本階進一級，用兵地方，民人免納今年田賦，雍梁荆益并五州罪囚，除大逆不赦，餘罪悉免錄，以沛德音，立吳懿女爲漢中王妃，立子爲禪世子，置漢中王官屬，如漢時諸王制，玄德受賀已畢，召法正入府，令作書慰勞將吏，書略云。

漢中王備，敬問雍梁荆益并諸州將吏，孤以帝室支裔，謬承先帝付托之重，深用祗懼，甚慮不足以慰列祖列宗在天之靈，而無以答我孝獻皇帝討賊復仇之末命也，出師以來，諸將帥克奮厥威，符方叔一月三捷之言，以大獄於曹氏，方深念將吏征役勞苦，民人供億繁擾，中夜振衣，未知所悉，諸將吏乃欲先正名義，以主始基，謀國之忠，忘臣况瘁，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不有王臣，誰與守土，孤頻年顛沛，賴將吏之力，奄有四州，夙夜孜孜，不敢自巳，惟懼上不足以對越先帝，下不足酬將吏之厚望。



也，今成將吏之意，晉履高位，德之不稱，甚可愛也，諸宜將吏慎思所以弭亂之方，俾兆人之福，以昨漢業於重光，豈惟孤一人之榮，高祖世祖亦與有光焉，諸將吏其恤民疾苦，宣布德意，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手書到了各地，各地將吏紛紛遣使入賀，玄德以關中并州守備粗足，頓兵潼關，終非長策，令孔明長子駙馬諸葛瞻，齎手令赴長安，請孔明相機出兵，以定大局，當令雲長互相策應，諸葛瞻奉命，出了成都，過了漢中，來到長安，恰好孔明領着諸將，在長安舉行漢中王卽位慶賀典禮，諸葛瞻傳過手令，參見父親叔父，那諸葛瞻年才十六，粉面朱唇，幼承母教，兼資文武，并擅技巧，此番奉令來到長安，便自隨營效力。

當下孔明接過漢中王手令，隨召集諸將道：自我軍西收關輔，北定并州以來，頓兵潼關上黨，將近一載，徒以內力未充，外兵未集，恐有蹉跌，致墮全功，今主公既晉位親藩，漢家宗器，已有所主，子龍既南發零桂長沙之兵，仲華又西收河西四郡之卒，是以東收江夏，北取宜陽，我兵之勢，遠勝曹兵，曹兵前阻關鄉，據崤函之固，挾新安瀉池之險，以拒我軍，我軍因初起之銳，利於速戰，轉戰之卒，不利攻堅，是以但保堅城，嚴防後路，內息民力，外養兵威，一年以來，梁益之卒，皆得休息，雍并之士，訓練有方，我上黨之兵，可以南向沁陽，宜陽之卒，可以北攻洛陽，曹兵所憑之險，已失其五之三，即無主公手令，猶須進兵，况重以主公之令旨乎，我操全勝之勢，敵有坐敗之幾，衆將士須努力同心，共彰天討，敢有不恪恭乃事者，定依軍法從事，決不姑寬，衆將齊聲答應。

孔明令從事費詩，齎着手定方略，前赴平陽，見了魏延，以魏延爲左翼主將，李嚴姜維



副之，李嚴領前軍，魏延領中軍，姜維領後軍，令馬忠廖立各領兵三千爲左右救應，都馬步全軍二萬七千人，由垣曲渡河，倚邙山自固，進攻澗池，并州防務，歸王平田疇劉延張嶷張翼分任，再令諸葛瞻同着馬成資着方略，前赴宜陽，見了馬超，以馬超爲右翼主將，馬岱關索副之，馬岱領前軍，馬超領中軍，關索領後軍，令諸葛瞻馬成各領三千爲左右救應，督馬步全軍三萬人，由龍門進攻洛陽，以西涼新來將校馬龍守宜陽，馬驥守盧氏，移南鄭守將傅食進屯武關，以通前軍聲勢。

兩路使者分頭去後，孔明自領長安新兵一萬二千人，前駐潼關之西涼萬人，并州突騎八千人，合前駐潼關川兵一萬五千人，以八千人命楊洪守潼關，以黃忠爲前部先鋒，領騎兵八千，步兵一萬，馬步偏裨將校二十餘員，自長安出發，諸葛均率領文武僚屬，送出離城十里，孔明吩咐嚴守屬地，諸葛均領命自回長安，孔明到了潼關，即令黃忠出關下寨，一面使人飛報雲長，請其互相策應。

雲長在南陽接到孔明書信，又奉到漢中王令旨，即差人至前敵，請龐士元與徐元直三人會商進兵辦法，雲長道：「主公俯順輿情，進號藩服，我等自當努力進行，共襄大業，今孔明已三路共出，我兵亦宜乘機協應，俾曹兵四面受敵，然後方能操必勝之權。」二位軍師請各出奇計，以利戎機，龐統道：「今司馬懿督兵拒守，我軍自不宜冒險前攻，徒傷士卒，孟起奉令出攻洛陽，可令龐豐領兵三千代張苞守伊陽，龐豫領兵五千守舞陽，令關興率所部全軍，合張苞所部全軍，進攻登封，令黃武崔頎領兵一萬，去攻郊縣，統與翼德虛張聲勢，去攻葉縣，曹兵必顧此失彼，孟起既得臂助，自可一意逕行，司馬師兄弟自不足



以敵孟起也，雲長大喜，即令諸將依計進行，士元自回方城，正是。

郝鄴千年，會應遷都之兆，隆中一對，真成得志之時，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異史氏曰：全書中與演義同一回目者，只此劉玄德進位漢中王八字耳，然從其下半目兩比觀之，一為雲長攻取襄陽郡，則前評一切得失，與作者大書筆意，已不待再言而自見，此時半壁中原，指揮若定，操只餘釜底游魂，權亦成江中殘寇，燕雲易復，江漢新收，將士勤勞，暴骨於外，建安璽綬，遺命在天，是實如奏記所云：徒記日月，非所以繫海內臣民之望，而有不得不正位漢中之勢者也。羣下推戴，僅猶擬進於王，比迹光武而止，則千秋萬世，曷能執筆而讚之，故非備不可王，王有時耳，以同一回目，而時之前後不同，其善惡是非之判，殊若天淵，則同一進位漢中王，只顛倒其時，而翻案之文，無庸他誇筆墨，勸善規過，即此已足，誠妙筆也。

諸葛早可提師，直出關中，而紆回曲折，再四頓兵，將各方援應起伏，分防設守，順逆向背，一一從八面寫來，至是以爲無可再寫，可觀鐵馬金戈，戰鼓雷鳴之文字也，乃細吹細打，一派笙簫鼓樂笛管嗷嘈之音，忽焉悅耳而作，則又山川瀟灑，令人先覩朝儀，既見玄德進位爲王矣，更復鉦笳奏地，鑼鼓吹雲而起，則又性血旌旂，再令聞歌敵愾，忙中閑筆，寫之不盡，叫人急殺，亦叫人喜殺，叫人樂殺，又叫人悲殺，此種變幻手筆，此等文章家數，甚不易爲，甚不易學，然而非虛寫也，不有正位，則大張撻伐，無以振堂堂之鼓，不有誓師，則教之戰陣，無以揚正正之旂，是謂有筆，人所能知，而不能寫者也，若夫假誓師之行軍命將，所以識此後備配之人物，假奏記之紀官書銜，所以釐以前規復之地方，既舉出關



前後，段落劃明，從將建攻次第，線索理清，於是眉目為新，頭腦皆醒，是謂有墨，則又人所
能讀，而不能知者也。吾以是知此回文章，蓋為作者總結古人前文，再行自起下文之筆
墨，徒以翻案視之，抑又不為能讀者耳。

孔明出關，兵分三路，魏延為左翼，李嚴姜維副之，馬忠廖立為救應，此由山西進攻之
一路也。馬超為右翼，馬岱關索副之，諸葛瞻馬成為救應，此由河南進攻之一路也。自領
中軍出潼關，黃忠為先鋒，諸葛均留守關中，此由秦州進攻之一路也。至關公早出襄樊
之兵，則以關興張苞合攻登封，黃武崔順合攻郊鄆，張飛龐統由正面進攻葉縣，亦三路
也。雲長駐守南陽，子龍向籠備敵東吳，劉琦馬良會守荊州，南方合圍，兵分六路，匹於六
出，大舉攻曹，讀者須將形勢記清。

第二十六回 老黃忠奮威敗徐晃 勇姜維設計賺曹真

却說孔明分兵三路，令魏延攻灑池，馬超攻洛陽，自己督黃忠出潼關來攻關鄉，南陽
方面，關雲長為協助孔明起見，併張苞關興之兵，進攻登封，令黃武崔順去攻郊鄆，張飛
督兵進攻葉縣，六路人馬，聲勢浩大，同時出發，消息到了許昌，曹操知道玄德進位漢中
王，必有一番舉動，令曹真領兵二萬，緊守灑池，其餘各地，添兵戍守，前敵將士，盡歸司馬
懿節制，司馬懿飛檄各軍加緊防守，非奉將令，不許出戰。

那時節，却是徐晃守關鄉，鍾會鄧艾兩將領兵萬人，據嶺函要地，南防馬超，北應徐晃，
當下徐晃聽見孔明大兵出了潼關，來攻關鄉，急召副將郭淮毛玠涼茂國淵商議，徐晃



道，衆位將軍，諸葛亮得了長安，經年不出，北收趙代，西取宜陽，以成包舉河洛之勢，今彼內地形勢穩固，三方合圍之勢已成，故而自己督兵前來，攻我關鄉，其兵決非一路，不令馬超越嶠山以夾擊我軍，即決令魏延渡瀘池以襲我後，似此看來，關鄉已成孤注，司馬都督但嚴令不許出戰，不知漢兵銳進，我如不出，彼若以一軍牽制我守城之兵，一軍越關鄉而塞函谷，彼兵勢大，得尺則尺，若於弘農河築壘，以阻函谷之援兵，是關鄉陷於絕地矣，衆位將軍有何良策。

毛玠道：將軍之論，洞悉敵情，從前諸葛亮之兵，所以不出潼關一步者，因潼關以外，無立足之地也，孤軍涉險，彼所不爲，今河外已爲彼得，沿河數百里，防不勝防，馬超又襲據宜陽盧氏，以拊嶠山之背，關鄉孤立二敵之中，彼軍今由潼關出攻我軍，我軍已三面受敵，若令彼兵得於弘農河築壘，是關鄉已處於四絕之地，糧糈援絕，不敗何待，爲今之計，一面派人赴華縣，將詳細情形稟知都督，速派重兵來援，一面令人知會曹子丹，嚴防河西川軍偷渡，一面令鍾鄧二將軍，據險以拒馬超，不令其越嶠山，以寬我南面之防，然後可以嚴守城池，不與彼戰，彼若越城築壘，將軍自領精銳，中斷其軍而橫擊之，彼進無所據，非退不行，是我又可以寬東面之防，兩面應敵，待援而戰，庶幾可保此城，不然，關鄉一失，新安必危，彼出函谷以立盪三川，虎兇出柙，其誰能制，徐晃道：將軍之計甚是，立刻分頭差人去訖，自己督兵守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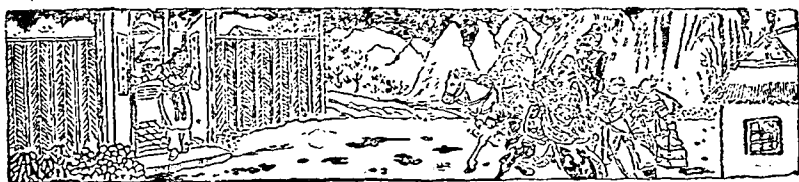
黃忠領兵到了城下，且不攻打，四週巡視一番，回到大營，見了孔明，言魏兵守禦，非凡堅固，若加攻擊，必受損傷，求元帥設一萬全之策，孔明道：老將軍之言，甚有見識，但此次



出兵，非與曹兵血戰數場，必無倖勝之理，我料鍾鄧嚴防，孟起偷越嶓山，決不敢輕棄防地，前來攻擊我軍，闔鄉前有弘農河，我若將兵築壘其間，以截函谷援軍，則闔鄉成釜中之魚矣。徐晃老於兵事，必出兵以撓我築壘之師，非老將軍不足以敵之，那位將軍願去弘農河築壘，鄭綽應聲願往。

孔明對鄭綽道：「鄭將軍可同西涼二將，領兵萬人，前往弘農河，憑河築壘，城中出兵，自有黃老將軍抵禦，壘成之後，可急派人渡河，請伯恭領兵五千，渡河助攻闔鄉北面，鄭將軍專防新安援兵，西涼二將專防城中之兵，闔鄉三面被圍，徐晃雖勇，亦徒然矣。」鄭綽領兵同二將越城而去，孔明令黃忠領兵五千，專迎擊闔鄉出城之兵，令馮習張南各領弓弩手二千，埋伏嶓山，專迎來援徐晃之兵，孔明自督大軍，俟黃忠敗了徐晃之後，四面合圍闔鄉。

那闔鄉城中的徐晃，見孔明真不出其所料，派兵來弘農河築壘，吩咐部將緊守城池，自領精兵五千出城迎擊，轉過城頭，只見一員大將，迎頭攔住，不是別人，正是那老將軍黃忠。徐晃當初失守潼關，深恨黃忠入骨，奮勇上前，兩個戰上了五六十合，黃忠見不能取勝，心生一計，虛晃一刀，回馬便走，徐晃縱馬趕來，城上毛玠見黃忠刀法未亂，必係詐取無疑，即令郭淮出城接應，自己在城上鳴金收軍，徐晃猛省，方欲回馬，黃忠早將刀放在鞍上，左手拈弓，右手搭箭，望徐晃咽喉一箭射來，徐晃將頭一偏，正中在左肩，身子一晃，幾乎跌下馬來，黃忠揮刀縱馬追來，徐晃回城便走，城上亂箭紛紛射來，黃忠勒住馬頭，揮兵將城遠遠圍定。



鄭綽引兵到了弘農河，加工興築，一面使人告知張翼，張翼前因闕鄉駐有重兵，不敢渡河，如今知道闕鄉被圍，馬上奉令，提兵渡河，會見鄭綽。

黃忠將闕鄉團圍住，孔明同着黃忠巡視圍城一週，回到大營，喚黃忠道：「老將軍，徐晃受傷，城中軍心必甚危懼，彼防我軍黑夜攻城，我軍宜將計就計，到了三更，四城鼓角齊鳴，撥彼終夜，白日更不作聲，彼必嚴於防夜而不防日，三日之後，彼兵已困，我以日時乘勢攻之，當得闕鄉矣。」黃忠道：「元帥明見，末將當與諸將陷陣先登也。」

那徐晃受傷，敗進城中，折了二千餘人，正在休息，到了三更時分，忽聽得城外四面鼓角齊鳴，驚天動地，徐晃裏劍上城，督率兵士，將滾木擂石，往下拋擲，撥攘終夜，城中惶惑，一連三夜，魏兵鬧得司空見慣，不足為奇，到了天明，雙方休息，忽然漢兵營中，輜車上面，一面紅旗，向空招展，城下漢兵，頃刻紛集，土囊沙袋，堆積成山，雲梯衝車，盡行趕至，黃忠張翼所選的死士，便蟻附登城，城上曹兵，猝不及防，憑兵死拒，短兵肉薄，徐晃聞警，吩咐眾將迎敵各城漢兵，自己來敵黃忠，兩個在城壕口短兵相接。

張翼從北城殺上，正迎着國淵，涼茂，張翼冒着矢石，縱步上前，一刀砍折了涼茂右臂，涼茂負痛便走，張翼趕上前去，再復一刀，結果性命，國淵回頭溜下城去，張翼奮勇追趕，全軍畢登，砍開城門，放進城外漢兵，張翼自己提刀，前來接應黃忠，黃忠正與徐晃鏖城血戰，雙方死傷，不計其數，正在難解難分，張翼督率軍士，在徐晃後軍喊殺進來，徐晃部軍，因主將不肯退後，故而死戰，後軍一亂，却再也阻擋不住，紛紛四散，徐晃見不是頭，棄了黃忠，遠城便走，黃忠那裏肯舍，將後追趕。



那郭淮毛玠變戰鄭綽，一見城內火起，心中慌亂，拋下鄭綽，下城就走，正迎着國淵徐晃，帶領殘軍，四人殺後一條血路，因弘農河漢兵盡數攻城，他們才得亂流而渡，過了弘農河，餘兵不過三五千人，溺死河中者，又將近千人，退守函谷，飛報都督求援。

那駐守嶓山的鍾會鄧艾，聽見關鄉被圍，兩個商議，鍾會據險以阻馬超，鄧艾分兵來救徐晃，剛剛出了山口，馮習張南兩路伏兵，萬弩齊發，鄧艾只得揮兵退回，一連兩次，出不得來，鄧艾心生一計，令軍士五百餘人，乘夜從山側蛇行出山，到了深林，即將旗幟豎起，以疑漢兵，那馮習張南，猛見深林中忽現曹兵旗幟，吃了一驚，鄧艾却領兵從山中奮勇殺出，馮習張南抵敵不住，往後便退，鄧艾乘勢追趕，遠見關鄉城上，盡是漢兵旗號，知道不妙，揮兵回走，却見後面鄭綽張翼兩路兵追來，前頭馮習張南領兵阻住。

鄧艾激厲將士道：「我兵後路已斷，若不能與鍾將軍合兵，我輩皆死無葬身之地矣。」眾將士齊聲道：「願與將軍同死。」鄧艾縱馬上前，揮兵直入，馮習張南雙戰不住，鄧艾踹破軍圍，眾軍乘勢吶喊，進了山口，阻住漢兵，漢兵反到折傷了好些人馬，鄧艾一面據住山口，一面速報鍾會，鍾會聞知關鄉已失，歸路已斷，兩個虛設旌旗，却領著部兵，沿嶓山山麓，一步一步退入洛陽去了。

孔明得了關鄉，計點士卒，拆傷了三千餘人，記了張翼首功，馮習張南向前請罪，孔明道：「窮寇勿追，歸師勿遏。」鄧艾魏之良將，二將故非其敵也，即免其罪，令鄭綽督兵搜捕嶓山餘卒，不見一人，僅有旗幟，回報孔明，孔明道：「關鄉一失，彼歸路已斷，必棄防而走矣。」令馮習領兵三千，代張翼防河曲，令張翼隨軍東進，令張南守關鄉，黃忠督諸軍向函谷進。



發不提。

且說魏延在平陽奉了孔明將令，渡黃河去攻涇池，當下同李嚴諸將商議道：「曹兵防河，異常嚴密，延與諸君奉命渡河，諸君有何良策？」姜維道：「末將有一計在此。」曹兵防我渡河，已非一日，可令平陸防軍，虛作渡河之勢，以惑曹兵耳目。末將與眾位將軍分領五軍，於黑夜同時渡河，令曹兵顧此失彼，防不勝防。將軍以為如何？」魏延、李嚴、齊聲道好。立時依計行事。曹真果立時派兵防守平陸對岸，冷不防魏延、姜維諸人乘夜渡河，曹兵一時憑河敵住魏延、姜維，那李嚴、馬忠、廖立早已紛紛近岸。

那李嚴首先上岸，見兵士才上得四五百人，岸上曹兵大至，忙回顧眾軍道：「奮勇上前，後顧者斬，自己當先擋住曹兵，後面軍士陸續登岸。」馬忠、廖立也上來了，三路人馬，不顧生死，殺入曹營。曹兵紛紛退後。魏延、姜維乘勢上岸，五將並馬當先，漢兵無不以一當十。曹兵大敗，退還涇池城守。魏延依着孔明將令，靠着邛山，前臨涇水，安下五個營寨。自當前敵，姜維守第二寨，李嚴守第三寨，馬忠守第四寨，廖立守第五寨。令張疑接濟糧草，於垣曲搭起浮橋一座，令馬忠專一防守浮橋，以濟軍食。

那城裏曹真，收集敗兵，登城守禦。火速遣人至許昌告急。曹操在許昌，剛接到徐晃失守關鄉消息，又來了曹真報告魏延兵紮邛山的警報，不由得手忙脚亂，飛檄司馬懿派許褚領兵一萬去守涇池，移合肥大將張遼統兵迎敵。張飛、移司馬懿督兵迎敵。諸葛亮，令白馬王曹彰替曹彰守晉城，移曹彰領鐵騎八千駐紮滎陽，策應各路。三路使者，分頭去款。



合肥張遼接到聖旨，便將防地交與李典，知道東吳新好，無須重兵，就合肥地面，抽調防軍一萬，回到許昌，見過曹操，來駐葉縣，司馬懿交代過了，自領青州兵三萬，前赴洛陽，派許褚赴滎池，司馬昭去靈寶，兩處協防，駐晉城的曹彰，領得父王手詔，將防地交委兄弟，自領鐵騎八千，晝夜兼程，到了滎陽，將人馬扎住，自來許昌，見過父王，操撥兗州兵兩萬，歸曹彰管領，駐紮滎陽，接應諸將，以厚兵力，魏兵聲勢，爲之一振，正是。

劫運初開，再演昆陽之戰，善兵不用，終成垓下之亡，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異史氏曰：諸葛三合面圍，復越弘農河築壘，以塞函谷，使失所倚之險，是已四面合圍，圍鄉直成絕地，誰有徐晃，亦屬何用，奈何而不失守乎，幸而弘農河兵，亦往攻城，使得亂流以渡，而獲退守函谷，不其殆矣，或謂文可隨心自造，則城頭一戰，何不盡殲四將，一舉死之，俾操多喪一人，即少一助，中原庶幾早定，而僅死一涼茂，何也不知徐晃，魏之名將，觀於演義襄樊之役，華夏震驚，而晃獨能力拒危城，到底不懈，則與張遼原堪匹敵，非如典章許褚，一翼之天，可一反手間而死者，今出師迎刃，破之如竹，已嫌其迅，豈有郭淮輩爲副，益以困獸之鬥，是豈不易盡殲者也，若然，必貽笑於方家，論三國人材，雖子尺童子，能指此疵，至論軍事學理，又皆不得遽死於此，蓋雖四面合圍，而必寬其一面，以走死敵，重在得地，何得急之，則本無死道，所謂爭城之戰是也，安可死歟，雖記張翼首功，此係諸葛行賞之道，非諸葛兵法之志也。

大兵出關，首寫諸葛一路，即轉筆以寫魏延，重左翼也，而寫魏延，即以寫姜維，所以明繼亮伐魏者惟維，九伐之功不可沒耳，諸葛未與司馬交鋒以前，既破三城，走夏侯惇，所



與敵者爲曹眞，而破眞嘗多得維之助，故今仍於破後，寫維能繼亮，亦卽以寫敵姜維者爲曹眞，而維會欲賺眞未成，則特寫計賺曹眞以申其志，此書等於孔明二出祁山之筆，卽因以翻二出祁山之案書也。曹眞敗，而司馬之兵始移敵諸葛，足見層次分明，固猶暗承演義之脈，而欲諸葛伐魏未完之壯志，無地不伸耳，於是大軍二路皆捷矣。

第二十七回 諸葛瞻越險奪龐門 司馬昭藏兵匿少室

且說馬超在宜陽接到諸葛孔明將令，吩咐大開中門，迎接諸葛瞻關索馬成三將，一來因諸葛瞻是孔明的長子，漢中王的女婿，二來因關索是雲長君侯的次子，兩個此番奉令撥歸馬超的調遣，都因雲長孔明重視馬超，知道馬超兵強將勇，故差兩人來此見識見識，關索諸葛瞻，早已知道馬孟起的威名，兩位老人家的用意，進得內堂，都以子姪禮向前拜見馬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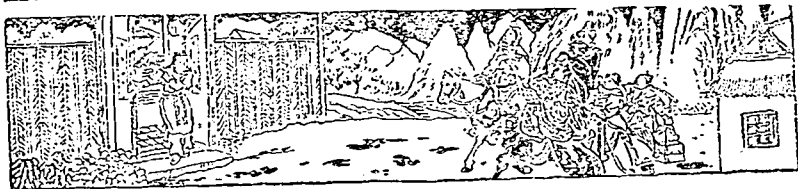
從來年輕的人，見人家拿着他用長轡看待，自己非凡高興，這是先天遺傳下來的缺德，什麼英雄豪傑都不能免的，馬超見二人拜倒，連忙扶起，樣後馬成上前參見，馬超先問了元帥的安，再問關索、雲長君侯近有來信否，二將敬謹答應，又見過馬岱，馬超吩咐擺酒，替三人洗塵，三人稱謝，飲酒中間，馬超便把龍門少室如何險峻，此處山地，不利騎兵，司馬師守住洛陽，前經分兵，把守各要隘，近因司馬懿自來洛陽督師，令峭山逃回之鍾會鄧艾，領兵二萬，沿洛水節節設防，洛陽曹兵將近十萬，元帥明見萬里，知道正面不易進攻，故而要我從龍門少室背面進攻，自是洞悉敵情，然龍門險峻，此路正不易出。



諸葛瞻起身道，主帥言龍門山險峻萬分，小姪願領部兵，前去打探，如可以進兵，小姪就進，如不可進兵，小姪火速收軍回來。馬超道：賢姪少年勇敢，我所深喜，但是曹兵勢大，前敵將士均是精兵，山險交鋒，兩均不利，彼既嚴守，必不疎防。賢姪如欲出兵，可領兵出洛陽正面，既易聲援，於戰事較有把握。諸葛瞻道：元帥令主帥兵出龍門，自不能以小姪一人之故，改易方略。小姪決去，請主帥命令。馬超道：既賢姪決意前去，可小心謹慎，步步營，我自派兵，前來接應。諸葛瞻應允，馬超撥了防守龍門附近守軍三千，又嚮導二名，交諸葛瞻帶領前去。諸葛瞻領命，隨即出城。

馬超喚馬岱道：諸葛駙馬，年少氣盛，新入軍中，不知艱苦，龍門險要，不利行兵，若有疎虞，不徒對不起元帥，並且損我軍威。賢弟與關小將軍，各領步兵三千，前去接應，隨處留心，不得大意。我自領兵前來接應你二人。馬岱關索，領兵自去。馬超隨令馬龍領兵八千，守住宜陽，馬成領兵三千，倚着宜陽城，沿着洛水下寨，與宜陽犄角，防曹兵渡河攻城。馬超自領馬步六千人，向潁陽鎮進發，接應馬岱關索。

那諸葛瞻領三千兵士，兩個嚮導，到了潁陽鎮，將兵札住，問起本鎮鄉民，知道守龍門山的是曹兵大將王凌文欽，山前山後，要害地方，都有曹兵把守。諸葛瞻聽了，記在心中，回得營來，喚過嚮導，問道：由鎮上到龍門山，約有多少路程？嚮導答道：不過十餘里。諸葛瞻道：由後山通過前山，約有幾條道路？嚮指答道：龍門幽邃，山路四出，從小沙河沿溪而上，繞過龍門寺，出前山，便是大道。小道都是斜坡深澗，小人們雖然走過一二次，都記不清了。諸葛瞻正自沉吟，猛然間想起一計，吩咐部兵暫行駐紮，自己提鎗上馬，帶了一二



十名馬隊，前往龍門巡哨，來到山前，只見山勢蜿蜒，奇峯四起，道路錯雜，溪澗水湲，諸葛瞻駐馬觀看，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入山。

那後山共有三四千魏兵，都是王凌所屬，當時聽見有漢兵前來窺探，即令牙將王雲領兵三百人下山來，務將敵人擒獲，不許放走一個，王雲拍馬下山，諸葛瞻揮軍便走，王雲欺負諸葛瞻人少，那裏肯舍，緊緊追趕，諸葛瞻取弓箭在手，覷個破綻，一箭將王雲射個正着，頭重腳輕，翻下馬來，諸葛瞻縱馬上前，喝令衆軍綁上，後面軍隊趕來，諸葛瞻揮動手中槍，連刺十餘人，後面的便不敢上前，諸葛瞻教將被傷曹兵，盡數綁回，自己騎馬在後，慢慢壓着，解回大營。

諸葛瞻到了營中，吩咐將王雲細綁鬆了，取出金鎗藥，親自將他敷上，又令取酒與他壓驚，王雲一個武夫，只憑意氣用事，便道：小將軍拿住末將，不殺也就是了，爲何這樣款待，諸葛瞻道：我見將軍是個英雄，不忍傷害，故而如此，自來心粗的人，只要人家恭維他，是英雄好漢，就叫他拿心肝五臟給人家下酒，他也願意，當下王雲被諸葛瞻這一恭維，可就忘其所以了，諸葛瞻叫將擒來曹兵，盡數釋放，賜與酒食。

諸葛瞻對王雲道：我看將軍相貌堂堂，何必從賊，不如投降我軍，將來不失封侯之位，左右偏將告訴王雲道：小將軍乃是漢中王的駙馬，諸葛元帥的令郎，王雲下拜道：末將情願棄暗投明，望求公子收納，諸葛瞻扶起道：將軍如肯歸降，漢室之幸也，但我奉馬將軍將令，來取龍門山，不知將軍有何妙策，王雲道：山後兩條小路，一條是末將把守，末將情願引導前行，以作進身之功，諸葛瞻道：山後兵士多少，山前又是何人把守，王雲道：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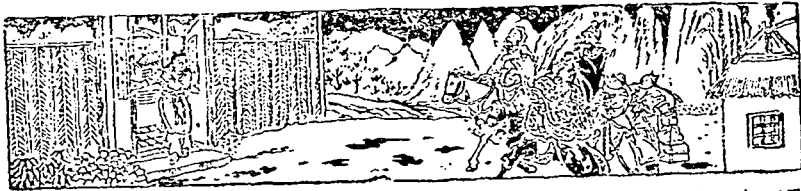


後約有三千餘人，山前係文欽把守，約有五千餘人，文欽次子文鴛，甚有膂力，若得了後山，設法拿住文鴛，則文欽自伏矣。

諸葛瞻聽了，心中歡喜，自己寫下書信，叫人專送大營，請俟山內火起，派兵接應，到了夜分，叫王雲帶了原兵，當先引路，自己領兵隨後，到了出口，守山魏兵，見是王雲，放了上來，王雲上了山口，諸葛瞻人馬陸續上來，守兵莫知所以，漢兵乘勢把住山口，王雲諸葛瞻乘着星光，從山後小路一步一步，接上山去，到了大寨，天快亮了，諸葛瞻吩咐軍士，就營旁放起火來，自己挺槍奮勇當先，殺入魏營，王凌從睡夢中驚醒，從寨後匍匐溜出，越過前山，登時寨中火光燭天，漢兵無不以一當百。

外面馬岱關索兩支人馬，因接着諸葛瞻書信，惟恐有失，火速催軍，前來山下，山口漢兵，把旗一招，二將督兵直上，只聽見前面殺聲大起，原來王凌逃到前山，文欽同著文鴛趕即來救，迎頭碰見王雲諸葛瞻，趕王凌，文欽便接住諸葛瞻，文凌接住王雲，戰不到十合，文鴛一槍將王雲挑下山澗中去了，父子雙戰諸葛瞻，正在危急，馬岱大叫道，小將軍休慌，某家來了，揮刀上前，接住文鴛，關索催動後軍，乘勢追殺魏兵，見馬岱戰文鴛不下，迎上前去，雙戰文鴛，諸葛瞻一槍，將文欽左臂刺傷，文欽向後便走，諸葛瞻便來助攻文鴛。

那文鴛雖然猛勇，見父親受傷，槍法慌亂，虛掩一鎗，望前山敗走，馬岱指揮兵將，向前追趕，乘勢占住了前山大營，不料山下鼓角齊鳴，曹兵來了一枝救兵，原來司馬懿聞聽馬超來攻龍門，惟恐守兵單弱，急調司馬昭前來，待到來時，已經失守，司馬昭將敗兵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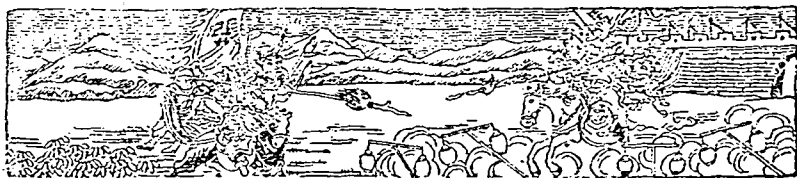


過，就在山下安營，王凌文欽來營請罪，司馬昭怒道：龍門天險，屏蔽洛陽，二將身領重兵，竟將要地喪失，尚何面目歸見魏王？吩咐武士將他二人綁了，解赴洛陽，聽都督辦理，以申軍法。二人俯首無辭，繩穿索綁，即時押赴洛陽。

當下有人報知文鴛，那文鴛性如烈火，大怒道：王凌失了後山，我父救援，身受重傷，今十分皂白，一律治罪，似此昏亂，不如他適一聲號令，全營盡變，追上前頭，打開囚車，救出二人，竟上龍門投降漢軍，司馬昭大怒，領兵前來追趕，文鴛力戰斷後，追兵紛紛落馬，山上馬岱諸人，看得清清楚楚，叫降兵紮住半山，馬岱領兵下山，接應文鴛，司馬昭見有接應，疾忙收兵回營，文欽父子，同王凌見過馬岱，關索諸葛瞻，馬岱吩咐三人好好將息，一面使人飛報孟起。

不半日間，馬超派人送來手令，叫諸葛駙馬帶領王凌、文欽回到大營，文鴛留在龍門統領新軍，諸葛瞻得令，向了王文二人，回到潁陽鎮，自己先進去見了主帥，馬超攜手笑道：賢姪初次出兵，便立奇功，真是將門有種，諸葛瞻謙遜了一回，馬超叫他領王文二人進來，二將進營，上前參拜，馬超還禮道：二位將軍，棄暗投明，可敬可賀，即煩文將軍作書與令郎，統率所部，隨同進兵，我自派人送文將軍赴宜陽城，翼養傷，候傷痕全愈，再赴前敵，王將軍即在大營可也，二將謝過。

文欽修了書信，告知兒子，言馬將軍相待甚好，自己赴宜陽養傷，可領新軍隨同前敵，諸葛並進，勉圖報稱云云，馬超差人將書信送付前敵，一面派人送文欽至宜陽城，養傷，文鴛得了父親手書，自同馬岱諸人計畫進兵，馬超却把諸葛瞻留在大營，不令他身當



前敵恐怕他稍有損傷對漢中王與元帥不起。

且說司馬昭收兵回營，一面使人飛報洛陽，言王凌文欽造反，失守龍門山，一面與眾將士商議道：「我軍虛實，王文二人甚為知曉，彼軍現據高地，若出不意，下山圍攻，萬分危險。不如將軍隊連夜撤入少室山中，盡行藏匿，彼兵出據平地，我洛陽之軍可以撓其前，少室之軍可以擾其後，彼得龍門，等於不得耳。」眾將齊聲贊成，乘着黑夜，盡行撤退，藏匿少室山去了。

比及天明，龍門山上，馬岱關索文鴛，看見山下曹營盡空，不見一人，反吃了一驚，差了幾十名精細小卒，下山打探，走了十餘里，不見曹兵踪影，三人大驚起來，即忙差人告知馬超，馬超同着諸葛瞻王凌三人，悉起大兵，來到前山，越山一望，四顧茫茫，馬超道：「久聞司馬昭兄弟能兵，勝似其父，今奉命來救龍門，未曾見陣，棄了防地，逃匿何方，必有陰謀，不宜輕動。」諸葛瞻道：「我依山為營，三營相互，山上為二營，營更相倚，進可以攻洛陽，退可以保龍門，雖有陰謀，其如我何？」馬超道：「賢姪之言，甚為有理，即令馬岱文鴛關索二人下山，倚山為營，馬超自與諸葛瞻在山上安了兩個營寨，各營多派哨兵，四處探訪，小心隄防。」司馬昭前來劫營。

那洛陽城裏司馬懿，聞聽龍門失守，王凌文欽父子投降，司馬昭藏兵少室，急令司馬師領兵二萬，鍾會為副，會同司馬昭攻屯龍門山漢兵，以免洛陽後顧之憂，令鄧艾全軍渡洛，進襲宜陽，以擊馬超後路。

且說司馬昭暗地差人知會哥哥司馬師，約期會攻龍門山下漢軍營寨，兩軍約下暗



號，到了日期，司馬師鍾會兩路出兵攻進漢營，到了營門，一聲喊起，司馬師砍開馬岱營門，鍾會砍開文鸯的營門，四個人殺在一堆，喊聲大起，雙方兵士皆殊死戰，關索正待提兵來救，忽然營側炬火齊明，司馬昭領兵從少室殺出，直取關索，司馬昭兵多將勇，將關索的營，竟自踏破，把關索圍在當中，關索死戰，不得脫身。

正危忽間，忽見山上鼓聲大起，火把齊明，馬超自領兵來救關索，諸葛瞻王凌領兵來救馬岱文鸯，關索被曹兵團圍圍住，危急之間，馬超一馬冲到陣前，手起槍落，一連挑了曹營幾名將官，司馬昭見馬超驍勇難敵，恐多傷自己兵將，急忙鳴金收兵，司馬師鍾會因見山上救兵來到，難以成功，各自收軍，司馬師鍾會仍回洛陽，司馬昭仍收兵入少室山去了，馬超因黑夜之間，不敢窮追。

到了次日，計點軍士，關索部兵，三停去了一停，馬岱文鸯部下，各有損傷，司馬昭兄弟，算是大獲全勝，馬超吩咐諸將嚴加防守，忽後軍飛報鄧艾渡洛，來襲宜陽，馬成憑城死戰，勢甚危急，馬超聞報，火速自領三千人馬，回救宜陽，令諸葛瞻總領前敵軍事，剛到宜陽城，只見隔岸曹兵，搭着浮橋，紛紛渡河，馬超估量城池一時尚不至於攻破，帶領軍士一馬當先，直搶浮橋，曹兵抵擋不住，馬超到了橋邊，拔出寶劍，將纜橋繩索砍斷，那木板便片片隨水漂流，曹兵在橋上的也就隨波上下，馬超回轉馬來，來尋攻城曹兵，只見馬成率領兵士，敵住鄧艾死戰，鄧艾吩咐軍士環城放火，城中大震，馬超一馬殺入曹兵隊裏，西涼軍士，見了馬超回來，歡聲雷動，城上馬龍，教文欽守城，自己帶兵開城助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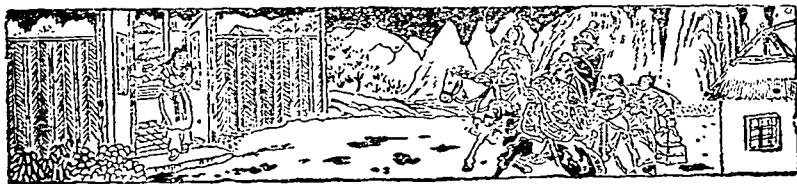
鄧艾見內外交攻，火速收軍，馬超督兵追趕，鄧艾見浮橋已斷，揮兵沿洛河上流而走，



尋着原先偷渡的所在，策馬亂流而渡，曹兵大半見水逃生，馬超收兵回城，便吩咐馬岱棄了龍門山下三個營寨，專守山上，以免爲敵所乘，分我軍勢，教諸葛瞻回官陽聽候調度，決計渡洛，向洛陽正面進攻，遣人飛報孔明，靜候將令，那洛陽城裏司馬懿，接了兩個兒子捷報，正自懽喜，忽見鄧艾狼狽回來，問起原由，折了好些人馬，懿仍令其同鍾會防守洛河，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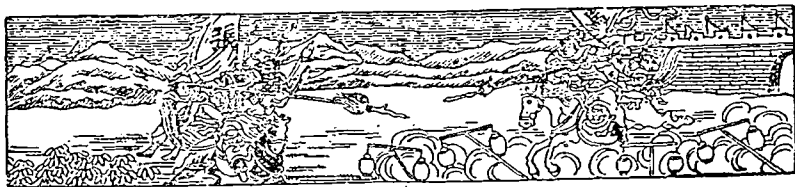
一水勝於千軍，常限西涼馬足，諸峯高於少室，已亡東蔽龍門，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異史氏曰：本書翻案，有甚奇而爲人所不及覺者，此回之類是也。既以二出祁山相擬，求於能繼諸葛而起者，有一姜維，以寫二路，則三路之兵，如何著筆，不圖又以三詔成都爲影，更求善繼諸葛之志者，復得一諸葛瞻，以寫三方，讀演義，姜維未出而走仲達，諸葛瞻既出而敗鄧艾，皆先陳孔明遺像，奪敵之胆，是維瞻等昔日進退戰陣，本來胥奉聲威，已無異諸葛親行，今維與瞻兩路陳兵，仍以繼志之人，共成大捷，又處處若一諸葛小影，自平遣恨，作者之志，蓋猶是以維與瞻而代遺像，獨不喜故，昔遺像一類，見神見鬼之筆耳，諸葛瞻之奉三詔以出，戰死綿竹，可泣可歌，誠不愧武侯有子，然瞻之涕泣領兵而出戰者，則以鄧艾冒越陰平天險，深入油江也，艾之踴躍行間而伐蜀者，則又司馬昭所命，而自欲與會爭功也，溯流尋源，推功挾罪，其惡在昭而不盡艾，如瞻全孝，終必全忠，所謂戰亦死，不戰亦死者也，故瞻之案，不可不翻，亦正不必盡翻，祇以駙馬爲帥而敗，瞻以駙馬爲將勝而，鄧艾率子赴戰，涉蜀陰平之險，諸葛瞻奉命馳援，越魏龍門之險，綿竹進兵，



師纂鄧忠二人，同時中傷，傷在晉將之子，龍門進戰，王雲文欽亦二人，前後受傷，傷在魏將之父，鄧艾助鍾會不和，志在爭功，瞻助馬超甚睦，志並不在爭功，鄧艾入蜀越險，在蜀將亡，諸葛瞻入魏越險，在蜀將興，此皆翻案甚奇，而人不甚能覺者也，若鍾鄧分防異地，先令其失嘴函之險，而歸罪首惡，乃以司馬昭來援翻之，使不成救，又令文欽父子王凌並叛，以影射鄧艾父子與鍾會之交叛，則昭已人人不臣，共棄於路，其惡著矣，敗之而藏兵少室，以反觀陰平快志之成功，則又暗翻有險亦若無險，得險不足恃險，所謂不翻而翻，翻而不翻者也，他若文欽父子叛而歸蜀，是又明翻毋丘儉揚州共討司馬兄弟一案，以單騎之能退雄兵也，雖如文鶯不智，卒從於賊，而亦甚惜其英雄，不忍見擇木之悲，因令父子給臣於漢，則本書之爲三國英雄吐氣，可以見矣，斯惜不止重一諸葛瞻也。

諸葛一出，三路克捷，奪險龍門，瞻功又於三路中稱第一，而超爲主將，寫瞻即所以歸功於超，是無異寫一超也，惟以欲翻舊案，恨失陰平之故，不得不寫諸葛瞻，以喪死孝死忠之志，而抒摩天石碣，二火初興之悲，否則有主將在，而又特出奇筆，構一思遠，逞強逞能，驕矜冒險，是置超於何地也，翻案既畢，即隨手收拾，將瞻留在大營，而下回又寫諸葛極力堅囑之一信，可見作者寫瞻，實非無謂突兀之筆，而吾翻案之說益信矣，如王雲亦爲翻案奪險而設，險失即隨手死之，同爲收拾乾淨之筆，若關索無非陪客，則司馬師來劫其營，不妨踏破之，皆屬掩過讀者耳目，兼避冷落他人之妙墨耳。



第二十八回 張文遠反攻圍方城 龐士元智救襲鄆郊

却說孔明接到馬超手書，隨復書道。

小兒初出，不宜過加重任，今既日龍門，據險拒守，可移馬成幫助關索，謹守龍門，以寬宜陽東面之防，作遠躡洛陽後面之勢，移享華文騫兩軍，沿洛駐紮，伺隙而動，不必再謀少室，專事攻堅，防多力分，反令敵乘虛襲我，即日冬訖水涸，洛水將冰，正面進攻，較爲容易，然守洛之將，鄧艾鍾會，皆曹兵之良，司馬懿自領重兵，兼壽並顧，雖加攻仗，一時未易取勝，嶺山之險，已爲我得，將軍可以一將守宜城，令三將率騎兵爲游兵，專一截擊曹兵，由洛陽遣送至新安涇池之軍實糧械，前敵缺糧，自然內潰，我中路之兵，可以乘機直取函谷，而出涇池，左翼之兵，可以越邛山而會新安，三方響應，洛陽自成孤注，司馬懿雖欲死守而不可得矣，但勁敵當前，宜先顧根本，我無瑕以資敵，然後可以伺敵之隙，仲華深穩，可當一面，文騫驍勇，撫之以恩，則良助也，軍情萬變，不可遙度，將軍久歷行間，當隨時加意，毋爲敵所瞰，毋以小勝深入，臨機應付，決不遙制，又聞葉縣主將，近易張遼，曹軍老將，張爲第一，持重敢戰，文武足備，翼德士元，以嚮應我軍之故，併關興張苞之兵，以攻鄆郊，簡黃武崔順之兵，以攻登封，分敵勢而壯軍威，自是進攻要着，然方城之兵，轉形單弱，懼張遼之反方攻城，搖我根本也，守陝鄆者爲曹子廉，曹軍中之能戰者，重兵駐守，未易攻取，若關興張苞回救方城，又必爲其所乘，危急之形，深可慮也，文聘膽小，奉令守登封，不敢擅離，懼于外辰，將軍一面急函翼德，難張遼反攻，具述鄙意，一面以便官撤黃武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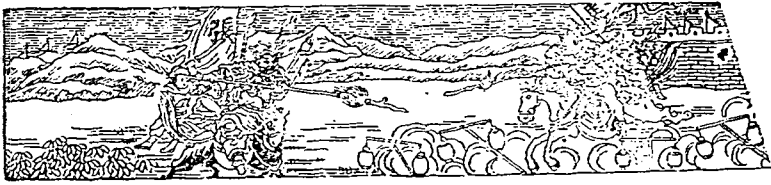
願之兵，回護方城，則根本不致於動搖矣，並轉達，雲長君侯爲宜，書到之日，卽速奉行。

馬超接了孔明手書，與諸葛瞻看過，說道：「元旣真正思慮周密，令人佩服，卽刻作書，分投雲長、翼德、黃權諸人，叫馬成前去龍門，替回馬岱、文鴛，文鴛未到，馬超深加撫慰。」文欽父子，頗凡感激，王凌、文欽，願去闔鄉，參見元帥，留文鴛領兵，聽候馬超命令。馬超見二人出於至誠，卽修書報告孔明，言已遵令辦理，並聲明二人來見之由，隨差人護送前往。孔明見了，自是歡喜，卽假授王凌爲漢陰太守，文欽爲涇陽太守，二人拜謝，各赴新任去了。從此文鴛便死心塌地，跟着馬超，進取中原。

馬超與馬伍諸葛瞻、文鴛三人計議道：「元帥手書，叫我相機應付，我想洛陽一時未易猝攻，方城又有戰事，翼德先爲援應，西路軍事，派兵分攻陝、鄆、登封，如今西路旣已得手，東路軍事吃緊，我軍自當火速馳援，才是道理。」三人齊聲道：「是。」馬超將宜陽防守事宜，交與馬岱、諸葛瞻二人料理，自己與文鴛，率騎兵五千，還屯臨汝，相機援應，仍遣人知會翼德、士元不提。

那荊縣城中的張遼，自從接任以來，整頓士卒，壁壘一新，聽得細作報告，張飛派關興、張苞去攻陝、鄆，黃武、崔頌去攻登封，方城僅有張飛一人，心中大喜，火速遣人知會曹洪，追趕關興、張苞，不令其回援方城，自己却與曹仁計議道：「今方城兵少，我兵可以盡量圍攻，得了方城，則南陽震運矣。」曹仁稱善，張遼令呂虔、滿寵、陳矯分守業縣，自與曹仁領兵五萬，星馳電掣，來攻方城。

却說方城張飛、龐統，方才得了馬超手書，知道張遼必來攻城，一面整頓城守，恰好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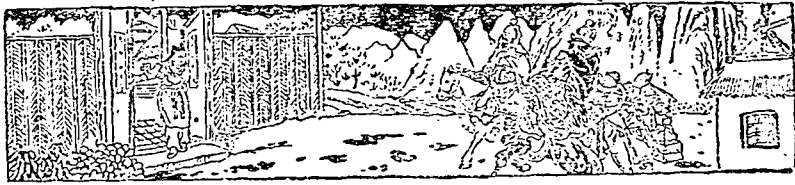


正崔順奉到馬超將令，收兵回來，龐統大喜，火速令人教關興張苞撤兵，走讓曹仁追趕，請孟起輕騎去襲鄆郊，一面知會雲長，一面請翼德出城下寨，市置粗定，曹兵已至，壓着張飛的營下寨，張飛大怒，開營出戰，曹仁縱馬提刀，大叫道：張飛小子，今日來拼個你死我活，張飛持矛上前接戰，兩個戰不到四十餘合，張遼將鞭一掬，揮動大兵，前來槍城，黃武崔順，雙馬迎住，混戰一場。

龐統見曹兵勢大，恐有疎虞，鳴金收兵，塞了城外寨柵，盡行焚燒城外民居，收兵入城，曹兵乘勢將城圍住，圍得水洩不通，張遼曹仁，親冒矢石，盡力進攻，城裏龐統張飛，督率將士，悉心守禦，一連二日，張遼見攻城不開，知道救兵必至，急忙變更戰略，令曹仁領兵三萬，督兵攻城，自己督兵二萬，擢住南陽來路，迎擊雲長救兵，果然，雲長接了方城警報，留徐庶關平，守住南陽，自己提兵一萬，來救方城。

雲長來到離方城敬里之遙，只見曹兵擋住去路，便將兵馬列開，張遼縱馬出陣，雲長道：文遠別來無恙，張遼答道：幸托平安，君侯安好，雲長謝道：文遠，十載相知，何忍兵戎相見，張遼道：君侯，此係各爲其主，理應先公誼而後私情，雲長道：曹操篡弒逆賊，何云其主，遼答道：翼君侯勤我降曹，曹公待遼恩同手足，士爲知己者死，今日之事，更無他云，雲長笑道：文遠之言，亦爲有見，便請先發，張遼舞刀上前，大叫道：雲長君侯，恕不退讓了，雲長上前迎住，個個一來一往，戰了六十餘合，張遼架住雲長的刀，說道：君侯，明天再戰如何，雲長道：有何不可，兩下收兵。

張遼回營，對衆將道：關雲長世之虎將，張飛猛鷲無儔，內外夾攻，我軍必敗，不如乘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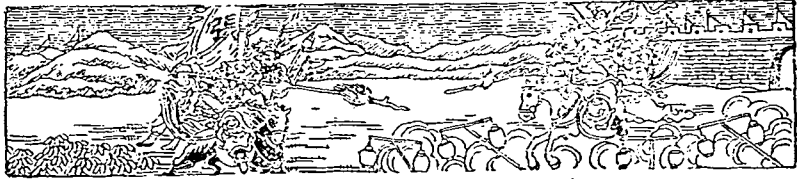


退兵，誓長重義，必不追我，暗暗知會曹仁，一聲暗號，四五萬大兵，登時退出方城，沿途分設二伏，以待追兵，看官們，這進兵容易，退兵最難，稍不得當，軍心一亂，非如沙崩水潰不可，張遼敢戰，故能迅速退兵，連那神機軍師龐士元事後才知，也就非人所可及了。

方城城中，待到天明，城下不見一人，守城兵士，報知張飛龐統，統太息道，張遼真將才也，進如狂風，退如急電，此人不除，前軍未易得志也，張飛便要出城追趕，統道，彼見南陽救兵一至，懼我內外夾攻，全師急退，必設伏以待追兵，若往追趕，反中其計矣，張飛連聲道是，隨同出城，迎接雲長，入府坐定，雲長道，文遠能軍，孔明先已慮及，幸三弟士元及早布防，辛保無事，否則不堪設想矣，三弟同士元，且勿急進，但牽制此處軍隊，不令其集中洛陽，令孔明得以全力攻開函谷，則將來自易進兵矣，張飛龐統二人聲諾，雲長分佈諸事已畢，自己領兵仍回南陽。

且說張遼曹仁見漢兵並不追趕，收回伏兵，沿途駐紮，火速差人去郊鄆，令曹洪不必追趕關興張苞，免為敵算，使者星夜前去。

那曹洪奉了張遼第一次命令，留兵一萬，令副將母丘儉守城，自己靜候漢兵一退，即行追趕，果然關興張苞接到龐士元退兵密令，又接到馬孟起手書，連夜拔寨起行，曹洪探悉，領兵二萬，出城追逐，不過二十餘里，便已趕上，關興回馬接戰，戰了三十回合，回馬敗走，曹洪奮勇督兵追趕，張苞迎住，又戰了二十餘合，依然敗走，曹洪越殺越勇，又追過十餘里，漢兵丢下衣服器具，曹兵紛紛拾取，曹洪下令，敢有拾取寸布尺帛，定斬不赦，仍督兵追趕不止，軍司馬曹正扣馬諫道，主師漢兵潰敗一蹶不遺，寧遺器具，恐其中有詐，



曹洪道：彼軍因方城圍急，收兵回救，士無鬥志，追及一戰，可令其全軍覆沒，彼外無援兵，雖係詐敗，何懼之有！揚鞭直進，馬不停蹄，關與張苞且戰且走。

曹洪又追了一程，曹正又諫道：主帥離城太遠，彼若有奇兵襲城，是我無歸路矣。曹洪仔細思量，果然不錯，吩咐前軍緩進，後軍先退。張苞關興見曹洪不追，兩個回轉馬頭，倒趕上來。曹洪大怒，縱馬上前，戰了三十餘合。二將又行敗走，曹洪却不追了，慢慢回兵。二將又迎上來，曹洪又戰。二將又走，曹洪不追。二將又來，激得曹洪三尸神亂跳，號令眾軍，非殺盡漢軍，不許收兵。二將一面拒戰，一面敗退，兩邊相持，不知不覺，曹洪已離鄆城三十餘里。

那屯兵伊陽的馬超，奉了龐士元將令，拔隊起程，抄著小路，來到鄆城附近，打聽曹洪追趕二將去遠，令文鴛領著原有魏兵作先行，將近黃昏，到了城邊，城上曹兵起自家人馬，祇道曹洪回，漫不防備。文鴛兵到了城門，守城兵方知有異，急待關門，文鴛一馬當先，手見槍落，連殺十餘人，後面馬隊一齊擁進。母丘儉聞警，自率牙軍，與文鴛在內城巷戰起來，守城各兵，層層疊疊的趕上，死戰不退。城內曹兵紛紛上了民家屋上，拿著瓦石，向漢兵亂擊。文鴛奮勇衝殺，督率軍士，短兵巷戰。兩軍正在血肉相搏，馬超督率大隊，一聲鼓角，衝入城中，吩咐軍士，四處放火，登時城中火光燭天，哭聲動地，城內姦民，乘風劫掠。

到了三更時分，母丘儉抵敵不住，招呼眾軍，開城就走。馬超見係黑夜，母丘儉又係能兵，不敢窮追，吩咐軍士救滅城中餘火，安撫居民，憑城拒守，以待曹洪。母丘儉檢點餘兵，



尚有七千餘人，吩咐開赴前敵，以便與曹洪合兵一處，恰好曹洪得了警報，火速回援，曹洪且戰且走，看看與母丘儉接近，母丘儉見後面漢兵追趕曹洪，臨近，激厲將士道：「鄆已失，漢兵又來，若不死戰，決無生理，衆兵齊聲答應。」母丘儉將軍隊分作兩翼，讓過曹洪，向漢兵橫衝出來，關興張苞長驅直入，出其不意，反吃一驚，即忙雙戰母丘儉，曹洪揮兵回來，盡銳向後軍衝殺。

自古道：一人拚命，萬夫莫當，何況有名的大將曹洪，曹兵人人奮勇，到把關與張苞殺得狼狽而逃，折去好幾千人馬，母丘儉叫曹洪且勿追趕，火速退軍禹縣，以拒馬超，曹洪在前，母丘儉在後，督率兵士，橫越鄆鄆，退屯禹縣，馬超探悉，與文鸯商議，俟曹兵過半，即刻開城，兩馬當先，從中截擊，曹兵首尾不能相顧，又兼苦戰一日，士不宿飽，馬超軍隊已休息了一天，兩條槍兩匹馬，好似生龍活虎，曹兵歸心如箭，無意抵抗，曹洪母丘儉，祇得回馬迎住二將廝殺，讓自己軍士聯結，然後一步一步的敗了下去，馬超大獲全勝，追趕了十餘里，得了衣甲馬匹器械，不計其數。

曹洪退到了禹縣，方才接到張遼第一道命令，不覺太息，計點軍士，折損萬餘人，馬二千餘，軍傷三千餘人，與母丘儉商議，堅守禹城，補葺部伍，休養兵士，預備與馬超血戰。鄆鄆方面，關興張苞，得了馬超捷報，收兵入城，馬超文鸯原來五千人馬，攻城巷戰，折傷了六七百人，關興張苞兩軍一萬九千餘人，折了三四千人馬，二人向馬超請罪，馬超道：「二位賢姪，休要如此，曹洪被追，勢非死戰不能求生，母丘儉伏軍襲擊，出於意料之外，勁敵當前，正不可忽，然曹洪經此一戰，當不敢出禹縣矣，二姪好生防守鄆鄆，某家當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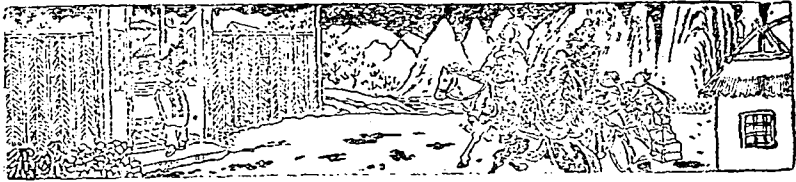


宜陽，截擊曹兵輜重，二將頓首受命，馬超隨卽作書，分報雲長翼德，自己同文騫帶領軍隊，漏夜回轉宜陽，雲長接了馬超手書，知道關興張苞輕敵致敗，手書切責，要二人固守鄆鄉，戴罪立功，再分兵三千，補充二將損失之數。

馬超回到宜陽，馬岱諸葛瞻接着，入府坐定，馬超備述鄆鄉戰事，兩人皆爲驚歎，馬超問馬岱道：「隔岸曹軍，有無動靜？」馬岱道：「曹兵新近憑築河壘十餘座，馬超道：「司馬懿詭計多端，恐又有什麼舉動。」馬岱道：「他莫非築壘疑我，而令函谷之兵暗襲盧氏，以絕我兵後路。」馬超拊掌道：「賢弟之言是也。」賢弟與諸葛，賢姪冬率馬隊二千，火速去盧氏，如曹兵來襲，可相機進戰，如曹兵未來，可依元帥前令，劫奪曹兵糧運，二將領命，立刻點齊隊伍，馬上起程，到了盧氏，只見曹兵真個在那裏攻城。

原來司馬懿見司馬昭藏兵少，漢兵竟棄了山下寨柵，憑山據險，知道馬超決不進攻，少室，仍移司馬昭之兵，還靈寶舊防，協助徐晃，司馬昭到了函谷，視察情形，便以徐晃商議，去襲盧氏，以分漢兵聲勢，徐晃極其贊成，昭自領八千人，越過嶺山，來襲盧氏，令賈充領兵三千，在嶺山附近埋伏，後預備接應，後路令成濟作先鋒，向盧氏進發，一聲喊起，將盧氏城圍圍住，城裏馬驟，見曹兵勢大，不敢開城迎擊，祇好憑城堅守，一面飛報關鄉大營求援，孔明接到急報，立令張翼領兵五千來援盧氏。

司馬昭一連圍攻數日，城中兵士死傷山積，抵死不退，司馬昭正待嚴令攻城，期於必得，只聽得探子報道：「關鄉援兵已越驪山，將近盧氏了。」司馬昭知道救兵一來，城不易得，火速擡軍，退駐嶺山，以免內外受敵，正在移軍，馬岱諸葛瞻兩枝兵來了，馬岱在前，諸



葛瞻在後，馬蹄得得，山谷震動，成濟手提巨斧，接住馬岱廝殺，兩個戰到三十餘合，馬岱覷個破綻，一刀將成濟劈下馬來，諸葛瞻揮軍大進，曹兵紛紛退走，二人乘勢追殺，到了嶺山脚下，一聲鼓響，賈充伏兵出來，接應司馬昭進了嶺山。

馬岱諸葛瞻二將，因係馬隊，不便入山，收兵回城，馬騾接見，城中已經狼籍不堪，二將吩咐撫慰居民，隨後張翼到了，三人商定，由張翼領步兵入山追賊，二將引馬隊隨後接應，司馬昭見漢兵不追，疾忙收兵回到靈寶，損失二千餘人，也弄得漢兵東西牽動，張翼入山，搜了多日，不見曹兵，三人決議，聯合馬步，依嶺山結營，隨時劫奪曹兵糧運，遣人飛報孔明馬超二處，回令俱教三將小心辦理，正是。

赦倉既據，土有餘糧，函谷可封，兵無鬥志，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吳史氏曰：張遠之反攻方城，勢也，諸葛一函，真盡料敵之道矣。惟風雲戰局，作者造之，造一時又變一時，設一局又生一局，戰愈勝而防愈難，地愈進而守愈不易，蹈隙乘瑕，處處可生危險，備多力分，即處處伏有漏洞，此本回之所作，又為以守教戰之文字，以圍求救之策略也。前將諸葛三路寫訖，今又轉筆以寫荆襄之三路，前三路分兩回寫，此三路却只以一回寫之，是無他，以崔順黃武撤兵方城了却一路，此出馬超之意，教關興張苞退兵，佯救方城，以便馬超往襲邲營，又了却一路，此出龐統之計，於是只專寫方城一路，張飛與張遼戰守情形，即一併了却三路，文法與戰局，皆變幻耐看，角智與角力，一齊火雜併呈，又是一番花樣，作者真善寫戰守文字極矣，如此始確為軍事家言。

本書自徐庶走馬翻起，以前之案，未嘗翻也，而亦有兩專，暗暗補之，而皆以為寫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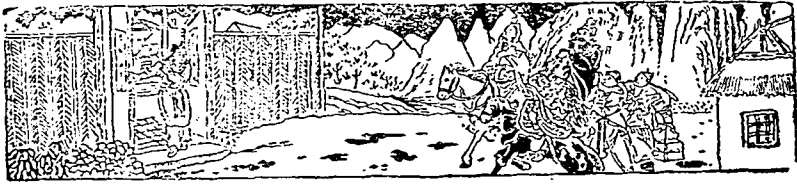


爲許田射屣，欲殺曹操之志，既於關公言中自明之，又於穆順口中敍及之，所以揚關公大義也。一爲士城說降，不肯歸曹之志，則前於救徐母馬上，對曹洪樂進正面言之，今從張遼陣上，復以君侯襄勸我降，反面及之，此不忍志關公有歸曹之憾，而專寫故交念重，惟隱翻之，所以明關公大仁也。夫一己不肯降曹，輒因人勸歸曹，以會勸人降曹，卒致爲人所勸，亦公生平一小失檢，爲賢者諱，得於作者言外見之。

馬超只庸方城兵單，令撤崔賁二人，以之回救，不意龐統却策郝昭攻難，令撤關張二小將，轉請馬超輕騎往襲，卽此將計就計，一來便令張遼進攻不成，曹洪退守不得，欲取方城，反失郊壘，此所謂襲人轉以自襲，亦見襲人人恆襲之也。毋丘儉守城，而以文鸯襲城，將前回餘波，補足一翻，商曹洪扣馬，兩用曹正爲諫，均爲妙筆。至張遼受夾擊而退，曹洪聞夾攻而回，毋丘儉因受夾而戰，關張二小將以被夾而敗，馬超文鸯，却中夾而勝，司馬昭又爲懼內外相夾，而解盧氏之圍，乃成濟卽伏誅於此，更使人心大快，同一夾攻，寫得五花八門，眼光撩亂，復錯落見於一回書中，可謂夾攻大全，尤稱至妙。

第二十九回 劉玄德駐驛荊州城 徐文嚮失機汙陽縣

且說馬超自駐宜陽，分遣馬岱諸葛瞻會合張翼，各領騎兵，以峭山爲根據，往來騷忽，專一劫奪洛陽曹兵接濟，函谷曹兵糧食，甚至放火焚燒，又聯絡本地土匪，聞風報信，伺險劫擄，魏兵一至，忽如駭兔，洛陽至函谷一帶，黑石關各地，高山重巒，道路迴環，此出彼入，杳無定所，函谷徐晃司馬昭大困，守關之兵，幾不能分以保護糧道，司函懿知道函谷



無糧，決定失守，函谷一失，洛陽愈危，急派鍾毓、鍾會、胡奮、胡堅，各領三千人，沿着新安、靈寶一帶，保護前軍運道。

馬岱三人見魏兵分防運道，保守嚴密，與諸葛瞻商議，留張翼守嶠山，二人回轉宜陽，來見馬超，報告毀損魏兵糧運實數，及魏兵分防情形。馬超喜道：「函谷糧運艱難，軍心必動，彼以重兵護運，所耗正復不少，洛陽守備完足，軍力雄厚，一時尚難攻取，諸葛賢姪可與馬龍嚴守宜陽，某家與仲華文將軍出嶠山，與元師會攻函谷，函谷一得，三路軍聲，皆可聯合，洛陽無險可憑，自易攻取，諸葛瞻領兵，馬超臨行，又對諸葛瞻道：「司馬懿機變，可謀，我出嶠山，彼當又攻宜陽，我此番但領馬隊八千人前往，步兵二萬，留守宜陽二處，賢姪可大修守備，旦夕嚴防，彼渡敵來攻，可憑河拒敵，宜陽城高池深，粟支三載，賢姪若守禦得法，司馬懿雖悉衆來攻，亦非旦夕可以猝下，賢姪與龍門之兵，互爲犄角，能堅守一月，則函谷必爲我軍所得矣。」諸葛瞻再拜受命，馬超自同馬岱、文恭領馬隊八千，逕出嶠山，會合張翼軍隊，飛報孔明，夾攻函谷，自有一場血戰不提。

且說坐鎮成都的漢中王劉玄德，自晉位以來，見兩路進兵，未見如何勝利，方城幾被攻陷，雖然得了郊野，關興、張苞軍又大敗，幸馬超一軍東西馳援，奪了龍門天險，却因洛陽兵力太厚，孔明兵阻函谷，馬超不敢深入，軍事遷延，無時可了，召法正入府商議，意欲自己出駐荊州，策應前敵軍事，法正道：「主公出駐荊州，自係上策，昔高祖世祖，均親歷行間，况王業不能偏安，荊州四戰之地，形勢之區，得主公還鎮內，可以絕江東之窺伺，外可以壯關輔之聲威，誠如尊論，移節爲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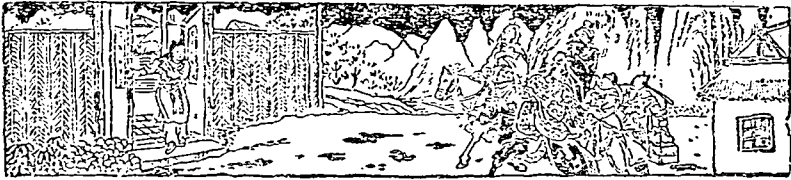


玄德見法正贊同此舉，即日命法正輔世子禪留守成都，事無大小，悉與專行，簡新練川兵三萬人，偏裨將校三十餘員，自將東下，法正率同文武送出郭門，玄德道：「孝直，兩川諸事，便以相委，昔蕭何留守關中，貯兵積粟，冠恂坐鎮河內，禦盜安民，孝直勉之，與蕭冠而三矣。」法正頓首道：「願主公上繼高祖世祖，再興漢室，正當竭其股肱之力，俾主公進有所資，後無反顧也。」玄德又敦囑衆之武同心協力，安靖地方，衆文武齊聲答應。

玄德別過衆人，上馬起程，世子禪與法正諸人回轉成都，如命辦理諸事。法正舉措有方，制用有節，澄清吏治，厚恤民生，多備軍實，周轉運輸，盡心竭力，暢所欲言，爲世子禪垂拱仰成，但主畫諾，到弄得文武輯和，軍民安堵。

玄德領兵到了涪關，驪舟大江，乘流東下，不幾日到了荊州，劉琦羅良，率領荊州文武僚屬，出郭迎接，玄德入府坐定，諸將吏以次參見，玄德分遣使者，齎着羊酒金帛，分頭犒勞前敵將士，並諭前敵將領，仍前進行，不須還謁，致疏防務，將新兵暫行分扎城外，休息數日，俟令出發，荊州城裏，自是非常熱鬧。

却不料在此時間，沔陽縣弄出一件出類拔萃的亂子來了，只因當年劉表病重，將荊州讓與玄德，蔡夫人親屬，便自不服，因玄德兵強將勇，莫可如何，後來玄德去到西川，雲長接領荊州，蔡瑁張允，仍是無法，及至雲長兵紫南陽，子龍出屯江夏，劉琦承父業，把蔡瑁眼中看出火來了，密與張允及弟蔡中蔡和商議，遣人暗向東吳吳口守將徐威處，私通款曲，徐威久矣，內容，登時允許，要蔡瑁張允率領戰船，回攻巴陵沔陽各城，以爲進身之具。



其時趙雲率領水軍屯駐江夏，心中頗慮蔡氏兄弟難恃，前時追趕吳兵，卽留下蔡瑁張允還屯沔陽，蔡中蔡和隨軍效力，對於二人甚爲注意，暗暗差人嚴密偵察，活該劉玄德不致倒霉，算是劉景升陰魂顯聖，那蔡瑁張允暗中遣人送信與兄弟蔡中蔡和，約期舉事，被細作看破，火速稟報趙雲，趙雲卽帶從人至二人寨中，二人忽聽趙雲來到，將信收藏不迭，急忙出帳，迎接趙雲入內。

趙雲入內，見二人形顏倉皇，情知有弊，便問道：令兄有何書信，取出與某家一觀，二人隱瞞不肯說出，祇推沒有，趙雲大怒，吩咐將二人捆了，從身上將蔡瑁的手書搜了出來，趙雲一看，不覺吃了一驚，拔出寶劍，卽將二人殺死，將首級號令船頭，以塞徐威之胆，下令軍中，敢動者死，隨選二將，代領二人所部，飛檄向龍，進防沔陽，立誅張蔡，因妻子馬雲驟遠屯公安，急令其率所部西涼兵五千人，協同向龍，進攻沔陽，自己整頓兵船，留大隊守護江面，截擊吳軍，自領水軍二千人，陸軍三千人，晝夜兼行，還救沔陽。

那夏口守將徐威，接到蔡瑁會兵日期，與呂蒙商議亭委，以趙雲屯駐上流，水師必受攔阻，由徐威自領精銳陸兵五千人，陳武領三千人，沿沌水西上，倍道而行，過了沙湖，直取沔陽，蔡瑁張允，迎接入城，徐威入府坐定，重賞二人，許以將來若得荊州，必令劉琮嗣立，二將頓首拜謝，徐威令二將，領所部水師三千餘人，溯流而上，直取公安，令陳武守住沔陽，與退屯仙桃鎮的甘興霸聯成一氣，以防後路，自領部軍，由郝穴前進，徑圍荊州。

那徐威離了沔陽，不過七十餘里，只見荊州兵漫山遍野而來，原來馬自龍得了沔陽警報，火速來救，徐威縱馬上前，直取向龍，兩馬相交，不到三十餘合，向龍抵敵不住，回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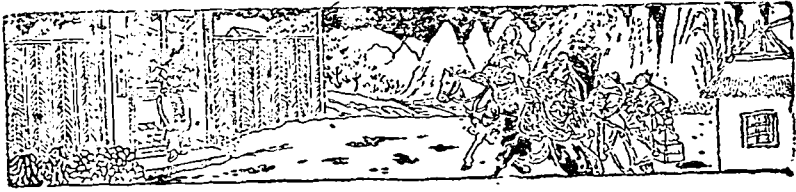


就走，徐感正待遠避，荊州兵箭如雨下，江東兵士只得退回，向寵乘勢安營，阻住徐感，急向荊州求援。

那駐公安的馬雲騾，接到丈夫緊急命令，將所部軍隊，立時開拔，開到石首，只見張蔡兵船，紛紛開向上流，雲騾令軍士沿河高叫，蔡瑁張允，背王投敵，今漢中王已至荊州，爾等皆有父母妻子，何不速殺二賊，仍歸故主，當有不次之賞，果然軍隊一唱百和。

那水兵遠遠聽着，尋思不錯，岸上既有大兵，下流又有趙雲阻住，進退不能，你言我語，一時驟變，蔡瑁張允，見軍心已變，自領衛軍，出營曉諭，水兵一聲吶喊，早將雲入衛軍殺了十餘個，二人知事已敗，只得投水自盡，卻被水兵撈救上來，綁上江岸，攔住船隻，來見主將，雲騾見了二人，不覺大罵道，荊州何負於汝，通敵求榮，還敢先行襲取荊州，狗彘不若，留之何用，吩咐左右，將二人亂刀砍死，將首級號令，一面安慰水師將士，令他們推舉首領，即時開赴下流，助攻沔陽，不得有誤，水軍將校領了將令，回船下駛。

雲騾辦清水軍，火速前進，看到了徐感屯兵所在，向寵的營，隔在北面，消息不通，雲騾分付軍將，即行進攻徐感營柵，徐感提刀出營，看見一員女將，帶領一枝西涼兵，早知道就是大敗甘興霸的馬雲騾，縱馬上前，提刀就砍，雲騾舉槍按着廝殺，兩個剛殺個平手，向寵在那邊，聽到前面金鼓震天，知道救兵到了，盡起所部，逕向吳軍後面殺來，向寵身當前敵，揮軍直入，江東軍抵敵不住，一時大亂，馬雲騾見徐感兵亂，亦揮軍大進，前後夾攻，勢如山倒，任憑你徐文嚮英雄蓋世，也只得大敗而逃，兩軍乘勢追殺，徐感死戰得脫，折了二千餘人。



徐威回到沔陽，喘息方定，只聽得細作報道，趙雲自領大兵來到，將水師截住沙湖，自屯沔陽城東，塞住我兵歸路，向寵兵屯城西，馬雲驛兵紮城南，徐威與陳武計議道：「我兵深入，既已失利，沔陽孤城，決不能守，不如棄城圍未合，全軍開赴仙桃鎮，與兵霸合兵一戰，猶足一戰。」陳武稱善。兩個一聲號令，陳武先行，徐威斷後，棄城北走。趙雲早知徐威決不守城，預備追趕。徐威才出沔陽，趙雲早已趕到，徐威只得奮勇接戰。

馬雲驛向寵見趙雲戰徐威不下，催馬助戰。徐威捨死忘生，才敵住趙雲，那裏還加得兩員戰將，虛掩一刀，回馬敗走。趙雲督率軍士盡力窮追，徐威帶來了八千軍隊，死傷過半，不過剩下了二千餘人馬。幸虧甘寧領兵前來接應，方才收隊。趙雲也就紮下營寨。夫妻相見，甚是歡喜。向寵劉封亦都前來參見。趙雲與向寵計議道：「今乘吳兵大敗，主公又新至荊州，火速催調重兵，與吳兵血戰，乘勝進取夏口，將軍以為如何？」向寵道：「主帥明見，不爽分毫。」趙雲急專人上啓玄德，調新軍一萬五千，軍前聽用，令馬良監護水師，相機迎拒江東上犯，自己決計與甘徐血戰。

荊州城裏，劉玄德接到子龍手書，轉憂為喜，即差馬良前去監護水師，專護江面，令老將糜顏的兒子嚴壽與吳懿吳鉅合領新兵一萬五千，前往助戰。聽候子龍將令，三將領令來到軍前，見過趙雲，雲一一慰慰，令暫休息，計劉封屯軍五千，向寵兵五千，雲驛兵五千，雲兵三千，合三萬餘人，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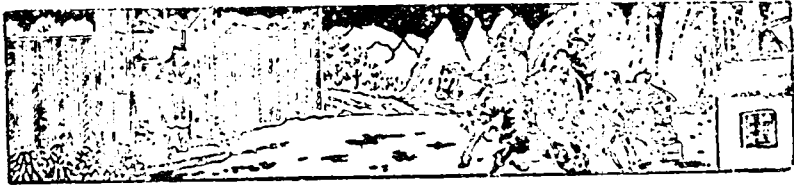
細柳營中，偕鴛鴦子好夢，仙桃鎮上，招猿鶴之新魂。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報。
異史氏曰：玄德統亭之師，為吳蜀興亡關鍵，連營一炬，遂不得復出西川，而至魂歸白



帝，請寫每與曉孝直若，能制其行，今不意出駐荊州，竟反以孝直勸行，而吳蜀興亡，甚至魏蜀興亡，亦均以此行為大關鍵，陳師六路，乃果見出宛洛以向秦川，而至帝統中興，諸葛當甚喜於孝直之幸未死也，既欲寫中興涼室，誠不可不寫玄德之親征，顧玄德親征往事，却如此不堪其一寫，無已，因乘大路陳兵，或進或退之會，姑假策應軍事之說，令其出駐荊州，而聊一寫之，以略舒文氣，再起下文，作者一則曰：高祖世祖，親歷行間，再則曰：荊州四戰之區，得主公獨鎮，內以絕江東窺伺，外以壯關輔聲威，三則曰：肅何之守關中，寇向之鎮河內，可見字裏行間，均非迴護玄德，意在矜揚，而實皆若嘲若諷之筆，故此回回目，雖書劉玄德出駐荊州城，要知所以能駐，仍在有人必使玄德能出，亦暗翻可制，東行若果在，能使東行之微義耳，然則與謂本回係寫劉玄德，不如理謂本回係寫法孝直，讀者當知劉備半生，祇享受孝直一人好處不淺，即諸葛一言，而定三分之局，亦非法孝直，莫不克成其萬古之名，斯孝直之不可不寫也，不可不有一回以特寫也。

劉表以讀荊州書，劉琮降操一段文字，無形漏前，如蔡中蔡和之輩，降操原操，而以詐降見於吳，等項張允之徒，臣操始操，而中詐謀見於曹者，乃亦同受禍於無形，而入於彀，則此等人，令使善終，可改賊性，不惟失作者之筆，誠亦令人為之不快者也，今仍寫臣債不中，寫吳見勢，皆劉助逆受刀部卒，嫉惡之案，翻得維賊，破吳之謀，寫來甚巧，借此回賊引線，以入吳蜀對峙文字，暗寫內賊先除，以翦除旁傳士仁私通禍患，殆無時無地，作者不在深谷荊州之失矣。

前數回寫六路之兵，伐曹之兵也，而公敵私仇，先主有二，乃於此回再寫荊州之兵，則



又防吳之兵也，而北拒京和，諸葛如一，既往來任職，遂專超，不可竟冷落趙雲，又上下
 與兵，久當呂境，不可再閉了徐威，先主先吳後漢，私仇是快，故先主一出，即令雲吳之仇，
 而此固於是也，於文章，於人物，於筆法，皆有不得不寫東吳之勢矣，可見呂蒙，聯賊者也，
 出則為救國之兵，至感保吳者也，出則為利吳之戰，同一攻魏荆州，而原因不同，其人物
 或否自見，又讀蜀時，不讀後魏，先主時時不離敵吳，亦每於文中暗寓之也。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出版

反三國志 全書二冊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何 可 人

發行人 許 寶 之

出版者 大 文 書 局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總經售處上海

春明書店 文光書局
百新書店 勵力出版社
育才書局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82

1778

10